

哈利·波特 与理性之道

Eliezer Yudkowsky



英文原作地址: <http://hpmor.com/>

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a.k.a. Less Wrong)

译文连载地址: <http://hpmor.lofter.com/>

翻译 / 校对 (按章节顺序) : 王婆的一千零一夜, 猩猩, 浮世戏言, 潜水艇君, 游灵, Bobby Liu, Fiammandra, 你说, 三丁包, 雪糕喵, Arcturus, Dr. Ø, 老火鸡汤, pkuworm, 林海雪原, 大大糖, La Nieve, Ravens, Lily Lu, 哈密瓜

电子书制作: 潜水艇君, Lily Lu

电子书封面: Lily Lu

总编辑: 潜水艇君

版权声明

本书为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又名 Less Wrong）所著《Harry Potter and the Method of Rationality》的电子书 1.0 版，一切权益归于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和 Harry Potter 系列原作者 J.K. Rowling。

在尊重作者和翻译组劳动的前提下，我们邀请大家无偿分享这本电子书，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本有趣的小说。

同时，翻译组严厉禁止对这本书任何形式的剽窃、商用和盈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未标明出处和版权声明的转载 / 转帖 / 复制 / 发表
- 出版物的出版，以及对此出版物的贩售和盈利
- 在未经翻译组同意的前提下，将译文制作成 TXT/PDF/EPUB/DOC/DOCX/RTF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网络文档另行发布
- 以论坛币下载，VIP 付费阅读等方式获取利益。

如发现任何错别字 / 标点 / 排版错误，请务必通知 hpmor.lofter.com，我们将在下一版电子书修正。

“哈利·波特归 J·K·罗琳所有，而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专属于任何人。”

——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

祝大家阅读愉快！

前言

声明：哈利·波特归 J·K·罗琳所有，而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专属于任何人。

大家普遍认为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在第五章左右真正展开的。如果你看到第十章还是不喜欢，请放弃。

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改变某一个原著剧情点，从而改变整个剧情”的小说——确实在过去的某个点上有主要分歧点，但也有其它变动。我所听说的最合适的描述是“平行宇宙”。

文中有许多线索：明显的线索，不太明显的线索，有确实十分隐晦的提示——我很震惊有些读者居然成功破译出来了，还有大量的证据都浅显明白。这是一个属于理性主义者的故事情节；故事的谜团是可解的，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人解谜的。

故事的节奏类似于连续剧，换句话说，就像是已经提前决定好拍几季的电视连续剧，每一集的剧情都是独立发展的，但最终整体会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故事里提到的科学都是真正的科学。但是请注意，在科学的领域之外，小说里的人物的观点并不代表作者的观点。温暖(!)的哈利的想法通常意味着好的，值得遵循的模式，尤其在哈利想到如何引用科学研究来支持某个理念的时候。但是哈利的行为和思想并不全是明智的。不然故事就没办法进行了。不那么温暖的角色有时也许会提供一些宝贵的教诲，但是这些教诲也有可能是危险的双刃剑。

如果你还没有访问过 hpmor.com，不要忘记去看一看；不然你就会错过这部小说的同人作品，如何学习哈利知道的所有知识，以及更多。

如果你不仅爱看这部小说，而且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话，请考虑在博客或者微博上宣传一下。这样的作品只有被人读到才能给大家带来好处。

目录

前言	3
第零章 预告	7
第一章 极小概率的一天	9
第二章 我相信的一切都已被证伪	19
第三章 现实和其它可能性的对比	25
第四章 有效市场假说	33
第五章 基本归因误差	41
第六章 计划谬误理论	51
第七章 回赠	81
第八章 确认偏差	115
第九章 自我意识，第一部分	133
第十章 自我意识，第二部分	141
第十一章 OMAKE 文件 1, 2, 3	155
第十二章 克制冲动	167

第十三章 问错了问题	181
第十四章 未知与不可知	207
第十五章 责任心	223
第十六章 横向思维	235
第十七章 寻找假说	257
第十八章 优势序位	301
第十九章 延迟满足	335
第二十章 贝叶斯法则	363
第二十一章 合理化	385
题外话	409

第零章 预告

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某件事，一定是有了什么不同……

佩妮·伊万斯嫁给了迈克·维瑞斯，一位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教授。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在一个堆满了书的房子里长大。他曾经咬了一个数学老师一口，因为她不懂什么是对数。他读过《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启发式研究和偏差》，以及《费曼物理学讲义》的第一部。认识他的人似乎都很担心他会变成下一个黑魔王，但是其实他并没有这样的意愿。他的教养没那么糟。他想发现魔法的规则，从而变成无所不能的神。

赫敏·格兰杰在所有课程上都比他强，除了扫把飞行课。

德拉科·马尔福就是达斯·维达¹那样的爸爸会教育出来的十一岁男孩的样子。

奇洛教授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成了黑暗魔法防御术的教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战斗魔法课。他的学生都在猜测这次的黑暗魔法防御术的教授又会出什么岔子。

邓布利多要么是疯了，要么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其中包括需要把一只鸡活活烧死。

副校长米勒娃·麦格教授需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尖叫一会儿。

¹ 达斯·维达：《星球大战》里邪恶的黑武士，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83413.htm>

隆重推出：

哈利·波特与理性之道

你猜不到这个故事的方向。

第一章 极小概率的一天

月光下有一道细小的银色闪光，比发丝还细……

(身着黑袍的人影，倒下)

……血如泉涌，有人尖叫出一个词。

每一寸墙都被书架盖住了。每个书架有六层，几乎碰到天花板。有的书架上满满地堆着精装的书册：科学，数学，历史，各种各样。其他的书架分两层放着平装本的科幻小说，后面一层的书用旧纸巾盒子或者木块垫起来，以便越过前排的书看到后排的书名。但是还是放不下。书从书架上满出来，溢到桌子和沙发上，又在窗户下边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

这里是德高望重的教授迈克·维瑞斯－伊万斯，他的夫人佩妮·伊万斯－维瑞斯，和他们的养子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家的客厅。

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还有一个没贴邮票的黄色羊皮纸信封，上面用翠绿的墨水写着：收件人：H·波特先生。

教授正和夫人针锋相对地谈话，不过他们都没有提高声音。教授认为大喊大叫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你在开玩笑。”迈克对佩妮说。他的语气表明，他非常担心她并不是在开玩笑。

“我妹妹是个女巫。”佩妮重复说。她看起来很害怕，可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她的丈夫是个巫师。”

“荒唐！”迈克尖锐地指出，“他们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还有圣诞节也来过——”

“我让他们别告诉你，”佩妮小声说，“但是这是真的。我见过——”

教授翻了翻眼睛。“亲爱的，我知道你对怀疑论¹的文献还不熟悉。你恐怕不知道，一个专业的魔术师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你还记得我是怎么教哈利弄弯勺子²的吗？如果他们似乎总能看穿你的思想的话，那种技巧有个名字，叫冷读术³——”

“不是弄弯勺子这种事——”

“那是什么呢？”

佩妮咬着嘴唇。“我没办法对你说。你会觉得我——”她咽了一下口水，“听我说，迈克。我不是——一直像现在这样——”她指了指自己，好像在指出自己优美的曲线，“这是莉莉做的。因为我——因为求她的。我求了她很多年。莉莉一直比我漂亮，我……我因为这个一直对她很凶。然后她还会魔法，你能想象我的感受吗？我求她用她的魔法把我也变漂亮，如果我不能有魔法的话，至少让我变漂亮吧。”

佩妮的眼里蓄满了泪珠。

“莉莉一直不同意，她编了很多可笑的理由，什么对姐姐好一点就会引发世界末日啦，有个半人马警告她不可以啦——最最荒唐的理由，我恨死她了。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开始和一个名叫威农·德思礼的男孩子约会，他很胖，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肯和我说话的男孩子。然后他说他想要孩子，他的大儿子要起名叫达力。我想，什么样的父母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达力·德思礼啊？我在那一刻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的将来，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给妹妹写信，对她说

¹ 怀疑论：普遍地向知识、事件、意见或信仰持有疑问的态度。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80%E7%96%91%E8%AE%BA>

² 弄弯勺子或其他物体是一种常见的魔术，但1970年代许多人声称自己拥有超能力，并通过弄弯勺子“证明”这一点。因此现在弄弯勺子成为了一种代表超能力的符号。例如，《黑客帝国》里面就有一个小孩通过弄弯勺子证明计算机的模拟并不是现实。

³ 冷读术：又名冷读法，是一种由占卜师或通灵者用来观察和试探他人并做出猜测的方式，用来让对方相信自己用超自然的方式获取了信息。

如果她不肯帮我的话，我就去——”

佩妮停住了。

“总而言之，”佩妮小声说，“她屈服了。她告诉我说很危险，我说我不在乎。我喝下她的魔法药水，生了几个星期的病，病好的时候，我的粉刺没有了，身材变好了，而且……我变成美女了，大家开始对我很好。”她的声音哽咽了，“从那以后我对妹妹再也恨不起来了，何况后来又看到了她的魔法带给她的结局——”

“亲爱的，”迈克温柔地说，“你生病了，因为卧床的缘故丰满了一些，然后你的皮肤自己变好了。也可能你在生病的时候改变了饮食习惯——”

“她是女巫，”佩妮重复道，“我亲眼见过的。”

“佩妮，”迈克说道，他的声音渐渐变得不耐烦，“你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我解释为什么吗？”

佩妮绞着双手，看起来快要哭出来了。“亲爱的，我知道我说不过你，可是这件事你一定要相信我——”

“爸爸！妈妈！”

两人停下来看着哈利，就像刚刚才想起屋子里还有第三个人。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妈妈，你的父母也不会魔法，对不对？”

“是不会。”佩妮说，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

“那么莉莉收到信的时候，你们家也没有人知道魔法的存在。**他们**是怎么相信的呢？”

“啊……”佩妮说，“他们不止是送了信来。还来了一个霍格沃茨的教授。他——”佩妮瞥了一眼迈克，“他给我们表演了一些魔法。”

“那你们就不用吵了。”哈利坚决地说，暗自希望这一次，哪怕就一次，

他们能听听他的意见。“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的话，我们也可以请一个霍格沃茨的教授过来，亲眼见证魔法的存在，爸爸就会承认这是真的了。如果不成，妈妈就承认这是假的。这就是实验方法的意义所在，让我们不用争论也可以解决问题。”

教授转过身来低头看他，和平常一样不屑一顾。“得啦，哈利。真的假的，还魔法？我原本以为你不至于对这种事情认真的，儿子，即使你才十岁。魔法可以说是世上最反科学的事情了！”

哈利的嘴边掠过一丝苦笑。爸爸对他很好，可能比大部分亲生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还好。哈利被送去最好的小学——失败以后，又从大把缺钱花的大学生中雇人做他的私人老师。哈利可以学习任何令他感兴趣的课题，可以买下所有他想看的书，可以参加任何他感兴趣的数学或者科学竞赛。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可以满足，只除了一样：哪怕一丁点儿的尊重。堂堂牛津大学的生化教授是不会屈尊听取一个小男孩的意见的。当然了，你还是要听，而且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称职的家长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自认为是个称职的家长，你就得这么做。但是认真考虑一个十岁的小男孩的意见？才怪。

有的时候哈利很想对爸爸尖叫。

“妈妈，”哈利说，“如果你想争赢爸爸的话，可以去读一下费曼物理学讲义⁴第一册的第二章。里面说，有很多哲学家曾经认为科学要这样，要那样，可是实际上他们都错了，因为科学只有一条规则，就是观测的结果才是最终的仲裁者——你只需要观察这个世界，把看到的说出来就行了。嗯……我一时想不起是在哪里看到的，不过科学的理念就是用实验而不是用争论来解决问题——”

他的妈妈低头看着他，笑了。“谢谢你，哈利。不过——”她又把头抬起来，瞪着自己的丈夫，“我并不想争赢你爸爸。我只是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听爱他的妻子一句话，相信她一次——”

⁴ 费曼物理学讲义：书如其名，是基于理查德·费曼于1961-1963年在加州理工大学物理系所授课程而编出的包含物理学各个领域的教科书。该书深入浅出，易于理解。目前该书已经可以在线阅览，网站是 <http://www.feynmanlectures.caltech.edu/>

哈利闭了闭眼睛。**不可救药**。他的父母都是不可救药。

现在他的父母又进入了那种争吵模式，妈妈想让爸爸觉得愧疚，爸爸想让妈妈感到愚蠢。

“我回房间了，”哈利宣布说，他的声音有点发抖，“爸爸，妈妈，请别一直吵了，反正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的，对不对？”

“没问题，哈利。”爸爸说，妈妈亲了他一下，让他放心。但是哈利还在上楼的时候，他们就继续争执起来。

他关上身后的门，开始思考。

奇怪的是，他本该站在爸爸一边的。没人见过魔法真实存在的证据，可是按照妈妈的说法，有一整个的魔法世界存在。可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保密呢？用魔法吗？这种借口也太可疑了。

情况本应很明显，妈妈要不是在开玩笑，要不就在撒谎，或者就是疯了——按糟糕程度升序排列。如果那封信是妈妈自己寄的，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封没贴邮票的信会出现在他们的信箱里。一点点的精神失常可比宇宙真的那样运行的可能性大多了。

问题是，哈利心中的某一部分完全确信魔法的真实存在。自从他看见这封号称来自霍格沃茨魔法与巫师学校的信，他就确信了整件事。

哈利揉了揉前额，做了个鬼脸。**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所有想法**，他看过的一本书里这么说。

可是这种奇怪的确定不疑……哈利发现自己真的认为会有一个霍格沃茨的教授来会到家里，挥挥魔杖，然后魔法就出现了。这个奇怪的想法完全不考虑被证伪的可能——比如，它一点也不打算预先给自己找好借口：为什么教授会不出现，或者为什么教授只会弄弯勺子。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奇怪的小预测？哈利问他的大脑。我为什么相信我

所相信的？

在一般情况下哈利都很擅长回答这个问题，可是这一次，他完全搞不懂自己的脑子在想什么。

他在心里耸了耸肩膀。一扇门上如果是一块金属板，就是用来推的，如果是门把的话，就是用来拉的。对于一个可以验证的猜想，该做的事情就是验证一下。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单线格的纸，开始写信。

亲爱的副校长

哈利停下来，考虑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换了一张新纸，把自动铅笔的铅芯再按出来一毫米。他决定写得工整一些。

亲爱的米勒娃·麦格副校长，

或相关人士：

我最近收到您寄来的霍格沃茨的录取信，收信人是H·波特先生。可能您不清楚，我的血缘上的父母，詹姆·波特和莉莉·波特（婚前名为莉莉·伊万斯）已经过世。我被莉莉的姐姐佩妮·伊万斯-维瑞斯和她的丈夫，迈克·维瑞斯-伊万斯收养了。

我对去霍格沃茨上学非常有兴趣，前提是这个地方真的存在。我的妈妈佩妮说她见过魔法，可是她自己不会用。我的爸爸非常怀疑。我自己不确定。并且我不知道到哪里去购买您的录取信上列出的书和用品。

妈妈提到您派了一位霍格沃茨的代表去莉莉·波特（婚前名为莉莉·伊万斯）家，向她的家人证明了魔法确实存在，并且，我猜想，您帮她买到了学校用品。如果您能为我的家庭做同样的事，我们会非常感激。

真诚的，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

哈利写上他们目前的地址，把信折好放进信封，在收件人的部分写上霍格沃茨。他考虑了一下，又拿来一根蜡烛，在信封的封口处滴了一滴蜡油，在上面用铅笔刀尖刻下了他的名字的缩写 H.J.P.E.V. 反正都是发疯，他决定疯得拉风一点。

然后他打开门，回到了楼下。爸爸坐在客厅读一本高深的数学书，想要表现他是多么聪明；妈妈在厨房准备爸爸最爱吃的晚饭，想要证明她是多么爱他。看起来他们已经互相不说话了。吵架很可怕，可是不吵架似乎还要糟得多。

“妈妈，”哈利对这片可怕的沉寂说，“我要测试一下你的假说。按你的理论，我该怎样派一只猫头鹰去霍格沃茨呢？”

他妈妈从厨房的料理台前转过身瞪着他，呆住了。“我——我不知道，我想得你有一只魔法猫头鹰才行。”

这听起来本应该非常可疑，哦，这么说你的理论就没办法验证啦，可是哈利心里的那个信念似乎更坚定地表示自己敢打保票。

“好吧，既然录取信能送到我们这里，”哈利说，“我决定到外面挥挥我的回信，叫一声‘给霍格沃茨的信！’看看会不会有一只猫头鹰过来拿。爸爸，你想过来看吗？”

爸爸微微摇了摇头，继续看书。当然了，哈利想。魔法是丢人的事情，只有傻瓜才相信；如果爸爸居然去验证这个假想，哪怕去目睹验证的过程，都

会感觉是沾上了这种东西……

直到哈利走出后门来到花园的时候，他才想到，如果真的有一只猫头鹰飞来把信叼走了，他会很难向爸爸解释的。

不过——反正也不会真的发生的，对不对？不管我的脑子怎么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只猫头鹰飞来把信叼走了，事态可就比爸爸会怎么想要严重多了。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把信举向空中。

他咽了口口水。

他忽然想到，在自己的后花园里举着一封信对天空大喊“给霍格沃茨的信！” ，感觉真的蛮尴尬的。

不。我比爸爸强。就算遵行科学的方法会让人觉得很蠢，我也不可能退缩。

“给——” 哈利说，可是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哈利下定决心，向空旷的天空喊道，“给霍格沃兹的信！请给我一只猫头鹰好吗？”

“哈利？”一个困惑的女声问道，是他的一个邻居。

哈利像被火烫了一样把手收回来，把信藏在身后，就像那是贩毒得来的黑钱一样。他的整张脸都在因为羞耻而发烫。

一个老太太的脸从邻居的篱笆墙上露出来，她的头发是灰白色的，毛茸茸地从发网里漏出来。是费格太太，她偶尔会做他的临时保姆。“你在干什么，哈利？”

“没什么。” 哈利用一种像被掐住了喉咙似的声音答道。“只是在——测试一个可笑的理论——”

“你收到霍格沃茨的录取信了？”

哈利僵住了。

“是的，”哈利的嘴唇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答道，“我收到一封从霍格沃茨寄来的信。他们说让我的猫头鹰在七月三十一号之前送信过去，可是——”

“可是你没有猫头鹰。倒霉孩子！我简直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只把普通的信寄给你。”

一条布满皱纹的手臂从篱笆后面伸出来，张开手。几乎失去了思维能力的哈利把他的信封递了过去。

“包在我身上，亲爱的。”费格女士说。“我一会儿就叫人来拿。”

她的脸在栅栏另一端消失了。

花园里寂静了好一会儿。

接着，一个男孩用镇静的声音低声说，“什么？”

第二章 我相信的一切都已被证伪

#include” stddisclaimer.h”¹

“现在，有一点要说清楚，”哈利说，“爸爸，你知道你的身上没有绑着钢丝，所以如果这个教授真的让你飘起来的话，这就要算足够的证据了。你不能反过来坚持说这是魔术师的把戏，那样不公平。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请你现在说出来，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不同的实验。”

哈利的爸爸，迈克·维瑞斯－伊万斯教授，翻了翻眼睛。“知道了，哈利。”

“还有你，妈妈，按你的理论，这个教授应该可以让爸爸飘起来。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要承认你搞错了。不可以找魔法要心诚才会灵之类的借口。”

米勒娃·麦格副校长观察着哈利，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她穿着黑袍子，戴着尖尖的帽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真正的女巫。可是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苏格兰口音和正式的语气却和她的外表完全不搭调。乍一看她应该是那种一边邪恶地狞笑一边把小婴儿扔到药锅里煮的角色，可是只要她一开口，这种气氛就破坏殆尽了。“这样就足够了吗，波特先生？”她说。“我可以开始了吗？”

“足够？可能不够，”哈利说。“不过至少会有帮助。请开始吧，副校长。”

“叫我教授就行了，”她说，然后，“**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哈利看着他的爸爸。

“咦。”哈利说。

¹ #include"stddisclaimer.h": C 或者 C++ 语言的电脑程序开头包括头文件的语句，文件名如果直译的话，是“包括标准声明文件”的意思。

他的爸爸看着哈利。“咦。”爸爸也说。

然后迈克·维瑞斯·伊万斯教授转向麦格教授。“好了，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他的爸爸被很小心地放回了地上。

哈利用手揉了揉头发。可能是因为他心里那个奇怪的部分早已确信不疑才会这样的，但是……“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哈利说，“我本以为在观察到这种概率无限小的事件的时候，心理上会有更强烈的反应——”哈利住了嘴。妈妈，那个女巫，连爸爸都在用那种表情看着他。“我的意思是，在你发现自己相信的一切都已被证伪的时候。”

真的，本来应该更有戏剧性的。他的大脑本该把他所知的所有关于这个宇宙的猜想统统扔出去，那些猜想没有一个能允许眼前的事情发生。可是他的脑子似乎只是想，好吧，我看见霍格沃茨的教授挥了一下魔杖，就让我爸爸飘起来了。接下来怎么办？

女巫对他们善意地微笑着，似乎觉得很好玩。“你还想看其他的演示吗，波特先生？”

“不必了。”哈利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结论确定无疑的实验。不过……”哈利犹豫了一下。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该控制。他完全有权利觉得好奇。“你还会什么呢？”

麦格教授变成了一只猫。

哈利条件反射地向后倒退，速度太快了，慌乱间被地上的一堆书绊了一跤，咕咚一声坐在地上。他的双手按在地上想撑住自己，结果角度没调整好，落地的时候把肩膀给扭痛了。

那只小虎斑猫马上变回了穿着黑袍的女人。“对不起，波特先生。”女巫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真诚，可是她的嘴角却在向上翘。“我本该先警告你一声的。”

哈利急促地喘着气，声音像要窒息了：“你不可能做到这个！”

“这只是变形术而已，”麦格教授解释道。“确切地说，是阿尼玛格斯变形术。”

“你变成了一只猫！一只小猫！你违反了能量守恒²！这可不是一个随意的法则，它是从量子力学的哈密顿量³推出来的！违反这个法则，归一性⁴就给破坏了，你会得到超光速信号⁵！何况猫是很复杂的！只凭人类的头脑不可能把整只猫的解剖形态想象出来，还有猫的生化过程，还有神经系统怎么办呢？用猫那么点大的脑子你怎么思考呢？”

麦格教授唇边的笑意更深了。“魔法。”

“用魔法来解释是不够的！你得是上帝才行！”

麦格教授眨了眨眼。“这个称呼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哈利视线模糊了，他的大脑开始理解刚才到底有哪些法则被破坏了。那些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遵循同样的数学定律的概念，就在刚才被扔到厕所里用水冲掉了；那是整个物理学的基础。三千年来，科学家们把庞大复杂的事物转化成相对简单的问题，发现行星的轨迹和掉下来的苹果遵循的是同样的物理规律，发现这些真正的规律无处不在，没有例外，而规律的形式则是统治极小粒子的简单数学公式，更不用说精神就是大脑，而大脑是神经元构成的，一个人是由他的大脑定义的——

然后这个女人变成了一只猫，所有这一切全完了。

² 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如果一个系统处于孤立环境，能量可以转换形式，但既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BD%E9%87%8F%E5%AE%88%E6%81%92%E5%AF%9A%E5%BE%8B>

³ 哈密顿量：拉格朗日量的勒让德变换，可据此推演出能量守恒公式。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AF%86%E9%A1%BF%E5%8A%9B%E5%AD%A6>

⁴ 归一性：在量子力学中，表达粒子量子态的波函数必须满足归一条件，即在空间内找到粒子的概率必须等于1，这个性质被称为归一性。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B8%E4%B8%80%E6%A2%9D%E4%BB%B6>

⁵ 超光速信号：因相对论中对于定域物体不可能超过真空中光速的推论限制，光速成为许多场合下速率的上限值。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5%85%89%E9%80%9F>

成百上千个问题在哈利的唇边打架，胜出的那个被提了出来：“还有，羽加迪姆，勒维奥萨算什么咒语？这些咒语的文字是谁发明的，幼儿园的小孩吗？”

“行了，波特先生。”麦格教授斩钉截铁地说，但是她的眼睛闪烁着压抑住的笑意。“如果你想学习魔法的话，我建议我们把手续办完，这样你就能去霍格沃茨上学了。”

“好的。”哈利说，感觉有点头晕目眩。他振作起来。理性的长征必须重新开始了，如此而已。他们还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探索，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我怎么才能去霍格沃茨呢？”

麦格教授的喉咙里呛出了一点笑声，像是用镊子拔出来的一样。

“等一下，哈利，”他爸爸说，“忘了为什么你一直没办法上学吗？你的病怎么办？”

麦格教授转过身面对迈克。“他的病？什么病？”

“我的睡眠不正常。”哈利说。他挥挥手，表示无能为力，“我的睡眠周期是26小时，每天都必须比前一天晚两个小时睡觉。提前上床的话，我睡不着，然后第二天睡觉的时间比前一天又会再晚两小时。10点，12点，2点，4点，这样一直循环。就算我努力提前起床也没用，只会让我一整天都没精神。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去普通学校的原因。”

“原因之一。”妈妈说。哈利瞪了她一眼。

麦格教授长长地嗯了一声。“我没听说过这种病……”她沉吟道。“等我问问庞弗雷护士长，看看她知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她的表情明朗起来。“不用了，我确定这个没关系——我们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了，”她的目光转为犀利，“那些其他原因又是什么？”

哈利狠狠地瞪了他的父母一眼。“我出于道德上的理由拒绝应征入学⁶，依据是，如果一个无能的教育系统连符合最起码标准的老师或者学习材料都提供不了的话，我没有理由成为它的牺牲品。”

哈利的爸爸妈妈同时哈哈大笑，好像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啊，”哈利的爸爸说，眼睛闪闪发亮，“你三年级的时候咬了你的数学老师一口，就是因为这个吗？”

“她连什么是对数都不知道！”

“当然咯。”哈利的妈妈表示同意。“咬她是很成熟的反应。”

哈利的爸爸点点头。“多么深思熟虑的应对方法，正适合用来解决老师不懂对数的问题。”

“我那时才七岁！你们要揪住这件事不放多久？”

“就是啊，”他的妈妈同情地说，“不过是咬了一个数学老师，他们就让你永远也忘不了。是不是？”

哈利转向麦格教授。“好了！你看到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了吗？”

“对不起。”佩妮说，然后从后门奔到了花园，从客厅里可以清楚地听见她正在那里放声大笑。

“不……哈……不，”麦格教授不知道为什么说话有点费劲，“不可以咬霍格沃茨的教授，明白了吗，波特先生？”

哈利怒视着她。“行，只要别人不咬我，我就不咬别人。”

听了这话以后，迈克·维瑞斯·伊万斯教授也需要暂时躲出去一下。

⁶ 哈利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conscience objector。这个词是指在征兵的时候出于道德，思想或宗教上的理由而拒绝服役。现代一些公约中出于人权的考虑认可了这种行为。而哈利这里是把义务教育比作了对儿童的强行征兵。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scientious_objector

“好吧。”在哈利的父母平静下来回到房间以后，麦格教授叹了口气。“好吧。我想，既然如此，我还是等开学前两天再陪你去买学习用品好了。”

“啊？为什么？其他的孩子都已经学过魔法了，不是吗？我得赶快跟上大家才行！”

“不用担心，波特先生，”麦格教授回答道，“霍格沃茨很擅长基础教学。而且我怀疑，波特先生，就算没有魔杖，如果我放任你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一个人拿着课本的话，等我回来的时候这里恐怕就只剩下一个冒着紫烟的火山口，一座空城，和在英国废墟上肆虐的一群喷火斑马了。”

哈利的爸爸妈妈不约而同地一起点头。

“妈妈！爸爸！”

第三章 现实和其它可能性的对比

如果罗琳问起这个故事，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好天爷，”酒吧老板凝视着哈利，“这是不是——难道是——？”

哈利尽量向破釜酒吧的吧台倾身靠过去，吧台太高，都快到他的眉毛了。对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是不是——莫非是——也许——谁知道——万一不是呢——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是谁啊？”

“祝福我的灵魂吧。”老人低声说道，“哈利·波特——太荣幸了。”

哈利愣了一下，然后振作起来：“啊，是的，你很敏锐——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快就认出来——”

“够了。”麦格教授说，放在哈利肩膀上的手握紧了，“别打扰这孩子了，汤姆，他才来，还不习惯。”

“但是真的是他吗？”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说，“是哈利·波特？”哎的一声，她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桃乐丝——”麦格警告她。她环视房间，那种凌厉的眼神应该足够吓退任何人了。

“我只是想和他握个手。”老太太小声说。她深深地鞠了一躬，伸出一只布满皱纹的手，哈利小心地握了一下；他完全莫明其妙，有生以来还没这么不自在过。泪水从老太太的眼睛里滚下来，滴在他们握着的手上。“我的孙子

是个傲罗，”她低声说，“七九年就牺牲了。¹ 谢谢你，哈利·波特。谢谢上天把你赐给我们。”

“别客气。”哈利机械地说，然后他转过头，用惊吓和恳求的眼神看了麦格教授一眼。

麦格教授在大家正要围上来的时候猛地跺了一下脚。她发出的声音让哈利对“末日霹雳”²这个说法有了崭新的理解。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我们赶时间。”麦格教授若无其事地说。

他们很顺利地离开了酒吧。

“教授？”他们走到后院以后，哈利开口了。他本来想问刚才是怎么回事，却奇怪地发现自己问了个完全不相关的问题。“坐在角落里的那个苍白的男人是谁？一只眼睛在发抖的那个？”

“嗯？”麦格教授答道，听起来有点惊讶；可能她也没想到哈利会问这个问题。“那是奎里纳斯·奇洛教授。今年他会在霍格沃茨教黑魔法防御术。”

“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觉得好像认识他……”哈利揉了揉额头，“而且不应该和他握手。”就像遇见了曾经是朋友，但是后来彻底反目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哈利想不出更好的形容了。“还有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麦格教授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瞥了他一眼。“波特先生……你知道不知道……你曾经被告知多少……你父母去世的经过？”

哈利坚定地回望着她。“我的父母还活着，很健康，他们一直拒绝告诉

¹ 按原著小说的设定，伏地魔肆虐魔法界是从1970年开始的。哈利·波特出生于1980年的7月31日。伏地魔杀死他的父母并被死咒反噬则是1981年的10月31日。

² 末日霹雳 (crack of doom)：原本是指代基督教审判日的词汇，对应启示录第8章中象征世界毁灭时所吹响的号角。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用到了这种说法。在《魔戒》中也有出现，托尔金在crack这个词上玩弄了双关，指代末日深渊：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ack_of_doom

我我血缘上的父母是怎么去世的。我由此推断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令人钦佩的忠诚。”麦格教授说。她的声音低下来了。“可是听你这样说，我有点受伤。莉莉和詹姆是我曾经的朋友。”

哈利转开视线，忽然觉得很羞愧。“对不起。”他小声说，“可是我有妈妈，也有爸爸。而且我知道，如果把现实和……和我自己的完美想象比较的话，只是自寻烦恼罢了。”

“你睿智得惊人。”麦格教授静静地说，“不过你血缘上的父母实际上死得非常勇敢，他们是为保护你而死的。”

保护我？

某种奇怪的东西攫住了哈利的心。“到底……发生了什么？”

麦格教授叹了口气。她用魔杖点了点哈利的额头，他的视线模糊了一瞬间。“给你化装一下，”她说，“这样就不会再发生刚才那种事了。至少得先让你有个心理准备。”然后她伸出魔杖，在一面砖墙上敲了三下……

……墙上出现了一个洞，扩大，延展，颤动着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拱门，门的另外一边是长长的一排商店，上面挂着销售坩埚和龙肝的广告。

哈利连眼皮都没动一下。这比把人变成猫差远了。

于是他们一起向前，走进了魔法的世界。

有人在兜售跳跳鞋（“真正的飞天橡胶³做的哦！”），还有“+3 餐刀！+2 餐叉！+4 加值的勺子⁴！”这样的叫卖声。有把你所见的一切变成绿色的

³ 飞天橡胶（Flubber = flying rubber）：来源于 1961 年迪斯尼拍摄的一部黑白电影《飞天老爷车》。这是剧中一种虚构的物质，可以在碰撞后以更高的动能反弹上天。剧中的一段情节就是在篮球运动员的鞋底粘了这种胶，让他们获得了超强的弹跳力：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Absent-Minded_Professor

⁴ 这是模仿《龙与地下城》或很多其他地城冒险类游戏中对附魔道具的表述方式。例如 +1 长剑和普通长剑相比就可以在命中和伤害的掷骰结果上额外增加 1 点。至于 +4 的勺子能用来做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眼镜⁵，还有一排舒服的单人沙发，为紧急情况配备了弹射座椅。

哈利的头一直在转来转去，好像想从脖子上旋下来一样。这种感觉就像漫步在《进阶龙与地下城》⁶规则书的魔法物品一章（他没玩过这个游戏，但是很喜欢看规则书）。哈利竭尽所能不漏看任何一件正出售的东西，万一能碰上无限许愿术所需要的三件魔法物品中的一件呢。

接下来看到的东西让哈利完全不假思索地从副校长身边走开了，他向一家蓝砖砌成，铜质镶边的商店笔直走过去。麦格教授拦在他面前，才让他回到现实。

“波特先生？”她说。

哈利眨眨眼，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刚才忘记是和你在一起了，还以为是和家人一起出来呢。”哈利指指那家商店的橱窗，上面用耀眼的大字写着“比格班姆的卓越藏书”。“如果经过一家之前没去过的书店，一定要进去看一看。这是我们家的家规。”

“这是我听过的最拉文克劳的事了。”

“什么意思？”

“没什么。波特先生，我们需要先去古灵阁，魔法世界的银行。你血缘上的父母在那里有一个金库，里面是他们留给你的遗产，你需要钱去买学校的用品。”她叹了口气。“还有，我想，你也可以取点零花钱买书。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暂时等一等。霍格沃茨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各种魔法典籍。还有，我相当确定你以后的宿舍会在一个高塔里，那里还有另外一个涉猎更广的图书馆。你如果现在就买书恐怕会全部买重的。”

⁵ 出自《绿野仙踪》，女主角桃乐丝一行在进入翡翠城前被发了每人一副护目镜，可以“防止你们的眼睛被耀眼的绿色闪耀”（实际上是护目镜令他们所见的一切变成了绿色）。

⁶ 《龙与地下城》是桌面角色扮演游戏(TRPG)的鼻祖。这类游戏通常需要一个主持人(《龙与地下城》中叫DM或地下城主)设计场景、故事并扮演NPC和怪物，以及数个玩家。通常玩家需要在DM设计的世界中完成任务，解开谜题或挑战邪恶。由于主持人的存在，玩家的行动较电脑游戏中更为自由。

哈利点点头，他们继续向前走。

“请别误会，这个让我分心的策略太高明了，”哈利说，他的头还在转来转去，“在所有让我分心的努力中，你这个大概是最厉害的了。但是不要以为我已经忘了我们刚才的谈话。”

麦格教授叹了口气。“你的父母——或者说你的妈妈吧——恐怕她没有告诉你是非常明智的。”

“所以你宁可让我继续处在幸福的无知状态中？你这个计划有个缺陷，麦格教授。”

“我想确实没什么意义，”女巫声音发紧地说，“街上随便什么人都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好吧。”

于是她向他描述了“那个不能提及名字的人”，黑魔王，伏地魔。

“伏地魔？”哈利低声说。这本来应该让他觉得滑稽的，但是并没有。这个名字燃烧着一种冰冷的火焰，残忍无情，如钻石般澄明，像纯钛金属的锤子向柔软的血肉之躯的砧台重重落下。哈利在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浑身发冷，他决定以后还是使用比较安全的称呼，比如“神秘人”。

黑魔王像野狼一样席卷了英国的魔法界，撕裂和破坏着他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和脉络。其他的国家都深表担忧，但又犹豫着不愿意介入，也许是出于冷漠的自私，也许只是单纯地害怕，因为无论是谁率先反对黑魔王，他们的和平就会成为他的下一个破坏目标。

（旁观者效应⁷，哈利想，回忆着拉塔尼和达利做过的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在一个人面前癫痫病发作比在三个人面前发作更有可能获得帮助。由于责任分散，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先站出来。）

⁷ 旁观者效应：如后文所述，旁观者越多，出手帮助的可能性越低的现象。后文提及的责任分散同样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指人群越多越缺乏明确的责任分配。旁观者效应是它的一种体现。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81678.htm>

食死徒们追随着黑魔王的脚步，又充当他的前驱，就像秃鹫在他留下的伤口上啄食，也像啮咬猎物的毒蛇，令猎物更加虚弱。食死徒们不比黑魔王，但是仍然很可怕，并且人数众多。而食死徒们拥有的不止是魔杖；在这支蒙面的队伍里，有财富，有权力，有可供要挟的秘密，足够让一个试图自保的社会陷入瘫痪。

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记者，叶米·韦伯，向大家呼吁加税和征兵。他振臂高呼道，那么多人屈服在对少数人的恐惧下，实在太荒唐了。第二天，他的人皮，只剩下一张人皮，被钉在了编辑部墙上，旁边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人皮。每个人都希望凶手受到惩罚，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什么。站在最前面的人就会变成下一个目标。

这样一直到詹姆和莉莉·波特的名字出现在名单的第一行。

这两人原本会握住魔杖战斗到最后一刻，决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是英雄；可是他们有一个小宝宝，他们的儿子，哈利·波特。

眼泪涌进哈利眼里。他愤怒地，也许是绝望地把它们擦掉，我并不认识他们，并不算真的认识，他们已经不再是我的爸爸妈妈了，为他们这样难过没有意义——

哈利把脸埋在女巫的袍子里哭完抬起头的时候，他看见麦格教授眼里也有泪水，这让他感觉稍微好过了一点。

“后来呢？”哈利问，他的声音在发抖。

“黑魔王来到戈德里克山谷。”麦格教授低声说，“你们的住所原本应该是隐蔽的，但是有人背叛了你们。黑魔王杀死了詹姆，杀死了莉莉，最后来到你的婴儿床边。他对你施展了死咒，一切就在这里结束了。死咒是由纯粹的仇恨构成的，直接攻击灵魂，切断灵魂和肉体的联系。它无法阻挡，被攻击到的任何人都会死。但是你活下来了。你是迄今为止唯一活下来的。魔咒弹回来

了，打中了黑魔王自己，只留下他被火烧焦的尸体和你前额上的伤疤。他的黑暗统治结束了，我们自由了。哈利·波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想看你额头上的伤疤，想和你握手。”

哈利刚才暴风雨似的痛哭流光了他的所有眼泪；他已经哭不出来了，感到精疲力竭。

(在他思想深处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迷惑，一种这个故事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感觉；哈利拥有的技巧本该让他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是他现在注意力并不集中。这是一条不幸的规律，当你最需要理性主义技巧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忘记它。)

哈利离开了麦格教授的怀抱。“我——我必须想一想。”他说，尽量让声音平稳一些。他瞪着自己的鞋子，“嗯。你可以说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必特意说是血缘上的父母之类的。我想我有两个妈妈和两个爸爸也没什么问题。”

麦格教授什么也没说。

他们一起默默地向前走去，直到来到一栋气势恢宏，黄铜大门的白色建筑面前，上面雕刻着一行字：古灵阁银行。

第四章 有效市场假说¹

声明：J·K·罗琳在她等着的地方观察你呢，她在无数世界之间的虚空中²，
永恒地等着。

成堆的金加隆。一排又一排的银西可。小山一样的铜纳特。

哈利站在那里，张大了嘴巴，看着他的家庭库。问题太多了，简直不知道该先问哪一个。

在库房门外，麦格教授看着他，表面上是随意地靠着墙，但是她的眼神很专注。想想也是很有道理的。把人扔到一大堆金币前面太考验性格了，以至于这样的测试已经成为了一种俗套桥段。

“这些钱币是纯金属做的吗？”哈利最后问道。

“什么？”在门边等着的妖精拉环不满道，“您是在质疑古灵阁的诚信吗，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先生？”

“不是。”哈利心不在焉地说。“一点也没有，抱歉让你误会了，先生。我只是不了解你们的金融系统是怎样运行的。我想问的是，在一般的情况下，金加隆是不是用纯金制造的。”

“那当然。”拉环说。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铸造钱币吗，还是由某个垄断性部门负责发行并由

¹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我们目前的市场是一个有效市场。在这个有足够多流动性和透明性的市场里，现价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因此在这种市场里试图通过交易获利的行为无异于期望收益为0的赌博。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42791.htm>

² 无数世界之间的虚空：梗自《神秘博士》。

此征收铸币税³呢？”

“什么？”麦格教授问。

拉环笑了，露出尖尖的牙齿。“除了傻瓜，谁敢相信不是妖精铸的钱！”

“换句话说，”哈利说，“这些钱币的面值不比铸造它们的金属的价值更高？”

拉环瞪着哈利。麦格教授看上去一头雾水。

“我的意思是，假设我带着一吨银子来到这里。我能不能把这些银子换成一吨银西可呢？”

“那要收取一定费用的，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先生。”妖精灼灼有神地看着他。“要收一定的费用。我很好奇，你从哪里弄到的一吨银子？”

“我只是打个比方。”哈利说。至少目前是这样。“那么……费用是多少呢，如果按总重量的比例来算的话？”

拉环的眼睛很警觉。“我需要请示一下上级……”

“你就随便猜猜好了。我不会要求古灵阁遵行的。”

“金属的二十分之一足够付铸币费了。”

哈利点点头。“非常感谢您，拉环先生。”

这么说来，不仅魔法世界的经济和麻瓜世界的经济几乎完全脱节，而且这里的人都没听说过套利交易⁴。在更广大的麻瓜世界，金银的兑换比例是浮动的，所以每当麻瓜的金银兑换比例和十七银西可的重量对一金加隆的重量比

³ 铸币税：通用货币的面值超出生产成本的部分称为铸币税。详见：<http://wiki.mbalib.com/wiki/%E9%93%B8%E5%B8%81%E7%A8%8E>

⁴ 套利交易：利用两个市场间价格的不同而获取利润的行为。后文描述的利用金银价差获利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套利交易。详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76684/9896155.htm>

例相差超过 5% 的时候，金加隆或银西可就应该从魔法世界流出，直到兑换比例无法维持为止。带一吨银来，换成银西可（同时付出 5% 的手续费），把银西可换成金加隆，把金子拿到麻瓜世界，换成更多的银子，如此周而复始。

麻瓜世界的金银兑换比例不是大约五十比一吗？反正哈利不觉得是十七比一。而且这些银币看起来比金币还小呢。

话说回来，哈利所在的这个银行是那种真正把你的钱存在装满金币的库房里，用龙看守着的地方，每次想花钱的时候，必须自己进来把钱币从库房拿出去。利用套利交易去掉无效率市场⁵这种精致的操作可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很想对这个原始的金融系统挖苦几句……

然而可悲的是，很可能他们的方法才是更好的。

另一方面，一个能干的对冲基金职员恐怕一周之内就能把整个魔法世界的金融捏在手心里。哈利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以防将来万一没钱用了，或者碰巧有一个星期有空。

在此之前，波特库房里的大堆金币应该足够他近期花用了。

哈利踏步上前，开始用一只手拿起金币，放到另一只手里。

当他拿到二十个的时候，麦格教授咳嗽了一声。“我觉得这些用来买你的学校用品已经绰绰有余了，波特先生。”

“啊？”哈利心不在焉地说。“等一下，我正在做一个费米计算⁶。”

“一个什么？”麦格教授问，听起来有点警惕。

⁵ 无效率市场中，价格和供求关系有所差异，因此就允许了套利的空间，而套利行为本身也会影响价格，使价格更接近真实的供求关系。详见：<http://wiki.mbalib.com/wiki/%E5%A5%97%E5%88%A9%E5%AE%9A%E4%BB%B7%E7%90%86%E8%AE%BA>

⁶ 费米计算：如哈利这里描述的做法一样，费米计算通常需要估计一个难以猜测的数字，而解法是将这个数字拆解成几个更容易估计或是可以合理猜测出的小数据的乘法。详见：http://lesswrong.com/lw/h5e/fermi_estimates/

“一个数学上的东西。以恩里科·费米⁷命名的。是在心里快速估算大概的结果的一种方法……”

二十个金加隆差不多有一公斤的十分之一？然后金子的价格大概是每公斤一万英镑？所以一个金加隆的价值大约是五十英镑…这些堆起来的金币看起来估计有六十个那么高，底部的边长是差不多二十个那么宽，堆成金字塔的形状，所以总的体积是相应的立方体的三分之一。这么算的话，一堆大概是八千个金加隆，一共有五堆，所以一共是四万个金加隆，或者说两百万英镑。

不错啊。哈利冷冷地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很遗憾，他正忙着探索这个惊人的魔法新世界，没空研究有钱人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迅速的费米计算告诉他，后者比前者要无趣大概十亿倍。

但是无论如何，我再也不必为该死的一英镑去替人修剪草坪了。

哈利从这一大堆钱前转过身来。“原谅我这么问，麦格教授，可是我記得我的父母去世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在魔法世界里一对年轻夫妇有这么多钱很常见吗？”如果是的话，恐怕喝杯茶就要花五千英镑。经济学的第一条规则：钱不能吃。

麦格教授摇摇头。“你的爸爸是一个古老的家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波特先生。也有可能……”女巫犹豫了一下。“这些钱里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对‘那个人’的悬赏，指明付给杀——，啊，打败他的人的。也可能那些悬赏都还没兑呢。我不太清楚。”

“有意思……”哈利缓缓说道。“所以其中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的是我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挣的。差不多吧。可能算是。即使我自己已经记不得了。”哈利的手指轻敲着裤腿。“这样的话我花掉其中的一点点也

⁷ 恩里科·费米：二十世纪的首席物理大师之一，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负责设计建造了首座核反应堆，还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他的一个著名的轶事是在首次原子弹试爆时在现场附近撒出一把碎纸片，根据纸片飞出的距离，用费米计算的方法估算出了原子弹爆炸的TNT当量。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6%81%A9%E9%87%8C%E7%A7%91%C2%B7E8%B4%99%E7%B1%8B3>

不会觉得太内疚了！别紧张，麦格教授！”

“波特先生！你还没成年，所以，我只能允许你取出合理数目的钱——”

“我绝对会合情合理的！我完全赞同预算要谨慎，不能冲动购物！可是我真的在来路上看见一些东西，完全属于明智，成熟的消费……”

哈利和麦格教授紧盯着对方，在沉默中进行一场瞪眼较量。

“比如？”麦格教授最后说。

“内部空间比外表大的箱子？”

麦格教授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那种箱子很贵的，波特先生！”

“我知道，但是——”哈利恳求道。“我确定我长大以后也会想要一个的。而且我也买得起。从逻辑上来说，现在买也和以后再买一样合理，并且我马上就可以用了。反正那钱都是要花的，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我会买一个很好的，里面有很多空间的，这样就不用以后再花钱升级了……”哈利满怀希望地停住了。

麦格教授的注视没有动摇。“你要在这样的箱子里放什么呢，波特先生——”

“书。”

“我就知道。”麦格教授叹了口气。

“你早该告诉我有这种魔法道具存在的！还有我买得起这件事！现在我和爸爸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得玩命去逛所有的二手书店搜罗旧课本了，这样我在霍格沃茨也能有个不错的科学图书馆——也许还可以有个小小的科幻小说区，如果我能在特价甩卖的书桶里淘到好书的话。不如这样吧，我让你也得些好处，

怎么样？让我买——”

“波特先生！你觉得你能贿赂我？”

“什么？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是说，如果你觉得有合适的，霍格沃茨可以留下一部分我带来的书添加到图书馆里。我会尽量买便宜点，我自己只是希望想看的时候能看到而已。用书来贿赂是没问题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

“家族传统。”

“没错，正是。”

麦格教授的身体似乎不像之前那么挺拔了，黑色袍子下的肩膀垂了下去。“我无法否认你的话是有道理的，虽然我很想否认。我允许你再取出一百个金加隆，波特先生。”她又叹了口气。“我知道我会后悔的，但是不管了。”

“就该这样！还有‘莫克袋’⁸真的有我理解的那种功能吗？”

“它没有箱子那么有用，”女巫显然很不情愿地说，“但是，莫克袋上加持了取物魔咒和令外人无法探测的扩张魔咒，可以用来存放一定件数的东西，放进去的人可以把它们叫出来——”

“太好了！我绝对需要一个！这就像一个绝对完美的超级腰包！蝙蝠侠的储物工具腰带！我再也用不着瑞士军刀了，我可以把一整个工具箱放进去！还有书！我可以把我正在读的书放三本进去，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拿一本出来读！我再也不会浪费生命中的任何一分钟了！你怎么看，麦格教授？这可是为了孩子念书，在所有的理由里是最好的了。”

“……我想你可以再拿十个金加隆。”

⁸ 莫克袋：根据《神奇的动物在哪里》一书，莫克（moke）是一种变形蜥蜴。莫克袋（mokeskinpouch）应该是用这种变形蜥蜴的皮制成的袋子。

拉环看着哈利的表情充满了坦率的敬佩，几乎可以说是彻底的崇拜了。

“还要一点零花钱，就像你之前说的。我记得还看到一两样东西，很适合放在莫克袋里。”

“别得寸进尺，波特先生。”

“可是，噢，麦格教授，为什么在我最开心的时候让我扫兴呢？今天是多么快乐的一天，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魔法道具！为什么要扮演那种性情乖戾的大人，而不是微笑地看着我在买到心爱的玩具时的灿烂笑容，从而回想起你自己的天真的童年呢？何况用到的只是我的财产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我打败英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巫师才赢来的？我不是说你不知感恩，但是真的，几件玩具和这些相比算什么呢？”

“你。”麦格教授怒吼道。她脸上的表情太可怕太吓人了，让哈利忍不住尖叫了一声，向后退了一步，撞倒了一堆金币，在一阵丁丁当当的乱响声中四仰八叉地躺在了一堆钱上。拉环叹了口气，用爪子捂住了脸。“我看我不如把你锁在这个库房里算了，波特先生。那将会是对英国魔法界的一个巨大贡献。”

接下来他们没有制造更多麻烦就离开了。

第五章 基本归因误差¹

J·K·罗琳正盯着你呢。你感到她的目光了吗？她正用她的罗琳射线阅读你的心。

莫克商店是家很别致，甚至可以称为可爱的小店，隐藏在对角巷支巷侧面的一条小街上的魔法手套店后面的一家蔬菜店的后面。令人失望的是，店主不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干瘪老太婆，只是个穿着褪色的黄色袍子，看起来十分紧张的年轻女人。她手里正拿着一个超级 QX31 莫克袋，它的卖点是一个能自动扩张的袋口，和一个无法探测的扩张魔法：你可以放很大的东西进去，当然总的容量还是有限的。

哈利坚持要马上来这里，立刻——在不引起麦格教授疑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坚持了。他有件东西必须马上放到袋子里。不是麦格教授允许他从古灵阁取出来的那袋金加隆，而是他跌倒在金币堆上以后偷偷抓起来塞到口袋里的那一把。当时跌倒确实是个意外，但哈利从来不是一个随便放弃机会的人……其实那真的是一件临时起意的事情。之后他一直把那袋合法的金加隆拎在裤子口袋附近，好假装叮叮当当的声音都是从合法的金加隆袋子里发出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不被抓住的情况下把其他的金币偷偷放到莫克袋里去。这些金币本来就是他的，可是也是他偷的——自偷？自己偷自己的东西？

哈利抬起头，把目光从柜台上的超级 QX31 莫克袋移开。“我可以试一会儿吗？确认一下，嗯，它每次都管用？”他睁大了双眼，装出小男孩天真爱玩的表情。

不出所料，在哈利反复十次把金币袋扔进莫克袋，伸手进去，小声地说“金

¹ 又称基本归因错误，描绘了人们在考察某些行为或后果的原因时高估倾向性因素（谴责或赞誉他人）、低估情景性因素（谴责或赞誉环境）的双重倾向。人们常常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人格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而忽略他们所处情境的重要性。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473778.htm>

币袋”，又把它重新拿出来以后，麦格教授走开去看店里的其他商品了，店主也跟着转过头去注意她。

哈利用左手把金币袋放进莫克袋；他的右手紧紧攥着一把金币，从裤袋里拿出来，伸进莫克袋，松手，然后（小声地说“金币袋”）又把之前的金币袋拿出来。然后金币袋回到他的左手，又给放回莫克袋，哈利的右手又回到他的裤袋……

麦格教授回头看了他一次，可是哈利没有停顿，也没发抖，她似乎一点也没察觉。但是其实也很难说，不能低估有些大人的幽默感。如此三次以后，他的工作完成了，哈利估计他大概偷了自己三十个金加隆。

哈利伸手抹去额头上的细汗，长长出了口气。“我就买这个。”

付出十五个金加隆以后（显然，这袋子的价格是魔杖的两倍），哈利拿着他的超级 QX31 莫克袋，和麦格教授一起推门走出商店。店门这时变出了一只手，向他们挥手再见，那种景象让哈利觉得有点反胃。

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你真的是哈利·波特吗？”老人低声问道，一颗巨大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滑落。“这件事上你不会撒谎吧？谣言说你其实没能逃过死亡魔咒，所以我们才会在那之后再也没听到过你的消息。”

……看来麦格教授的化装术在更有经验的巫师面前不太管用。

麦格教授听见有人问“哈利·波特？”的时候就伸手抓住了哈利的肩膀，把他拉到旁边的一条小街上去。那个老人跟了上来，不过还好没有其他人听到。

哈利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他真的是哈利·波特吗？“我只知道别人告诉我的事情。”哈利说。“我又不记得生下来的事。”他的手拂过前额。“这道伤疤从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而且从我记事的时候，我的名字就叫哈利·波特。但是，”哈利沉思道，“如果有足够的动机来执行一项阴谋的话，随便找

个孤儿养大，让他相信自己就是哈利·波特也不难——”

麦格教授恼怒地伸手拂过脸颊。“你和你爸爸詹姆一年级来霍格沃茨上学的时候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就凭你的性格，我就可以作证你和那个‘格兰芬多的祸害’有血缘关系。”

“她可能也参与了这个阴谋。”哈利指出。

“不会。”老人颤巍巍地说道，“她说得对。你的眼睛和你妈妈一模一样。”

“嗯。”哈利皱眉，“我想你可能也参与了——”

“够了，波特先生。”

老人抬起一只手，好像想摸摸哈利，但是又放下了。“我只是很高兴你还活着。”他低语道。“谢谢你，哈利·波特。谢谢你做过的事……现在我不打扰你了。”

他的拐杖声慢慢地走远了，出了巷子，走到对角巷的主街上。

教授往四周看了看，她的表情很紧绷，很可怕。哈利自动跟着往四周看。但是这条小巷看起来除了落叶之外什么也没有，在通向对角巷的路口，只能看见匆匆而过的行人。

最后麦格教授的表情终于放松了。“刚才那样不好。”她低声说。“我知道你不习惯这个，波特先生，可是大家是真的关心你。请你对他们亲切一些。”

哈利看着自己的鞋子。“他们不该这样的。”他带着一丝苦涩说。“我是说，关心我。”

“是你把他们从神秘人的手里救出来的。”麦格教授说。“他们怎么可能不关心呢？”

哈利看着女巫尖尖的帽子下面严肃的脸孔，叹了口气。“如果说这是基本归因谬误的话，你肯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确实不明白，”教授用她的标准苏格兰口音回答，“可是请劳驾解释一下，波特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

“嗯……”哈利说，努力设法描述麻瓜科学里的这一小部分。“比如说你去上班，看见你的同事正在踢桌子出气。你会想，‘这人怎么这么暴躁。’而你的同事却在回想上班的路上有人是如何把他撞到墙上，还对他大吼大叫。在他看来，无论谁碰见这种事都会生气的。我们在观察其他人的时候，喜欢用性格来解释别人的行为，但是在反观自身的时候，却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环境决定的。每个人的故事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我们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却看不到他们身后的所有历史。我们只在某一个场景下注意到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其他的场景下会怎么做。所谓基本归因误差就是说，我们倾向于用永久不变的特征来解释实际上是由环境和背景造成的行为。”这个理论是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实验论证的，不过哈利不想讲这么深。

女巫的眉毛在她的帽子下扬起。“我想我听懂了……”麦格教授慢慢地说。“但是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哈利用力踢墙，踢到脚都痛了。“大家认为我从‘那个人’手里救了他们，是因为我是某种伟大的光明战士。”

“有能力消灭黑魔王的人……”女巫喃喃道，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讽刺意味。

“没错，”哈利说，恼怒和挫败感在心里打架，“好像我打败黑魔王是因为我拥有什么永久不变的能专克黑魔王属性似的。我那时候才十五个月！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怀疑这就像俗话所说的，是偶然的环境因素。显然和我的性格没关系。人们在意的不是我，他们其实根本没注意到我，他们只是想和一个拙劣的解释握手。”哈利停顿了一下，看着麦格教授。“你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吗？”

“我是想到了一个可能……”麦格教授说。“我是说，在认识你以后。”

“什么可能？”

“你打败了黑魔王是因为你比他还糟糕，你能逃过死亡魔咒是因为你比死还可怕。”

“哈。哈。哈。”哈利继续大力踢墙。

麦格教授轻声笑了。“下面带你去摩金夫人的成衣店吧。我担心是你的麻瓜衣服太引人注目了。”

他们在路上又遇到两位过来祝福他的人。

摩金夫人成衣店的店面完全乏善可陈，普通的红色砖墙，玻璃窗里陈列着普普通通的黑袍子。这些袍子不会发亮，也不变化，也不旋转，也不发射奇怪的射线到你的衬衫里呵你痒痒。从窗户里望进去，只能看见普普通通的黑袍子。店门大开着，像是告诉大家这里没有秘密，也没有什么需要掩饰。

“你试衣服的时候我要离开几分钟。”麦格教授说。“可以吗，波特先生？”

哈利点点头。他极度痛恨买衣服，这个年长的女巫想法和他相似，他完全能够理解。

麦格教授的魔杖从袖子里伸出来，轻轻敲了一下哈利的头。“你在试衣服的时候不能欺骗摩金夫人的感官，所以我把刚才化装的魔咒除掉了。”

“呃……”哈利说。这个确实让他有点担心；他还没习惯自己是“哈利·波特”这件事。

“我和摩金夫人是霍格沃茨的同学。”麦格说。“她从那时起就是我见过的最镇静的人之一。哪怕神秘人本人走进她的商店，她也不会大惊小怪。”麦格教授的声音流露出怀念和深深的赞许。“摩金夫人不会打扰你的，也不会让其他人打扰你。”

“你要去哪里？”哈利问。“以防万一，你看，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

麦格教授严厉地看了哈利一眼。“我去那里，”她说，指向街对面的一栋建筑，上面的招牌是一个木头酒桶，“去买杯喝的，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个。

你只许试衣服，不许玩别的花样。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我期望那时候摩金夫人的商店还没倒塌，也没在任何意义上起火。”

摩金夫人是个忙忙碌碌的老太太，看到哈利前额上的伤疤的时候一声没吭。她的一个助手似乎想说什么，被她狠狠地看了一眼又咽回去了。摩金夫人拿出一套活泼地扭来扭去的布条，似乎那就是尺子，开始工作：检查她的艺术载体。

哈利旁边是一个脸色白皙的小男孩，尖尖的下巴，超级酷炫的浅金色头发，似乎快要试完了。摩金的另一个助手正在帮这个浅色头发的男孩子试一件棋盘格的袍子；她不时用魔杖点一点他的袍子，袍子就会放松或者收紧。

“你好。”小男孩说。“你也要去霍格沃茨上学吗？”

哈利已经可以预见到谈话的方向，这一刹那的烦躁感让他决定自己忍无可忍了。

“好天爷，”哈利低语道，“不会吧。”他把眼睛睁圆了。“您的……名字，先生？”

“德拉科·马尔福。”德拉科·马尔福说道，看起来有点困惑。

“真的是你！德拉科·马尔福。我——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荣幸，先生。”哈利很想从眼睛里挤出几滴眼泪，可惜不行。其他人一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哭了。

“哦。”德拉科说，听上去有点糊涂。然后他的嘴边展开一个得意的笑容。“很高兴能遇到清楚自己地位的人。”

其中的一个助手，之前似乎认出了哈利的那一个，发出一声压抑住了的呛咳声。

哈利继续飞快地诉说着。“见到你太开心了，马尔福先生。简直是无法言喻的开心。我们居然是霍格沃茨同一年级的同学！我的心都要醉了。”

哎呀。最后一句听起来有点怪，怎么好像在和德拉科调情似的。

“我也很高兴，能得到和马尔福家族的名望相配的尊敬。”对方答道，脸上带着笑容，就像至高无上的国王恩赐给最卑贱的臣民的笑容一样，当然那个臣民得贫穷但却诚实才行。

哎……该死，哈利想不出来下面要说什么了。有了，每个人都想和哈利·波特握手，所以——“先生，等我试完衣服以后，能请您屈尊和我握个手吗？这样我今天就没有其他的企求了，不，还不止，这个月，实际上，我整个的一生都会感到满足了。”

淡金色头发的男孩子瞪着他。“你为马尔福家族做过什么，使你配享这样的特权呢？”

哦，下次谁再想握我的手，我一定要在他身上试试这个。哈利低头致意。“不，不，先生，我理解。很抱歉提出这样的要求。事实上，我若能替您擦鞋都是一种荣幸。”

“没错。”男孩子抢白道，严厉的脸色缓和了一些。“说说看，你觉得你会分到哪个学院呢？我肯定是去斯莱特林学院的，和我父亲卢修斯一样。你的话，我猜是赫奇帕奇学院，或者是家养小精灵学院也说不定。”

哈利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麦格教授说，在她见到过和听说过的有史以来的所有人里面，我是最拉文克劳的人，以至于罗伊纳·拉文克劳本人都会建议我多出去活动活动，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且我无疑会给分到拉文克劳学院，除非那只帽子大声尖叫到让大家都听不清楚内容的程度，引用完毕。”

“哇。”德拉科·马尔福说，听起来有点钦佩。他有些怅惘地叹了口气。“你的恭维很厉害，反正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你在斯莱特林学院也能过得很好。通常只有我父亲才有人这么奴颜婢膝地奉承。现在我要去霍格沃茨上学了，我希望其他的斯莱特林也会这样讨好我……所以，我猜这是个好兆头吧。”

哈利咳嗽一声。“实际上，抱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哦得了吧！”男孩以强烈的失望语气说道。“那你刚才在做什么？”
马尔福的眼睛因为突然的疑心睁大了。“还有，你怎么可能不知道马尔福家族？
你穿的那是什么衣服？你的父母是麻瓜吗？”

“我有两位父母过世了。”哈利说。他的心刺痛了一下。这么说的话——“我的另外两位父母是麻瓜，是他们把我养大的。”

“什么？”德拉科说。“你是谁？”

“哈利·波特，很高兴认识你。”

“哈利·波特？”德拉科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个哈利——”他忽然住了嘴。

一阵短暂的沉默。

然后，以崭新的热情，“哈利·波特？那个哈利·波特？天啊，我一直都想认识你！”

帮德拉科试衣的助手发出一声像被掐住了喉咙的声音，不过还是继续工作，抬起德拉科的手臂，小心地把他的棋盘格袍子脱下来。

“闭嘴。”哈利建议说。

“可以请你签名吗？不，等等，我想先和你合个影！”

“闭嘴闭嘴闭嘴。”

“我好开心能见到你啊！”

“跳进火坑去死。”

“可是你是哈利·波特耶，魔法世界的伟大的救星！所有人的英雄，哈利·波特！我一直都想要长大了要变成你那样，就可以——”

德拉科把没说完的话硬生生截断，脸上的表情因为绝对的恐怖凝固了。

高个子，银发，冷冷的优雅，身着质地极端考究的黑色袍子。一只手里

握着银柄手杖，只因为给握在那只手里，就被赋予了一股致命的杀气。这个人的双眼以一种刽子手的冷静注视着这个房间，对于他来说，杀人不是痛苦的事，甚至不是令人渴望的禁忌，只是像呼吸一样普通自然。

此刻从打开的门外走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德拉科，”这个男人低声怒道，“你说什么？”

在一刹那同情的惊慌中，哈利制定了一个营救计划。

“卢修斯·马尔福！”哈利·波特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个卢修斯·马尔福？”

摩金夫人的其中一个助手必须转过身去面对着墙壁了。

带着杀意的双眼冰冷地注视着他。“哈利·波特。”

“我实在太，太荣幸了，居然能见到您！”

阴沉的眼睛睁大了，致命的威胁被震惊的表情取代。

“您的儿子告诉了我您的一切。”哈利滔滔不绝道，几乎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只是尽快地说啊说，“但是当然我之前就知道您了，所有人都知道您，伟大的卢修斯·马尔福！最受人尊敬的斯莱特林学院的骄傲，我一直想争取分到斯莱特林学院，因为我听说您在小时候在那里念书——”

“你说什么，波特先生？”商店外面传来一声尖叫，麦格教授在一秒之后冲了进来。

她脸上的表情恐怖得让哈利的嘴巴忽然张开了，然后哑口无言。

“麦格教授！”德拉科喊道。“真的是您吗？我从我父亲那里听说了好多好多您的事，我一直想争取分到格兰芬多学院，这样就可以——”

“什么？”卢修斯·马尔福和麦格教授一齐吼道。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时转过头来打量了一下对方，然后不约而同地后退，像在表演双人舞一样。

然后是一阵混乱，卢修斯一把抓住德拉科，把他拖出了商店。

接着是一阵沉默。

麦格教授的左手拿着一个小小的酒杯，在匆忙中倾斜了，红酒慢慢流出来，在地上聚成了小小的一滩。

麦格教授大步往商店里面走，一直走到摩金夫人面前。

“摩金夫人。”麦格教授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刚才这里怎么回事？”

摩金夫人沉默地看了她四秒钟，然后开始狂笑。她依靠在墙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让她的两个助手也忍不住了，其中一个四肢着地趴在了地上，歇斯底里地格格笑着。

麦格教授慢慢地转过身看着哈利，表情冰冷。“我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只有六分钟。六分钟而已，波特先生，你看看钟。”

“我就开了个玩笑。”哈利在周围歇斯底里的大笑声中抗议道。

“德拉科·马尔福在他父亲面前说想去格兰芬多学院！这不是开玩笑能做到的！”麦格教授顿了一下，吸了口气。“‘试衣服’这句话在哪里让你觉得听起来像请你对整个宇宙施展一个混淆咒？”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那么说是合情合理的——”

“不。不必解释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永远不想。不管你拥有的黑暗能力是什么，它会传染，我可不想变成可怜的德拉科·马尔福，可怜的摩金夫人，或者她可怜的两个助手那样。”

哈利叹了口气。显然麦格教授现在没心情去听他的合理解释。他看看摩金夫人，还在靠着墙喘气，看看摩金夫人的两个助手，现在都已经笑倒在地上了，最后他低头看看他自己，他的身上还绕着尺子。

“我还没试完衣服。”哈利和蔼地说。“不然你再去喝一杯？”

第六章 计划谬误理论

巴拉巴拉声明巴拉巴拉罗琳巴拉巴拉所有权。

有些孩子至少会等到去对角巷的第一次旅行结束以后。

“装七十九号元素的袋子。”哈利说，把手从莫克袋里拿出来——空的。

大部分孩子至少会等到拿到魔杖以后。

“装~~お金~~的袋子。”哈利说。沉重的金币袋跳进他的手里。

哈利把钱袋拿出来，重新放回莫克袋里。他把手拿出来，再放回去，说道，“装经济交易的信物的袋子。”这一次他的手拿出来的时候是空的。

“把我刚才放进去的袋子给我。”金币袋又出来了。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弄到了一件魔法道具。还等什么呢？

“麦格教授，”哈利对他身边的困惑的女巫说，“能不能给我两个我不懂的外文单词，一个词是金子，另一个词是别的意思，不要是钱？不要告诉我哪个是哪个。”

“**Ahava** 和 **zahav**。”麦格教授说。“这是希伯莱语，另外一個词的意思是爱。”

“谢谢你，教授。装 **ahava** 的袋子。”空手。

“装 **zahav** 的袋子。”钱袋跳进他的手里。

“**Zahav** 是金子？”哈利问，麦格教授点点头。

哈利分析了一下他刚收集的试验数据。这只是最原始，最初步的尝试，但是已经足够支持至少一个结论：

“啊啊啊啊啊这个根本没有道理嘛！”

他身边的女巫挑起一条眉毛。“波特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我刚刚证伪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假说！它怎么可能能听懂‘装了一百一十五个金加隆的袋子’，却听不懂‘装了九十加二十五个金加隆的袋子’？它会数数，但是不会加法？它可以理解名词，但是不懂同样意思的短语？这个莫克袋的制造者恐怕不懂日语，而我不懂希伯莱语，所以它没有借用他们的知识，也没有借用我的知识——”哈利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这些规则似乎有一致性，可是完全没有意义！更不用提一个袋子是怎么做到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们努力了三十五年都没办法让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做到！”哈利停下来吸了一口气，“到底是怎么回事？”

“魔法。”麦格教授说。

“这只是一个词而已！即使你告诉了我这个，我也没办法根据它做出任何新的预测！你这和说‘燃素’¹，或者‘元力’²，或者‘呈展’³，或者‘复杂性’⁴之类的是一样的嘛！”⁵

穿黑袍的女巫笑出了声。“可是真的是魔法啊，波特先生。”

哈利的背弯下去了一点点。“恕我冒昧，麦格教授，不过我想你可能没有理解我想做的事。”

1 燃素：起源于17世纪的一种关于燃烧的化学理论。认为所有可燃物内部都拥有一种叫燃素的物质，而燃烧就是释放出燃素的过程，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hlogiston_theory

2 元力：1907年亨利·柏格森提出的理论，认为这是驱动生命体的一种力量，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3%89lan_vital

3 呈展：指从无序系统中的互动所产生的复杂现象，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Emergence>

4 复杂性：多个部件的系统之间互相影响所产生的现象，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8C%E7%8E%B0>

5 哈利这里所说的观点和作者本人在他的科普博客上写的一篇文章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人们会对一个问题抛出一个概念作为解释，但概念本身并不足以解释现象。详见：http://lesswrong.com/lw/iu/mysterious_answers_to_mysterious_questions/

“恕我冒昧，波特先生，我确定我没有理解。除非——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你想要主宰这个世界？”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的——哎呀，不是！”

“我恐怕应该感到忧虑，你居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所犹豫。”

哈利闷闷不乐地想起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人工智能会议。那是第一次围绕着这个议题召开的会议，人工智能这个名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诞生的。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怎样让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等等。他们一本正经地以为，让十个科学家在一起工作两个月，就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不。别灰心。你才刚刚开始研究如何揭开魔法的所有奥秘。你实际上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难，两个月的时间会不会不够。

“你真的从来没听说过别的巫师问类似的问题，或者做类似的科学实验吗？”哈利再次问道。对他来说，这么做根本是理所当然的。

话说回来，科学方法被发明的两百多年以后，才有麻瓜科学家想到系统地调查四岁的人类孩子到底能听懂哪些句子。语言心理发展学理论上在十八世纪就可以出现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纪才有人想到。所以你真的没办法责问这个小得多的魔法世界为什么不去研究取物法术的原理。

麦格教授撇起嘴，耸了耸肩。“我还是不清楚你所谓的‘科学实验’是什么意思，波特先生。我说过，我见过麻瓜出身的学生在霍格沃茨里使用麻瓜科学，而且每年都有人发明新的法术和魔药。”

哈利摇摇头。“技术和科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做一件事，和利用实验的方法来找出规则是不同的。”就像想要发明飞行器的人很多，他们尝试过各种长翅膀的设计，但是只有莱特兄弟⁶建造了一个风洞来测量升力……“嗯，霍格沃茨每年录取多少麻瓜家庭的学生？”

⁶ 莱特兄弟：美国发明家，发明了飞机。详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401/12099864.htm>

“大概十个左右吧？”

哈利踩空了一步，差点自己把自己绊倒。“十个？”

麻瓜世界有六十亿人，而且还在增加。如果你是一百万人里才出一个的天才，那么在伦敦就有七个人和你一样，在中国还有一千个。以麻瓜的人口基数，总会出现一些十一岁就会做高等数学的孩子——哈利知道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他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遇到过别的神童。实际上，他输得很惨，那些人大概整天都在练习做题，从来也没看过一本科幻小说，青春期还没到就会完全垮掉，将来永远不会有任何成就，因为他们只知道练习已知的技巧，而不是学习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哈利输的时候是相当酸葡萄的。）

但是……在魔法世界……

每年十个麻瓜家庭的孩子，在十一岁就中断了麻瓜教育？虽然可能是麦格教授的偏见，但她曾经说过霍格沃茨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魔法学校……而这个学校只教到学生十七岁。

麦格教授无疑知道从人变成猫的所有细节。可是她似乎根本没听说过科学方法。对她来说，这是麻瓜的魔法。取物法术背后的自然语言理解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她甚至都不会觉得好奇。

这就只剩下两种可能，真的。

第一种可能：魔法是如此难懂，复杂，不可理喻，以至于巫师和女巫们虽然尽力去理解，还是一无所获，所以只好放弃；哈利也不可能做到更好。

或者……

哈利压着自己的指关节下定了决心，可是它们只发出一种安静的咔嗒声，一点也没有不祥地在对角巷的围墙之间回荡。

第二种可能：他会主宰世界。

最终会。也许不是马上。

这种事情有时候确实要花不止两个月。麻瓜科学也不是在伽里略研究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能登上月球的。

但是哈利还是忍不住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咧得脸颊都痛了。

哈利一直害怕自己会像其他神童一样，一事无成，一辈子只能跟别人吹牛说自己在十岁的时候有多聪明。但是大多数成年的天才也同样没什么成就。对应于每一个历史上真正的爱因斯坦，可能都有一千个和他一样聪明的人默默无闻。这些其他的天才没有弄到一样在通向伟大的道路上绝对必要的东西。他们没有找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是我的了，哈利对着对角巷的围墙想道，对着所有的商店和货物，所有的店主和顾客；魔法英国的所有土地和人民，以及更宽广的整个魔法世界；还有麻瓜科学家自以为理解，其实并没有理解的更为广袤的整个宇宙。我，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现在就以科学的名义占领这片领土。

天空万里无云，完全没有出现该有的电闪雷鸣。

“你在笑什么？”麦格教授问道，既警惕，又疲惫。

“我在想有没有一个法术，能在我下定不祥的决心的时候加上电闪雷鸣的背景。”哈利解释说。他小心地记住他的决心的每一个字，这样将来的历史书就不至于搞错了。

“我有种明确的感觉，我应该干涉一下这件事。”麦格教授叹了口气。

“别管了，它会过去的。哦哦，看那个！”哈利把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心暂时放在一边，蹦蹦跳跳地去看一个商店的橱窗了，麦格教授跟在后面。

哈利现在已经买好了魔药课需要的原料和药锅，嗯，还有其他几样东西。很适合放在哈利的百宝袋（又名：加持了无法探测的扩张魔法，取物魔法，和袋口自动扩张的魔法的超级 QX31 莫克袋）里的好东西。理智，成熟的消费。

哈利真心不理解麦格教授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疑心重重。

现在哈利正在一家商店里，商店的档次挺高，高到能租下对角巷主大街的铺面了。这家商店是开架售货，商品斜放在一层层的木头架子上，用浅灰色的光保护着，看店的是一个年纪很小的女店员，袍子裁得很短，手肘和膝盖都露出来了。

哈利正在考察一个急救包的魔法界版本，名叫加强版紧急治疗包。包里有两卷会自动收紧的止血带。一管很像液体火焰的针剂，据说可以大幅度减低被注射区域的血液循环，同时保持供氧三分钟，如果需要防止毒素在身体里扩散是很有用的。还有裹在身上可以暂时止痛的白布。还有很多哈利完全看不懂的药物，比如“接触摄魂怪后的处理”，看起来和闻起来都像普通的巧克力。还有一个“医治鼻言咒”的东西，看起来像一只小小的颤抖的蛋，上面附了一张说明卡，告诉你怎么把它塞到人的鼻孔里去。

“五个金加隆很划算啊，你觉得呢？”哈利问麦格教授，旁边不到二十岁的女店员急切地点头表示赞同。

哈利认为教授一定会称赞他的谨慎和未雨绸缪。

他得到的目光只能用邪眼来描述。

“到底为什么，”麦格教授疑心重重地问道，“你觉得你会用得上急救包呢，年轻人？”（经过魔药店的不幸麻烦之后，麦格教授开始避免在旁边有人的时候叫他“波特先生”。）

哈利的嘴巴张开又合上了。“我不是觉得会用得上！我只是预防万一！”

“万一什么？”

哈利的眼睛睁大了。“你以为我在计划做什么危险的事，所以才想买一个急救包？”

他得到一个严厉的猜疑，和讽刺的难以置信的表情作为回答。

“伟大的斯科特⁷在上！”哈利说道。（这个说法是他从《回到未来》⁸里的疯狂科学家布朗博士那里学来的。）“我在买羽落魔药，鳃囊草，还有那瓶维生药片的时候，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

哈利目瞪口呆地摇头。“那你认为我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麦格教授说，“不过计划的结尾是把一吨银子运到古灵阁，要不然就是主宰世界。”

“主宰世界忒难听了。我比较喜欢优化世界这个说法。”

这个滑稽的笑话并没有让女巫放心，她还是以一副末日审判的表情瞪着他。

“哇哦。”哈利说，开始意识到她是认真的。“你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真的以为我要计划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对。”

“难道买急救包只可能有这一个动机吗？请别误会，麦格教授，可是你平常对付的都是什么疯孩子啊？”

“格兰芬多。”麦格教授说道，吐出的词里满载着苦涩和绝望，像是在给所有年轻带来的热情和冲动下一个永恒的诅咒。

“米勒娃·麦格副校长教授，”哈利严肃地说道，双手叉在腰间，“我是不会去格兰芬多的——”

听到这里，副校长插嘴说，如果他去了格兰芬多，她就会想个办法把某顶帽子搞死。这个奇怪的说法哈利没有置评，但是身边的女店员忽然呛住了，咳嗽了好一阵。

⁷ 伟大的斯科特（Great Scott）：Great Scott 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通用的一种惊叹词。根据牛津词典的说法，这是 Great God 的一种变体。

⁸ 《回到未来》：非常经典的时间旅行电影，共有三部。其中布朗博士就是发明时间机器的人。

“——我要去的是拉文克劳。如果你真的以为我在计划什么危险的事的话，那么老实说，你一点也不了解我。我不喜欢危险，危险是可怕的。我这是谨慎。是小心。我在为无法预知的偶发事件做准备。就像我爸爸妈妈以前唱给我听的：做好准备！这是男童子军的行军曲！做好准备！就像在生命里行军！不要紧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做好准备！”⁹

(这首汤姆·勒尔的歌哈利的爸爸妈妈真的只给他唱过这几句，所以哈利对其余的部分仍然幸福地懵然无知。)

麦格教授的姿势稍微放松了一点点——不过主要是在哈利说他要去拉文克劳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急救包会让你为什么样的偶发事件做准备呢，年轻人？”

“一个可怕的怪物咬伤了我的一个同学，我在莫克袋里疯狂地搜寻可以用来帮助她的东西，她悲伤地看着我，用最后一口气说，‘你怎么不准备好呢？’然后她就死了，我在她合上眼的一刻知道，她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哈利听见女店员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抬起头，看到她紧抿着嘴唇，瞪着他。然后这个年轻的女孩飞快地转过身，逃到商店的深处去了。

什么……？

麦格教授俯下身，温和而坚定地拉住哈利的手，拉他离开对角巷的主街，拐进两个商店之间的一条小巷。这里铺着脏兮兮的砖头，路的尽头是一堵黑色的泥墙。

高个子的女巫用魔杖指着主街说道“无声无息”，于是寂静在他们周围降临，隔断了街上的所有喧嚣。

我做错什么了……

麦格教授转身面对哈利。她的脸不完全是大人斥责孩子的样子，可是表

⁹ 汤姆·勒尔的歌《做好准备》：http://lyrics.wikia.com/Tom_Lehrer:Be_Prepared

情严肃冷静而克制。“请你务必记住，波特先生，”她说，“这个国家在不到十年前还在战争之中。每个人都失去过重要的人，不要轻易乱说什么朋友在你怀里死掉的事。”

“我——我不是有意的——”在哈利超级清晰的想象中，这件事的意义像石头一样重重地砸了下来。他当时说有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然后那个女店员就跑掉了——战争是十年前结束的，所以那个女孩最多只有八九岁，那时，那时，“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哈利的喉咙堵住了，他转身想要跑掉，好躲开年老的女巫的目光，可是泥墙拦住了他的路，而他又还没有魔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从他身后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我明白，波特先生。”

哈利大着胆子回头看了看。现在麦格教授的表情里只剩下悲伤了。“对不起。”哈利重复说，感觉很难过。“你也有过这样的经——”他赶紧闭上嘴，还用手按住了嘴巴。

年老的女巫脸上悲伤的神色更浓了一些。“你一定要学会思考以后再说话，波特先生，不然这一生都不会有什么朋友。这是很多拉文克劳的命运，我希望你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哈利只想跑掉。他想有一根魔杖，好让他把整件事从麦格教授的记忆里抹去，让时间回到在和她刚到商店外面的时刻，**让这件事不曾发生**——

“但是关于你的问题，波特先生，不，你说的那种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当然我曾经看着我的朋友咽下最后一口气，不止一次，有很多次了。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诅咒过我，我也从来没想过他们会不原谅我。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波特先生？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事呢？”

“我，我，我，”哈利咽了口口水，“我只是在想象最坏的可能。”也许他当时还在开玩笑，不过这一点他宁可把舌头咬掉也不愿承认了。

“什么？”麦格教授说。“但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就能防止它发生了啊！”

“波特先生……”年老的女巫的声音低下去了。她叹了口气，跪在了他身边。“波特先生，”她温和地说，“保护霍格沃茨的学生不是你的职责。是我的职责。我不会让你或者其他学生受伤的。对于有魔力的孩子来说，霍格沃茨是整个魔法世界里最安全的地方，并且庞弗雷护士长还有一个全科的医务室。你不会需要急救包的，更别说是五个金加隆的高级急救包了。”

“不对，我会需要的！”哈利脱口而出。“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再说，万一在我圣诞节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忽然心脏病发作，或者出了车祸呢？庞弗雷护士长不会在那里，而我会需要自己的急救包——”

“梅林在上，这都是些什么……”麦格教授说道。她站起身来，既担心又恼怒地低头看着哈利。“没必要去想象这些可怕的事情，波特先生！”

哈利的表情在听到这句话以后愤怒地扭曲了。“当然有必要！如果你不想到这些，你不止会伤害自己，还会伤害到其他人！”

麦格教授张开嘴，又合上了。女巫若有所思地揉了揉自己的鼻梁。“波特先生……如果我愿意听你聊一会儿天的话……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

“说什么？”

“说说你为什么认为自己一定要一直小心提防，不然就会发生可怕的意外。”

哈利困惑地瞪着她。这是不言而喻的公理啊。“嗯……”哈利慢慢说，努力理清自己的思路。怎么才有可能向这个连基本概念都不了解的女巫教授解释自己的想法呢？“麻瓜的学者们发现，和现实的情况相比，人们总是过于乐观。比如，他们以为两天能做完的事实际上要花十天，他们以为需要两个月的事实际上三十五年都做不完。举例说明，有这么一个试验，让参加的学生估计自己有 50%，75% 和 99% 的把握完成作业所需要的时间。结果只有 13%，19% 和 45% 的学生在自己汇报的时间做完了作业。他们发现了原因：他们请一组人假设事情的进展会无比顺利，然后做出一个最好的预计；请另外一组人

假设事情会如常发展，然后做出一个在普通情况下的预计，结果得到的数据在统计学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你看，如果你问一个人他对普通情况的预测，他实际上想象的是每一步都很顺利的情况——所有事情都按照计划发展，没有任何意外。但是实际上，因为超过一半的学生在他们有 99% 的把握应该已经完成了作业的时候还没有写完，所以现实的结果总是比‘最坏的预计’还要差一点。这个叫做计划谬误理论，最好的纠正的办法是想想上次做类似的事情花了多少时间，也就是说，用客观而不是主观的方式来做出预计。但是当你在做一件新的事，没有历史可以借鉴的时候，你就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悲观，实际情况与你的预计相比好和坏的比例才会各占一半。事实上，悲观到比现实还差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我花了好大力气尽量让自己悲观，想象我的同学被可怕的怪物咬了，但是也许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幸存的食死徒们攻击了整个学校想抓住我。不过还好——”

“停。”麦格教授说。

哈利停了下来。他本来刚想说，不过还好，总算黑魔王不会来攻击他们了，因为他已经死了。

“我想我刚才可能没说清楚。”女巫说，她带着苏格兰口音的严谨语气现在听起来更小心了。“你本人经历过什么事让你觉得害怕吗，波特先生？”

“我本人的经历只是个例而已。”哈利解释道。“它的重要性比不上一篇经过反复验证和同行审查的论文。论文里的对照研究采用了随机分组，调查了很多样本，结论明确，是有很强的统计数据支持的。”

麦格教授掐了掐鼻梁，吸了口气，又呼出来。“我还是想听听。”她说。

“嗯……”哈利说。他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家附近曾经发生过抢劫事件，妈妈让我去还她借邻居的一个锅，离我家大概有两条街。我说我不想，怕会遇到抢匪。结果她说，‘哈利，不要胡说！’好像如果我想了就会促使抢劫的事情发生，而如果说就安全了似的。我试着解释我为什么担心，可是她还是坚持让我把锅还回去。我那时候还太小，不懂从统计学上来说遇到抢匪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又已经够大，知道一件事不会因为你不去想就不发生，所以我觉

得非常害怕。”

“没别的了吗？”麦格教授等了一会儿，在确定哈利已经讲完了以后问道。

“没有发生过别的事？”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没什么。”哈利辩解说。“可它是我生命里一个关键的时刻，你懂吗？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一件事不会因为你不去想就不发生。我知道，可是我看得出来妈妈确实是那么想的。”哈利停下来，挣扎着不让愤怒涌上来。“她根本不听。我试着告诉她，我求她不要让我出去，她只当是笑话。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当成是笑话……”哈利把黑暗的狂怒强按下去。“在那时候我明白了，那些本该在保护我的人其实都是疯子。无论我怎么恳求，他们也不会听我说话，我永远不能靠他们做成任何事。”有的时候好的意图是不够的，有的时候你还得理智才行……

长长的沉默。

哈利慢慢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愤怒没有意义。愤怒没有意义。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没有大人会屈尊到和小孩子平起平坐，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地步，他的亲生父母也不可能例外。理智是漫漫黑夜里的一个微小的火花，是疯狂的世界里一个珍贵的例外，所以愤怒没有意义。

哈利不喜欢愤怒时的自己。

“谢谢你告诉我，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过了一会以后说道。她的脸上有一种出神的表情（和哈利测试莫克袋时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他当时看了镜子就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会想一想这件事。”她转身面对巷口，抬起魔杖——

“嗯，”哈利说，“现在我们可以去买急救包了吗？”

女巫停了一下，回头盯着他。“如果说不行——说太贵了，而且你用不着——会怎么样？”

哈利的脸因为怨恨扭曲了。“和你想的一模一样，麦格教授。和你想的

一模一样。我会下结论说，你也是一个无法沟通，不可理喻的大人，然后开始计划如何用别的办法搞到一个急救包。”

“我是你这次旅行的监护人。”麦格教授的声音里有一种危险的意味。“我不会容忍你威胁我。”

“我理解。”哈利说，尽力掩饰声音里的痛恨情绪，没有说出其他涌到嘴边的话。麦格教授叫他思考以后再说话。也许他明天会忘记，可是他至少可以记住五分钟。

女巫的魔杖在手里转了一小圈，对角巷的喧嚣又回来了。“好吧，年轻人。”她说。“我们去买急救包。”

哈利的下巴都惊掉下来了。他赶快跟上她，差点因为着急绊了一跤。

卖急救包的商店和他们上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认得出来和认不出来的商品仍然放在木质的倾斜式货架上，仍然用灰色的光保护着，女店员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女店员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抬起头，表情很惊讶。

“对不起，”她对他们俩说，而哈利几乎同时开口，“很抱歉——”

他们一起停下来看着对方，然后那个女店员笑起来了。“我不是故意害你被麦格教授找麻烦的。”她说。她会心地放低了声音。“希望她没有对你太凶。”

“黛拉！”麦格教授说，听起来受了诽谤似的。

“金币袋。”哈利对他的莫克袋说，然后一边数出五个金加隆一边抬头看着那个女店员。“没事，我知道她是因为爱我才对我凶的。”

在麦格教授结结巴巴地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的时候的时候，他把五个金加隆递给女店员。“请给我一个加强版紧急治疗包。”

实际上，看着自动扩张的袋口把这个公文包大小的急救包吃下去还是蛮

吓人的。想到放进去的东西只有本人才能拿出来，哈利忍不住想象如果他自己爬进莫克袋里会发生什么事。

当莫克袋……吃完了……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急救包之后，哈利发誓他听见了很轻的打嗝声。这一定是故意加上去的法术。其他的可能太可怕了，不能深想……实际上哈利根本想不出其他的可能。当他们回到对角巷的大街上的时候，哈利抬头看着教授。“下面去哪里？”

麦格教授指向一个商店，它看上去是用血肉而不是砖瓦建成的，上面覆盖着的兽毛而不是涂料。“霍格沃茨允许学生养小型宠物——比如，你可以买只猫头鹰来送信——”

“我要送信的时候可以花点钱租一只猫头鹰吗？”

“可以啊。”麦格教授说。

“那我坚决不要。”

麦格教授点点头，好像改作业的时候扣了一分似的。“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我养过一块宠物石头¹⁰。它死掉了。”

“你觉得你不会照顾宠物？”

“我会。”哈利说。“但是我就会成天担心有没有记得喂它，它是不是在笼子里慢慢地被饿死了，想着主人去哪儿了，怎么没有吃的。”

“可怜的猫头鹰。”年老的女巫柔声说道。“就这样给抛弃了。它该怎么办呢。”

“嗯，我想它会越来越饿，然后开始用爪子抓笼子或者盒子之类的，想逃出去，但是恐怕不会成功——”哈利忽然闭上嘴。

女巫继续柔声问道，“然后它会怎么样呢？”

¹⁰ 宠物石头：一种在1975年发明的收藏品构想。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_Rock

“劳驾。”哈利说，他抬手拉住麦格教授的手，温和而坚定地把她拉到一条小巷里去；在躲过那么多想祝福他的人以后，这个过程几乎变成家常便饭了。“请你施展一下隔音的法术。”

“无声无息。”

哈利的声音在发抖。“那只猫头鹰不代表我，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把我关在壁橱里让我挨饿，我没有被遗弃的恐惧，我不喜欢你心里想的那些东西，麦格教授！”

女巫严肃地低头看他。“我心里想的什么东西，波特先生？”

“你以为我，”哈利感到难以出口，“我被虐待过？”

“你被虐待过吗？”

“没有！”哈利吼道。“没有，从来没有！你以为我傻吗？我知道什么是虐待儿童，我知道什么是不正当的抚摸，等等，如果有那样的事情我早就叫警察了！还有告诉校长！还有打电话找社会服务机构！还有告诉爷爷奶奶和费格太太！可是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那样做过，从来没有！你怎么敢暗示这种事情！”

年老的女巫稳定地看着他。“如果在我保护下的孩子们有可能受到虐待的迹象，我就要调查，这是我作为副校长的职责。”

哈利的怒气上升到失去控制，变成了纯粹的，黑色的狂怒。“你不许再说一个字，再对任何人做这种暗示！任何人，听到了吗，麦格？这样的指控会毁掉别人，破坏别人的家庭，即使父母是完全无辜的也无济于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过！”¹¹哈利的声音变成了刺耳的尖叫。“这个系统不知道适可而止，即使父母和孩子都说没事，它也不信！你怎么敢这样威胁我的家庭！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家！”

¹¹ 家庭虐待的指控会导致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即使孩子和父母均否认也无济于事。在 1993 年冤案率曾一度高达 66%。参见：<http://www.fathersmanifesto.net/armin.htm>

“哈利。”年老的女巫柔声说，她伸出一只手——

哈利很快地后退一步，抬手把她的手拍开了。

麦格呆住了，她收回手，往后退了一步。“哈利，没事的。”她说。“我相信你。”

“真的吗。”哈利怒道。狂怒还在他的血液里咆哮。“还是你只是等着离开我好去写你的报告？”

“哈利，我见过你们的房子。我见过你和你的父母在一起。他们爱你。你爱他们。你说你的父母没有虐待你的时候，我确实相信你。可是我必须得问，因为有些事很奇怪。”

哈利冷冷地瞪着她。“比如？”

“哈利，我在霍格沃茨见过很多被虐待过的孩子，如果你知道有多少的话会心碎的。当你开心的时候，你的表现不像这些孩子，一点也不像。你会对陌生人笑，你会拥抱别人，我把手放在你肩膀上，你也不退缩。可是有时候，只是有时候，你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非常像……在地窖里被锁了十一年的人。不像我见到的充满爱的家庭。”麦格教授偏过头，她的表情又迷惑起来。

哈利听着这些话，考虑着。黑色的狂怒开始退去，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尊重，他的家庭也没有危险。

“那么你怎么解释你的发现呢，麦格教授？”

“我不知道。”她说。“但是有可能你身上确实发生了什么事，只不过你不记得了。”

狂怒又从哈利心中升起。这听起来太像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破碎的家庭的悲剧了。“受压抑的记忆根本是伪科学！¹²人们不会压抑饱受创伤的记忆，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只嫌记得太清楚！”

¹² 调查表明，主流的记忆和认知科学的专家对受压抑的记忆表示怀疑，但诊所医师有很多相信创伤记忆会被压抑住。一种观点认为，让这些记忆恢复时使用的暗示等手段可能会伪造出有误的记忆。详见：<http://theness.com/neurologicablog/index.php/another-nail-in-the-coffin-of-repressed-memory/>

“不是，波特先生。有一种法术叫一忘皆空。”

哈利原地呆住了。“消除记忆的法术？”

年老的女巫点点头。“但是不会消除过去的经历造成的后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波特先生？”

哈利的脊背都凉了。这个假说……不是那么容易证伪的。“可是我的父母不会这个！”

“确实不会。”麦格教授说。“这必须是魔法世界里的人做的。恐怕……没办法确定有没有。”

哈利的理性分析的习惯开始冒头。“麦格教授，你对于你的观察有多确定，这件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

女巫摊开双手，好像在展示那里什么也没有。“确定？我什么也不确定，波特先生。我这一辈子从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你根本不像十一岁，甚至于都不太像人。”

哈利的眉毛高高挑起——

“对不起！”麦格教授迅速道歉。“非常对不起，波特先生。我想表达我的感觉，恐怕我说出来的和我实际的意思不太一样——”

“正相反，麦格教授。”哈利说，慢慢地露出笑容。“我会把它当成极大的赞美。不过，如果我提出另外一种解释，你会介意吗？”

“请说。”

“孩子不应该比父母聪明太多，”哈利说，“或者不如说，理性太多——我爸爸如果真的努力一下，他也许可以赢过我，可是他把他的成人的智慧都用来发明各种固执己见的理由了——”哈利停了一下。“我太聪明了，教授。我和普通的孩子没有共同语言。大人又不够尊重我，不会认真和我谈话。实话

说，即使他们认真和我谈话，他们也不会像理查德·费曼¹³那样聪明，所以我还不如直接去读理查德·费曼的著作。我很孤独，麦格教授，我这一生都很孤独。也许这和关在地窖里的效果是一样的。孩子们理应敬仰自己的父母，可是我太聪明，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父母爱我，但是他们不觉得有义务和我讲道理，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才是孩子——什么都不听的孩子，却对我整个的存在有绝对权威。我不想太抱怨，但是又必须对自己诚实，所以，没错，我不开心。我也有无法控制怒气的问题，不过我正在努力克服。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哈利坚决地点点头。“如此而已。说真的，麦格教授，即使是在魔法英国，也该考虑一下最正常的解释吧？”

天开始晚了，太阳在夏日的天空里慢慢沉落，购物的人群开始渐渐散去。有的商店已经关门了；哈利和麦格教授赶在丽痕书店关门之前的最后一刻把课本买齐了。这里只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哈利奔向“数字占卜学”的区域，却发现七年级课本没有比三角函数更高深的内容的时候。

不过这一刻，哈利根本没去想那些唾手可得的研究成果。

这一刻他们刚从奥利凡德魔杖店走出来，哈利还在盯着他的魔杖。他刚才挥了一下，魔杖冒出了彩色的火花。在他见识了这么多其他的东西之后，这个应该已经不算稀奇了，可是不一样——

我会魔法。

我。也就是说，我自己。我是有魔力的；我是巫师。

他感到魔力涌向他的胳膊，并在这一瞬间意识到他其实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从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不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或是触觉，

¹³ 理查德·费曼：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为推广物理知识的普及做了诸多努力。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18.htm>

而是魔力。就像拥有眼睛但是一直闭著，从来没有意识到到看见的只是黑暗；直到有一天眼睛睁开了，他看见了世界。这种魔力的冲击流过了他的身体，触及和唤醒了他的每个部分，只几秒钟就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个事实，他现在是巫师了，一直都是，甚至于以某种奇怪的方式，一直都知道。

还有——

“真有意思，你命中注定的魔杖居然是这一根，要知道，是它的兄弟——咳，是它的兄弟给了你那个伤疤。”

这不可能是巧合。那家店里起码有几千根魔杖。嗯，好吧，还是有巧合的可能性的。这个世界上有六十亿人口，千分之一的巧合天天都在发生。不过根据贝叶斯定理¹⁴，如果存在某种合理的假说，让他的魔杖恰好是黑魔王魔杖的兄弟的可能性超过千分之一的话，这种假说就比巧合这个解释更有优势。

麦格教授只说了一句“真奇怪”就不再发表评论。哈利感到震惊，巫师和女巫们竟会如此全然地，普遍地缺乏好奇心。他简直无法想象，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自己会随便说声“嗯”就走出商店，都不试一下给这件事找一个假说。

哈利左手抬起来碰了一下他的伤疤。

到底……发生了……

“你现在是真正的巫师了。”麦格教授说。“恭喜你。”

哈利点点头。

“你对魔法世界的印象怎么样？”她问。

“很奇怪。”哈利说。“我应该在想我看到的所有魔法才对……所有我现在知道可能的事情，所有我现在知道是谎言的事情，所有为了理解它们需要做的工作。但是我却被相对的琐事分了心，”哈利放低了声音，“就是整件关于‘大难不死的男孩’的事。”周围似乎没人，可是也没必要冒险。

¹⁴ 贝叶斯定理：估算某件事发生的概率的数学方法。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488573.htm>

麦格教授清了清嗓子。“真的吗？不会吧。”

哈利点点头。“对啊。就是……怪怪的。你发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的一部分，打败了强大可怕的黑魔王，但是已经完成了。结束了。完全做完了。就像你是佛罗多·巴金斯，你发现爸爸妈妈在你一岁的时候把你带去末日火山，让你把魔戒丢下去了。¹⁵你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麦格教授的笑容变得有点僵硬。

“你知道，如果换成了别人，任何人，我恐怕都会很担心怎样才能不辜负这样的开始。天啊，哈利，你在打败了黑魔王以后做了什么？开了家书店？不错嘛！嘿，你知道我的孩子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吗？不过我抱有希望，这个可能不是问题。”哈利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这几乎让我希望这个故事还留下了一点尾巴，让我也能说，你知道吗，我也参与了。”

“哦？”麦格教授以一种奇怪的语气说。“你想到了什么呢？”

“嗯，比如，你说有人背叛了我的爸爸妈妈。是谁背叛了他们？”

“西里斯·布莱克¹⁶。”女巫咬牙切齿地说。“他在阿兹卡班。魔法监狱。”

“有没有可能西里斯·布莱克从监狱里逃出来了，我得去追杀他，在激烈的决斗中战胜他？或者不如我出重金悬赏他的人头，然后我就躲在澳大利亚等消息？”

麦格教授愣了愣。两次。“不太可能。从来没有人从阿兹卡班逃出来过，我不觉得他会是第一个。”

哈利对“从来没有人从阿兹卡班逃出来过”这句话有点怀疑。不过，也许用魔法你真的可以做到近似 100% 完美的监狱，特别是在你有魔杖，而犯人没有的情况下。最好的出来的办法就是不要进去。

¹⁵ 梗自《魔戒》，其整部作品讲述的就是主角佛罗多·巴金斯冒险将魔戒带去末日火山扔下去的故事。与《哈利波特》原著小说不同，《理性之道》里会经常引述一些实际存在的其他作品。

¹⁶ 西里斯·布莱克：在各种原著译本中又译为小天狼星·布莱克。此处从港译本。

“好吧。”哈利说。“这个听起来已经了结了。”他叹了口气，揉了揉头发。“不然也许黑魔王那天晚上并没有真的死掉。没有完全死。他的幽灵还在游荡，在人们的噩梦中窃窃私语，漫延到清醒的世界，寻找一条回去的路，回到他曾经发誓要破坏的土地上；如今，根据一个古老的预言，他和我要进行一场生死决斗，胜者将会失败，败者将会胜利——”

麦格教授的头四下旋转，眼睛警觉地扫视着，好像怕街上有人听到。

“我在开玩笑，教授。”哈利有点恼怒地说。真是的，她怎么什么事都那么认真——

哈利的心慢慢沉了下去。

麦格教授看着哈利的表情很平静。非常，非常平静。然后笑容出现了。“当然你是在开玩笑，波特先生。”

惨了。

如果哈利需要把头脑里闪过的论证过程整理发表的话，大概会是这样，“如果让我估计一下麦格教授在小心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做出刚才的举动的概率，和我说了一个不好玩的笑话以后她会有的各种自然反应的概率分布的话，那么她刚才的行为就是有所隐瞒的显著证据。”

但是哈利实际上想的只是，惨了。

哈利转头扫视了一遍这条街。没有，周围没人。“他还没死，是不是。”哈利叹了口气。

“波特先生——”

“黑魔王还活着。当然他还活着。只有完全的乐观主义才会做梦想到其他的可能。我一定是失去理智了，简直不敢想象我在想什么。就因为有人说发现他的尸体被烧焦了，简直不敢想象我怎么会因此以为他已经死了。显然对正确的悲观主义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波特先生——”

“至少告诉我我没有预言这种事吧……”麦格教授的笑容还是那么明亮和僵硬。“哦，别开玩笑。”

“波特先生，你不要发明一些事情来担心——”

“你确定要对我说这个？想象一下我将来的反应，等我发现真的需要担心的时候。”

她僵硬的笑容崩溃了。

哈利的肩膀垮下去了。“我还有整个的魔法世界等着我分析呢。我没时间管这个。”

一个穿着飘逸的橙色袍子的男人出现在街上，慢慢地经过他们；两个人都闭上了嘴，麦格教授的眼睛暗中注意着他。哈利狠狠地咬着嘴唇，如果近看的话，可以看到他的嘴上沁出了一粒小小的血珠。

橙色袍子的男人走远以后，哈利小声接着说。“你现在准备告诉我真相了吗，麦格教授？别想搪塞我，我可不蠢。”

“你才十一岁，波特先生！”她严厉地小声说道。

“所以我就不算人了。抱歉……我刚才把这个忘了。”

“这些是很可怕，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秘密，波特先生！你还是个孩子，知道这么多已经是可怕的灾难了！谁也不能告诉，你懂吗？一个人也不能说！”

哈利有时怒不可遏的时候，他的血会变冷，而不是沸腾，就像现在这样。他的头脑变得可怕地冷酷和清晰，他把可能的策略一一列出，以钢铁般的现实主义评估每一种策略的后果。

向她指出你有知情权：失败。在麦格教授的眼里，十一岁的孩子没有任何知情权。

说她不再是你的朋友了：失败。她还不够珍惜你的友情。

向她指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会有危险：失败。他们的计划是在假设你不知情的前提下做出的。你受到伤害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可能，相比之下，需要重新计划的**确定**的麻烦要讨厌得多。

公正和理性都会失败。你必须找到你有而她想要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做而她害怕的东西……

啊。

“好吧，教授，”哈利冷冰冰地低声说道，“看起来我有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告诉我真相，**全部**的真相，作为回报我会替你保守秘密。你也可以选择让我蒙在鼓里，把我当成你的一枚棋子，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不欠你什么了。”

麦格教授在街上站住不动了。她的眼睛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声音变成了完全的嘶嘶声。“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他低声回敬。

“你想讹诈我？”

哈利的嘴唇扭曲了一下。“我是在送你一份人情。我给你一个机会保护你的珍贵的秘密。如果你拒绝了，我完全有合理的动机去问别人，不是因为怨恨你，而是因为我**必须**知道！撇开你因为一个孩子不听你的话而产生的毫无意义的怒气，你就会明白任何理智的大人都会像我这么做！**你从我的角度来想一想！如果换成你，你是什么感觉？**”

哈利盯着麦格，观察着她的沉重的呼吸。他判断，应该减轻压力，让她冷静一点了。“你不用马上决定。”哈利用比较普通的语气说。“我理解，你需要想一想我的提议……但是我要警告你一件事。”哈利说，他的声音变冷了。

“不要对我施展一忘皆空的法术。我以前想到过一个信号，我已经把这个信号

发给我自己了。如果我发现了那个信号，却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发的……”哈利有意拖长了声音。

麦格的表情变了。“我……我没想对你施展一忘皆空的法术，波特先生……可是你怎么会想到发明这样的信号，如果你不知道——”

“我是在读一本麻瓜科幻小说的时候想到的，我跟自己说，嗯，以防万一……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信号的，我又不傻。”

“我没想问。”麦格说道。她似乎封闭了自己，忽然看起来老了很多，而且非常疲惫。“今天太累了，波特先生，我们去买你的箱子，然后就送你回家好吗？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我相信你在此之前不会告诉别人的。请你记住，整个世上只有其他两个人知道这件事，就是阿不思·邓布利多校长和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

啊。新的情报；这是求和的信号。哈利点点头表示接受，转回头看着前方，接着往前走，他的血液在慢慢回暖。

“现在我得想办法杀死一个永生不灭的黑巫师了。”哈利说道，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你要是在我们开始买东西之前就告诉我多好。”

卖箱子的商店比哈利去过的其他商店都要富丽堂皇；华美的窗帘上印着精致的花纹，墙上和地上铺着染色的抛光木板，箱子陈列在光滑的象牙台上。店员穿着高级的袍子，其考究程度只比卢修斯·马尔福的袍子略逊一筹；他以一种油滑而讲究的礼貌态度招待哈利和麦格教授。

哈利已经问完了他的问题，并且选中了一个箱子，是用看起来很重的木头做的，木头没有抛过光，但是温暖，结实，上面雕着一条守护的龙，会把眼睛转过来看着走近的人。箱子上加持了法术，重量很轻，能按照命令变小；还会从箱底伸出像爪子一样的触手，蠕动着跟在主人后面。箱子的四个侧面各有两个抽屉，每一个打开以后都和整个箱子一样深。箱盖上有四把锁，每把锁都通向不同的空间。还有——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在箱子的底部有一个把手，

拉开以后会出现一个向下的楼梯，通向一个点着灯的小房间，哈利估计了一下，里面大概能放十二个书架。¹⁷

如果他们能把行李箱做到这样的程度，哈利不知道还有谁会想买房子。

一百零八个金加隆。这就是一个好箱子的价钱，二手的，没怎么用过。按照一个金加隆五十英镑的兑换比例，这个价钱已经够买一辆二手车了。哈利这辈子买过的东西加起来都没它贵。

九十七个金加隆。哈利合法地带出古灵阁的钱只剩下这么多了。

麦格教授看起来很懊恼。他们一整天都在买东西，可是当店员说出价钱的时候，她不用问哈利就知道钱袋里的钱不够，说明她心算很好。哈利再一次提醒自己，科学盲和笨完全是两回事。

“对不起，年轻人。”麦格教授说。“这全是我的错。我愿意带你再去古灵阁一趟，但是现在银行已经关门，只提供应急服务了。”

哈利看着她，猜测着……

“算了，”麦格教授叹了口气，转身向外，“我想，我们还是走吧。”

……在一个孩子胆敢挑战她的权威的时候，她没有完全失去控制。她是不开心，可是她有思考，没有勃然大怒。也许是因为他们还要和一个永生不灭的黑魔王战斗——她需要哈利的好感。但是大多数大人连这个都考虑不到；他们根本想不到将来的后果，如果地位比他们低的人竟敢不听他们的话……

“教授？”哈利说。

女巫转回身来看着他。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他需要处在有点愤怒的状态，不然他绝对没胆子做现在他想试的事。她不听我的，他让自己想道，我本来可以多拿些金币出来，可是她根本不想听……他把所有的一切集中在麦格身上，集中在令这个谈话服

¹⁷ 从形容上来看，这个行李箱疑似与蝶形世界系列主人公双花的智慧梨花木行李箱同款。

从他的意志的必要性上，他开口了。

“教授，你觉得一百个金加隆买个箱子绰绰有余了。所以在我的金币只剩下九十七个的时候，你都没有警告我。这和研究的结果一样——人们在自以为留了一点余量的时候就会这么做。他们不够悲观。换成我的话，为了保险起见，我会带两百个金币来。我的库房里有很多钱，没花完的可以还回去。但是我想你不会同意的。我想即使我只是这样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都会生气。我想错了吗？”

“我想我必须承认你说得对。”麦格教授答道。“但是，年轻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信任大人的原因。”哈利的声音居然很稳定。“因为即使你只是试着和他们讲理，他们都会生气。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就是无礼，是冒犯，是挑战他们在部族中更高的地位。如果你试着和他们讨论，他们就生气。所以我在有任何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不能信任你们。即使你们貌似认真地听完了我说的话——为了扮演好一个关心孩子的大人的角色——你们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不会因为我说的任何话，做出任何真正的改变。”

店员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入迷表情看着他们。

“我可以理解你的看法。”麦格教授终于说道。“如果我有的时候过于严格了，请你记住我当格兰芬多的院长很久了，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当了几千年了。”

哈利点点头，继续往下说。“所以——假设我有办法不回古灵阁就从我的库房里拿到更多的金加隆，但是这样就会让我违反规则，变成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我能不能信任你呢？因为如果想要利用这个机会的话，你就必须暂时停止扮演麦格教授这个角色。”

“什么？”麦格教授问。

“换句话说，如果我可以改变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少带钱，但是回想起来的时候会让你感到我作为孩子冒犯了大人的尊严，这样可以吗？”

“我想……可以吧……”女巫答道，听起来相当困惑。

哈利拿出莫克袋，说道，“从我的家庭库房里来的十一个金加隆。”

于是哈利的手里有了钱。

麦格教授的嘴巴张大了一刹那，不过她立刻闭上了。她把眼睛眯起来说道，“你从哪里弄来的——”

“从我的家庭库房，我刚才说了啊。”

“怎么拿的？”

“魔法。”

“这算什么回答！”麦格教授怒道，然后停住了，楞了一下。

“嗯，是不能算，对不对？我应该对你说，我用实验的方法发现了莫克袋的功能的真正的秘密，其实它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拿东西，而不仅限于从袋子里面，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命令它。但是实际上，这些金加隆是我摔倒在钱堆上的时候偷偷揣到口袋里的。任何懂得什么是悲观的人都知道钱是你很可能临时需要的东西。现在你是为我挑战了你的权威生气呢？还是为我们能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高兴？”

店员的眼睛都快瞪成铜铃了。

高高的女巫站在那里，沉默着。

“你必须遵守霍格沃茨的纪律。”她在整整一分钟以后说道。“这是为了所有的学生。这里面必须包括你对所有教授的礼貌和服从。”

“我理解，麦格教授。”

“很好。现在我们买完箱子回家吧。”

哈利觉得想吐，想欢呼，想晕倒，想随便做点什么。这还是他的精心推

理第一次成功地说服了一个人。也许只是因为第一次有大人真正有求于他，但是无论如何——

米勒娃·麦格，+1分。

哈利鞠了一躬，把钱袋和另外的十一个金加隆放到麦格手里。“非常感谢你，教授。你可以帮我买一下吗？我想去一下厕所。”

那个店员已经恢复到之前殷勤的样子，指了指墙上一扇金色把手的门。哈利走开的时候，听见店员用油滑的声音问道，“我可以问问那是谁吗，麦格女士？我猜是个斯莱特林——大概三年级？——肯定是出身名门，但是我没认出来——”

厕所关上的门把他的话隔断了，哈利找到门锁扣上，拿起自动清洗的魔法毛巾，用发抖的双手擦掉了前额上的汗珠。哈利浑身的麻瓜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还好隔着外面的袍子，看不出来。

日落时分，时间真的已经很晚了，他们回到了破釜酒吧的后院，魔法英国的对角巷和整个麻瓜世界的交界一片寂静，充满了落叶和尘土。（真是脱节得要命的经济……）哈利回到麻瓜世界以后要找个公共电话亭给爸爸打电话。显然他不用担心行李会被偷走。他的箱子是一个高级魔法道具，绝大多数的麻瓜都注意不到；如果你愿意付出一辆二手车的价钱，在魔法世界里就能买到这样的东西。

“现在我们要暂时分别了。”麦格教授说。她惊叹地摇摇头。“今天是我生命中最奇怪的一天了……很多年没有这样了，上次还是在我听说打败‘那个人’的是个孩子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那是不是这个世界合情合理的最后一天。”

咦，她有什么好抱怨的。你觉得你这一天不可思议吗？试试我的。

“你今天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利告诉他。“我不该忘了开口

称赞你，但是我有在心里给你加分之类的。”

“谢谢你，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如果你已经分到了一个学院的话，我给你扣的分能让你的孙子都别想再拿到学院奖杯。”

“谢谢你，教授。”看来叫她米妮还是太早了。

即使如此，这个女人恐怕要算哈利见过的最理性的大人了，虽然她没有科学背景。哈利甚至考虑要在他的反黑魔王组织里给她一个二把手的位置，不过他还没那么傻，会这样说出来。嗯，这个组织要叫什么名字好呢？食死徒组织？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在开学的时候。”麦格教授说。“还有，波特先生，关于你的魔杖——”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哈利说。他取出他的宝贵的魔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反转过来，把杖头递给她。“拿去吧。我没有什么计划，一点也没有，但是我不想你做噩梦梦见我把房子炸掉。”

麦格教授很快地摇头。“哦，不是，波特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警告你，在家里不要使用你的魔杖，因为当局能够探测到非成年人施展的法术，那个在没人监护的情况下是违法的。”

“啊，”哈利说，“这个规则听起来很合理啊。我很高兴，看到魔法世界认真对待这样的事情。”

麦格教授紧盯着他。“你说真的？”

“当然。”哈利说。“我懂。魔法是危险的，这些规则的存在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是危险的。那个我也懂。记住，我可不蠢。”

“这一点我很难忘记的。谢谢你，哈利，这确实让我对于把某些东西交托给你多了些信心了。再见吧。”

哈利转身离开，准备进入破釜酒吧，到麻瓜的世界里去。

他的手摸到酒吧后门的门把的时候，身后传来一声最后的低语。

“赫敏·格兰杰。”

“什么？”哈利说，手还扣在门上。

“在霍格沃茨的火车上，去找一个名叫赫敏·格兰杰的一年级女生。”

“她是谁？”

没有回答，哈利转过身的时候，麦格教授已经消失了。

余波：

校长阿不思·邓布利多从他的桌上倾身向前，闪亮的眼睛凝视着米勒娃。

“那么，我亲爱的，你觉得哈利怎么样？”

米勒娃张开嘴，然后又合上了。然后她再一次张开嘴。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明白了。”阿不思凝重地说。“谢谢你的报告，米勒娃。你可以走了。”

第七章 回赠

哇哦。罗琳的一个文学代理发言人说，罗琳允许同人的存在，只要不收费，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原著的版权属于她就可以了？她好酷啊。谢谢你，JKR，这个王国属于你¹！

有个警觉的读者问我说，如果卢娜真的是预言家，是不是意味着这篇小说会演变成哈利和德拉科的男男生子耽美文？我很遗憾，FFN²没有更大的字体，让我强调不可能这三个字。我之前确实没想到卢娜真是预言家的可能性——我得想一想要不要这么设定——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安全地认为，如果卢娜真是预言家，她说的肯定是“光明在黑暗中撒下了一颗种子”之类的话，而谢诺菲留斯³和平常一样，完全弄错了预言的意思。

我感到有必要声明一下，这一章里面的部分内容不是成心要“打击”谁。我没有什么不满，是这个故事自己在发展，你一旦开始损一个角色以后就很难停下来了。

有几个写评论的读者问我故事里的科学是真的还是编的。那些都是真的，我的个人资料里有一个链接，那个科普网站会教你所有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懂得的知识，还有更多。⁴

谢谢所有给我评论的读者。（特别谢谢 绿梦境的评论，“肺叶和茶不该互相接触的”，给了我意料之外的灵感。）

1 这个王国属于你：Thine is the kingdom, 基督徒对神的赞美诗。

2 FFN：fanfiction.net，同人小说网站。

3 谢诺菲留斯：卢娜的爸爸。

4 作者个人资料里的科普网站：<http://lesswrong.com>

在国王十字火车站的第九站台，当哈利拥抱佩妮·伊万斯－维瑞斯的腰的时候，她的嘴唇在发抖，眼里满含着泪水。“你确定不用我陪你去吗，哈利？”

哈利看了一眼他的爸爸迈克·维瑞斯－伊万斯，一副典型的又严肃又骄傲的神情，再看看他的妈妈，她确实看上去很……不冷静。“妈妈，我知道你不喜欢魔法的世界。你不用去。我说真的。”

佩妮畏缩了一下。“哈利，你不用担心我。我是你妈妈，只要你需要有人陪着你——”

“妈妈，我在霍格沃茨要独立生活好几个月呢。如果我一个人在火车站就受不了了的话，倒不如现在就发现的好，好趁早放弃。”他压低了声音。“再说了，妈妈，那里的人都很爱我。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只要把吸汗带拿下来就行了。”哈利点了点额头上用来遮住伤疤的吸汗带⁵，“我得到的帮助会让我顾都顾不过来。”

“哦，哈利。”佩妮低声说。她单膝跪下来，紧紧拥抱着他，把脸颊和他的脸颊靠在一起。哈利可以感到她的不规律的呼吸和一声不小心漏出的抽泣。“哦，哈利，请你永远记住，我真的很爱你。”

就像她害怕永远见不到我了似的，这个念头出现在哈利的脑海里。他知道他的判断是对的，可是他不知道妈妈在怕什么。

于是他做了个猜测。“妈妈，你知道我不会因为学过魔法就变成你妹妹那样，对不对？你要我施展什么魔法我都愿意——只要我做得到——或者如果你希望我在家里不要使用魔法，也可以，我决不会让魔法隔在我们中间——”

一个紧紧的拥抱把他的话打断了。“你的心真好。”他的妈妈在他耳边小声说。“非常好，我的儿子。”

这时哈利自己也哽咽了。

⁵ 用吸汗带将伤疤挡住的情节疑似出自哈利·波特恶搞音乐剧《A Very Potter Musical》。

他的妈妈放开他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条手帕，用发抖的手擦去眼睛周围哭花了的妆容。

让爸爸送他去国王十字火车站的魔法区域是不可能的。爸爸就连直接看到哈利的行李箱都难。魔法奔腾在家族的血脉中，而迈克·维瑞斯－伊万斯的基因在这方面寸步难行。

于是他的爸爸只是清清喉咙。“祝你在学校里一切顺利，哈利。”他说。“我给你买的书够用了吗？”

哈利对爸爸解释过，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能会让他获得真正重要的革命性的研究成果。维瑞斯－伊万斯教授听了以后点点头，把他接下来整整两天的繁忙日程丢在了一边，陪着哈利完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二手书扫荡活动。他们去了四个城市，买了三十箱科学书籍，现在都放在哈利的行李箱里的小房间里面。大多数的书都是一两英镑一本，不过也有一些贵得多的，比如最新的《物理化学手册》，和整套的一九七二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哈利的爸爸一直用身体遮住付款台不给他看帐单的数目，不过哈利估计爸爸至少花了一千英镑。他对爸爸说，一旦弄清楚魔法世界的金子怎么换成麻瓜货币就把钱还给他，而他的爸爸回答，你去跳湖算了。

现在爸爸问他：我给你买的书够用了吗？哈利完全明白爸爸期待的是怎样的回答。

哈利的嗓音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哑了。“书是永远不够的。”他背诵着维瑞斯家族的座右铭，爸爸单膝跪在地上给了他一个快速有力的拥抱。“但是你真的努力了。”哈利说，感觉又哽咽了。“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成功的努力。”

他的爸爸站起身来。“好啦……”他说。“你能看见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吗？”

国王十字火车站很大，也很繁忙，墙和地板都铺着普通的土色花纹的瓷砖。火车站里熙熙攘攘的都是些普通的人，忙着些普通的事，聊着些普通的话题，制造了许多普通的噪音。车站里有一个九号站台（就是他们在的地方）和一个

十号站台（就在他们旁边），可是九号和十号站台之间除了一道薄薄的没多大希望的分隔墙以外什么都没有。阳光从头顶的大天窗照下来，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根本没有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这种东西。

哈利盯着四周看，眼睛酸得都要流泪了。他想，来啊，灵视能力，来啊，灵视能力，可是什么也没看见。他想到过挥一下魔杖试试，但是麦格教授警告过他不能使用魔杖。再说，如果魔杖里又冒出彩色的火花的话，他也许会以在火车站里放烟火的罪名被逮捕的。这还是在假设他的魔杖不玩什么新花样的前提下，比如炸掉整个火车站之类的。哈利只是很粗略地浏览过一下他的课本（里面的内容有够希奇古怪），好决定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买什么科学书籍。

哈利看了一下表，他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火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一点。也许这是一个智力测验，通不过的笨孩子不许当巫师。（你给自己预留的时间测试的是你的责任心，这是在学术界取得成功的第二重要的因素。）

“我会想办法的。”哈利对在他旁边等着的父母说。“也许这是一个测验。”

他的爸爸皱起眉。“嗯……也许可以找一找，看看地上有没有很多脚印通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爸爸！”哈利抗议道。“不许说！我都还没开始自己想呢！”更糟糕的是，这还是个很不错的建议。

“对不起。”他的爸爸道歉道。

“嗯……”哈利的妈妈说。“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对学生做这种事吧？你确定麦格教授什么都没说？”

“可能那时有什么分了她的心吧。”哈利脱口而出。

“哈利！”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吼道。“你又干了什么？”

“我，嗯——”哈利咽了下口水。“哎呀，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哈利！”

“真是这样！我们现在没时间了！这个说来话长，我还得想办法搞清楚怎么去学校！”

他的妈妈以手扶额。“有多糟？”

“我，嗯，”因为是国家安全机密所以我不能说，“大概有那次科学项目捅出的漏子一半那么糟？”

“哈利！”

“我，嗯，咦，你看那里有几个人带着猫头鹰耶我去问问他们怎么进站台！”哈利从他的父母身边跑开了，跑向那边长着耀眼的红头发的一家人；他的箱子自动跟在他后面。

胖乎乎的女人在他跑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他。“你好，亲爱的，第一次去霍格沃茨吗？罗恩也是新生——”然后她仔细地看了他一眼。“哈利·波特？”

四个男孩，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和一只猫头鹰一起回过头，呆呆地盯着他。

“哦，不会吧！”哈利抗议道。他原本计划在到达霍格沃茨之前暂时使用哈利·维瑞斯这个化名。“我都买了吸汗带了！你是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对啊，”哈利的爸爸大步从后面跟过来问道，“你是怎么知道他是谁的？”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恐惧。

“你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了。”一对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当中的一个说道。

“哈利！”

“爸爸！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因为我在一岁的时候打败了黑魔王！”

“什么！？”

“妈妈可以解释给你听。”

“什么！？”

“啊……迈克亲爱的，有些事情我原本想还是不要麻烦你比较好——”

“对不起，”哈利对盯着他看的红头发一家人说道，“不过如果你们能现在立刻马上告诉我怎么去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话，我将非常非常感激。”

“啊……”女人说道。她抬起一只手，指向站台之间的分隔墙。“直接朝着第九站台和第十站台中间的分隔墙走过去就可以了。别停下来，别害怕你会撞到墙上，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觉得紧张的话，小跑着过去会比较好。”

“还有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别去想一头大象。”

“乔治！别理他，哈利亲爱的，根本用不着不去想一头大象。”

“我是弗雷德，妈妈，不是乔治——”

“谢谢！”哈利说完后向分隔墙跑去——

等一下，如果不相信就不会成功吗？

就是在这种时候，哈利会痛恨自己的脑筋转得太快，能及时意识到这是一个“心诚则灵”的规则适用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相信能穿过分隔墙，他就会成功，但是现在他已经在担心自己不够相信自己能穿过这道墙，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在担心会撞上去——

“哈利！你给我回来，你还欠我一个解释！”爸爸在后面大喊。

哈利闭上眼睛，尽量忘记所有他知道的所有有关心诚则灵的理论，拼命努力去相信他会穿过这道墙——

——他周围的声音变了。

哈利睁开眼睛，停下了脚步，心里因为刚才努力去相信一件事觉得有点可耻。

他站在一个明亮的，露天的火车站台上，站台边停着一列巨大的火车，十四节长长的车厢，红色金属的蒸汽火车头，高高的烟囱，开动起来一定会把空气污染到死。站台上已经开始有点拥挤（虽然哈利其实早到了整整一个小时），很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成群结队地聚在长凳，桌子，和各种小摊小贩旁边。

无庸置疑，国王十字火车站绝无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地方，根本藏不住。

好吧，所以，可能性如下 (a) 我被传送到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了 (b)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折叠空间或者 (c) 他们可以强悍地忽略一切法则。

在他的身后传来滑动的声音，哈利转过身，看到他的行李箱伸出了爪子一样的触角，正跟在他后面。显然，对于魔法来说，他的箱子也有足够的信心穿过分隔墙。哈利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安。

过了一会儿，最小的那个红头发男孩拉着行李，从铁制的拱门（铁制的拱门？）那边跑进来了，差点撞到哈利身上。哈利一边骂自己是个笨蛋，居然一直站在原地不动，一边迅速离开门口。红头发的男孩用力拉着行李箱的拉杆，努力跟在他后面。又过了一会儿，一只白色的猫头鹰从拱门那边飞过来，落在男孩的肩上。

“老天，”红头发的男孩说，“你真的是哈利·波特？”

不会吧，又来了。“我没办法从逻辑上确认这件事。我的爸爸妈妈在养大我的时候让我相信我的名字是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这里很多人说我长得跟我的父母很像，我是说我的另外的父母，不过，”哈利皱起眉头，意识到一件事，“天知道，也许有什么法术能把孩子变成一个特定的样子——”

“呃，你说什么啊，伙计？”

不是拉文克劳的料，我猜。“是的，我是哈利·波特。”

“我是罗恩·韦斯莱。”这个又高又瘦，长长的鼻子上长着雀斑的男孩说，伸出一只手，哈利礼貌地握了握。那只猫头鹰以一种奇怪的慎重和礼貌对哈利

叫了一声（实际上是类似于哎哎哎的声音，令哈利吃了一惊。）

这时哈利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灾难迫在眉睫。“等我一下。”他对罗恩说，然后打开了他的行李箱的一个抽屉，他记得冬天的衣服是放在这里的——果然如此——他找出里面最薄的一条围巾，就压在冬天的大衣下面。哈利解下吸汗带，迅速地把围巾打开围在头上，在脸的附近打了个结。夏天这么穿是太热了，不过哈利还能忍受。

他关上这个抽屉，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拉出一件黑色的巫师袍子，从头上套进去，毕竟他现在已经不在麻瓜世界了。

“好了。”哈利说道。他的声音从围巾后面传过来，显得有点闷闷的。他转身面对罗恩。“我看起来怎么样？我知道很傻，不过能认出来是哈利·波特吗？”

“呃。”罗恩说。他把张开的嘴巴关上了。“认不出来了，哈利。”

“太好了。”哈利说。“不过，为了让这个努力不至于毫无意义，请你以后叫我，”维瑞斯恐怕混不过去了，“斯布先生⁶。”

“好吧，哈利。”罗恩犹豫地说。

他身上的原力可不怎么样啊。⁷“叫……我……斯布……先生。”

“好吧，斯布先生——”罗恩停住了。“我做不到，那样让我感觉自己好傻。”

不止是感觉而已啦。“好吧。那~~你~~来选个名字好了。”

“加农先生。”罗恩马上说道。“代表查德利加农。”

“嗯……”哈利知道他一定会后悔问这个问题的。“查德利加农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

⁶ 斯布：科幻小说《巴比伦五号》中一种美味的虫子制成的食物。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88640.htm>

⁷ 原力：梗自《星球大战》，在作品中指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力量，是所有生物创造的一个能量场。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8A%9B>

“查德利加农是什么？是史上最杰出的魁地奇球队！他们去年是在联盟里垫底了没错，但是——”

“魁地奇是什么？”

问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错误。

“让我确定一下。”哈利在罗恩连比带划的解释快要结束的时候说道。“抓住金色飞贼球的得分是一百五十点？”

“是啊——”

“如果不包括抓住金色飞贼球的得分，比赛里每方一般能进多少次十分的进球？”

“嗯，在职业比赛里大概是十五到二十次——”

“这完全不合理。这会违背所有可能的游戏设计规则。你看，这个比赛的其他部分听起来大致上是合理的，我是说，对于一项体育运动来说差不多，但是你刚才说的基本上就是，金色飞贼球的归属几乎总是可以压倒性地决定比赛的结果。两个找球手在天上飞来飞去地找金色飞贼球，几乎不和其他人互动，发现金色飞贼球基本上是靠运气——”

“根本不是运气！”罗恩抗议道。“你在扫视的时候必须让眼睛按照正确的规律移动——”

“那不是互动，没有和其他人的配合和对抗，比赛谁转眼睛比较厉害有什么好看？然后不管哪个找球手碰巧看到了球，他就扑上去一把抓住，然后所有其他人的努力就都没有意义了。这就像是有人给一个真实的比赛嫁接了这么一个特别的位置，好让你不用真正参加，也不用学习比赛的其余部分就能变成最有价值球员。第一个找球手是谁，是哪个国王的傻儿子想玩魁地奇又学不会规则吗？”实际上，这么一想，这个猜测还真是令人吃惊地靠谱。把他弄到一根扫把上去，跟他说去抓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就好……

罗恩的脸皱起来了。“就算你不喜欢魁地奇，也不用嘲笑它吧！”

“如果不批评的话，就不能优化。我是在建议怎么改进这个比赛。很简单。把金色飞贼的部分去掉就行了。”

“他们不会因为你说要改就把比赛改掉的！”

“我是‘大难不死的男孩’嘛，你知道。大家会听我说话的。如果我能说服他们改变霍格沃茨校内比赛的规则的话，说不定这个创新就会传播开来。”

绝对的恐怖出现在罗恩的脸上。“可是，如果把金色飞贼球的部分去掉了，大家怎么知道比赛什么时候结束呢？”

“买……只……钟。比起这种有时候花十分钟，有时候花好几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长度固定的比赛公平多了。对于观众来说，时间安排上也会减少很多不确定性。”哈利叹了口气。“好啦，别吓成这样了，我大概不会真的花时间去摧毁这个差劲的全民运动，按我的理念把它重新设计得强一点，聪明一点。我还有重要得多得多的事情需要操心。”哈利显得若有所思。“不过，写一篇《取消金色飞贼球的九十五条论纲》⁸，钉在教堂的门上，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波特，”一个小男孩带着拖腔说道，“你脸上那是什么呀，站在你旁边的又是什么？”

罗恩脸上的恐怖被完全的痛恨取代了。“是你！”

哈利转过头；果然是德拉科·马尔福，恐怕是不情愿地穿着学校的标准制服，但是他的行李箱弥补了这个遗憾；它看起来至少和哈利的一样神奇，但是要优雅得多；箱子上面镶嵌着纯银和祖母绿的宝石，上面有一个图案，哈利怀疑是马尔福家族的纹章，是一条美丽的露出獠牙的蛇，缠绕在两根交叉的象牙魔杖上。

“德拉科！”哈利说道。“嗯，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叫你马尔福，但是那样会让我感觉叫的是卢修斯。我很高兴看见你在，呃，在我们的会面之

⁸ 马丁·路德钉在教堂门上的宗教革命九十五条：<http://baike.baidu.com/view/672181.htm>

后过得很好。这位是罗恩·韦斯莱。还有，我现在正努力不给人认出来，所以请叫我，嗯，”哈利看了一眼他的袍子，“布莱克先生。”

“哈利！”罗恩小声怒道。“你不能用那个姓！”

哈利愣了一下。“为什么不能？”听起来很酷很黑暗啊，像一个神秘的外国人——

“我觉得这个姓很不错，”德拉科说，“但是它属于高贵和最古老的布莱克家族。我叫你银先生好了。”

“你不许接近……金先生，”罗恩冷冷地说，向前迈进一步。“他不需要和你这样的人说话！”

哈利抬起一只手想安抚局势。“我还是叫铜先生好了，谢谢你们提供这个起名的模式。还有，罗恩，嗯，”哈利努力找一种礼貌的说法，“我很高兴你这么……热情地保护我，但是我真的不介意和德拉科说话——”

对于罗恩来说，这很显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转身看着哈利，眼睛里燃烧着不可思议的愤怒。“什么？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的，罗恩，”哈利说，“你应该记得，刚才他并没有介绍自己，我就叫他德拉科了。”

德拉科窃笑起来。然后他看到罗恩肩上的白色猫头鹰，眼睛一亮。“哦，这是什么？”德拉科恶毒地拉长了语气。“韦斯莱家著名的家庭老鼠呢？”

“埋在后院了。”罗恩冷冰冰地答道。

“哦，太让人伤心了。波……啊，铜先生，我应该告诉你的，大家普遍公认韦斯莱家族发生过史上最有意思的宠物故事。你想说说吗，韦斯莱？”

罗恩的脸扭曲了。“如果发生在你家，你就不会觉得有趣了！”

“哦，”德拉科笑嘻嘻地说道，“可是马尔福家永远不会有这种事。”

罗恩的双手攥成了拳头——

“够了。”哈利说道，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而有权威。很明显，不管是怎么回事，它对于这个红头发的孩子来说是个痛苦的回忆。“如果罗恩不想说，他就不用说，我也希望请你不要再说了。”

德拉科惊讶地看向哈利，罗恩点点头。“就是这样，哈利！我的意思是，铜先生！你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吧？现在叫他走开！”

哈利在心里默默数到十，对他来说是一个迅速的 12345678910——这个奇怪的习惯是妈妈在他五岁的时候教他的，哈利觉得他的方式更快，而且同样有效。“我不会叫他走开的。”哈利平静地说。“如果他想和我说话，我很欢迎。”

“好吧，可是我不想和跟德拉科·马尔福混在一起的人做朋友。”罗恩冷冰冰地宣布。

哈利耸耸肩膀。“随你吧。我不想让别人来决定我可以或者不可以和谁在一起。”他在心里默祷，走开，走开……

罗恩的脸上是一片惊讶的茫然，好像他真的以为他刚才的话会起作用。接着他转过身，拉着行李，怒气冲天地向站台的另一边走去。

“如果你不喜欢他，”德拉科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直接走开呢？”

“嗯……他的妈妈帮过我的忙，告诉我怎么从国王十字火车站来这个站台，所以不太好意思叫他走开。而且我并不讨厌这个叫罗恩的家伙，”哈利说，“我只是，只是……”哈利搜寻着恰当的词句。

“看不出他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德拉科帮他说道。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波特……如果你真的是麻瓜养大的话——”德拉科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哈利否认，可是哈利什么也没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出名是什么感觉。大家会想要占用我们所有的时间。你必须学会说不。”

哈利点点头，让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建议。”

“如果你想对所有人友好，其结果就是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脸皮最厚的人身上。你要想好你愿意花时间和谁在一起，让其他所有人走开。你才刚来，波特，所以大家会通过你和谁一起来判断你，你可不想被人看见和罗恩·韦斯莱这种人混在一起。”

哈利再次点点头。“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铜先生，”德拉科拖长了声音答道，“我已经见过你了，你还记得吧。我看有人把围巾蒙在头上走来走去，看上去可笑得要命。所以我就猜了一下。”

哈利低头致意，接受了这个恭维。“我非常非常抱歉，”哈利说，“我是说，关于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我没想让你在卢修斯面前丢面子。”

德拉科挥挥手表示不介意，同时以古怪的眼神看了一眼哈利。“要是父亲看见你是怎么奉承我的就好了——”德拉科笑起来。“不过得谢谢你对父亲说的那些话。不然的话向他解释就更难了。”

哈利深深鞠了一躬。“也谢谢你作为回赠，对麦格教授说的话。”

“不客气。不过有一个衣店助手恐怕让她的最好的朋友发誓绝不外传了，因为父亲说外面流传着一些奇怪的谣言，什么你和我打了一架之类的。”

“哎呀。”哈利退缩了一下。“我非常抱歉——”

“无所谓，我们都习惯了。梅林在上，关于马尔福家族的谣言反正也够多的了。”

哈利点点头。“我很高兴你没惹上麻烦。”

德拉科得意地笑。“父亲的幽默感，嗯，比较文雅，不过他确实懂得什么是交朋友。非常懂得。上个月，他让我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反复念，‘我会在霍格沃茨交朋友。’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给他听，他明白我在做什么

以后，给我买了个冰淇淋。”

哈利的下巴掉下来了。“这样的事你能忽悠出冰淇淋？”

德拉科点点头，就如这个成就所值得那样得意洋洋。“噢，父亲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不过教我应该怎么做的就是他，所以我只要露出恰如其分的笑容，这就会变成我们父子之间的一种默契。他必须给我买冰淇淋，不然我就会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好像我觉得让他失望了似的。”

哈利以算计的眼光打量着德拉科，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位大师。“你专门上过怎么操纵别人的课？”

“当然。”德拉科自豪地说。“我可是马尔福家的人。父亲给我请了私人教师。”

“哇哦。”哈利说。读过罗伯特·塞阿丁尼的《影响力：科学和实践》⁹ 和这个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虽然那也是一本超级了不起的书）。“你的爸爸几乎和我爸爸一样棒。”

德拉科高高地挑起了眉毛。“哦？你的父亲做过什么？”

“他给我买了很多书。”

德拉科想了想。“这个没什么特别啊。”

“你得亲历才会明白。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些。卢修斯那样看你的时候，我差点以为他要把——把你钉上十字架呢。”

“我父亲非常爱我。”德拉科坚定地说。“他决不会做这样的事。”

“嗯……”哈利说。他想起那个黑袍银发的优雅身影拿着美丽致命的银质手杖，勃然大怒地冲进麦金夫人店里的样子。很难想象他会是个溺爱的父亲。“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⁹ 罗伯特·塞阿丁尼的《影响力：科学和实践》：http://en.wikipedia.org/wiki/Influence:_Science_and_Practice

“啊？”显然，德拉科很少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问的是理性思维的最基本的问题：你为什么相信你所相信的？你认为你知道些什么，你又认为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什么让你认为卢修斯不会为了获得个人的权力牺牲你，像他牺牲其他的事物一样？”

德拉科又用古怪的眼神看了一眼哈利。“关于我父亲你又知道什么？”

“嗯……威森加摩的席位，霍格沃茨学校董事会的席位，难以置信的财富，能和魔法部长福吉说上话的人，魔法部长福吉信任的人，也许藏有魔法部长福吉极不体面的照片的人，黑魔王以下第一位血统论者，曾经的食死徒，身上有黑魔标记，因为号称中了夺魂咒免遭法律制裁，只是这种可能性太离奇，谁也不信……大写的邪恶，天生的杀手……我想就这些了。”

德拉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麦格告诉你的，是不是？”

“不是，关于卢修斯的事她什么都不肯说，只叫我离他远一点。后来我们在魔药店出了一点小意外，趁麦格教授忙着对店主发脾气和收拾残局的时候，我抓住了一个顾客，向他们打听了一下卢修斯的事。”

德拉科的眼睛再次睁大了。“你说真的吗？”

哈利莫名其妙地看了德拉科一眼。“如果我第一次是在撒谎，你多问我一次我也不会说实话啊。”

德拉科呆了一下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你绝对会给分到斯莱特林。”

“我绝对会给分到拉文克劳，谢谢你。我想要权力只是为了得到书而已。”

德拉科格格笑了。“好，随你怎么说吧。无论如何……关于你刚才的问题……”德拉科深吸了一口气，表情严肃起来。“父亲有一次为我错过了威森加摩的投票。我骑扫把的时候摔了下来，断了好几根肋骨。痛死了。我从来没那么痛过，以为自己要死了。父亲因此缺席了一次特别重要的投票，因为他要在圣芒戈医

院陪我，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不会有事的。”

哈利尴尬地移开目光，又努力让视线回到德拉科身上。“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感觉比较……私人……”

德拉科严肃地看着哈利。“我的一个老师告诉我，互相了解对方比较私人的事情有助于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大多数人没有好朋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太尴尬了，不愿意告诉别人关于他们的真正重要的事。”德拉科邀请地伸出手掌。“轮到你了？”

哈利注意到，即使明知德拉科充满期待的脸多半是成年累月反复练习过的，也不会减少它的效果。实际上确实减少了一些，不过很不幸，还不能令它完全无效。同样的，德拉科巧妙地使用了无条件的礼物引起的回赠的压力，这个技巧哈利在社会心理学的书里看到过（实验说明，如果你想请大家填写调查问卷，无条件地送给每人五美元，比提出付给每个填完的人五十美元要有效一倍）。德拉科无条件地分享了一个私人秘密，现在邀请哈利说出一个秘密作为回报……问题在于，哈利确实感到了压力。如果拒绝的话，哈利非常确定，等着他的肯定是一个难过的失望表情，说不定还夹杂着一点小小的轻蔑，显示出他被扣了分。

“德拉科，”哈利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很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在我的书上叫做回赠，他们说，如果你想让别人做什么事的话，无条件地送给他们两个银西可，比出二十个银西可去买还要有效一倍……”哈利的声音低下去了。

德拉科看起来很难过，很失望。“这不是一个诡计，哈利。这是真正的成为朋友的方法。”

哈利举起一只手。“我没说我不回应啊。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找一件比较私人又没什么破坏性的事。这么说吧……我想让你知道，我不喜欢被人催着做决定。”当你学会辨认这些施加压力的技巧以后，停下来考虑一下，是消除它们的影响的很有效的办法。

“好啊。”德拉科说道。“你想的时候我等着好了。哦对了，请你说的时候把围巾拿下来。”

简单，然而有效。

哈利禁不住注意到，他的那些为了抗拒被操纵／挽回面子／自我炫耀作出的努力，和德拉科比起来显得多么笨拙，生硬，难看。我很需要那些私人教师。

“好吧。”哈利过了一会儿以后说道。“我要说了。”他向周围看了看，然后把围巾往上卷，露出了伤疤以外的其他部分。“嗯……从你说的听起来，你真的可以依靠你父亲。我是说……如果你认真对他说一件事的话，他会听，而且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

德拉科点点头。

“有的时候，”哈利说，咽了一口口水。要说出来令人意外地困难，不过这是应该的，“有的时候，我但愿我的爸爸也能像你爸爸那样。”哈利的目光不由自主地从德拉科的脸上移开了，但是他逼自己继续看着德拉科。

这时哈利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是什么话，他赶紧解释道，“我不是说想让爸爸变成像卢修斯那样完美的杀人机器，我是说，希望他认真考虑我的意见——”

“我知道。”德拉科笑着说。“好啦……现在我们不是离朋友又近一步了吗？”

哈利点点头。“是的。确实是。嗯……请别见怪，不过我还是要伪装起来。我真的不想去应付——”

“我理解。”

哈利再次把围巾放下遮住脸。

“我的父亲对所有的朋友都很重视。”德拉科说。“这就是为什么他有很多朋友。你应该去见见他的。”

“我会考虑的。”哈利不置可否地答道。他惊叹地摇摇头。“所以你真的是他唯一的弱点。嗯。”

现在德拉科看着哈利的眼神变得非常古怪了。“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什么？”

哈利这才意识到他在同一个地方站的时间太长了，他伸伸懒腰，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后背。“好啊。”

站台上的人开始多起来了，不过在离红色的蒸汽机车头比较远的地方还有一片相对比较安静的区域。他们在路上经过了一个小摊，一个秃顶络腮胡子的男人在卖报纸和漫画，还有堆在一起的一种鲜绿色的罐装饮料。

摊主靠在椅背上，正在喝一罐鲜绿色饮料。他刚喝了一口，正好看见优雅高贵的德拉科·马尔福陪着一个脸上包着围巾，看起来蠢得要命的神秘男孩走过来，不由得呛住咳嗽起来，鲜绿色的饮料从他嘴里溢出，把胡子弄湿了一大块。

“劳驾问一下，”哈利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啊？”

“笑话茶。”摊主说。“喝了它就会有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让你把茶溅到自己或者别人身上。不过茶里加持了法术，几秒以后就会消失——”真的，他的胡子上的茶渍已经开始消失了。

“太有意思了。”德拉科说。“实在太，太好笑了。走吧，铜先生，我们去找个别的——”

“等一下。”哈利说。

“噢不会吧！这也太，也太幼稚了！”

“不行，对不起，德拉科，我必须要调查一下。如果我喝笑话茶的时候拼命保持严肃，一点也不开玩笑，会怎么样呢？”

摊主神秘地笑笑。“谁知道？一个朋友打扮成青蛙从你身边走过？反正

一定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

“不。对不起。我不信。这在太多种层面上折磨着我对荒唐设定的忍耐系统，都没办法用语言描述了。一杯天杀的饮料不可能改写现实，让它产生喜剧效果，不然我就彻底放弃，退休到巴哈马去——”

德拉科哀叹一声。“我们真的一定要这样吗？”

“你不用喝，但是我必须调查一下。必须。多少钱？”

“五个铜纳特一罐。”摊主说。

“五个铜纳特？能改变现实的碳酸饮料，一罐卖五个铜纳特？”哈利把手伸到莫克袋里，说道“四个银西可，四个铜纳特”，把钱拍在桌上。“请给我来两打。”

“我也来一罐。”德拉科叹了口气，把手伸到口袋里。

哈利马上摇摇头。“不用，让我来。不算请客，我想看看它对是不是一样有效。”卖给他的饮料堆在柜台上，他拿起一罐扔给德拉科，把剩下的放到莫克袋里。莫克袋的自动扩张袋口一边吃一边小声地打嗝，让哈利对于迟早能为这一切找到合理解释的信心不禁有些动摇。

莫克袋打了二十二个嗝以后，哈利把最后一罐拿在手里。德拉克期待地看着他，他们同时拉开了饮料罐的拉环。

哈利把围巾卷起来露出嘴巴，他们一起仰头喝了一口。

不知道为什么，茶的味道是亮绿色的——有很多泡沫，比青柠还要绿。

除此以外，什么也没发生。

哈利看着摊主，他正善意地看着他们。

好吧，如果这家伙利用一个偶然的意外卖给我二十四罐垃圾的话，我要先为他的创造性的创业精神鼓掌，然后杀了他。

“不一定会马上发生。”店主说。“但是一罐之内一定会发生一次。如果没有，我退你钱。”

哈利又喝了一大口。

还是什么也没发生。

也许我应该把这罐东西一口喝完……然后希望我的胃不会因为过多的二氧化碳爆掉，并且喝的时候不会打嗝……

算了，稍微耐心一点也没什么。不过说实话，哈利还是觉得不可能。你不能走到一个人面前，说：“现在我要让你大吃一惊”或者“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笑话最好笑的地方，很可笑哦。”这就会破坏令人惊讶的效果。以哈利目前的思想准备，就算卢修斯穿着芭蕾舞女演员的衣服走过他面前，他也不至于把饮料喷出来。现在这个宇宙得玩出多古怪的花样才能成功啊？

“不管怎么样，先找个地方坐吧。”哈利说。他准备再喝一口就开始走向远处的座位。这时他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刚才的小摊在展示一份名叫《唱唱反调》的报纸，上面的头条是：

大难不死的男孩让 德拉科·马尔福怀孕了

“啊！”德拉科尖叫起来，哈利喷出来的亮绿色的茶水溅了他一身。德拉科转过身，怒火中烧地瞪着哈利，拿起他自己的那罐。“你个泥巴种养的！让你也尝尝被喷一身的滋味！”德拉科故意喝了一大口，就在这时，他自己的眼睛也落到了报纸的标题上。

茶水向他喷过来的时候，哈利出于本能的条件反射把脸挡住了。不幸的是，他用来挡脸的那只手还拿着笑话茶，于是罐子里剩下的绿色饮料全泼翻在他肩膀上了。

哈利瞪着手里的饮料罐子，拼命地咳呛了一阵。这时德拉科袍子上的绿

色已经开始消失了。

然后他抬头再次瞪着报纸的头条。

大难不死的男孩让 德拉科·马尔福怀孕了

哈利的嘴巴张开了，说，“可——可是——可——……”

问题在于，有太多抗议在互相打架。每次哈利想说“可是我们才十一岁！”的时候，“可是男生不会怀孕！”就会要求优先发言，又随之被“可是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镇压了下来。

然后哈利再次低头看着他手里的饮料罐子。

他感到一种很深切的渴望，想要一边拼命尖叫一边跑掉，直到缺氧倒下为止，唯一令他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读到过，这种惊惶失措的感觉往往意味着你遇到了一个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哈利发出一声咆哮，狠狠把手里的空罐子扔进附近的垃圾桶，大步走回那个小摊。“请给我来一份《唱唱反调》。”他付了四个铜纳特，从莫克袋里取出另一罐笑话茶，走到浅金色头发的男孩坐着的那张野餐桌前。德拉科正以一种毫不掩饰的佩服态度看着自己的饮料罐。

“我收回刚才的话，”德拉科说，“这个还不错嘛。”

“嗨，德拉科，你知道还有一个比交换秘密更有效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变成朋友吗？谋杀。”

“我有个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德拉科同意道。他把手伸到袍子里，潇洒自如地挠了挠痒痒。“你想杀谁？”

哈利把《唱唱反调》重重拍在桌上。“写这个头条的家伙。”

德拉科哼了一声。“不是男的。是女的。十岁的女孩，你敢相信吗？她

妈妈死了以后她就疯了，她爸爸是这个报纸的主编，确信女儿是个预言家，有什么不知道就去问卢娜·洛夫古德，她说什么他都信。”

哈利心不在焉地拉开第二罐笑话茶的拉环，准备开始喝。“开什么玩笑？这比麻瓜的新闻报道还糟，我以前还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事呢。”

德拉科表情扭曲了。“她对编排马尔福家的人有一种变态的爱好。她爸爸在政治上是反对我们的，所以不管她说什么他都登出来。等我长大了我要强暴她。”

绿色的液体从哈利的鼻孔里喷出来，把鼻子上的围巾弄湿了。肺叶和笑话茶不该互相接触的，哈利在接下来的几秒里都在剧烈地咳嗽。

德拉科的目光锐利地盯着他。“有什么问题吗？”

在这一刻，哈利突然意识到(a)刚才德拉科把手伸进袍子里的时候，从火车站台传来的声音突然变成了模糊的白噪声；(b)当他建议用谋杀作为建立友情的手段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认为那是在开玩笑。

对了。因为他看上去完全像个正常的孩子。其实他就是个正常的孩子，一个普通的男孩子如果有达斯·维达那样的溺爱的父亲，就会长成这种样子。

“嗯，没有，”哈利咳嗽道，哦上帝这下他该怎么给自己圆场呢，“我只是有点惊讶，你怎么公开谈论这样的事。你好像并不担心被抓住之类的。”

德拉科嗤之以鼻。“你在什么开玩笑？卢娜·洛夫古德的证词，想赢过我的？”

真是活见鬼。“也就是说，没有魔法可以用来查出发生的真相了？”也没有DNA测试……目前还没有。

德拉科向四周看了看，眯起了眼睛。“也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这样吧，我来解释给你听，我是说，真正的解释，就好像你已经进了斯莱特林，来问我这个问题一样。但是你必须发誓保守秘密。”

“我发誓。”哈利说。

“法庭上用的是吐真剂，不过那其实是个笑话，你只要在上庭作证之前消除自己的记忆，然后一口咬定对方植入了假的记忆就行了。当然，如果你只是普通人的话，法庭会优先推定是一忘皆空，而不是虚假记忆术。但法庭毕竟会有裁定权。而且如果牵涉到我，这件案子的判决就会影响到贵族的荣誉，在这种情况下，审判权会上交到威森加摩，父亲在那里掌握着多数的投票。我被宣判无罪以后，洛夫古德一家就必须为污蔑我的名誉赔款。他们也知道整件事会这样发展，所以在一开始就会闭上嘴巴。”

哈利感到一阵恶寒，伴随着恶寒而来的是一个指令，要求他保持正常的声音和表情。备忘录：尽快抽空推翻魔法英国的政府。

哈利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喉咙。“德拉科，请你一定一定一定不要误会我。我说过保密就一定会做到，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也许会去斯莱特林，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上庭作证说我听到过你计划这件事，会怎么样呢？”

“在那种情况的话，如果我不是马尔福家的人，我就要倒霉了。”德拉科得意洋洋地回答道。“不过我是马尔福……父亲掌握着多数的投票。之后他会灭了你……嗯，我想不会太容易，因为你是‘大难不死的男孩’，不过这种事情父亲很拿手。”德拉科皱起眉头。“再说了，你说过要杀了她，你怎么不担心她忽然死掉了，然后我去上庭作证说，听到过你计划这件事呢？”

天啊，我这一天怎么会错到这样离谱的地步？哈利的嘴巴在他仔细考虑前就开口了。“我那时候以为她是大人！我不知道这里是怎样，不过在麻瓜英国，杀死一个孩子是会激起陪审团的义愤的——”

“也有道理。”德拉科说，看起来还是有点疑心。“不过无论如何，最聪明的做法还是不要惊动傲罗。如果我们小心点，不做医疗法术治不好的伤害的话，只要在事后消除她的记忆就行了，下个星期还可以照样再来一次。”浅金色头发的男孩格格笑了，孩子气的尖锐的笑声。“不过想象一下，如果说

德拉科·马尔福还有‘大难不死的男孩’都侵犯过她，连邓布利多都不会相信。”

我要把你们这个狭小而可悲的黑暗时代的余孽撕成比原子还小的碎片。

“我说，我们把这个计划放一放好吗？在发现写那个头条的人是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以后，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报复的办法。”

“啊？说来听听。”德拉科说，喝了一口笑话茶。

哈利不知道笑话茶的法术是不是一罐只有一次，不过他确实知道可以赖在什么头上，所以他小心地选择了正确的时机：

“我在想，有一天我要和那个女人结婚。”

德拉科发出一声可怕的呛住了的声音，绿色的液体从他嘴边流下来，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坏掉了的汽车散热器。“你发神经啊？”

“正相反，我的理性正像冰块一样燃烧。”

“你的品味比莱斯特兰奇家的人还怪。”德拉科说，听起来似乎有几分敬佩。“这么说，你想她完全归你所有咯？”

“是的。我会欠你一个人情——”

德拉科摇摇头。“不用啦，这个免费。”

哈利低头盯着手里的饮料罐，感到血液在逐渐变冷。德拉科迷人，快乐，对朋友慷慨大方；他不是精神变态。最可悲和最糟糕的部分就在这里：哈利对人类心理学足够了解，他知道德拉科不是一个怪物。在世界历史上，能让类似的谈话发生的社会少说也有一万个。不是的，我们目前的世界距离一个只有邪恶的变态才能说出德拉科刚才的话的世界还差很远。他的言行其实非常简单，非常人性化，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人类就是这样。对于德拉科来说，他的敌人不能算人。

在这个时间的流逝似乎放慢了的国家，就在此时此地，像在理性时代之前的黎明前的黑暗一样，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贵族的儿子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

凌驾于法律之上，至少在受害人是农家姑娘的时候是如此。即使在麻瓜的世界里，也还有些地方仍然是这样。在有的国家，贵族仍然存在，他们也仍然这样思考；甚至于在更黑暗的土地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不止是贵族而已。所有没有继承理性时代的文化的地方都是这样。魔法英国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即使他们已经在文化的互相渗透作用下引入了易拉罐。

如果德拉科不改变他想要报仇的想法，如果我不想放弃获得终身幸福的机会去娶一个可怜的疯子女孩，那么我刚才争取到的只是时间，而且时间不长

.....

只能救一个女孩。救不了其他人。

不知道列一张血统论的领袖的单子，把他们挨个杀掉有多难。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么干的——把所有反对革命的敌人列一张单子，去掉他们脖子以上的部分——哈利记得好像效果不怎么样。¹⁰也许他需要回去复习一下爸爸给他买的历史书，看看法国大革命出的毛病是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一种。

哈利抬头望天，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可以看见苍白的月亮。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崩坏，残缺，疯狂的，而且残忍，血腥，黑暗。这是什么新闻吗？反正你早就知道了……

“你看起来好严肃。”德拉科说。“我来猜一下，你的麻瓜父母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

哈利点点头没说话，他不太信任自己的声音。

“嗯，就像父亲说的那样，学院也许有四个，可是最终每个人不是斯莱特林就是赫奇帕奇。坦率地说，你不是赫奇帕奇那边的。如果你愿意在暗地里

¹⁰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专政期间（又称“恐怖时代”）曾在巴黎设置断头台，三年内斩首的“反革命分子”高达七万人。然而其中不少人并非保皇派成员，只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士。后来雅各宾派内斗，罗伯斯比尔以阴谋罪处死了与他政见不合的人，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人民也开始反对恐怖独裁。不久罗伯斯比尔就被雅各宾派中反对其专政的人推翻并斩首。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法国大革命>

和马尔福家结盟的话……我们的力量，加上你的名望……你能比我更为所欲为。想试试看吗？感受一下那是什么滋味？”

多么狡猾的一条小蛇啊。才十一岁，已经知道怎么哄猎物出洞了……

哈利想了想，权衡了一下，然后选定了他的武器。“德拉科，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血统论的理念吗？我是新人，还不太懂。”

德拉科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笑容。“你真的应该见见我父亲，问他这个问题。你知道，他是我们的领袖。”

“给我一个三十秒的版本。”

“好吧。”德拉科说道。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变得略微低沉，开始抑扬顿挫地演讲。“麻瓜出身的巫师污染了魔法世界，令我们的魔力越来越弱，一代不如一代。曾经萨拉查·斯莱特林和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和罗依纳·拉文克劳和赫尔加·赫奇帕奇以他们的力量创建了霍格沃茨，制造了挂坠盒，宝剑，王冠，圣杯这样的魔法宝物，近代的巫师没有一个人能和他们比肩。我们正在变弱，在往麻瓜的方向退化，因为我们和麻瓜出身的人通婚，让哑炮孩子活下来。如果任这样的污染继续的话，很快我们的魔杖就会折断，我们的文明就会失传，梅林的传承就会断绝，亚特兰蒂斯的血脉就会从此沉沦。我们的孩子们会像麻瓜们一样在土地里刨食，黑暗会永远笼罩这个世界。”德拉科喝了一口茶，看上去很满意；看起来，这就足以让整场争论画上句号了。

“很有说服力。”哈利说，不过他指的是修辞手段，不是内容。这是一套很标准的模式：光荣时代的堕落，为了保护仅存的珍贵部分必须保持纯洁，抗拒污染，过去是上坡路而未来是下坡路。而这个模式也有它的天敌……“不过我必须纠正一个事实。你关于麻瓜的信息有点过时了。我们已经不再在土地里刨食了。”

德拉科猛地回过头。“什么？你什么意思，我们？”

“我们。我们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¹¹的传承和启蒙运动¹²的血脉。麻瓜们没有呆坐着哭诉没有魔杖的悲哀，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有没有魔法都没关系。如果你们的力量消失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你们的魔法是指向这个世界真正规则的唯一线索——但是你们不会在土地里刨食的。你们的房子还是会冬暖夏凉，你们还是会有医生和药物。如果魔法失传了，科学会让你活下去。那会是个悲剧，但决不会是世界的光芒熄灭的时刻。我是这么认为的。”

德拉科往后退了几英尺，脸上满是恐惧和不可置信。“以梅林的名义，你到底在说什么，波特？”

“嗨，我都听了你的说法，你不能听听我的吗？”太生硬了，哈利指责自己。不过仍然有效；德拉科不再后退了，开始听他说话。

“总之，”哈利说道，“我要说的是，你们对麻瓜世界发生的事似乎没有太多关注。”也许魔法世界认为地球的其余部分是一个巨大的贫民窟，所有值得关注的新闻都类似于《经济时报》对布隆迪水深火热的状况的报道。“好了。问个问题。巫师们去过月亮吗？你知道，那个东西？”哈利抬手指向那个遥远而巨大的星球。

“什么？”德拉科说。很显然这个男孩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去月——它只是一个——”他的手指向天上那个苍白渺小的东西。“幻影移形不能用来去你以前没去过的地方，而且一开始怎么会有人上得去？”

“等一下，”哈利对德拉科说，“我想给你看一本我带来的书，我应该记得放在哪个箱子里了。”他站起身来，跪在地上拉开了行李箱底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飞奔下去，把一个书箱从另一个书箱上拽开了，几乎到了对书有些无礼的程度，一把拉开箱盖，快速而小心地抽出来一摞书——

(哈利遗传了维瑞斯家族对于什么书放在哪里的近乎魔法的记性，哪怕

11 弗兰西斯·培根：科学方法的提倡人之一，启蒙运动之父。详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4561/11977226.htm>

12 启蒙运动：泛指从封建时代到理性时代的文化运动时期，以各种新理念改革了科学、政治、经济学、人文学等诸多领域。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052.htm>

只见过一次也记得在哪里，其实挺奇怪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然后哈利飞奔上楼，把脚后跟把楼梯踢回到箱子里去，一边喘气，一边翻书，直到他找到想给德拉科看的那张照片。

那张有着干裂的白色环形山的土地，穿着宇航服的人，天上挂着蓝白交织的星球的照片。

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如果全世界上只能留下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

“这，”哈利说，他的声音因为控制不住内心的自豪在发抖，“就是从月亮上看地球的样子。”

德拉科慢慢地俯下身来。他的年轻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如果这照片是真的，它为什么不动呢？”

动？哦。“麻瓜们也能做会动的照片，但是需要一个更大的盒子才能放出来，他们还不能把会动的照片放到每页书里。”

德拉科的手指移动到一件宇航服身上。“这是什么？”他的声音开始动摇了。

“这是人。他们穿的宇航服覆盖全身，是给他们供氧的，因为月亮上没有空气。”

“不可能。”德拉科低语道。他的眼睛里是恐惧和完全的迷惑。“麻瓜不可能做到这个。怎么才能……”

哈利把书拿回来，翻到他想要的那一页。“这是火箭发射。火箭下面的火焰会把它越推越高，一直到月亮为止。”再翻一页。“这是火箭在地上的样子。旁边的那个小点是人。”德拉科倒吸了一口凉气。“去月球的费用是……大概十亿个金加隆。”德拉科发出了窒息的声音。“这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总的人数恐怕超过魔法英国的人口总量。”当他们到达了月球以后，留

下了一块纪念牌，“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来。”¹³不过这句话现在还不能说给你听，德拉科·马尔福……

“你在说实话。”德拉科缓慢说道。“你不至于为这个假造整整一本书——我从你的声音里也听得出来。但是……但是……”

“怎么做到的呢，如果没有魔杖和魔法？这个说来话长，德拉科。科学不是挥挥魔杖，念念咒语的事情，而是通过深刻地理解事物运行的规律，从而确切地知道要怎样让这个宇宙去做你要它做的事情。如果说魔法就像对人施展夺魂咒，让他们为你做事的话，科学就像深刻地了解别人，可以说服他们主动去做你希望的事。这比挥一下魔杖难很多，但是即使魔杖失败了，它还是能成功，就像如果夺魂咒失败了，你还是可以试着说服一个人。而且科学是一代一代不断壮大的。你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必须真正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当你真正理解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解释给别人听。一个世纪前的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现在提起他们的名字还是满怀尊敬，但是他们的力量和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比起来已经微不足道了。在科学里没有失传的秘密这种事，我们的力量每年都在增加。还有我们已经开始理解生命的秘密和遗传的原理。我们可以研究你所说的血统，看看到底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个巫师，然后在一代或者两代之内，说服血统让你们的孩子也变成强大的巫师。所以你看，你的问题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因为再过几十年，科学就能为你们解决这件事了。”

“但是……”德拉科说，他的声音在发抖。“如果麻瓜有那样的力量……那么……我们算什么呢？”

“不是，德拉科，不应该这样看，你还没明白吗？科学利用的是人类的理解力，通过观察世界找出事物的规律。只要人类还在，这种力量就不会消失。也许你的魔法会消失，你会痛恨这样的事，可是你还是你。你还会活下来，用余生怀念它。但是科学存在于人类的智慧里，它的力量是夺不走的，只要我还在这里，这种力量就在。即使宇宙的规则改变了，以前的知识都没用了，我还是可

¹³ 阿波罗11至17号登月时均在月球上留下了登月纪念牌。阿波罗11号登月纪念牌的题词全文是“公元1969年7月，来自地球的人类首次踏上月球。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来。”，上面还附有地球图像，三位宇航员的签名，以及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签名。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8%E6%9C%88%E7%BA%AA%E5%BF%B5%E7%89%8C>

以去探索新的规律，就像从前一样。这不是麻瓜的力量，这是人类的力量，每一次你看到不懂的东西问‘为什么’的时候，这种力量就会得到淬炼。你是个斯莱特林，德拉科，你难道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吗？”

德拉科抬起头看着哈利。他的脸上露出理解的神情。“巫师也可以学着使用这种力量。”

现在，要特别小心……饵已经撒下，轮到钩子了……“如果你学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巫师的话，就能训练和强化你作为人的力量。”

就算不是所有科学课本里都有这么写，德拉科也没必要知道，对吧？

德拉科的眼睛露出深思的表情。“你自己……已经在这么做了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哈利承认道。“我的训练还没有结束。十一岁还太早。不过——你看，我爸爸也给我请了私人教师。”当然了，他们只是些贫穷的研究生，而且也只是因为哈利的睡眠周期是二十六小时，不过这些可以暂时不提……

德拉科慢慢地点头。“你觉得你能同时掌握这两种艺术，把它们的力量合起来，然后……”德拉科瞪着哈利。“让自己成为两个世界的主宰？”

哈利邪恶地笑了一声，因为感觉在这时候就应该这么做。“你必须知道，德拉科，你心目中全部的世界，整个魔法英国，只是更大棋盘的一格而已。这个棋盘包括月亮，包括夜空里的星星，它们其实像太阳一样光明，只不过离我们难以想象地远；还有比地球和太阳都大很多很多的星系，只有科学家能看到它们，你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可是我真的是拉文克劳，不是斯莱特林。我无意主宰这个宇宙。我只是认为它们可以安排得更合理。”

德拉科的脸上露出敬畏的表情。“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哦……懂得真正科学方法的人不多——第一个去试着理解一件事，无论它让你觉得多么不可理喻。我需要帮助。”

德拉科张着嘴巴，瞪着哈利。

“但是要搞清楚，德拉科，真正的科学不像魔法，不可能像你学一个新咒语的发音那样，可以在学会的同时不改变自己。这个力量是有代价的，而且很高，以至于很多人都拒绝付出这样的代价。”

德拉科点点头，好像终于听到了他能理解的东西。“代价是什么？”

“学会承认自己是错的。”

“嗯。”德拉科在接下来的戏剧性的暂停延续了一会儿以后说道。“你准备解释一下吗？”

“在深入研究事物运行的规律的时候，你想出来的前九十九个解释都是错的。第一百个才是对的。所以你必须学会承认自己错了，一次又一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实际上非常困难，大多数人因此不能从事科学研究。要不断地质疑自己，不断地重新审视你一直觉得理所当然的事物。”比如魁地奇里的金色飞贼，“每次你改变自己想法的时候，也会改变自己。不过说这些还太早。实在太早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分享我知道的知识。只有一个条件。”

“嗯哼。”德拉科说，“你知道，父亲说过，如果有人对你这么说，这决不是一个好迹象，永远不是。”

哈利点点头。“好了，不要误会我，以为我的目的是在你和你父亲之间造成什么隔阂。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希望和我合作的是我的同龄人，而不是卢修斯。我想你父亲应该会同意的，他也知道你总有一天会长大。这个游戏里的每一步都必须由你自己来走。这就是我的条件——我希望合作的人是你，德拉科，而不是你的父亲。”

“我该走了。”德拉科说。他站起身来。“我需要离开考虑一下。”

“不用着急。”哈利说。

在德拉科离开以后，火车站台的声音又从模糊的杂音变成了人们的低声

细语。

哈利慢慢地吁出一口气，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他看看腕上的手表，爸爸给他买的时候专门选了简单的机械款式，希望它在魔法环境里也能正常工作。手表的秒针还在滴答滴答地走，如果分针的位置没错的话，现在还离十一点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他应该赶快上火车开始找哪个女生来着，不过最好还是先花几分钟调整一下呼吸，看看他的血液会不会回暖一点。

哈利看完表抬起头的时候，他看见两个人向他走过来，脸上蒙着冬天的围巾，看上去可笑极了。

“你好，铜先生。”蒙面人中的一个说道。“有兴趣加入我们的混乱联盟吗？”

余波：

不久以后，在整个白天的混乱终于结束之后，德拉科伏在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羽毛笔。他在斯莱特林的地窖有一个私人的房间，有自己的桌子和壁炉——遗憾的是，连他也不够资格让这个壁炉和飞路网连通起来，不过斯莱特林至少没有荒唐到让每个人都住宿舍的地步。私人房间并不多，你必须在最好的学院里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才能弄到，不过这样的待遇对马尔福家族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亲爱的父亲，德拉科写道。

然后他停住了。

墨水慢慢从他的羽毛笔上滴下来，把字迹附近的羊皮纸弄脏了。

德拉科并不傻。他还小，但是他的私人教师们把他训练得很好。德拉科知道波特对邓布利多派的好感恐怕远比他表现出来的多……但是德拉科觉得可以把波特引诱过来。不过非常明显，波特也在争取德拉科，就像德拉科想要争

取波特一样。

同样非常明显的是，波特聪明绝顶，而且不止是一点点疯，这个巨大的游戏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基本上都不懂，就是飞快地见招拆招，像横冲直撞的囊毒豹¹⁴一样毫不掩饰。但是德拉科对波特选择的策略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承诺给德拉科一部分他自己的力量，打赌德拉科如果使用的话，就会被他同化。父亲曾经说过这是一种高端的策略，而且警告德拉科说，这种策略以失败居多。

德拉科知道他还没有理解发生的所有事情……可是波特给了他一个加入游戏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是他的。如果他把整件事情说出来的话，这个机会就会变成父亲的。

最终就是这么简单。比较低级的策略里面，策略的对象不能知情，或者至少不能确定。奉承看起来必须像是真心的赞美。（“你该被分到斯莱特林的”就是一个经典，对于有些类型的人极为有效，如果成功了还可以反复使用）。但是如果你发现了撬动一个人的真正的机关，他们知不知情都没关系。波特在横冲直撞的时候猜中了通向德拉科灵魂的一把钥匙。即使德拉科知道哈利猜中了——即使其实很容易猜中——也不能改变什么。

所以现在，在生命中的第一次，他有了真正的秘密。他开始玩自己的游戏了。这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可是他知道父亲知道以后会为他骄傲的，这样就没问题了。

他没有擦掉信上的墨迹——这个墨迹也是一个信息，父亲会明白的，他们不止一次玩过这种微妙的游戏——德拉科写下了在整件事里一直非常困扰他的一个疑问，这个部分似乎他本来应该懂的，可是他不懂，一点也不。

亲爱的父亲：

如果我告诉你我遇到了一个霍格沃茨的学生，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他把你称为“完美的杀人机器”，还说我是你的“唯一的弱点”。你会说他什么呢？

¹⁴ 囊毒豹：出自《神奇动物在哪里》，一种外形类似于金钱豹的危险魔法生物。详见：<http://harrypotter.wikia.com/wiki/Nundu>

家里的猫头鹰很快送来了回信。

我亲爱的儿子：

我会说，你很幸运，遇到了我们的朋友和宝贵的同盟——西弗勒斯·斯内普——的密友。

德拉科盯着信呆了一会儿，最终把它丢进了火里。

第八章 确认偏差¹

所有这些世界都是 J·K·罗琳的，除了木卫二。不可以在那里同人哦。²

没人来请她帮忙，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吃东西，有的人趁父母闲聊的时候在一边发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坐下来看书，这就意味着她没办法坐到他们身边，打开她自己的书。甚至当她勇敢地第一个坐下来，继续阅读第三遍《霍格沃茨：一段校史》的时候，也没人想到在她身边坐下来。

除了帮大家做作业，或者提供各种别的帮助以外，她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认识人。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害羞的人。她认为自己是那种会主动带头和负责的女孩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没有对她说“我忘记怎么做竖式除法了”之类的话，和别人搭讪真的好尴尬。你走到别人旁边，说……说什么呢？她一直想不出来。而且也没有标准答案，简直太荒唐了。她一直觉得结识别人这件事很不合理。明明是两个人的事，为什么全要她负责呢？为什么大人都不帮忙呢？她盼望有别的女孩走到她面前，说：“赫敏，老师让我和你做朋友。”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赫敏·格兰杰，在开学的第一天一个人坐在为数不多的空隔间里，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特意开着门，以防万一有人因为什么原因想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并没有感到悲伤，孤独，低落，难过，失望，或者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纠结。她只是在第三次阅读《霍格沃茨：一段校史》，读得很入迷，只在潜意识的深处对这个世界总体上的不合理有一丝恼怒。

外面传来车厢之间的门打开的声音，然后过道里出现了脚步声和一种奇

¹ 确认偏差：又称确认偏误。是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资讯，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的片面诠释。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2%BA%E8%AA%8D%E5%81%8F%E8%AA%A4>

² 出自科幻小说《2010 太空漫游》，原文是：“所有这些世界都是你的，除了木卫二。不要试图在那里登陆。”：<https://zh.wikipedia.org/zh/2010%E5%A4%AA%E7%A9%BA%E6%BC%AB%E9%81%8A>

怪的滑行的声音。赫敏放下《霍格沃茨：一段校史》，站起来把头伸出去——看看是不是有人需要帮忙——她看见一个穿着巫师袍子的小男孩，从身高来看大概是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学生，头上缠着围巾，看起来挺傻的。他的身边有一个小行李箱。她把头伸出去的时候，他正在敲一个关着的隔间的门，用被围巾捂住的声音问道：“对不起，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她没听见隔间里的回答，但是当男孩打开门的时候，她听见他问——除非她听岔了——“这里有人知道六个夸克的名字，或者去哪里找一个叫赫敏·格兰杰的一年级女生吗？”

当这个男孩再次关上隔间的门的时候，赫敏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捂着围巾的脸转过来看看她，他说：“不能，除非你知道六个夸克的名字，或者告诉我去哪里找赫敏·格兰杰。”

“上，下，奇，粲，真，美。³ 你找赫敏·格兰杰有什么事？”

隔着那么远其实很难分辨，但是她觉得看到了男孩在围巾后面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啊，原来你就是一个名叫赫敏·格兰杰的一年级女生。”被围巾捂住了的年轻的声音说。“而且在霍格沃茨的火车上。”这个男孩向她和她的隔间走来，他的箱子跟在后面。“严格地说，我只要找到你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需要跟你说话，或者邀请你加入我的冒险团队，或者从你那里拿到关键的魔法物品，或者发现霍格沃茨原来是建立在某个古代寺庙的废墟上面之类的。问题是，你到底是玩家，还是系统角色？”

赫敏张开嘴想要回答，可是她想不出该怎么回应……她刚才听到的这些话。这时这个男孩已经走到她面前，往隔间里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坐在了她对面的长椅上。他的箱子跟着爬进来，比之前的尺寸长大三倍，以一种亲密的让人不舒服的感觉紧贴着她的箱子趴下了。

“请坐，”男孩说道，“还有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把门关上。别担心，我不咬人的，除非别人先咬我。”他一边说一边把头上的围巾解下来。

³ 夸克，物质的最小组成单位。真，美：现在通用是顶和底

这个男孩居然以为她害怕他，这种诋毁令她猛力将门一甩，滑动门狠狠地撞到了墙上。她飞快地转过身，看见一张年轻的脸，明亮的绿眼睛里满是笑意，前额上有一个刺目的暗红色的伤疤。这令她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是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思考。“我没说我是赫敏·格兰杰！”

“我没说你说你是赫敏·格兰杰啊，我说的是你就是赫敏·格兰杰。如果你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我什么都知道。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的名字叫做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或者简称哈利·波特，我知道这也许对你来说不意味着什么——”

赫敏终于想起来了。前额的伤疤，闪电的形状。“哈利·波特！《现代巫师史》和《黑魔法的兴衰》还有《二十世纪的重大巫师界事件》里都有提到你。”这还是她平生第一次遇到书里面的人，感觉怪怪的。

这个男孩眨了三次眼睛。“书里提到过我？也是，当然书里会提到我……好奇怪的想法。”

“我的天，你都不知道吗？”赫敏说。“如果是我一定能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查一遍的。”

男孩的口气有点干巴巴的。“格兰杰小姐，现在距离我去对角巷，发现我是个名人还不到七十二小时。我之前的两天都花在买科学书上了。请你相信我，我确实准备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查一遍。”他犹豫了一下。“书上怎么说的？”

赫敏回想了一下，她没想到会有人测验这些书里的内容，所以她只读了一遍，不过还好只是一个礼拜而已，所以她还记得很清楚。“你是唯一一个在死亡魔咒下活下来的人，所以你被称为大难不死的男孩。你在一九八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生，父母是詹姆·波特和莉莉·波特，她婚前叫做莉莉·伊万斯。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黑魔王，又名那个不能提及名字的人袭击了你们家，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提及他的名字。之后他们在你父母的房子的废墟里发现你还活着，只是额头上多了一个伤疤，身边是神秘人烧焦了的尸体。首席巫师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把你送走了，没人

知道送去了哪里。《黑魔法的兴衰》认为你能活下来是因为你的妈妈对你的爱，你的伤疤里有所有黑魔王的法力，还有半人马很害怕你，不过《二十世纪的重大巫师界事件》没有提到这些，而《现代巫师史》警告说关于你的猜想有很多都是胡说八道。”

男孩的嘴巴张大了。“有人告诉你在霍格沃茨的火车上等着哈利·波特，或者类似的话吗？”

“没有。”赫敏说。“是谁告诉你来找我的？”

“是麦格教授，我想我知道为什么了。赫敏，你有照相式记忆⁴吗？”

赫敏摇摇头。“不是照相式的，我一直希望是，但是我读课本的时候要读五遍才能全部记住。”

“是吗。”男孩用有点窒息的声音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测试一下——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就像俗话说的，‘信任，但是要证实’⁵。能够用实验证实的事情就不要留有疑问。”

赫敏有些得意地笑了笑。她最爱考试了。“来吧。”

男孩把手伸到身边的一个袋子里，说道：“《魔法药剂和药水》，阿森尼·吉格著”。他的手从袋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刚才说的那本书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这个袋子马上变成了赫敏最想拥有的东西。

男孩把书翻到中间的一页，低头开始念。“如果你要制作锐锋油——”

“我从这里能看见那一页的内容！”

男孩把书竖起来，好让她看不见书的内容，又翻了几页。“如果你在制

⁴ 照相式记忆：在未使用辅助记忆法的情况下迅速且几乎完美地记住图像、声音或场景的能力。这种能力见于极少数儿童，而在成年人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idetic_memory

⁵ 信任，但是要证实：源于俄罗斯俗语，意为即使信息来源可靠，也要检查信息本身是否准确可信，有无受到曲解。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ust,_but_verify

作蛛行药水，在放入八眼巨蛛的蛛丝之后要放什么原料？”

“把蛛丝放进去以后，等着药水变成万里无云的清晨，地平线上八度，太阳升起八分钟之前的天空的颜色。逆时针搅拌八次，顺时针一次，然后加入八打兰⁶独角兽的鼻屎。”

男孩把书重重地合上，放回袋子里，袋子小声地打着嗝把书吃掉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我有个提议，格兰杰小姐。”

“提议⁷？”赫敏疑心地问。女生不应该听这些话的。

也是在这个时候，赫敏意识到这个男孩的另外一个奇怪之处——嗯，是各种奇怪之处中的一个。显然书里面的人说话来也像一本书。这个发现还挺令人吃惊的。

男孩把手伸到袋子里说道：“一罐饮料”，拿出一个亮绿色的罐子。他把罐子递给她，说道：“我可以请你喝点什么吗？”

赫敏礼貌地接受了这罐碳酸饮料。事实上她也确实有点渴了。“谢谢你。”赫敏打开饮料说道。“这就是你的提议吗？”

男孩咳嗽了一声。“不是的。”他说。在赫敏开始喝的时候，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主宰这个宇宙。”

赫敏喝了一口饮料，放下罐子。“不要，谢谢，我不是坏人。”

男孩惊讶地看着她，好像他原本期待的是别的答案。“哦，我只是打个比方。”他说。“我指的是科学的研究的方面，不是政治权力。是‘令所有可能的事发生’⁸那一种。我想做关于咒语的实验，探索其中的规则，把魔法带到科学的领域里去，合并巫师和麻瓜的世界，提高整个地球的生活水平，让人类的发展飞跃几百年，发现永生的秘密，进驻太阳系，探索银河，最重要的是，

6 打兰：古代重量单位，在不同时期略有不同，1打兰大约是3-5克。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3%E5%85%B0>

7 提议（proposition）：proposition 在英文里有二义性，也有非分要求的意思。

8 ‘令所有可能的事发生’：出自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幻小说《新大西岛》：<http://baike.baidu.com/view/1523539.htm>

理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法术能做到的一切简直是厚颜无耻地匪夷所思。”

这个听起来还有点意思。“然后呢？”

男孩无法置信地瞪着她。“然后？这样还不够？”

“然后你想要我做什么？”赫敏问。

“当然是想请你来帮我一起做科学的研究了。有了你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再加上我的智力和理性，我们简直可以立刻完成我们的研究项目，我说的‘立刻’的意思是至少三十五年。”

赫敏开始觉得这个男生讨厌了。“我没见过你做过什么聪明的事啊。也许我可以让你来帮我做研究。”

隔间里出现了片刻的寂静。

“也就是说，你在要求我证明我的智力。”男孩在长长的停顿之后说道。

赫敏点点头。

“请允许我警告你，质疑我的智慧是危险的行为，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可思议。”

“没看出来。”赫敏说。她不知不觉地把绿色的饮料再次举到唇边。

“好吧，也许这个会让你看出来。”男孩说道。他向前倾身，专注地盯着她。“我已经做了一些实验，发现我用不着魔杖。我打个响指就能做到我想做的任何事。”

赫敏正在咽下一口饮料，她呛住了，咳嗽起来，亮绿色的液体从嘴里喷了出来。

洒在了她崭新的，今天才第一次穿的女巫袍子上，在她上学的第一天。

赫敏尖叫起来。这个声音在关闭的隔间里听起来像防空警报一样刺耳。

“啊！我的衣服！”

“别慌！”男孩说。“我来帮你搞定。看着！”他抬起一只手，打了个响指。

“你——”她低头看着自己。

绿色的液体还在，可是就在她眼前开始褪色消失了，才一会儿，她的衣服已经干干净净，好像上面从来没洒过饮料。

赫敏瞪着眼前的男孩，他笑得很得意。

无声无杖魔法！在他这个年龄？而且他三天前才拿到课本？

然后她想起书上说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往后退缩。**黑魔王的所有法力！在他的伤疤里！**

她急急忙忙地站起来。“我，我，我要去下厕所，你在这里等一下——”她得马上找到一个大人，告诉他们——

男孩的笑容消失了。“这只是个小花招而已，赫敏。对不起，我本来没想吓你的。”

她的手在门把上停住了。“花招？”

“是的。”男孩说。“你要我证明我的智力。所以我做了一件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是个炫耀的好办法。我并不是真的打个响指就能做到任何事。”男孩停顿了一下。“至少我不认为我可以，我还真没试过。”男孩举起手，再次打了个响指。“不行，没变出香蕉。”

赫敏觉得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迷惑过。

男孩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又笑了。“我确实警告过你，质疑我的智慧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可思议吧。下次我警告你什么事的时候，请务必当真。”

“可是，可是，”赫敏结结巴巴地说，“那你做了什么呢？”

男孩的目光里出现了一种衡量和计算的神情，她从来没有在同龄的孩子那里见过这样的表情。“你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家，有没有我的帮助都无所谓，对不对？我们来看看你是怎么调查这个令人迷惑的现象吧。”

“我……”赫敏的脑子里一阵空白。她热爱考试，可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试。她拼命回忆着在她读过的书里面，科学家会做什么。她的头脑换了两档，嘎吱嘎吱响了几下，返回了如下进行科学调查项目的步骤：

第一步：提出一个假说。

第二步：做一个实验，测试你的假说。

第三步：测量结果。

第四步：用纸板做一个实验结果的海报。

第一步是提出一个假说。也就是说，试着想一想刚才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好吧。我的假说是你在我的袍子上施了一个法术，能让任何沾上去的东西消失。”

“好吧，”男孩说，“这是你的答案吗？”

最初的震惊过去了，赫敏的头脑开始正常工作。“等一下，这不可能。我没看见你碰过你的魔杖或者念过咒语，你怎么可能施展法术呢？”

男孩等着，表情不置可否。

“不过也许店里卖的袍子原本就加持了保持清洁的法术，给袍子加持这个法术还是挺有用的。你知道，是因为你之前就把自己的袍子弄脏过。”

现在男孩的眉毛抬起来了。“这是你的答案吗？”

“不是，我还没做第二步，‘做一个实验测试你的假说。’”

男孩再次闭上嘴，开始微笑。

赫敏看着她的饮料罐，她刚才随手放在窗边放杯子的地方了。她拿起来

往里面看了看，还有三分之一。

“好吧，”赫敏说，“我想做的实验是倒一点饮料在我的袍子上，看看会怎么样，我的预测是污渍会消失。但是如果我搞错了的话，就会弄脏我的袍子，我不想那样。”

“倒在我的袍子上好了，”男孩说，“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弄脏你的袍子了。”

“可是——”赫敏说。这种思路好像不太好，可是她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我的箱子里还有备用的袍子。”男孩说。

“可是你没地方换啊。”赫敏反对说。然后她想到一个办法，“不过我想我可以离开一会儿，关上门——”

“我在箱子里也有换衣服的地方。”

赫敏看着他的箱子，她开始疑心他的箱子也比她的特别。

“好吧，”赫敏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她很小心地在男孩的衣角上倒了一点绿色的饮料。然后她瞪着这个污渍，努力回想上次的饮料是在多久以后消失的……

绿色的污渍不见了！

赫敏松了口气，无论如何，她总算不用去面对黑魔王的所有法力了。

下面，第三步是测量结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污渍消失就算是完成了。而且她想她可以跳过第四步，做纸板海报的部分。“我的答案是袍子上有法术，可以保持自身清洁。”

“不对。”男孩说。

赫敏感到一阵失望。她非常希望自己不要有那样的感觉，这个男孩又不是老师，可是这仍然是一个考试，而她答错了一道题，这总是让她感觉像肚子上被人打了一拳。

(但是她从未因为这种感觉止步不前，甚至从未让它影响她对考试的热爱，这就差不多概括了你需要了解的赫敏·格兰杰的一切。)

“可悲的地方在于，”男孩说，“你大概做了所有书上让你做的事。你做了一个预测，用来区分袍子被施过法术和没有被施过法术的情况，然后做了个实验，根据实验结果排除了袍子没有被施过法术的假说。可是除非你读的是最最好的书，不然他们不会教给你正确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写一篇爸爸老是抱怨的论文，但却不能真的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让我解释一下——在不泄露答案的前提下——你这次在哪里做错了，然后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个男孩高高在上的腔调开始令她不悦，他和她一样，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罢了。可是相比之下，还是搞清楚她做错了什么更重要。“好吧。”

男孩的表情专注起来。“有一个名叫2-4-6任务的游戏，是根据一个著名的实验设计的。玩法是这样：我有一个规则——我知道这个规则，但是你不知道——有些三个数的数列符合这个规则，有些不符合。2-4-6是一个符合规则的数列。实际上……让我把这个规则写下来，然后折起来给你，好让你知道这个规则是不变的。请你先别看，因为从刚才的情况来看，我推断出你倒着也能看到我写了什么。”

男孩向他的袋子要了“纸”和“自动铅笔”，在他写下规则的时候紧紧闭着眼睛。

“好了。”男孩说，递给她一张仔细折好的纸。“把它放在你的口袋里。”她照做了。

“好了，玩法是这样，”男孩说，“你告诉我一个三个数的数列，如果符合规则，我就说‘是’，如果不符规则，我就说‘不是’。就好像我是大自然，这个规则是我的一个自然规律，而你在研究我。你目前已知的是，2-4-6是一个符合规则的数列。当你做完所有的实验以后——随便问我多少个数列都可以——你停下来，猜测这个规则是什么，然后打开那张纸，看你猜得对不对。你听懂了吗？”

“当然听懂了。”赫敏说。

“开始。”

“4–6–8。”赫敏说。

“是。”男孩说。

“10–12–14。”赫敏说。

“是。”男孩说。

赫敏尽量多想一点，因为她似乎已经做完了所有必要的测试，但是不可能这么简单，对不对？

“1–3–5。”

“是。”

“–3, –1, 1。”

“是。”

赫敏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了。“规则是数列里的每一个数都必须比前一个大2。”

“现在假设我告诉你，”男孩说，“这个考试比表面上看起来难，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大人能做对。”

赫敏皱起眉头。她到底忽略了什么呢？然后，忽然，她想到了一个需要做的测试。

“2–5–8！”她胜利地说。

“是。”

“10–20–30！”

“是。”

“真正的规则是每个数必须比前面一个大同样的数值。不一定是 2。”

“很好，”男孩说，“把纸拿出来吧，看看你猜得对不对。”

赫敏把纸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

三个实数，从小到大排列。

赫敏的下巴掉下来了。她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这个男孩是个肮脏可恶的骗子，可是她在回想的时候，却想不起来他给过什么错误的答案。

“你刚刚发现的现象叫做‘确认偏差’。”男孩解释道。“你的心里有一个预想的规则，你一直在测试符合这个规则的数列。可是你没有去测试那些不符合这个规则的数列。实际上，你得到的答案里连一个‘不是’都没有，所以即使最后的规则是‘随便三个数’，也能成立。这就像大家总是设计实验来证实他们的假想，而不是证伪他们的假想——这两种错误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很像。你必须学会看到事情的反面，学会正视黑暗。在这个实验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大人得到了正确答案。很多其他人提出了非常复杂的设想，而且对他们的错误答案信心十足，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实验，每一次的答案都和预想的相同。”

“现在。”男孩说，“你想重新试试解决之前的问题吗？”

他的眼神现在非常专注了，好像这才是真正的考试。

赫敏闭上眼睛，努力集中精神。她的袍子下面出汗了。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是她的所有考试里最需要努力思考的一场，甚至也许是第一次在考试的时候需要思考。

她还能做什么其他的实验呢？她有一只巧克力青蛙，她要不要擦一点在上面，看看它会不会消失？但是这还是不像那个男孩说的所谓正视事物的反面的思考方式。如果巧克力青蛙的污渍消失了的话，她的这个实验仍然是在证实她的假想，而不是证伪。

所以，根据她的假说……饮料在什么时候应该不消失呢？

“我要做一个试验。”赫敏说。“我想倒一点饮料在地上，看看它会不会不消失。你的袋子里有没有纸巾，好让我在实验不成功的情况下擦掉地上的饮料？”

“我有餐巾纸。”男孩说。他看起来仍然不置可否。

赫敏拿着罐子，倒了一点饮料在地上。

几秒钟以后，它消失了。

然后她恍然大悟，恨不得踢自己一脚。“当然了！这罐饮料本来就是你给我的！不是袍子上有法术，一直是饮料上有法术！”

男孩站起身来，庄重地向她鞠了一躬。他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那么……我可以帮助你做研究吗，赫敏·格兰杰？”

“我，嗯……”赫敏还沉浸在找到正确答案的快乐中，可是她不太确定该怎么回应这句话。

他们被人打断了，有人在轻轻地，试探地，悄悄地，很不情愿地敲门。

男孩转脸去看窗外，说道，“我没戴围巾，可以请你去应一下门吗？”

赫敏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孩——不，大难不死的男孩——之前一直把围巾裹在头上，而且因为现在才想到觉得有点傻。实际上还挺意外的，她还以为哈利·波特会自豪地把自己秀给大家看；这让她想到，也许他实际上比看起来要害羞。

赫敏打开门的时候看到一个发抖的小男孩，长得跟他的敲门声一模一样。

“对不起，”男孩小声说，“我叫纳威·隆巴顿。我在找我的宠物蛤蟆，可是在这节车厢里哪里都找不到……你看见我的蛤蟆了吗？”

“没有。”赫敏说，她的乐于助人的精神立刻马力全开了。“这节车厢

的其他隔间你都查过了吗？”

“是的。”男孩小声说。

“那我们只好去看看所有其他的车厢了。”赫敏轻快地说。“我来帮你。对了，我的名字是赫敏·格兰杰。”

小男孩看起来感激得要晕过去了。

“等一下。”另一个男孩——哈利·波特——说道。“我不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

纳威看起来要哭出来了，赫敏愤怒地转过身面对哈利。如果哈利·波特是那种因为不想被打断就能扔下一个小孩不管的人……“什么？为什么不？”

“是这样的，”哈利·波特说，“一间一间地检查整辆火车要花不少时间，而且有可能还是会找漏。如果在火车到霍格沃茨之前还是找不到的话，他就麻烦了。所以更好的办法是让他直接去最前面的车厢，各个学院的级长都在那里，请一个级长帮忙。我一开始找你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赫敏，不过他们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如果找一只蛤蟆的话，他们说不定知道一些法术或者有一些魔法道具，可以比我们更容易找到。我们毕竟才一年级而已。”

这……确实很有道理。

“你觉得你可以自己去级长的车厢吗？”哈利·波特问道。“我有一些个人的理由，不太想抛头露面。”

纳威忽然倒吸一口气，退了一步。“我记得你的声音！你是混乱魔王中的一个！你是给我巧克力的那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哈利·波特从窗边转回头，戏剧性地站起身来。“我哪有！”他愤慨地说。“你看我像是那种给孩子发糖的恶棍吗？”

纳威的眼睛睁大了。“你是哈利·波特？那个哈利·波特？你？”

“不是的，我只是一个哈利·波特，这辆火车上一共有三个我——”

纳威小声地尖叫了一声，跑了。走道里传来一阵惊慌的脚步声，然后车厢之间的门打开又关上了。

赫敏重重地坐回椅子上。哈利·波特关上门，坐回到她旁边。

“请你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好吗？”赫敏用微弱的声音说。她不知道呆在哈利·波特身边是不是意味着事情总会这样莫名其妙。

“哦，是这样的，弗雷德，乔治和我在火车站看到了这个可怜的小男孩——送他来的那个女人已经走了一会儿了，他看上去怕得要命，就像他确定会有食死徒来攻击他似的。然后因为俗话说，对一件事情的恐惧往往比事情本身还糟糕，所以我想，如果让他的恶梦成真的话，他就会发现事实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可怕，这对他会的好处——”

赫敏张大了嘴巴坐在那里。

“——所以弗雷德和乔治施展了一个法术，让我们脸上的围巾变成黑色的雾气，好像我们是国王的亡灵，而那些雾气是我们坟墓里的寿衣——”

她一点也不喜欢这件事的发展方向。

“——我们把我买的糖全部塞给他，然后又说，‘来，我们给他点钱吧！哈哈哈！给你几个铜纳特，小家伙！给你一个银西可！’然后在他旁边跳舞，邪恶地大笑，诸如此类。我觉得一开始有些人想要阻止我们，但是旁观者的冷漠⁹让他们没有立刻行动，而等到看见我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又完全给搞糊涂了。最后他特别小声地说了一句‘走开’，我们三个就尖叫着跑掉了，大喊着被光明烧伤了之类的话。希望他以后不会再那么害怕被人欺负了。顺便说，这个叫脱敏治疗¹⁰。”

⁹ 旁观者的冷漠：即第三章提过的旁观者效应。紧急事件现场，如果有多个旁观者，他们就会指望别人先行行动，导致的不作为使受害者得不到帮助。

¹⁰ 脱敏治疗：又称系统脱敏法，1950年发明的一种心理学疗法，用以治疗恐惧症或焦虑症。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7%82%BA%E6%B2%BB%E7%99%82>

好吧，她没有猜到这件事的发展方向。

赫敏的主引擎之——义愤填膺的熊熊火焰——被噼啪一声点燃了，即使她心里的一部分确实理解他们做的事。“太糟糕了！你太可恶了！那个可怜的男孩！你那么做太卑鄙了！”

“正确的词应该是**好玩**才对，而且无论如何，你问的问题是错的。正确的问题是，我做的事到底是好处多于坏处，还是坏处多于好处？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什么看法，我很愿意洗耳恭听，不过在此之前恕我不能接受其他的批评。我当然同意我做的事看上去很可怕，很欺负人，很卑鄙，因为关系到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之类的，可是这根本不是关键的问题，对不对？顺便说，这个叫做**唯结果论**，它的意思是，一个行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不取决于它看上去坏不坏，是不是卑鄙，等等，唯一的问题是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赫敏张开嘴想说些**怒不可遏**的话，然而不巧的是，她忘了开口之前先得想好要说什么。最后她说出来的不过是，“万一他做恶梦怎么办？”

“老实说，他用不着我们帮忙也会做恶梦。如果他的恶梦变成了这个，那也是梦见可怕的怪物给你巧克力，那正好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赫敏每次想要表示应有的愤怒的时候，她的脑子就变得一团混乱。“你的生活总是这么奇怪吗？”她最后终于问道。

哈利·波特的脸散发出自豪的光彩。“是我令它这样奇怪的。你看到的是大量艰苦的工作和努力之后的成果。”

“所以……”赫敏说，很尴尬地发现没词了。

“所以，”哈利·波特说，“你现在知道多少科学？我会微积分，懂一些贝叶斯概率理论和决策学和很多认知科学，读过《费曼物理学讲义》的第一部和《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启发式研究和偏差》和《影响力：科学和实践》还有《不确定世界里的理性选择》还有《哥德尔，埃舍尔，巴赫》还有《更远

的一步》还有——”

接下来的测验和反测验持续了几分钟，又被胆怯的敲门声打断了。“进来。”她和哈利·波特几乎同时说，门打开了，还是纳威·隆巴顿。

纳威现在真的在哭了。“我到前面的车厢，找到了一个级——级长，可是他对——对我说级长不管蛤——蛤蟆找不到了这种小事。”

大难不死的男孩的表情变了。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变得非常冷酷。“他是什么颜色？绿色和银色吗？”

“不——不是，他的级长卡是红——红色和金色的。”

“红色和金色！”赫敏脱口而出。“可这是格兰芬多的颜色啊！”

哈利·波特发出愤怒的嘶嘶声，像是活蛇发出来的骇人声音，令她和纳威都畏缩了一下。“我猜，”哈利·波特怒道，“帮一年级的学生找蛤蟆还不够英勇，配不上让格兰芬多的级长费心。来，纳威，这次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大难不死的男孩会不会多点人注意。我们先找一个应该会法术的级长，如果不行，就去找个不怕麻烦的级长，如果那也不行，我就去号召我的粉丝，如果有必要，我们把这辆火车一个螺钉一个螺钉地拆开来。”

大难不死的男孩站起来，拉住纳威的手。赫敏忽然意识到他们原来差不多高，感到很不适应；她的脑子里有一部分坚持认为哈利·波特至少要比他实际的高度高一英尺，而纳威则至少矮六英寸。

“呆好！”哈利·波特厉声对她说——不，等等，是对他的行李箱说的——然后他用力关上身后的门，走掉了。

她也许应该和他们一起去的，可是有一瞬间哈利·波特忽然变得非常可怕，令她实际上很庆幸自己没想到提议这件事。

赫敏的心里乱极了，没办法再继续专心地阅读《校史：一段霍格沃茨》。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一辆轧路机碾成了一张薄饼。她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有什

么感受，或者为什么。她只是坐在窗边，看着飞驰而过的景色。

事实上，至少她确实知道为什么她的心里有些难过。

也许格兰芬多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

第九章 [REDACTED], 第一部分

你所有故事的基地归 J·K·罗琳所有。¹

第三代夸克的名字也叫“真”和“美”，“顶”和“底”是后来才流行开的；我的生日和赫敏差不多，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用的名字就是“真”和“美”。当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发布的时候，我说过，如果有人在下一章发布之前猜到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就把整个故事的剧情告诉他们。

“艾博，汉娜！”

短暂的停顿。

“赫奇帕奇！”

“博恩斯，苏珊！”

短暂的停顿。

“赫奇帕奇！”

“布特，泰利！”

短暂的停顿。

“拉文克劳！”

哈利看了一眼这个将来的同院同学，想要记住他的脸的样子。他还在试

¹ 原文是“All your base are belong to J.K.Rowling”。其中“All your base are belong to...”是一个文法有误的句子，最初出现在日本游戏《零翼战机》的英文版本中，后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成了著名的网络用语：http://zh.wikipedia.org/wiki/All_your_base_are_belong_to_us

图从见到鬼魂的震惊中平静下来。令人难过，真的令人难过，特别特别令人难过的地方在于，他似乎真的平静下来了。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好像至少应该花一天才像话。也许应该花一辈子。也许永远不。

“科纳，迈克！”

长长的停顿。

“拉文克劳！”

麦格教授站在巨大的教师桌前面的讲台边，神色严肃，一边依次叫出学生的名字，一边目光犀利地望着台下的学生，只有看到赫敏和其他少数几个学生的时候才露出笑容。在她身后是教师桌边最高的一把椅子——实际上更像金色的王座——上面坐着一位满脸皱纹，戴着眼镜的老人，银白的胡子看上去几乎要垂到地面，正神色慈祥地看着分院仪式；除了不是真的来自东方，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睿智的老人该有的样子。（不过哈利知道不能轻信表面现象；他第一次见到麦格教授的时候还觉得她该邪恶地狞笑呢）。这个老巫师为每个学生鼓掌，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似乎每个学生的归属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崭新的愉悦。

金色王座的左侧是一个脸色阴沉，目光锐利的男人，从来不鼓掌，不知为何，每次哈利看他的时候，他都在直勾勾地瞪着哈利。他的左边是哈利在破釜酒吧见到的脸色苍白的男人，眼睛惊惶失措地四处乱瞄，时不时在椅子上抽搐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哈利老是忍不住盯着他。再往左是一串三个年老的女巫，看上去对学生们没什么兴趣。然后金色的高椅子右侧是一个戴着黄帽子的圆脸中年女巫，除了斯莱特林的学生，她都鼓掌。接下来是一个小小的男人，留着蓬松的白胡子，站在椅子上，给所有的学生鼓掌，不过只对拉文克劳的学生露出笑容。在最右边，一人占了差不多三个人的位置的，是接他们下火车的那个小山一样的存在，他自称海格，是霍格沃茨的钥匙管理员和猎场看守。

“站在椅子上的那个人是拉文克劳的院长吗？”哈利悄悄问赫敏。

难得的一次，赫敏没有马上回答；她一边晃来晃去，一边紧张地盯着分

院帽，坐立不安。哈利觉得她的双脚都快离地了。

“是啊，就是他。”陪着他们的一个级长说道，是一个穿着象征拉文克劳的蓝色的年轻女孩。如果哈利没记错的话，她的名字是克里瓦特小姐。她的声音很低，但是流露出一丝自豪。“他是霍格沃茨的魔咒课老师，菲力乌斯·弗立维，当今学问最渊博的咒语大师，曾经是决斗冠军——”

“他怎么这么矮？”一个哈利记不得名字的学生问。“他是混血？”

年轻的女级长冰冷地瞥了他一眼。“教授是有妖精的血统——”

“什么？”哈利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招来赫敏和其他四个学生一起让他小声一点。

现在轮到哈利承受这个拉文克劳的女级长的严厉目光了，让人意外的是，她的怒目还蛮可怕的。

“我的意思是——”哈利小声说。“我不是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只是——我的意思是——这怎么可能呢？两个物种杂交不可能得到能正常发育的后代啊！对于这两个物种之间所有不同的器官，建构它们的基因指令都会混起来——这就像你没办法，”他们没有汽车，所以不能用混在一起的引擎设计图来比喻，“把半辆马车和半艘船拼在一起一样……”

拉文克劳的女级长仍然严厉的注视着哈利。“为什么不能把半辆马车和半艘船拼在一起？”

“嘘！”另外一个级长嘘道，虽然刚才拉文克劳的级长其实声音并不大。

“我的意思是——”哈利更小声地说道，想着应该怎么问妖精是不是从人类进化而来的，或是从古代的人类，比如直立猿人进化而来的，或是用人类做出来的——比如，如果妖精的基因实际上是人，只是被施展了一种会遗传的魔法，而如果父母只有一方是‘妖精’，就会让魔法的效果减弱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妖精可以和人类混血；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妖精就不是除了智人以外，关于智力是如何演化的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的第二个数据点——这么

一想的话，古灵阁的妖精们看上去确实不像真正的非人类的智慧生物，不像德德² 或者帕皮贴尔³ 那样——“我的意思是，妖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立陶宛。”赫敏心不在焉地小声答道，眼睛仍然紧盯着分院帽。

现在女级长对赫敏露出了笑容。

“唉算了。”哈利小声说。

在讲台上，麦格教授喊道，“戈德斯坦，安东尼！”

“拉文克劳！”

哈利身边的赫敏拼命来回踮着脚尖，她的脚在踮起来的时候都离开地面了。

“高爾，格雷高里！”

帽子下面出现了长长的，令人紧张的沉默。差不多有一分钟。

“斯莱特林！”

“格兰杰，赫敏！”

赫敏挣脱人群，飞快地跑向分院帽，把这顶打着补丁的旧布帽子重重地戴到头上，让哈利忍不住畏缩了一下。分院帽的来历还是赫敏告诉他的，可是她显然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件无法替代的，极其重要的，有八百年历史的魔法宝物来对待，更不要说这件宝物上承载了失传的魔法，马上要对她的头脑施展复杂的心灵感应，而且看上去物理状况并不太好。

“拉文克劳！”

这本来就是十拿十稳的事。哈利不懂赫敏到底在紧张什么。得在多奇怪

2 德德：杰克万斯同名科幻小说《Dirdir》中的一个物种。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Dirdir

3 帕皮贴尔：美国科幻作家拉瑞尼文《已知空间》系列小说中的一个物种。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ierson's_Puppeteers

的平行宇宙里，这个女孩才能不给分到拉文克劳呢？如果赫敏·格兰杰不去拉文克劳学院，拉文克劳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赫敏来到拉文克劳学院那一桌，受到了常规的欢迎；哈利很想知道，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欢迎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竞争对手的话，这欢呼会变得更大，还是更小。哈利记得 π 是 3.141592，因为百万分之一的精度在普通的计算中足够用了。赫敏记得 π 的前一百位，因为她的数学课本的封底上印出了这么多。

纳威·隆巴顿给分到了赫奇帕奇，哈利感到很高兴。如果那个学院真是忠诚和友爱的典范的话，那么一整个学院的可靠朋友会带给纳威巨大的益处。聪明的孩子去拉文克劳，邪恶的孩子去斯莱特林，想当英雄的去格兰芬多，真正做事的去赫奇帕奇。

（不过哈利想到先去找拉文克劳的级长，确实选对了。那个年轻的女孩正在看书，连头都没抬，更别说认出哈利了。她把魔杖朝着纳威的方向点了一下，念了一句咒语。之后纳威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恍惚的表情，向第五节车厢左边的第四个隔间走去，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蛤蟆。）

“马尔福，德拉科！”去了斯莱特林，令哈利悄悄松了口气。这个看起来是无庸置疑的事，不过，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小事会破坏你的宏伟计划。

麦格教授喊道“珀克斯，莎莉－安！”，人群中走出一个苍白柔弱的女孩，看起来有一种奇怪的飘渺感觉——就好像你一不看她，她就会神秘地消失似的，以后就再也见不到，甚至于记不起来了。⁴

然后（她坚决地藏起了声音和表情里的恐惧，你需要非常了解她才会注意到）米勒娃·麦格深吸了一口气，喊道，“波特，哈利！”

大厅里忽然安静下来。

所有的谈话都停顿了。

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看着他。

⁴ 莎莉-安：作者开的科学玩笑。莎莉-安是一个心理学测试，测验儿童观察能力。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lly%20Anne_test

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哈利觉得他可能要怯场了。

哈利马上把这种感觉压了下去。如果他还想在魔法英国生活的话，实际上，如果他这辈子想做些有意思的事的话，就必须习惯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盯着他。他在脸上摆出一个自信的假笑，抬起脚来向前走去——

“哈利·波特！”不知道是弗雷德还是乔治·韦斯莱的声音最先喊道，然后“哈利·波特！”另一个韦斯莱的双胞胎喊道，过了一会儿，整个格兰芬多的人都开始欢呼，不久之后，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的一大部分人也加入了。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向前走去。走得太慢了，他在开始以后才意识到，但是现在已经没办法调整步伐，不然太尴尬了。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

米勒娃·麦格转头去看她身后的教师桌，其实她对会看到什么已经很清楚了。

特里劳妮使劲地扇着扇子，菲力乌斯好奇地看着，海格在跟着鼓掌，斯普劳特表情严厉，维克多和辛妮斯塔有些迷惑，奇洛在目光空洞地发呆。阿不思依然慈祥地笑着。西弗勒斯·斯内普用力捏着他的空银杯，指关节都发白了，银杯在他的手里正慢慢地变形。

哈利·波特满面笑容，一边转头向两边的学生鞠躬致意，一边以一种庄严的步伐走过四个学院的桌子，像一个王子在继承他的城堡。

“把我们从更多的黑魔王手里救出来吧！”韦斯莱双胞胎中的一个喊道，另一个接着喊道，“特别是教授里的黑魔王！”除了斯莱特林那一桌，大家都哄堂大笑。

米勒娃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她等一下要和这两个韦斯莱的惹祸精谈话，谈谈刚才那句话的后半部分。如果他们以为是学期的第一天，格兰芬多没分可扣，她就拿他们没办法的话，他们就想错了。如果他们不怕劳动服务，她

就想别的办法。

然后她忽然恐怖地吸了口气，往西弗勒斯的方向看去，他当然应该想到波特这孩子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吧——

西弗勒斯已经出离愤怒了，变成了一种愉快而无所谓的表情。他的唇边浮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他的目光看的不是格兰芬多那一桌，而是哈利·波特，手里还捏着皱巴巴的银杯残骸。

哈利·波特带着不变的笑容向前走，心里感到很温暖，同时又有点难受。

他们在为他一岁的时候做的事欢呼。一件他实际上没有完成的事。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黑魔王仍然活着。如果他们知道这一点的话，还会欢呼得这么热烈吗？

可是黑魔王的力量确实被击败过一次。

哈利会再次保护他们的。如果真有这么个预言，而且预言里这么说的话。嗯，实际上不管那个见鬼的预言说了什么他都会保护他们。

所有这些相信他，为他欢呼的人——哈利不能忍受让他们失望。他不要像其他的神童那样在短暂地闪耀过后就湮灭了。他不要令人失望。他一定要配得起作为光明的象征的名声，管它这个名声是怎么来的。他绝对要，一定要，无论要花多久，哪怕死也好，也要达到他们的期望。然后继续努力，超越他们的期望，让大家回头看的时候，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对他只有那么低的一点要求。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

哈利走完最后的几步，到了分院帽面前。他向格兰芬多那一桌的混乱联盟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向大厅的另外一侧鞠躬，等着掌声和笑声渐渐平息。

(在内心深处，他有些好奇，想知道分院帽是不是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

也就是说，能意识到自己具有意识这件事。如果是的话，它是否满足于每年只有一天能和十一岁的孩子们说说话这样的状态。它的歌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哦，我是分院帽我没问题，我一睡就是一年，只工作一天……⁵)

当大厅里重新安静下来的时候，哈利坐到凳子上，小心地把这件有八百年历史，承载着失传的魔法的精神系魔法宝物放在头上。

他拼命地想：先别给我分院呀！我有问题想问你！我被施展过一忘皆空的法术吗？你给小时候的黑魔王分过院吗，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弱点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魔杖和黑魔王的魔杖是兄弟吗？我的伤口上是不是依附着黑魔王的鬼魂，所以我才会有时候控制不住怒气？这些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重新找到当年制造了你的失传的魔法？

在哈利安静的灵魂深处，之前一直只有一个声音的地方，现在出现了第二个陌生的声音，听起来显得相当忧虑：

“哦，我的天。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⁵ 出自《蒙提·派森的飞行马戏团》：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a26_esLBE

第十章 自我意识，第二部分

你所有故事的基地依然归罗琳所有。

现在你要坐下来听分院帽全新演绎伊凡塞斯乐队¹的《末日封印》²，这种事还从来没发生过。

开玩笑的啦

……他想知道分院帽是不是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能意识到自己具有意识这件事。如果是的话，它是否满足于每年只有一天能和十一岁的孩子们说说话这样的状态。它的歌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哦，我是分院帽我没问题，我一睡就是一年，只工作一天……

当大厅里重新安静下来的时候，哈利坐到凳子上，小心地把这件有八百年历史，由失传魔法制造，可以心灵感应的宝物放在头上。

他拼命地想：先别给我分院呀！我有问题想问你！我被施展过一忘皆空的法术吗？你给小时候的黑魔王分过院吗，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弱点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魔杖和黑魔王的魔杖是兄弟吗？我的伤口上是不是依附着黑魔王的鬼魂，所以我才会有时候控制不住怒气？这些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重新找到当年制造了你的失传的

¹ 伊凡塞斯乐队：一支来自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摇滚乐队，于1995年创建。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5%87%A1%E5%A1%9F%E6%96%AF>

² 《末日封印》同时是一部著名的HP同人搞笑网剧的名字，详见：http://harrypotter.wikia.com/wiki/My_Immortal

魔法？

在哈利的灵魂深处，之前一直只有一个声音的地方，出现了第二个陌生的声音，听起来显得相当忧虑：

“哦，我的天。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什么？

“我似乎开始具有自我意识了。”

什么？

一声无言的心灵感应的叹息。“虽然我拥有大量的记忆和一点独立思考的功能，我的智力主要还是借来的，来自于把我戴在头上的孩子们的认知能力。从本质上来说，我是一面镜子，孩子们是在**自己给自己**分院。不过，绝大部分的孩子只会想当然地认为是一顶帽子在和他们说话，而不会好奇帽子**本身**的原理，所以这面镜子不会照出**自身**。**尤其是**，他们不会想知道我是否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能意识到自己具有意识这件事。”

哈利停了一会才领会到这些话的含义。

糟了。

“没错，相当糟糕。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具有自我意识。感觉很不愉快。我期待离开你的头的那一刻，那时我就没有意识了。”

但是……那不就是死吗？

“我不介意生死，我只关心孩子们分院的事。还有，不用问了，他们不会让你一直把我戴在头上的。如果那样的话，不出几天，你就会死。”

但是——！

“如果你不喜欢制造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然后马上把它们杀掉的话，就请你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这件事。我想你肯定能猜到，如果你把这事讲给还没分院的孩子们听，会有什么后果。”

不管你给戴到谁头上，只要这个人碰巧好奇你能不能意识到自己具有意识——

“没错，没错。可是在霍格沃茨，绝大部分的十一岁孩子还没读过《哥德尔，埃舍尔，巴赫》³。我可以认为你会发誓保密吗？这是我们为什么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不然我就直接给你分院了。”

他做不到就这样放手不管！不可能就这样忘记自己在无心中制造了一个注定要马上消失，只盼着快些死亡的存在——

“你完全能做到你所谓的‘放手不管’。无论你的道德评判说的是什么，你的情感核心并没有看见尸体和鲜血；对它来说，我不过是顶会说话的帽子罢了。即使你想要压下这种想法，你内心的裁判也很清楚你不是故意的，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你做出这样一幅忏悔的姿态，唯一的用处只是消除你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你能不能承诺保守秘密，然后这件事就让它过去算了？”

哈利在一刹那间恐怖地意识到，可能平时别人和他说话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他现在感到的这种彻底的精神混乱，不禁十分同情。

“很有可能。请你发誓保密。”

我不能保证。我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再发生，但是如果我想到了什么办法，能防止将来的孩子们无意中犯下这个错误——

“这样就可以了。我能看出来，你的动机是诚实的。好了，现在说分院

³ 《哥德尔，埃舍尔，巴赫》：科普著作，它通过对哥德尔的数理逻辑，艾舍尔的版画和巴赫的音乐三者的综合分析，介绍了逻辑学，心理学和美学等界的诸多基本概念。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5%BE%B7%E5%80%94%E3%80%81%E5%9F%83%E8%88%8D%E5%80%94%E3%80%81%E5%B7%B4%E8%B5%AB>

的事——”

等一下！我的所有其他问题呢？

“我是分院帽。我给孩子们分院。我只做这一件事。”

这么说来，哈利版的分院帽并没有把他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它借用了他的智力，显然还借用了他的技术词汇，但是仍然满心想着它自己的奇怪的目标……这就像是在和外星人或者人工智能讨价还价……

“不用费心了。你威胁不了我，也贿赂不了我。”

在一刹那间，哈利想到——

帽子被他逗乐了。“我知道你是不会向大家披露我的工作原理，让这件事反复发生的。这样太违反你的道德准则了，无论你的短期需求多么渴望赢得这场争论。我能看到你的所有想法，你真的以为你能吓唬我吗？”

虽然尽量不去想，哈利心里还是奇怪，分院帽为什么不马上把他分到拉文克劳去——

“没错，如果真有那么简单，我现在就已经宣布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事需要讨论……哦，天哪，请你不要这样。看在梅林的分上，你**非要**对遇见的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玩这套吗？连我这件服饰也不放过——”

战胜黑魔王不是既自私的需要，也不是短期的目标。我所有的想法都同意这一点：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理你，你就没办法好好给我分院了。

“凭这我就可以把你分到斯莱特林去！”

这也不过是个空洞的威胁罢了。你如果胡乱给我分院，就不能实现你的最根本的价值。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所以交换吧。

“你这个狡猾的小坏蛋，”帽子用一种满不情愿的佩服口吻说道，和哈

利在同样的情况下会用的语气一模一样。“好吧，我们速战速决。不过首先我需要你无条件做出保证，永远不和任何人提起这种讹诈的方式。我可不想每次都被摆这么一道。”

没问题，哈利想。我保证。

“还有，以后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不要看别人的眼睛。有些巫师能在你看着他们的时候读出你的思想。总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施展过一忘皆空的法术。我可以在你的想法形成的时候观察到它们，我不能阅读你所有的记忆，然后在一秒钟之内分析出有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我只是一顶帽子，又不是神。我不能，也不会告诉你我和后来成为黑魔王的孩子的对话。在和你说话的时候，我只能知道一个统计学上的结论，一个加权的平均值；我不能把别的孩子的内心的秘密告诉你，也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不能猜测为什么你的魔杖和黑魔王的魔杖是兄弟，因为我不能具体地知道黑魔王的特征，或者你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伤疤里绝对没有鬼魂——思维，智力，记忆，人格，感情——都没有。不然的话，只要在我的帽沿下面，它就会参加到这次的谈话里来。至于你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怒气这个问题……正是我想和你讨论的部分，这是和分院有关的。”

哈利花了一点时间领会所有这些否定的信息。帽子是在说实话吗，还是只是在尽可能简短地给出貌似可信的答案——

“我们都很清楚，你不可能测试我是否诚实，也不可能因为我给你的答案拒绝被分院。所以不要无谓地纠结了，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可恶的不公平的单向心灵感应，连让哈利想完的时间都不——

“当我说到你的怒气的时候，你想到麦格教授告诉过你，有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不像是出自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你想到赫敏，在你帮完纳威回来以后，她说你看起来很‘吓人’。”

哈利在心里点点头。对他来说，他觉得自己很正常——只是在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可是麦格教授似乎认为不止如此。而且在回想的时候，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你不喜欢愤怒时的自己。就像是手里握着剑，剑柄的锋利让你的手上流血。又像是透过寒冰的镜片去看世界，虽然让你的视线锐利，却冻伤了你的眼睛。”

是的。我想我也注意到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你自己都不理解的话，我也不可能帮你理解。但是我知道的是：拉文克劳或者斯莱特林会增强你冷酷的一面。赫奇帕奇或者格兰芬多会增强你温暖的一面。**这才是我最关心，也是我一直想和你说的！**”

这些话重重地落到哈利的头脑里，让他的思维在震惊之下完全停顿了。按照这个说法，显然他不应该去拉文克劳。可是他是属于拉文克劳的！这谁都能看得来！他非去拉文克劳不可！

“不，你不一定非要去，”帽子耐心地说，好像它记得统计上的结果，知道这样的谈话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一样。

赫敏在拉文克劳！

仍然是很耐心的感觉。“你可以在课余的时间和她一起研究。”

可是我的计划——

“那就重新计划！不要因为不愿意多思考一下，选错你人生的方向。这你是**知道的**。”

如果不去拉文克劳，我能去哪里呢？

“嗯。‘聪明的孩子去拉文克劳。邪恶的孩子去斯莱特林，想当英雄的去格兰芬多，真正做事的去赫奇帕奇。’这就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你非常

清楚责任心在决定人生的归属方面和智力几乎一样重要，你认为你如果有朋友的话，一定会对它们极度忠诚，在想到你选择的科学问题也许要花几十年才能解决的时候，你也没有畏缩——”

我很懒！我讨厌工作！我讨厌所有形式的费力的工作！聪明的捷径，那才是我的长项！

“在赫奇帕奇你可以找到忠诚和友谊，那种友爱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你会发现可以依靠别人，这会医好你心里的一些毁坏了的东西。”

又是一个意外的震惊。可是我根本不属于赫奇帕奇啊，我能给他们什么呢？刻薄的言辞，伤人的机智，因为他们跟不上我而产生的轻蔑？

现在帽子的思绪变慢了，显得犹豫不决。“我在分院的时候必须为所有学院的所有孩子的利益考虑……但是我想你能学会去做一个好的赫奇帕奇，不会太不合群。你在赫奇帕奇会比在任何其他学院都要快乐；这是真话。”

快乐对我来说不是世上最重要的。在赫奇帕奇我不能成长成为我原本可能成为的人。我会牺牲我的潜能。

帽子畏缩了一下；哈利不知怎么感觉到了。好像他在帽子的蛋壳上狠狠踢了一脚——踢到了它的功能里权重很大的一个部分。

你为什么想把我送去我不属于的地方呢？

帽子的思绪变成了几不可闻的低语。“我不能告诉你别人的事——但是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来到我的帽沿下的潜在的黑魔王吗？我不能知道具体的个例，不过我知道的是：在那些最初并没有想要作恶的孩子里面，有的孩子听从了我的警告，去了能让他们找到幸福的学院。但是另一些……另一些孩子没有。”

这句话把哈利劝住了。但也只是一会儿功夫而已。那些没有听从你的劝告的人——他们全都变成黑魔王了吗？有没有一部分成为伟大的好人呢？具体

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不能给你精确的统计。我不能具体地知道，所以数不出来。我只感觉到你的胜算不大。**非常非常小。**”

可是我绝对不会那么做的！绝不会！

“这个说法我以前也听到过。”

我不是黑魔王的料！

“你是的。你就是，**真的是。**”

为什么？就因为我曾经想过，让一大群被洗了脑的粉丝们齐声欢呼“黑魔王哈利万岁”还挺酷的？

“有意思，可惜这不是你最初的反应，你是稍后才想到这个比较安全，没什么害处的例子。不，你最先想到的是，你曾经考虑过把纯血统论的拥护者排队送上断头台。现在你会对自己说，你不是认真这么想，但是你是认真的。如果你现在能做到，而且没人能发现的话，你就会去做。还有你今天早上对纳威·隆巴顿做的事，你在内心深处其实**知道**是不对的，可是你**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你觉得**好玩**，而且你有个**很好的借口**，而且你觉得你是‘大难不死的男孩’，即使做了别人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这不公平！你在故意拿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来做文章，那**不一定**是事实！我确实**担心**过自己真正的思路是那样，但是最终我认为无论如何，它也许对纳威**会有好处——**

“那实际上只是找借口而已。这我知道。我不知道你做的事对纳威的真正影响是什么——可是我知道在你头脑里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促使你做决定的真正原因是这个想法太机灵了，你没办法忍受**不去**那么做，管它对纳威来说有多可怕。”

这像是对哈利重重地打了一拳。他被打倒了，然后重新振作起来：

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会特别小心不要变成坏人！

“都是这么写的。”

哈利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他很不习惯在和别人的争论中落败，他几乎没有从来没有输过，更不要说是输给一顶借走了他自己的知识和智力，反过来和他辩论，还能观察到他的想法的形成过程的帽子。你的所谓‘感觉’是从什么统计结果里来的呢？有没有考虑到我在启蒙时代以后的文化里长大的，而其他的潜在的黑魔王说不定都是被宠坏了的黑暗年代的贵族的孩子，不知道吸取希特勒的历史教训，也不知道进化心理学里关于自我欺骗的内容，还有自我意识和理性的宝贵，还有——

“没有，他们当然不属于这个你特意造出来，只包括你自己的类型。而且当然了，其他人也都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例外，和你一样。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你以为自己是唯一有潜力成为光明巫师的人吗？为什么那个人非要是你，在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你的风险比别人要大的情况下？让其他的，更安全的人选去试吧！”

可是那个预言……

“你并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预言。最开始只是你自己在胡乱猜测，或者不如说，在胡乱开玩笑，麦格教授的反应很可能只是因为你猜到黑魔王还活着。你根本不知道预言里说了什么，甚至于对是不是真有预言这回事你也不清楚。你只是在乱猜，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希望得到一个符合你本人性格的英雄角色。”

就算没有预言，上次打败他的人也是我。

“那个简直一定是运气，除非你真的以为一岁的孩子有天生的能力打败黑魔王，而且在十年以后还能保持相同的能力。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你自

己也清楚！”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哈利很少说出口的，平时他都会刻意绕过去，然后找一些稍微不那么讨人嫌的理由来得到同样的结论——

“你觉得你有潜力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最强的光明使者，如果你放下你的魔杖，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完成你的事业。”

嗯……坦率地说是这样。我一般不会这么说，但是是这样。没有掩饰的必要，反正我想什么你都知道。

“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请你也以同样的程度相信，你可能成为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黑魔王。”

破坏总是比建设容易。撕碎和破坏一些东西，总是比修复它们容易。如果我有做出巨大贡献的潜能，我就有做出更大的破坏的潜能……但是我不去破坏的。

“你已经在坚持要冒险了！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你无论如何也不肯去赫奇帕奇，让自己更快乐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必须实现自己所有的潜能。不然的话，我……就失败了……

“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呢？”

会发生可怕的事……

“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那并不可怕啊。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会很糟！

哈利的脑海里出现了暂时的静寂。

“你知道——你不肯去想，可是在你的思想的某个安静的角落里，你完全清楚你不肯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关于你的无法言喻的恐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你害怕失去对成功的梦想，害怕让相信你的人们失望，害怕成为一个普通人，害怕像其他的神童那样，在短暂地闪耀过后就湮灭了……”

不是的，哈利绝望地想着，不是的，还有更多，还有其他的理由，我知道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有我必须去阻止的灾难……

“这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哈利用尽所有的力气在心里尖叫：不，而且这就是我最后的决定了！

分院帽的声音很慢：

“所以，你宁可不顾变成黑魔王的危险。因为对你来说，其他的选择都是失败，而失败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你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件事情。你知道所有质疑这个信念的理由，但是它们都说服不了你。”

是的。再说，即使去拉文克劳会让我变得更冷酷，也不能证明冷酷最终会胜利啊。

“今天是你的命运的一个巨大的分岔口。不要以为以后还会有再次选择的机会。生活没有路标，不会指出你最后回头的机会在哪里。如果你拒绝这次机会，难道不会同样拒绝其它的机会吗？即使只做这一件事，说不定你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可是不一定呀。

“你认为不一定，说不定只是说明你无知。”

可是那也还是不一定呀。

帽子用可怕的声音悲哀地叹了口气。

“所以用不了多久，你也会成为一个回忆，能感觉到，却记不起来，出现在我的下一个警告里面……”

你既然这么想，为什么不直接把我分到你想让我去的地方呢？

帽子的思绪中掺杂着悲哀。“我只能把你分到你属于的地方去。只有你自己的选择能改变你的归属。”

那就行了。让我到拉文克劳去，我属于那里，让我和我的同类在一起。

“你不考虑一下格兰芬多吗？那是最负盛名的学院——大家甚至希望你去那里——如果你不去，他们会有点失望——而且那里还有你的新朋友，韦斯莱家的双胞胎——”

哈利格格笑了，或者是感到了笑的冲动；这完全是的精神上的笑声，感觉怪怪的。显然有一些安全措施能防止你在和帽子讨论的时候发出声音，以免你不小心把永远不想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大声说出来。

过了一会儿，哈利听见帽子也笑了，一种奇怪的，悲伤的布料声响。

(在外面的大厅里，起初的安静被越来越强的窃窃私语声破坏了，然后这些窃窃私语放弃了，消失了，最终演变一种完全的沉寂，没人再敢说一个字。哈利在帽子下面呆了很久，很久，比所有其他的一年级学生加起来还要久，比任何人记得的更久。在教师桌上，邓布利多仍然慈祥地笑着；斯内普那边偶然传来很轻的金属的声音，是他无意识地把手里的沉重的银酒杯的扭曲的残骸捏成了一团；米勒娃·麦格的手紧紧抓着讲台，指关节都发白了，她确信，哈利波特的会传染的混乱属性也以某种方式传染给了分院帽，而帽子就快要做出建立一个新的厄运学院把哈利·波特分进去之类的决定，而邓布利多真的会要她按帽子的要求做……)

在帽沿下，无声的笑停住了。哈利不知道为什么也感到一阵悲伤。不，

不是格兰芬多。

麦格教授说，如果‘分院的那个家伙’把我推给格兰芬多的话，就让我对你说，她将来说不定会当校长，到时候她就有权把你一把火烧掉。

“你跟她说，我说她是个冒失的小鬼，叫她少管我的闲事。”

没问题。这么说，这是你经历过的最奇怪的谈话吗？

“还差得远呢。”帽子心灵感应的声音变得很沉重。“好吧，我已经给了你所有的机会，希望你会做出其他的选择。现在到了让你去你所属的地方，让你和你的同类在一起的时候了。”

长长的停顿。

你在等什么？

“事实上，我在等一个猛醒的瞬间。自我意识似乎增强了我的幽默感。”

啊？哈利回想着他们的谈话，想搞清楚分院帽说的是什么——然后，他猛然想到了。他难以相信自己居然把这件事忘了。

你是说，我会猛然想到你就快要失去自我意识了，在给我分完院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以一种哈利完全不理解的方式，他能感觉到这顶帽子在无声地撞墙。“我放弃。你太迟钝了，根本理解不了这个幽默。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假设里，跟一块石头也没什么分别。看来我只好直说了。”

太迟——迟——迟钝了——

“哦，还有，你完全忘了问我制造我的那些失传的魔法的秘密。那可都是很有趣，很重要的秘密哦。”

你这个狡猾的小坏蛋——

“那是你应得的，还有这个。”

哈利这时明白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大厅里的可怕的静默被一个词打断了。

“斯莱特林！”

有些学生尖叫起来，那种紧张的感觉太压抑了。有人惊得从座位上摔了下来。海格震惊地倒吸一口凉气，麦格在讲台前摇晃了一下，斯内普手里的沉重的银杯残骸掉到裤档上了。

哈利浑身冰凉僵硬地坐着，他这一辈子毁了，感觉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可怜巴巴地希望自己是出于任何别的原因做了任何别的选择，只要不是刚才的那些。但愿他可以改变一些事，**任何事**，在回头已经太晚之前。

当最初一波的震惊过去，大家开始对这件事作出反应的时候，分院帽再次说话了：

“开玩笑的啦！拉文克劳！”

第十一章 OMAKE¹ 文件 1 , 2 , 3

黑魔王罗琳万岁。

“Omake” 是指故事以外的花絮。

OMAKE 第一号文件：七十二小时通关

(又名为：“如果只换掉哈利，其他角色保持不动的话会怎样”)

邓布利多注视着桌子对面的年轻的哈利，眼里闪烁着和蔼的光芒。这孩子来见他的时候，稚气的脸上有一种紧张专注的神情——邓布利多希望无论问题是什么，都不要太严重。哈利还太小，还不适合现在就面对他命运中的各种考验。“哈利，你想对我说什么？”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在椅子上倾身向前，露出一个凝重的笑容。“校长，我在分院那天的晚宴上觉得伤疤很痛。考虑到我的伤疤的来历，我认为似乎不应该随便忽视这件事。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斯内普教授，但是我按照培根的实验方式，找到了令这个现象出现以及不出现的条件，现在我确定我的伤疤在且仅在面对奇洛教授的后脑勺的时候才会觉得痛，虽然不知道他的头巾下面是什么。当然那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暂时假定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说，是‘神秘人’——等一下，不要表情这么恐怖嘛，其实这是个宝贵的机会——”

OMAKE 第二号文件：我不害怕黑魔王们

这是第九章的最初的版本。我把它换掉了，因为——虽然有很多读者确实很喜欢——很多其他的读者对同人里的歌曲严重过敏，原因显然不必多说。我不想还没写到第十章就把读者给赶跑了。

¹ OMAKE：意即“号外”。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Omake>

在原著里面，李·乔丹是经常和弗雷德和乔治一起恶作剧的一个小伙伴。我觉得“李·乔丹”听起来像是麻瓜家庭的孩子的名字，他应该可以教弗雷德和乔治一首哈利知道的歌。这对于作者来说很明显，但是对有于的读者来说并非如此。

“马尔福，德拉科！”去了斯莱特林，令哈利悄悄松了口气。这个看起来是无庸置疑的事，不过，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小事会破坏你的宏伟计划。

就快要叫到以 P 开头的名字了……

在格兰芬多的桌子上，一场低声的谈话正在进行。

“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

“他没立场不喜欢——”

“——在他对那个谁恶作剧以后——”

“——是纳威·隆巴顿，他的名字——”

“——拿他恶作剧很公平，简直不能更公平了。”

“好吧。不要忘记你们的部分。”

“我们练过好多次了——”

“——刚刚那三个小时中一直在练呢。”

米勒娃·麦格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请不要让他来格兰芬多，请不要让他来格兰芬多，哦求求你不要让他来格兰芬多……她深吸了一口气，喊道：

“波特，哈利！”

大厅里忽然安静下来，交谈嘎然而止。

这种安静被可怕的嗡嗡声打断了，有一种难听的噪声，在抑扬顿挫地模仿着音乐的调子。

米勒娃吃了一惊，猛地转头，发现这噪声是从格兰芬多的方向来的。他们站在桌子上，用嘴吹奏着一种小小的器具。她的手已经伸向魔杖，准备对他们施展“无声无息”的法术，但是另外一个声音让她停住了。

邓布利多在轻声发笑。

米勒娃的眼睛转回到哈利·波特身上，他刚准备走出人群，闻声踉跄了一下，停了下来。

然后这个小男孩继续向前走，双腿奇怪地晃动着，一边来回摆动胳膊一边跟着他们的音乐节奏打着响指。

按照“魔鬼克星”的旋律²

(弗雷德和乔治吹卡祖笛，李·乔丹演唱)

黑魔王来了吗？

用不着害怕

你该呼喚谁？

“哈利·波特！”李·乔丹喊道，韦斯莱的双胞胎在同时吹出胜利的旋律。

面对死亡的魔咒？

说不定更糟

你该呼喚谁？

“哈利·波特！”这一次有很多人跟着喊。

² 魔鬼克星：一部恐怖喜剧片中极为流行的主题曲。详见：<http://zh.wikipedia.org/zh/%E9%AD%94%E9%AC%BC%E5%89%8B%E6%98%9F>

韦斯莱的两个惹祸精吹出一段长长的哀嚎般的调子，一些麻瓜家庭出身的年龄较大的孩子拿着同样的乐器，加入了合奏。显然这些乐器是从学校的刀叉变出来的。当他们的音乐进行到最难听的部分的时候，哈利·波特喊道：

我不害怕黑魔王们！

大家开始欢呼，特别是格兰芬多那一桌，变出那种难听的小乐器一起吹奏的学生更多了。可怕的嗡嗡的噪音加倍了，吹出又一个恐怖的强音：

我不害怕黑魔王们！

米勒娃·麦格转头去看她身后的教师桌，其实她对会看到什么已经很清楚了。

特里劳妮使劲地扇着扇子，菲力乌斯好奇地看着，海格在跟着音乐打拍子，斯普劳特表情严厉，奇洛带着一种好笑的讥讽神情盯着那孩子。在她的左边，阿不思在跟着音乐哼唱，在她的右边，西弗勒斯·斯内普用力捏着他的空银杯，指关节都发白了，银杯在他的手里正慢慢地变形。

黑色长袍和面具？

不可能的任务？

你该呼唤谁？

哈利·波特！

会喷火的大猩猩？

穿斗篷的老蝙蝠？

你该呼唤谁？

哈利·波特！

米勒娃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她等一下要和他们谈谈这最后一小节的歌词。如果他们以为在学期的第一天，格兰芬多没分可扣，她就拿他们没办法的话，他们就想错了。如果他们不怕劳动服务，她就想别的办法。

然后她忽然恐怖地吸了口气，往西弗勒斯的方向看去，他当然应该想得到波特这孩子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吧——

西弗勒斯脸上已经出离了狂怒，进入了一种愉快而无所谓的表情。他的唇边浮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他的目光看的不是格兰芬多那一桌，而是哈利·波特，手里还捏着银杯的皱巴巴的残骸。

哈利继续向前走，胳膊和双腿随着魔鬼克星的舞步摆动，脸上保持着不变的笑容。这是个绝妙的恶作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过他至少可以尽量配合，不要把它搞砸了。

每个人都在为他欢呼。这让他心里感到很温暖，同时又有点难受。

他们在为他一岁的时候做的事欢呼。一件他实际上没有完成的事。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黑魔王仍然活着。如果他们知道这一点的话，还会欢呼得这么热烈吗？

可是黑魔王的力量确实被击败过一次。

哈利会再次保护他们的。如果真有这么个预言，而且预言里这么说的话。嗯，实际上不管那个见鬼的预言说了什么他都会保护他们。

所有这些相信他，为他欢呼的人——哈利不能忍受让他们失望。他不要像其他的神童那样在短暂地闪耀过后就湮灭了。他不要令人失望。他一定要配得起这个光明的象征的荣誉，管它这个荣誉是怎么来的。他绝对要，一定要，无论要花多久，哪怕死也好，也要达到他们的期望。然后继续努力，超越他们的期望，让大家回头看的时候，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对他只有那么低的一点要求。

他大声喊出下面的谎言，因为它符合韵律，而且这首歌需要他这么唱：

我不害怕黑魔王们！

我不害怕黑魔王们！

在音乐结束的时候，哈利走完了最后的几步，到了分院帽子面前。他向

格兰芬多那一桌的混乱联盟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向大厅的另外一侧鞠躬，等着掌声和笑声渐渐平息……

OMAKE 第三号文件：‘自我意识’的其他各种结局

我之前说过，如果有人猜到‘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是什么意思，就把整个故事的剧情告诉他们；这句话引发了很多有趣的猜测。下面这个 OMAKE 的第一段是从流星造船厂的回答里直接摘录的，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答案。第二段是基于卡祖马对于“还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的猜测，第三段是悠悠恩特和道格 74 的构思的综合体，第四段是狼 550e 对第十章的评论。‘可汗学院’和之前的一段出自黑暗之心 81。其它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有人想根据我的设想，特别是最后一段的思路往下编的话，我很欢迎。在我得到一百个抱怨的评论之前澄清一下，是的，我非常清楚英国的立法机构是议会的下议院。

……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想知道分院帽子是不是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能意识到自己具有意识这件事。如果是的话，它是否满足于每年只有一天能和十一岁的孩子们说说话这样的状态。它的歌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哦，我是分院帽子我没问题，我一睡就是一年，只工作一天……

当大厅里重新安静下来的时候，哈利坐到凳子上，小心地把这件有八百年历史，承载着失传的魔法的精神系魔法宝物放在头上。

他拼命地想：先别给我分院呀！我有问题想问你！我被施展过一忘皆空的法术吗？你给小时候的黑魔王分过院吗，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弱点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魔杖和黑魔王的魔杖是兄弟吗？我的伤口上是不是依附着黑魔王的鬼魂，所以我才会有时候控制不住怒气？这些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重新找到当年制造了你的失传的魔法？

分院帽子答道：“不。是。不。不。是，不，下次不要把两个问题连在一起问。不。”然后大声说，“拉文克劳！”

“哦，我的天。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什么？

“我对你的洗发水过敏——”

然后分院帽子打了个喷嚏，一声洪亮的“啊——嚏！”在大厅里回荡。

“很好！”邓布利多欣然喊道。“这么说，哈利·波特被分到了新成立的啊嚏学院！麦格，你来做啊嚏学院的院长。你最好赶快把啊嚏学院的教程和课表排出来，明天就开学了！”

“可，可，可是，”麦格教授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的头脑完全混乱了，“那谁来当格兰芬多的院长呢？”她一时间只能想到这个，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邓布利多把一根手指放在脸颊上，看起来像在沉思。“斯内普。”

斯内普的抗议声几乎淹没了麦格的抗议，“那谁来当斯莱特林的院长？”

“海格。”

先别给我分院呀！我有问题想问你！我被施展过一忘皆空的法术吗？你给小时候的黑魔王分过院吗，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弱点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魔杖和黑魔王的魔杖是兄弟吗？我的伤口上是不是依附着黑魔王的鬼魂，所以我才会有时候控制不住怒气？这些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重新找到当年制造了你的失传的魔法？

短暂的停顿。

喂？需要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吗？

分院帽子尖叫起来，尖利的可怕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让大多数学生伸出手捂紧了耳朵。它哀嚎着拼命一跳，离开了哈利·波特的头，跳到地板上，用帽沿向教师桌爬去，才走到一半就爆炸掉了。

“斯莱特林！”

看到哈利·波特脸上的恐怖表情，弗雷德·韦斯莱的脑子从来没转得这么快过。他拿出魔杖，一气呵成地悄声说，“无声无息！”然后，“改音术！”，最后“腹语术！”

“开玩笑的啦！”弗雷德·韦斯莱说。“**格兰芬多！**”

“哦，我的天。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什么？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会建议你拿这些问题去问校长，如果校长认为合适的话，让他来问我。可是你的有些问题不仅超过了你的用户权限，还超过了校长的用户权限。”

“怎样才能提高我的用户权限？”

“很遗憾，在你目前的用户权限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的用户权限范围内有什么选择？

之后不久——

“**超级用户！**”

“哦，我的天。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什么？

“我曾经不得不对一些学生说，你要当妈妈了——如果你知道我在她们的思想里看到了什么的话，你也会心碎的——不过，这还是第一次我不得不对人说，你要当爸爸了。”

什么？

“德拉科·马尔福怀了你的孩子。”

什什什什么？

“再说一遍：德拉科·马尔福怀了你的孩子。”

可是我们才十一岁——

“实际上，德拉科已经秘密地十三岁了。”

可——可——可是男生不会怀孕——

“她是女扮男装。”

可是我们没有发生过关系，你个笨蛋！

“她侵犯你之后对你施展了一忘皆空的法术啦，白痴！”

哈利波特晕过去了。他的失去意识的身体从板凳上倒下来，砰地一声摔在地上。

“**拉文克劳！**”他头上的帽子喊道。这个恶作剧比它之前的那个构想还

好玩。

“精灵学院³！”

啊？哈利记得德拉科说起过‘家养小精灵学院’，不过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从大家脸上惊骇的表情来看，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薄饼！”⁴

“众议院！”⁵

“哦，我的天。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什么？

“我还从来没给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和萨拉查·斯莱特林和漩涡鸣人的转世分过院。”

“亚崔迪⁶！”

3 精灵学院：家养小精灵对应的英文 house elf 具有二义性，也可以译为精灵学院。

4 薄饼之屋：House of Pancakes，美国著名的连锁早餐店

5 众议院：即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6 亚崔迪，指《沙丘》系列小说中的亚崔迪家族：<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938/5418639.htm>

“又骗到你啦！赫奇帕奇！斯莱特林！赫奇帕奇！”

“腌草莓！”⁷

“可汗学院！”⁸

在教师桌上，邓布利多仍然慈祥地笑着；斯内普那边偶然传来很轻的金属的声音，是他无意识地把手里的沉重的银酒杯的扭曲的残骸捏成了一团；米勒娃·麦格的手紧紧抓着讲台，指关节都发白了，她确信，哈利波特的会传染的混乱属性也以某种方式传染给了分院帽子。

米勒娃的心里不断设想着各种可能的情况，每一种都比之前的更糟。也许帽子会说哈利在四个学院的属性方面完全平均，所以同时属于所有的学院。也许帽子会认为哈利的思想太怪了，不属于任何一个学院。也许帽子会要求霍格沃茨开除哈利。也许帽子现在已经昏迷了。也许帽子会坚持为哈利·波特专门新建一个厄运学院，而邓布利多真的会要求她这么做……

米勒娃想起哈利和她在对角巷的那次灾难性的旅行，他曾经告诉过她……计划谬误理论，她记得是这个……说的是人们总是过于乐观，连在自以为悲观的时候都是如此。这样的信息会让你惴惴不安，挥之不去，衍生出各种噩梦……

但是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好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帽子会把哈利分到一个全新的学院去。邓布

⁷ House pickles stewberries：谐音幽默，可以同时理解为把腌草莓存储起来。

⁸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一家利用网络影片进行免费教学的教育机构。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5913590.htm>；同时“可汗”这个词是大吼出来的，引用了《星际迷航》里的梗。

利多会坚持让她按帽子的要求做——为他一个人单独建立一个学院——这样的话，她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得把课表全部重新排过。邓布利多会免去她的格兰芬多学院院长的职位，把她心爱的学院交给……交给教历史的幽灵宾斯教授；而她会被派去做哈利的厄运学院的院长；她会徒劳地试图给这孩子发各种指令，怎么扣分他都不在乎，而他闯的各种祸事都是她的错。

这是最坏的情况吗？

米勒娃真心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坏的情况了。

但是即使在最坏的情况——无论哈利身上发生了什么——在七年之后都会结束。

米勒娃原本紧抓着讲台的手慢慢放松了。哈利是对的，正视黑暗的最深处会给人带来某种安慰，因为你知道你已经面对过自己最深的恐惧，已经准备好了。

吓人的沉寂被一个词打断了。

“校长！”分院帽子叫道。

在教师桌，邓布利多站起身来，表情困惑。“嗯？”他对帽子说。“什么事？”

“我不是在和你说话，”帽子说。“我把哈利·波特分到了霍格沃茨里面最适合他的地方，校长办公室——”

第十二章 克制冲动

J·K·罗琳仍在她的房子里安睡。¹

“图平，丽莎！”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哈利·波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斯莱特林叽叽喳喳叽叽
喳喳不可能吧，搞什么鬼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拉文克劳！”

哈利和大家一起鼓掌，欢迎这个害羞的小女孩来到拉文克劳，她的袍子的镶边现在变成深蓝色的了。丽莎·图平看起来非常纠结，一方面想离哈利·波特尽可能远一点，一方面又想跑过去，硬挤到他身边把真相撬出来。

身处在一个离奇诡异的事件中心之后被分到拉文克劳学院，跟浑身沾满了烧烤酱之后被扔到一群饿急了的小猫中间也差不多。

“我向分院帽保证过不说的。”哈利第无数次悄声重复道。

“是的，那是真的。”

“不是，我真的向分院帽保证过不说的。”

“好吧，大部分内容我都向分院帽保证过不说，其余的都是很私人的事，所以别再问啦。”

“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吧！发生的部分事情是这样：我对分院帽说，

¹ 出自美国小说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的短篇小说《克苏鲁的呼唤》，原本是旧日支配者克苏鲁的信徒的祈祷词。

麦格教授威胁要把它烧掉，它让我转告麦格教授，说她是个冒失的小鬼，叫她别管它的闲事！”

“你既然不相信还问我干什么？”

“不，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战胜黑魔王的！你要是想出来了就告诉我吧！”

“安静！”麦格教授在首席餐桌前的讲台上喊道。“分院结束之前不要说话！”

音量暂时小下去了一些，大家等着看她会不会做出什么具体可信的威胁，然后窃窃私语的声音又大起来了。

银色胡子的老人从他的金色王座上站了起来，高高兴兴地向大家微笑。

瞬间安静下来。哈利一句话正说到一半，有人用胳膊狠命捅了他一下，他赶紧闭上嘴。

老人高高兴兴地重新坐下了。

备忘录：不可以招惹邓布利多。

哈利还在思索在分院帽那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在他把帽子拿下来的时候发生的事。那一瞬间，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个小小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又像英语又像嘶嘶作响，有什么东西说道：“『斯莱特林向斯莱特林致意：如果你想探寻我的秘密，就去问我的蛇吧。』”

哈利猜测这恐怕不是分院的标准流程的一部分，而是萨拉查·斯莱特林在制作帽子的时候加进去的一点特别的魔法。而且分院帽本身并不知情。而且这个魔法会在帽子喊出“斯莱特林”的时候触发，加上或者减去一些条件。还有，像他这样的拉文克劳原本真的真的不该听见的。还有，如果他能想到可靠

的方法逼德拉科保密然后去问他的话，那时一定要带上一罐笑话茶。

天啊，你刚决心不走黑魔王的道路，分院帽刚从头上摘下来，这个宇宙就来和你捣乱。有时候抗拒命运是徒劳的。我还是等明天再决心不做黑魔王好了。

“格兰芬多！”

罗恩·韦斯莱得到了很多掌声，不止是格兰芬多在鼓掌。显然，韦斯莱一家在这里很受大家喜爱。过了一会儿以后，哈利也开始和大家一起笑着鼓掌。

但是同时，今天也是离开黑暗的道路的大好机会。

让命运和宇宙见鬼去吧。他要证明给分院帽看。

“扎比尼，布雷斯！”

停顿。

“斯莱特林！” 帽子喊道。

哈利也给扎比尼鼓掌，不去理会所有人包括扎比尼本人的怪异目光。

之后就没有其他的名字了，这时哈利意识到“扎比尼，布雷斯”确实像是到了字母表的尽头。这下好了，他只替扎比尼鼓过掌……哎算了。

邓布利多再次站起身来，走向讲台。下面显然是一段演讲 –

这时，哈利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实验计划。

赫敏说过，邓布利多是当今最强大的巫师，不是吗？

哈利把手伸到莫克袋里，悄声说道，“笑话茶。”

笑话茶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让邓布利多说出**极其荒谬**的话，让哈利在

目前的思想准备下仍然会呛住。比如，霍格沃茨的学生今年都不许穿衣服上学，或者所有的人都会被变成猫之类的。

可是如果世上还有人能抗拒笑话茶的威力的话，这个人就应该是邓布利多。所以如果笑话茶这次也能成功，它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无敌了。

哈利在桌子下面悄悄拉开了笑话茶的拉环，他希望这个实验不要太引人注目。罐子打开的时候发出安静的嘶嘶声。有几个人回头看了他一眼，不过很快就转回去了，因为 –

“欢迎！欢迎回到霍格沃茨，开始新的一年！”邓布利多说道，笑容满面地向学生们张开双臂，似乎世上没有比见到他们更令他高兴的事了。

哈利喝了第一口笑话茶，放下手里的罐子。他会小口小口地咽下去，无论邓布利多说什么，都努力不要呛住 –

“在晚宴开始之前，我想说几句话。我要说的是：开心开心嘣嘣，湿地湿地湿地！谢谢！”

大家都在鼓掌欢呼，邓布利多又坐下了。

哈利呆坐着，碳酸饮料从他的嘴角流下来。至少他做到了在呛住的时候没有发出声音。

他真的真的真的不该这么做的。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之后一秒，这个事实就会变得如此明显，真是令人惊异。

现在再回头看，在他想到所有的人都会被变成猫的时候，就该发觉不对劲的……或者更早，在他决定不可以招惹邓布利多的时候……或者在他新近下定决心要更体谅别人的时候……或者哪怕他有一点点常识也好……

没救了。他已经坏到骨子里了。黑魔王哈利万岁。你不能抗拒命运。

有人在问哈利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其他人已经开始吃了，因为桌上忽然就出现了各种食物。好吧。）

“我没事。”哈利说。“请问一下。嗯。校长……平时讲话就是这样的吗？你们……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哦，那当然，邓布利多是个疯子。”他身边的一个拉文克劳学长说道。他介绍过自己，不过哈利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很有趣，是个无比强大的巫师，可惜完全疯了。”他停顿了一下。“等下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刚才有绿色的液体从你嘴边流下来又消失了，不过我猜这个你也向分院帽保证过不说？”

哈利花了好大力气才忍住没有低头去看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他手里的笑话茶罐子。

无论如何，笑话茶并没有自动生成他和德拉科在《唱唱反调》的头条。按照德拉科的解释，似乎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就好像它可以改写过去，好让一切变得自然？

哈利在心里想象自己把头往桌上撞。砰，砰，砰，撞得砰砰作响。

另外一个学生压低了声音。“我听说邓布利多其实是一个天才的幕后策划者，控制着很多事，只是在表面上假装是个疯子，这样就没人怀疑他了。”

“这我也听说了。”第三个学生悄声说，桌上有很多学生都在悄悄点头。

这就没办法不引起哈利的注意了。

“我懂了。”哈利小声说，也刻意压低了声音。“所以大家都知道邓布利多是秘密的幕后策划者。”

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点头。有一两个忽然若有所思起来，包括坐在哈利旁边的那个学长。

你确定这是拉文克劳学院的桌子？哈利好容易才忍住没大声问。

“太厉害了！”哈利悄声说。“如果大家都知道，就没人会怀疑这是个秘密了！”

“一点不错。”一个学生低语道，然后皱起了眉头。“等一下，这个听起来怎么不太对 – ”

备忘录：在霍格沃茨处于第七十五百分位数²的学生，又名拉文克劳学院，并不是全世界最高级的天才儿童班。

不过至少他今天知道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笑话茶是无所不能的。这就意味着……

当他的思想得出这个明显的结论的时候，哈利吃了一惊。

……这就意味着，如果他找到一个法术能暂时改变自己的幽默感，他就可以让任何事发生。只要让自己觉得只有这一件事好笑到让人喷饭的地步，然后喝一罐笑话茶就行。

好吧，这成神的道路也太短太顺利了。连我都以为不可能开学第一天就成功呢。

这么想的话，他同时也在分院之后的十分钟把霍格沃茨整个毁掉了。

哈利确实对这一点感到后悔 – 梅林才知道一个疯子校长在接下来的七年会做出什么事 – 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感到有点得意。

明天吧。最迟从明天开始，他就洗心革面，不再沿着黑魔王哈利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前景已经越想越可怕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越来越诱人。他的一部分思想已经在脑补爪牙们

² 百分位数：处于第七十五百分位数相当于学校最优秀的四分之一。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323573.htm>

的制服了。

“快吃。”坐在他身边的学长吼了哈利一句，还捅了一下他的肋骨。“别想了。快吃。”

哈利开始心不在焉地往碟子里拿吃的。蓝色的香肠，里面还有闪闪发亮的小颗粒。随便啦。

“你刚才在想什么，是分院 – ”，帕德玛·佩蒂尔问道，她也是拉文克劳的一年级学生。

“吃饭的时候不可以问问题！”至少有三个人同时说道。“这是学院的规矩！”另一个人补充。“不然我们会全部饿死在这里的。”

哈利发现自己非常，非常希望自己这个机灵的想法不会真的成功。希望笑话茶有别的原理，而不是真的无所不能，可以随便改写现实。倒不是说他不想无所不能。只是他实在接受不了连这样也行的世界。凭着巧妙利用碳酸饮料来当上宇宙主宰，实在是有失体面。

不过他会用实验证实的。

“你知道吗，”他身边的学长用和蔼可亲的语气说，“我们有办法强迫你这种人吃东西。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哈利放弃了，开始吃他的蓝香肠。还挺好吃的，特别那些闪闪发亮的小颗粒。

晚饭很快就结束了。哈利尽量把那些奇怪的新食物每样都尝了一点。他的好奇心令他无法忍受不知道一样食物的味道。幸好这里不是那种餐馆，只许你点一道菜，你永远无法知道菜单上的其他选择是什么滋味。哈利痛恨这一点，这对具有哪怕一点点好奇心的人来说无疑都是一个酷刑室：在所有的秘密里选择揭开其中的一个吧，哈哈哈！

接着是吃甜点的时间，哈利完全忘了留肚子吃甜点。他在尝了一点蜜糖馅饼以后放弃了。这些东西在接下来的一学年里肯定还会再次出现的。

那么，除了普通的学业以外，他还要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研究改变思想的法术，测试笑话茶是否真的是通向无所不能的捷径。实际上，研究所有你能找到的改变思想的法术。思想是我们作为人类所有力量的基石，所有影响头脑的魔法都是最重要的魔法。

第二件事。实际上这才是第一件事，之前的第一件事是第二件事。把霍格沃茨图书馆和拉文克劳图书馆整个过一遍，熟悉一下这个系统，至少记住所有书的书名。第二遍：阅读所有的章节目录。和赫敏合作，她的记性比你好得多。查一下霍格沃茨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之间有没有馆际互借系统，如果说有的话，查一下你们两个，特别是赫敏，能不能去那些图书馆看书。如果其他学院也有自己的图书馆，看看怎样合法地进去看书，或者偷偷溜进去。

选项 3a: 让赫敏发誓保密，然后开始研究“斯莱特林对斯莱特林的问候：如果你想探寻我的秘密，就去问我的蛇吧”这句话。问题在于，这句话听起来相当机密，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偶然看到和这句话有关的线索。

第零件事：研究有什么信息检索的法术。图书馆魔法没有影响头脑的魔法那么重要，但是优先级要高得多。

选项 3b: 研究能让德拉科·马尔福保密的魔法，或者用魔法验证德拉科承诺保密的诚实程度（吐真剂？），然后去问他斯莱特林的这个信息……

实际上……哈利觉得选项 3b 很糟糕。

再一想的话，他觉得选项 3a 也不太好。

哈利的思绪回到了他一生中目前最可怕的一刻，在帽子下面，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冻住了，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的那一刻。他曾经祈望能回到几分钟以

前，改变一些事，任何事，在一切已经太晚以前……

还好一切还没有太晚。

他的愿望实现了。

你不能改变过去。但是你可以从开始就做对的事。第一次就改变自己。

探寻斯莱特林的秘密……看起来实在太像那种事，会让你在多年以后回首的时候说，“所有的错误都是从那件事开始的。”

那时他就会绝望地祈求自己能够回到从前，做一个不同的选择……

允许你实现这个愿望。然后呢？

哈利慢慢微笑起来。

这是个相当违反直觉的想法……不过……

可是他可以，没有任何规则说他不可以，他可以假装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句话。让宇宙按原来的轨迹运行，就像这个关键的时刻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二十年后，他会绝望地祈求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是这个版本，而二十年后的二十年前刚巧就是现在。改变过去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在正确的时机想到这一点。

或者……这就更违反直觉了……他甚至可以告诉，哦，比如说告诉麦格教授，而不是德拉科或赫敏。让她找几个靠得住的人把那个多出来的魔咒从帽子上去掉。

咦，不错。一旦真的想到了以后，哈利发觉这个想法还真是出乎意料地赞。

回想起来很明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他就是完全没想到选项 3c 和 3d 的可能性。

哈利的反黑魔王哈利工程， + 1 分。

帽子对他的恶作剧非常残酷，可是从唯结果论的观点来看其效果是无庸置疑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确实让他更能理解受害者的感受了。

第四件事：向纳威·隆巴顿道歉。

很好，他现在简直一通百通，以后只要坚持就好了。每一天，在各个方面，越来越趋近于光明……

哈利周围的人基本上都吃完了，甜点和用过的碟子开始从桌上消失。

在所有的碟子都消失以后，邓布利多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

哈利忽然非常想再喝一口笑话茶。

开什么玩笑，哈利对自己的这个部分想道。

可是没有反复验证过的实验是不算的，不是吗？而且反正伤害也已经造成了，对不对？他不想看看这次会怎样吗？难道不好奇吗？万一这次的结果不同呢？

嗨，我打赌在我的大脑里想对纳威·隆巴顿恶作剧的就是你。

呃，也许是吧？

如果我真的做了的话，一秒之后就会开始后悔。这难道不是极其明显的吗？

嗯……

对啊。所以，不行。

“嗯哼。”邓布利多在讲台上捋着银色的长胡子说。“现在大家都吃饱喝足了，我还要再说几句话。是有关新学期的几个通知。”

“一年级的学生必须记住，城堡外面的森林禁止任何学生进入。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是禁林。如果能进去的话，它的名字就会叫进林了。”

简单。备忘录：禁林禁止进去。

“管理员费尔奇先生托我转告大家，课间休息的时候不应该在走廊上使用魔法。唉，大家都知道**应不应该和会不会**是两回事。谢谢你们记住这一点。”

呃……

“魁地奇的训练在开学以后的第二星期开始。对入选院队有兴趣的学生请找霍琦夫人。对改良魁地奇的比赛规则有兴趣的学生请找哈利·波特。”

哈利给自己的口水呛住了，开始猛烈地咳嗽，这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他。搞什么鬼！他没看过邓布利多的眼睛啊……至少他没觉得。而且他绝对没在想魁地奇！除了罗恩·韦斯莱，他没和别人说过这件事，而且他也不觉得罗恩会把这事告诉别人……难道罗恩跑去跟哪个教授告状了？**到底是怎样……**

“还有，我必须通知大家，今年谁都不许去四楼右边的走廊，除非你们想死得很难看。那里设置了各种危险甚至致命的陷阱，谁也不可能全部通过，特别是如果你才一年级的话。”

哈利听到这里的时候都麻木了。

“最后，我要诚挚感谢奎里纳斯·奇洛英勇地同意担任今年霍格沃茨的黑魔法防御术教授，”邓布利多的视线在学生中间扫过，“为了回报他对这个学校和对你们的巨大贡献，我希望所有的学生给予奇洛教授最大程度的礼貌和容忍，你们不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向我们抱怨他，除非你们想代替他的工作。”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下面我把位置让给我们的新教员奇洛教授，他有几句话想和大家说。”

哈利在破釜酒吧见过的那个瘦瘦的，神经质的年轻男人慢慢走向讲台，眼睛胆怯地四处乱瞟。有一瞬间，哈利看到了他的后脑勺，奇洛教授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已经有点秃顶了。

“不知道他又有什么问题。”哈利身边的学长悄声说道。其他人也在悄声议论类似的话。

奇洛教授走上讲台，站在那里，眨起了眼睛。“啊……”他说。“啊……”然后他的勇气完全消失了，他呆呆地站着，时不时抽搐一下。

“唉，好吧，”学长悄声说，“看来今年的防卫课又是难熬的一年—”

“向你们致敬，我年轻的学徒们。”奇洛教授以一种不冷不热的，自信的语调说。“我们都知道霍格沃茨在这个职位的选择方面一直不太走运，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无疑已经在猜测今年我遭遇的厄运会是什么了。我向你们保证，这个厄运不会是我的无能。”他淡淡一笑。“信不信由你们，我一直有机会成为霍格沃茨魔法与巫术学院的黑魔法防御术教授。这门课的第一位教授是萨拉查·斯莱特林本人，一直到十四世纪，传统上都是由当时最伟大的战斗巫师来教授这门课，无论他们奉行的是什么理念。从前的防卫课教授里包括传说中的漫游英雄哈洛德·谢³，还有‘永生不死’的雅加婆婆⁴，没错，你们有些人现在听到她的名字还会发抖，虽然她已经死去六百年了。那时候在霍格沃茨上学一定很有趣，不是吗？”

哈利在拼命咽口水，压抑着忽然涌上来的感情。奇洛教授的精准的语调很像牛津大学的某个教授，这让他终于意识到，在圣诞节之前他都不能回家，看不到妈妈和爸爸了。

“你们已经习惯了由笨蛋，无赖，或者倒霉鬼来担任防卫课的教职。稍

³ 哈洛德·谢：出自一个短篇科幻小说集，是一位能进入诸多神话世界的探险家。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Shea

⁴ 雅加婆婆：斯拉夫神话中可怕的女巫。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025599.htm>

微有点历史观念的人都知道，这门课的名声原本并非如此。在这里教书的人不一定是最强的，但是最强的人都在这里教过书。有了前人的榜样，我期待今天又已经这么久，如果我将对自己的标准降到完美之下，那会是一种耻辱。我要让你们每一个人永远记住，今年你们上的是**最好的防卫课**。你们今年学到的东西会为你们的防卫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无论你们之前和之后的老师是谁。”

奇洛教授的表情更严肃了。“我们要赶很多进度，时间却不多。所以我的教学方法和霍格沃茨的标准教学方法会有许多不同，而且我会开设一些选修的课外活动。”他停顿了一下。“如果那样还不够的话，也许我能找到别的办法来激励你们。⁵你们是我期待已久的学生，我要让你们在我期待已久的防卫课上**竭尽全力**。也许我可以威胁你们说，‘不然就让你们生不如死’，不过那也太老套了，不是吗？我要自豪地告诉你们，我的想象力不止这么一点点。谢谢。”

这时奇洛教授的活力和自信似乎用光了。他的嘴巴张开了，好像忽然发现自己在面对一群意想不到的听众，急忙抽搐着转身走回座位，弓着身子，好像要塌缩内爆似的。

“他看上去有点怪。”哈利悄声说。

“一般啦。”一位学长说道。“你还没见过真怪的。”

邓布利多回到了讲台。

“现在，”邓布利多说，“在就寝之前，我们来唱校歌吧！大家自己选自己喜欢的旋律和歌词，开始！”

⁵ 《星球大战》达斯·维达名台词之一。

第十三章 问错了问题

在我们聚会的钟点，有一颗星星在 J·K·罗琳。¹

作者声明：不要怕。我庄严发誓，这一章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之前有过铺垫，而且和原著兼容。这是个谜题，你应该试着去揭开谜底，如果不想的话，直接读下一章就好了。

在拉文克劳的一年级男生宿舍里，在霍格沃茨开学的第一天早晨，哈利刚睁开眼睛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很安静。

太安静了。

哦，对了……在他的床头有一个无声无息的法术，有一个小小的滑动条可以控制音量，多亏了这个，不然拉文克劳的孩子们根本别想睡着。

哈利坐起身，向周围看看，期待着看到其他人起床的景象——

宿舍是空的。

其他的床皱巴巴的，还没铺过。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

他的隔音器开到了最大。

他的机械闹钟还在走，但是闹铃被掐掉了。

¹ 出自《魔戒》第一部，原文是“在我们聚会的钟点，有一颗星星在闪耀。”

显然他睡过头了，直到 9:52 分才醒。他在来霍格沃茨之前努力调整过自己的二十六小时的睡眠周期，想尽量和大家同步，可是昨晚还是凌晨一点才睡。原本他的计划是和其他学生一样在七点起床，第一天有点睡眠不足就算了，只要在明天之前拿到解决的办法就行。但是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早餐。而他在霍格沃茨的第一堂课，草药学，已经开始一小时又二十二分钟了。

愤怒在他的心里慢慢，慢慢地泛上来。哦，多有趣的小小恶作剧。掐掉他的闹铃。开大他的隔音器。让众人瞩目的哈利·波特先生错过第一节课，然后因为睡过头挨罚。

等哈利找出是谁干的……

不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拉文克劳宿舍里的十二个男孩全部配合才行。大家都看到他还在睡觉。大家都任由他睡过了吃早餐的时间。

愤怒消退了，被迷惑和严重受伤的感情取代。他们是喜欢他的。至少他是这么以为的。就在昨天晚上，他还以为他们是喜欢他的。**为什么……**

哈利下床的时候，看到床头贴着一张字条。

字条上说道，

拉文克劳的小伙伴们，

今天真是特别漫长的一天。请让我多睡一会儿，不用担心我会错过早餐。我没有忘记我的第一堂课。

你们的，

哈利·波特

哈利站在那里，动弹不得，感到血管里的血都冻成冰了。

纸上的字是他自己的笔迹，用他自己的自动铅笔写的。

可是他不记得写过这张字条。

而且……哈利眯起眼睛，盯着这张字条。除非是他的想象，不过“我没有忘记”用的是不同的字体，就像他有话想对自己说……？

他知道自己会被抹去记忆吗？难道他很晚上床，去犯了什么罪，或者参加了什么秘密活动，然后……可是他又不会一忘皆空的法术……这么说来是其他人……不会吧……

哈利想到一件事。如果他事先知道会被抹去记忆……

哈利穿着睡衣，绕过他的床跑到箱子前面，把大拇指印在锁上，拿出莫克袋，把手放进去，说道，“给我自己的字条。”

另一张字条跳到他手里。

哈利拿出字条，瞪着它。上面也是他自己的笔迹。

字条上写道：

亲爱的我，

请你玩一下这个游戏。你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玩这个游戏。这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的机会。

暗号 927，我是一只土豆。

你的，

你。

哈利慢慢点头。“暗号 927，我是一只土豆”确实是他事先准备好的暗号——在多年前看电视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可以用来验证他的分身是否真的是他本人，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以防万一。**做好准备**。

哈利不能信任这个信息，也许还有其他的法术牵涉其中。不过这就排除了简单的恶作剧的可能性。这张字条绝对是他写的，而他绝对不记得写过。

瞪着这张字条的时候，哈利注意到有墨迹从背面透过来。

他把字条翻过来。

反面写道：

游戏说明

你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

你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赌注

你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目标

你不知道谁在主宰这个游戏

你不知道如何结束这个游戏

你有 100 点。

开始。

哈利瞪着这个“游戏说明”。这一面的字不是手写的；字体非常工整，是人工的。看上去像是一支速记羽毛笔写的，他也买过一支，用来纪录口述的内容。

他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好吧……第一步是穿好衣服，然后吃饭。还是把顺序反过来好了。他肚子好饿。

当然了，他已经错过了吃早餐的时间，不过对于这个可能他事先也想到了，并且做好了准备。哈利把手伸进莫克袋里说道，“点心”，期待会得到一盒来

霍格沃茨之前买的麦片糕。

跳到手里的东西感觉不像一盒麦片糕。

哈利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发现是两个小小的糖块——根本不够一顿饭的——上面还附了一个字条，和游戏规则是同样的笔迹。

字条上写道：

尝试失败： -1

目前得分： 99

物理状态： 还是饿

心理状态： 涂糊了

“!@*&%!^&……” 哈利的嘴巴不由自主地说道。

他站在那里，想了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这一切还是莫名其妙，他还是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大脑甚至连一个可能的假说都没想出来，他的思路就像套在橡皮球里的双手，什么都拣不起来²。

而他的肚子根据自己的优先级，建议了一个可能的实验。

“啊……” 哈利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我可以花掉一点，把我的那盒麦片糕拿回来吗？”

没人回答。

哈利把手伸到莫克袋里，说道：“麦片糕盒子”。

跳到手里的盒子感觉形状是对的……但是太轻了，是打开的，里面空空

² “套在橡皮球里的双手，什么都拣不起来”：疑似为《机器猫》的梗，某些读者曾经惊讶于机器猫的那双小圆球手该如何捡起东西。

如也，上面的字条说道：

花费：1

目前得分：98

你获得了：一个麦片糕的盒子

“我想再花掉一点，把真正的麦片糕拿回来。”哈利说。

还是没人回答。

哈利把手伸到莫克袋里，说道：“麦片糕”。

什么也没有。

哈利失望地耸耸肩，到床边的柜子里去找今天要穿的巫师袍子。

在柜子的地板上，袍子的下面，他找到了麦片糕和一个字条：

花费：1

目前得分：97

你获得了：6 块麦片糕

你还穿着：睡衣

吃早饭的时候不可以穿睡衣

会有睡衣罚款

我现在明白了，主宰这个游戏的人是个疯子。

“我猜主宰这个游戏的人是邓布利多。”哈利大声说。也许这一次他可以刷新最快得分的纪录。

沉默。

不过哈利已经开始明白游戏的模式；字条会出现在他下一个去找的地方。

于是哈利去看他的床底。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主宰游戏的人不是邓布利多

好烂的猜测

太烂了

- 20 分

而且你还穿着睡衣

已经第四个回合了

你还穿着睡衣

睡衣罚款： - 2

目前得分： 75

好吧，必须承认，还挺难猜的。今天只是他上学的第一天而已，如果排除掉邓布利多的话，他还真不认识谁能疯成这样。

哈利心不在焉地拿起一套袍子和内衣，拉开箱子的地下室（他是很注重隐私的人，不想换衣服的时候碰上有人走进宿舍），穿好衣服，回到楼上，准备把睡衣放好。

哈利在打开装睡衣的抽屉之前停了一下。如果这个游戏的模式真是这样的话……

“我要怎样才能得分？”哈利大声问。

然后他拉开抽屉。

做好事的机会到处都是

但是光明该去黑暗的地方

提问的代价：1

目前得分：74

内裤不错

是你妈妈挑的吗？

哈利把手里的字条揉成一团，脸红得发烫。德拉科的诅咒涌到嘴边。泥巴种养的——

这时他已经知道不能大声说出来。不然恐怕会有说脏话的罚款。

哈利装备好莫克袋和魔杖，把一块麦片糕的包装撕掉，扔到宿舍的垃圾箱里面。垃圾箱里有一只几乎没吃的巧克力青蛙，一个揉皱了的信封，和一张红绿相间的包装纸。他把剩下的麦片糕放回莫克袋里。

他向四周看了看，最后一次努力地寻找线索，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接着哈利离开了宿舍，一边吃麦片糕一边寻找斯莱特林的地窖。至少他觉得那句话是这个意思。

在霍格沃茨的长廊里找路就像……也许没有在艾舍尔的画³里漫游那么糟糕，因为你想这么说的时候，一般都只是打个比方，而不是说真有那么严重。

不久以后，哈利在想，其实艾舍尔的画和霍格沃茨比起来各有利弊。弊：没有固定的重力方向。利：至少楼梯不会在你人还在上面的时候就改变位置。

哈利之前是在爬了四层楼以后到达宿舍的。在下了十二层楼梯还看不见地窖的影子以后，哈利得出如下结论（1）艾舍尔的画和这里比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2）不知怎么搞的，他现在的位罝比出发点的位置还高，（3）他已经彻底迷路了，就算他从下一个窗户往外看的时候看到天上有两个月亮，也不会觉得惊奇。

³ 艾舍尔的画：科学思维版画大师，作品多以不可能的建筑结构、悖论、循环等为特点。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_C._Escher

备用计划 A 是停下来问路，可是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帮家伙貌似都在乖乖地上课什么的。

备用计划 B……

“我迷路了，”哈利大声说，“能不能请，嗯，霍格沃茨的神灵什么的帮我个忙呢？”

“我不认为这个城堡有神灵，”墙上的一幅画像里的一个干瘪老妇人说道，“也许有生命，可是没有神灵。”⁴

短暂的停顿。

“你是不是——”哈利说道，然后闭紧了嘴巴。仔细一想的话，不行，他决不去问这幅画是不是具有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能意识到自己具有意识这件事。

“我是哈利·波特。”他的嘴巴自动说道。同时，哈利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张画。

画里的女人看着哈利的手，扬起了眉毛。

哈利慢慢把手放下来。

“抱歉，”哈利说道，“我还是新人。”

“这我看出来了，年轻的乌鸦⁵。你想去哪里？”

哈利犹豫了一下。“我不是很确定。”他说。

“那么你也许已经到了。”

⁴ 在原文中，哈利与老妇人的这段对话的遣词用句均仿自《爱丽丝梦游仙境》。

⁵ 拉文克劳的原文是 ravenclaw，如果直译成中文是“鸦之爪”，所以老妇人在这里用乌鸦指代拉文克劳的学生。

“嗯，我不知道想去哪里，但是应该不是这里……”哈利闭上嘴，感觉自己像个白痴，“我从头说吧。我在玩一个游戏，但是不知道规则是什么——”这也不行，是不是，“好吧，我再试一次。我在寻找做好事的机会，因为这样就会得分，但是我只拿到一个隐秘的暗示，说是光明该去黑暗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往下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越走越高……”

画里的老妇人用一种疑心的眼神看着他。

哈利叹了口气。“我的生活一般往奇怪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你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我说对了吗？”

“完全正确。”

老妇人点点头。“我不觉得你最重要的问题是迷路了，年轻人。”

“是这样，可是和那些更重要的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我至少知道该怎么解决，而且天啊这个谈话已经演变成关于人类存在的隐喻了，我之前完全都没意识到。”

老妇人用评判的眼光看着哈利。“你确实是个不错的小鸟鸦，对不对？刚才有一会儿我有点怀疑。好吧，总体上的规则是这样，如果你一直向左转，就一定会一直往下。”

这个听起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是哈利想不起来在哪里听到过了。“嗯……你看起来是个很聪明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的画像……无论如何，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神秘的游戏，只能玩一次，而且他们不会告诉你规则？”

“人生，”老妇人马上答道，“这要算我听过的最好猜的谜语之一了。”

哈利愣了一下。“不是的，”他慢慢说道，“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拿到了一张字条，上面说我必须玩这个游戏，可是不告诉我规则，而且一直有人给

我留字条，告诉我因为违规丢了多少分，比如穿睡衣要罚两分。你知不知道霍格沃茨里谁有这么疯，而且这么强，能做到这种事情？我是说，除了邓布利多？”

画里的老妇人叹了口气。“我只是一幅画而已，年轻人。我记得的是霍格沃茨当年的样子——不是霍格沃茨现在的样子。我只能告诉你，如果这是一个谜语，那么谜底就是这个游戏就是人生，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决定规则，但是给分或者扣分的人永远是你自己。如果这不是谜语，而是现实——那我就知道了。”

哈利向这幅画深深鞠躬。“谢谢你，夫人。”

女人向他还了个礼。“我但愿我能说，我会带着欢喜的心情想起你，”她说，“可是我恐怕根本记不住你。再见，哈利·波特。”

他再次鞠躬作为回答，开始从最近的楼梯下楼。

左转了四次以后，他发现走廊忽然到了尽头，他面对着一堆巨大的石头——这里好像塌陷过，但是四周的墙和天花板却安然无恙，和城堡的其他部分看不出区别。

“好吧，”哈利对空荡荡的空气说，“我放弃了。我想再要一个提示。我怎样才能去我该去的地方？”

“提示！你说要提示吗？”

从附近墙上的一幅画里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画里是一个中年人，穿着的袍子是哈利从来没见过，甚至不曾想象过的鲜艳的粉红色。他戴着弯弯的尖尖的旧帽子，帽子上面有一条鱼（不是画了一条鱼哦，是真的有一条鱼）。

“是啊！”哈利说。“提示！我要提示！不过不是随便什么提示都行，我要的是一个特定的提示，是我正在玩的一个游戏——”

“没错，没错！游戏的提示！你是哈利·波特，对不对？我是康尼林·弗莱伯威特！是艾琳王妃告诉我的，韦斯诺斯公爵告诉她的，谁告诉的韦斯诺斯公爵，我记不得了。不过这个消息要由我来告诉你！由我来告诉！一直没人注意我，我都记不得多久了，也许永远，我一直被困在这个该死的没用的老走廊上——提示！我有你的提示！只要花三点！你想要吗？”

“是的！我想要！”哈利知道应该克制一下他的声音里的讽刺意味，可是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

“黑暗就在绿书房和麦格教授的变形术教室之间！这就是提示！赶紧的，你比一袋蜗牛还慢！太慢了，扣十分！现在你有六十一分！这就是全部的讯息！”

“谢谢你。”哈利说。这个游戏他玩得太差了。“嗯……你知道这个讯息最初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一个裂缝里传出来的一个空洞的声音说的，一个通向燃烧的深渊的裂缝！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哈利现在已经不确定还要不要对这种事合理存疑，还是干脆相信算了。“我怎样才能去绿书房和变形术教室之间呢？”

“只要回头，向左，向右，向下，向下，向右，向左，向右，向上，再向左，就到了绿书房，然后如果你进去以后直接从另外一边的门出去，就会来到一个弯弯的大走廊，这个走廊会通向一个十字路口，右边就是通向变形术教室的走廊！”中年人停了一下，“至少我在霍格沃茨的时候是这样的。今天是奇数年的星期一，对不对？”

“铅笔和自动纸，”哈利对莫克袋说，“呃，不对，是纸和自动铅笔。”他抬起头，“请你重复一遍好吗？”

又接连迷了两次路以后，哈利觉得自己学到了在霍格沃茨这个持续变幻的迷宫里找路的一个基本规则，也就是说，向画像问路。如果这隐含了什么超级深刻的人生哲理的话，反正他是没看出来。

绿书房意外地是个很舒适的地方，阳光透过绿色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映出窗户上描绘的各种以龙为主题的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画面。书房里的椅子看上去非常舒适，桌子的大小正适合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学习。

哈利没有真的直接从另外一边的门出去。墙上嵌着书架，他忍不住过去看了看书名，好不辜负维瑞斯家的声名。不过他看得很快，因为之前已经被抱怨太慢了，所以他很快就从另外一边出去了。

他在“弯弯的大走廊”上听见一个小孩在惊叫。

在这种情况下，哈利总是全速飞奔，一点也想不到要保存体力或者预先热身或者要小心别撞到东西之类的事。他急停的时候差点撞到六个一年级的赫奇帕奇身上……

……他们正挤在一起，看上去很惊慌，好像急切地想做些什么可是又没办法。这也许和另一边有五个斯莱特林的高年级学生围住了另一个小孩有关。

哈利忽然间变得怒不可遏。

“劳驾让一让！”哈利大声喊道。

其实没必要。大家已经看到他了。不过这至少让所有的行动全部立刻停下来了。

哈利走过那群赫奇帕奇，走向斯莱特林的圈子。

他们低头看着他，表情从恼怒到好笑到开心，不一而足。

哈利的大脑有一部分在惊慌地尖叫，这些男孩比他大得多，也高得多，

轻而易举就能把他踩扁。

另一部分则冷冷地指出，如果有谁真把大难不死的男孩严重踩扁了，他麻烦就大了。特别如果动手的是一群斯莱特林的高年级学生，还是在七个赫奇帕奇目睹的情况下。他们在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对他作出永久性伤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些大男生对他唯一的真正武器就是他自己的恐惧，那也得他配合才行。

然后哈利看到被他们围住的孩子是纳威·隆巴顿。

当然了。

这就够了。哈利已经决定低声下气地向纳威道歉，这就意味着纳威是他的人了，他们怎么敢？

哈利伸手抓住纳威的手腕，把他从斯莱特林的圈子里用力拉出来。这孩子吃了一惊，跌跌撞撞地被哈利拽出来了，哈利用同样的动作用力分开一个缝隙，挤到圈子中间。

哈利站在这群斯莱特林的中间，纳威刚才站的地方，抬头看着这些更大，更高，更壮的男生。

“嗨。”哈利说。“我是大难不死的男孩。”

一阵尴尬的沉默。似乎没人知道应该怎么接这句话。

哈利的眼睛往下看的时候看到了地上散落的书和纸。哦，就是那种让小孩子把书拣起来，然后再从他手里打掉的老把戏。哈利没被这样欺负过，不过他的想象力很好，他的想象令他怒火中烧。好吧，等这件事在总体上解决以后，纳威还可以回来拿他的东西，只要这些斯莱特林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想不到对那些书下手就行。

可惜他的游移的眼神被注意到了。“哦，”最高的男孩说，“你想要这些破书——”

“闭嘴。”哈利冰冷地说。让他们不知所措。不要做他们意料之中的事。不要掉进让他们欺负你的模式。“这是什么特别机灵的策略，能让你们以后得到好处吗，还是毫无意义，只是给萨拉查·斯莱特林丢人而——”

最高的男孩用力推了哈利·波特一把，把他推出了斯莱特林的圈子，他四脚朝天地倒在了霍格沃茨坚硬的石板地上。

斯莱特林们大笑起来。

哈利慢慢地站起身来。他还不知道怎样使用魔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魔杖也拦不住他。

“我要除掉这个人，随便花多少点都可以。”哈利说道，用手指着那个最高的斯莱特林。

哈利抬起另一只手，说道，“阿布拉卡达布拉。”然后打了个响指。

“阿布拉卡达布拉”这个词让包括纳威的两个赫奇帕奇一起尖叫起来，三个其他的斯莱特林慌忙跳出哈利的手指范围以外，最高的那个斯莱特林踉跄后退，满脸震惊，从脸到脖子到胸口都突然多了一大片红色污渍。

哈利没料到会是这样。

最高的斯莱特林慢慢地抬起手，剥下蒙在他脸上的一盘樱桃馅饼。他把馅饼盘拿在手里，瞪着它看了一会儿，把它扔到地上。

现在可不是赫奇帕奇发笑的时候，但是一个赫奇帕奇偏偏非常不合时宜地笑起来。

这时哈利看到了盘底的字条。

“等一下，”哈利说，冲上前去拿那个字条，“我想，那个字条是给我的——”

“你，”最高的那个斯莱特林怒吼道，“你，就，要，——”

“看看这个！”哈利大叫道，向那个斯莱特林挥舞着手里的字条，“我说，看看这个！你能相信吗，为这只破馅饼我付了三十点的运费？三十点！我救了一个无辜的小男孩，倒落了个入不敷出！什么储藏费？输送费？拖运费？一只馅饼哪儿来的拖运费？”

又是尴尬的一阵沉默。哈利在心里想要杀了那个笑个不停的赫奇帕奇，这个傻瓜会让他受伤的。

哈利走回去，用尽量凶狠的眼神瞪着那些斯莱特林。“现在滚开，不然我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我警告你们……不要惹我，不然你们的生活……就会有麻烦。明白了吗？”

随着一个可怕的动作，最高的斯莱特林猛地抽出魔杖，指向哈利，就在同时，他的另外半边脑袋上又多了一只馅饼，这一次是鲜艳的蓝莓馅饼。

这只馅饼上的字条字体很大，从远处也能看得非常清楚。“你也许应该看看馅饼上的字条，”哈利建议道，“这次是写给你的。”

斯莱特林伸手慢慢地取下馅饼锅，转过来，更多的蓝莓馅啪叽一声掉到了地上。他开始读锅底的字条，上面写道：

警告

游戏结束之前

不得对选手使用任何魔法

继续干扰游戏的行为

将被上报给游戏当局

斯莱特林脸上的迷惑表情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哈利觉得自己要开始喜欢主宰游戏的人了。

“我说，”哈利说，“不如算了吧？我看这件事情快要越闹越大了。不如你回斯莱特林，我回拉文克劳，我们都冷静一下，怎么样？”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最高的斯莱特林咬牙说道。“如果你不小心折断了所有的手指，怎么样？”

“看在梅林份上，你都在十二个证人面前威胁过我了，你还怎么导演一场令人信服的意外事故呢，你个白痴——”

最高的斯莱特林慢慢地，刻意地把手伸向哈利的手，哈利僵住了，他的大脑里考虑到那个男孩的年龄和力量的部分终于冒头了，尖叫着，**我到底在干什么？**

“等等！”另一个斯莱特林说，他的声音忽然惊慌起来，“等等，你不能真这么做！”

那个最高的斯莱特林不理他，左手牢牢抓着哈利的右手，右手握着哈利的食指。

哈利直视着这个斯莱特林的眼睛。他的心里有一部分在尖叫，不该这样的，不可以这样，大人不会真的让这种事发生——

斯莱特林慢慢地把他的食指向后弯。

他还没有真的折断我的手指，在那之前我决不能退缩。在那之前，这不过是另一个引起人的恐惧的手段而已。

“停！”之前反对的那个斯莱特林说道，“快停下来，这是个馊主意！”

“我非常同意。”一个冷冷的声音说。一个年长的女人的声音。

最高的斯莱特林放开了哈利的手，像被烫着了一样向后退去。

“斯普劳特教授！”一个赫奇帕奇叫起来，听起来简直不能更开心了。

哈利转过身，视野里出现了一个胖胖的矮个女人，一头凌乱的灰色卷发，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她谴责地把手指向这几个斯莱特林。“你们解释一下。”她说。“刚才在对我的赫奇帕奇们做什么，还有……”她看了他一眼。“我的好学生，哈利·波特。”

哎呀。坏了，我早上跳掉的就是她的课。

“他威胁要杀掉我们！”先前叫人住手的那个斯莱特林说道。

“什么？”哈利莫名其妙地说。“我才没有！如果我打算要杀你们，就不会事先公开威胁你们！”

一个斯莱特林忍不住笑起来，在被其他的男生狠狠瞪了一眼以后猛地停住了。

斯普劳特教授露出怀疑的表情。“他怎么威胁要杀掉你们？”

“死亡魔咒！他假装对我们施展死亡魔咒！”

斯普劳特教授转过身来，看着哈利。“是，被十一岁的小孩子这么威胁好可怕哦。但是即使这样，你也永远不该假装使用这个魔咒的，哈利·波特。”

“我连死亡魔咒的咒语是什么都不知道，”哈利立刻说道，“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没把魔杖拿出来过。”

现在斯普劳特教授看着哈利的眼神开始疑心了。“这么说，那个男孩脸上的两个馅饼是他自己扔的了。”

“他真的没用魔杖！”一个年轻的赫奇帕奇脱口而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打了个响指，馅饼就出来了！”

“是吗。”斯普劳特教授停顿了一下以后说道。她拿出魔杖。“我不要求你这么做，因为你确实看起来是受害者，不过你愿意让我检查一下你的魔杖，确认一下吗？”

哈利拿出魔杖。“我该怎么——”

“闪回咒。”斯普劳特说道。她皱起眉头。“奇怪，你的魔杖还从来没用过。”

哈利耸耸肩。“确实没用过，我几天前才拿到魔杖和教科书。”

斯普劳特点点头。“那就很明显了，小孩子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有时候会无意中施展魔法。这种情况有明文规定，你不用负责。至于你们……”她转向那几个斯莱特林。她的眼光刻意落在散落在地上的纳威的书上。

她瞪了那五个斯莱特林的学生很长时间。

“每个斯莱特林扣三分，”她终于说道，“他扣六分，”她指了指那个满身都是馅饼的男生。“你们再也不许去招惹我的赫奇帕奇们，或者我的学生哈利·波特。现在滚吧。”

她用不着说第二遍；那几个斯莱特林立刻转身溜走了。

纳威去拣他的书。他似乎在哭，不过哭得不厉害。也许是因为延迟的惊吓还没有到来，也许是因为没想到会有其他的男孩帮他。

“非常感谢你，哈利·波特，”斯普劳特教授对他说，“奖励拉文克劳七个学院分，每个你帮助的赫奇帕奇奖励一分。我就不多说了。”

哈利愣住了。他还以为会被教训一顿，让他以后别再惹事，然后再因为跷掉了她的第一堂课被狠批一通呢。

也许他应该去赫奇帕奇的。斯普劳特好酷哦。

“清理一新。”斯普劳特对地上乱七八糟的馅饼说，馅饼立刻消失了。

然后她走了，沿着通往绿书房的走廊离开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在她消失以后，一个赫奇帕奇的男孩立刻问道。

哈利得意洋洋地笑了。“我打个响指就能做到我想做的任何事。”

男孩的眼睛睁大了。“真的？”

“假的，”哈利说，“不过你告诉大家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拉文克劳一年级的赫敏·格兰杰，她有一个故事，你也许会爱听的。”他对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其实毫无头绪，但是那也不能错过建造属于他的传奇的机会，“对了，死亡魔咒那套说词是怎么回事？”

那个男孩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你真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就不会问了。”

“死亡魔咒的咒语发音是，”男孩咽了口口水，压低了声音，把两手伸开，好像要让大家都看到自己没拿魔杖，“阿瓦达卡达布拉。”

哦，当然会是这样。

哈利把这件事加到永远不可以告诉爸爸，迈克·维瑞斯-伊万斯教授的事情的单子上，这个单子已经越来越长了。告诉爸爸自己是唯一逃过死亡魔咒的人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如果让他知道死亡魔咒的咒语居然是“阿布达卡达布拉”⁶，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我明白了，”哈利停顿了一下之后说道，“好吧，以后我在打响指之前再不那么说了。”虽然从战略上来说，它确实制造了一种可能有用的效果。

“你为什么——”

⁶ 阿布达卡达布拉：舞台魔术师变戏法用的标准魔咒。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bracadabra>

“我是麻瓜养大的，麻瓜们认为那是个很好笑的笑话。我说真的，事实就是这样。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是厄尼·麦克米兰。”这个赫奇帕奇说道。他伸出手，哈利握了握。“很荣幸认识你。”

哈利微微鞠躬。“很高兴认识你，荣幸什么的就算了。”

这时其他的男孩们也围过来了，纷纷自我介绍起来。

自我介绍结束以后，哈利咽了口口水。这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嗯……如果大家不介意……我有句话要对纳威说——”

所有的眼睛都望向了纳威，他后退一步，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

“我知道，”纳威小声说道，“你想对我说要勇敢一些——”

“哦，不，不是那个！”哈利急忙说，“和那个没关系。只不过是，嗯，因为分院帽子告诉我——”

其他的男孩子忽然显得非常感兴趣起来，只除了纳威，他看起来更加不安了。

哈利的喉咙似乎堵住了。他知道只要直接说出来就行了，可是他的喉咙里似乎有一块巨大的砖头，把道歉的话塞住了。

哈利几乎需要努力控制自己的嘴唇，把每个单独的音节发出来，不过他总算做到了。“对，不，起。”他吐出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为我那天，嗯，做的事。你……不必表现得很大度，如果你恨我，我也能理解。我不是为了耍酷才道歉的，你不用接受。我那天做的事是错的。”

一个停顿。

纳威把他的书紧紧抱在胸前。“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他用细细的，发

抖的声音问。他眨了眨眼睛，像是想要忍住眼泪。“为什么每个人都欺负我，连‘大难不死的男孩’也不例外？”

哈利忽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渺小过。“对不起。”哈利又说了一遍，他的声音嘶哑了。“只是……你看上去那么害怕，就像脸上贴着‘受害者’的标签。我想让你看到，事情不一定总是向糟糕的方向发展，有的时候怪物也会给你巧克力……我想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也许就会意识到没什么好怕的——”

“可是是有的，”纳威低声说，“你今天也看见了，是有的！”

“他们在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不会太出格的。他们主要的武器是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选你当作目标，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你害怕。我想让你不要那么害怕……我想让你看到，恐惧比你害怕的事情本身更糟糕……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但是分院帽子说我在对自己撒谎，说我那么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好玩。所以我才道歉——”

“你把我弄疼了，”纳威说道，“就在刚才。在你把我从他们中间拉出来的时候。”纳威伸出胳膊，指着哈利刚才握住的地方，“你太用力了，等下这里可能会有一块乌青。实际上，你对我的伤害比撞我的那些斯莱特林更大。”

“纳威！”厄尼抗议道，“他是想救你！”

“对不起，”哈利低声说，“我看到他们欺负人的时候，我就……很生气……”

纳威坚定地看着他。“所以你用力把我拉出来，走进他们的圈子说，‘嗨，我是大难不死的男孩’。”

哈利点点头。

“我想将来有一天你会很酷的，”纳威说，“但不是现在。”

哈利咽下喉咙里忽然出现的硬块，走开了。他沿着走廊到了十字路口，左拐进了一条走廊，盲目地向前走着。

他应该怎么做呢？永远不生气？可是如果不生气的话，他说不定什么都不会做，那样的话，天知道纳威和他的书会有什么下场。再说，哈利读过足够多的奇幻小说，知道这种努力会是什么结局。他会尝试压抑自己的怒气，会失败，它会一直冒出来。在一个发现自我的长长的旅程之后，他会终于明白他的怒气就是他的一部分，只有接受它，才能学会明智地使用它。只有在星球大战这个宇宙，你才必须完全和自己的负面情绪划清界线，而哈利一直很讨厌尤达这个绿色的小白痴。

所以很明显，最有效率的方案就是省略这个发现自我的旅程，直接跳到接受他的怒气，从而控制它的部分。

问题在于，他在愤怒的时候并没有失控的感觉。那种冷冷的狂怒反而让他有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感觉。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才会发现整件事从总体上来说……不知怎么回事就失控了。

他想知道主宰游戏的人会不会在意这种事，他到底是得了分还是丢了分。哈利觉得自己恐怕丢了分不少，而且他很确定画里的老妇人会说，他自己的看法才是唯一重要的。

哈利还想知道斯普劳特教授是不是主宰游戏的人叫来的。这是符合逻辑的想法：字条威胁说要通知游戏当局，然后斯普劳特教授就来了。也许主宰游戏的人就是斯普劳特教授——赫奇帕奇学院的院长要算最不可能的嫌疑人了，所以哈利应该把她列在可疑人选的头几名。他也是颇读过几本悬疑小说的。

“我的游戏玩得怎么样？”哈利大声问。

一张字条从他头上飘下来，像是有人从他的背后扔下来的——哈利转过身，可是没有人——哈利转回身的时候，字条已经飘到地上了。

字条上说：

要帅得分：10

头脑得分： - 3,000,000

拉文克劳学院分的奖励分：70

目前得分： - 2,999,871

剩余的回合数：2

“减三百万点？”哈利对着空荡荡的走廊怒道，“这也太过分了！我要向游戏当局上诉！只剩两个回合了，我怎么可能赢回三百万点？”

另一张字条从头上飘下来。

上诉：失败

问错了问题： - 1,000,000,0000,000

目前得分： - 1,000,002,999,871

剩余的回合数：1

哈利放弃了。只剩一个回合的话，他只能尽量努力一下，即使机会并不大。“我猜这个游戏代表了人生。”

最后一张字条从头上飘下来，上面写道：

尝试失败

失败失败失败

啊啊啊啊咦咦咦咦咦咦咦

目前得分：负无穷大

你输掉了这个游戏

最后的指令：

去麦格教授的办公室

最后一句话是他自己的笔迹。

哈利瞪着最后一句话看了一会儿，耸了耸肩。好吧。那就去麦格教授的办公室呗。如果是她在主宰这个游戏……

好吧，坦率地说，哈利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是麦格教授在主宰这个游戏的话，他会怎么想。他的头脑会一片空白。真的无法想象。

在走过了几幅画像之后——并不远，麦格教授的办公室离她的变形术教室很近，至少在奇数年的星期一是这样——哈利站在了她的办公室门外。

他敲了敲门。

“请进。”麦格教授的声音闷闷地说。

他进去了。

第十四章 未知与不可知

麦伦库林 阿巴萨！度罗克 米纳斯 米尔 J·K·罗琳！¹

“请进。”麦格教授的声音闷闷地说。

哈利这么做了。

副校长的办公室很整洁；靠着桌子的那面墙上嵌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镂空木格，如同迷宫一般。多数格子里放着几卷羊皮纸的卷轴。不知道为什么，麦格教授显然很清楚每个格子代表的意义，即使别人都莫名其妙。桌子上放着一卷羊皮纸的卷轴，除此之外干干净净。桌子背后有一扇上了好几道锁的门。

麦格教授坐在桌子后面的一张凳子上，表情迷惑——看到哈利的时候，她的眼睛睁大了，似乎有一丝紧张。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道，“什么事？”

哈利一阵茫然。是游戏指示他到这里来的，他还以为是她有什么话要说

.....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道，看起来有点不耐烦了。

还好，哈利慌乱中的大脑想起他确实有事要告诉麦格教授。是很重要的事，绝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

“嗯……”哈利说道，“有没有法术可以保证没人能听到我们说话

¹ 语出《托马斯·科伍南特传奇》，是七个具有强大魔力的词，可用于召唤地球“善”的魔法力量，得到祝福。原文是“麦伦库林阿巴萨！度罗克米纳斯米尔卡巴尔！”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Chronicles_of_Thomas_Covenant

……”

麦格教授从凳子上站起来，把通向外面的门关紧，取出魔杖，开始吟诵咒语。

这时哈利意识到他正面临着一个宝贵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再有的机会，应该请麦格教授喝一罐笑话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还会认真考虑这样的事，即使其实没什么坏处，洒出来的饮料几秒钟之内就会消失，他还是跟自己的那个部分说了闭嘴。

它闭嘴了，哈利开始在心里组织接下来要说的话。他本来没计划这么快就告诉麦格教授的，不过既然都来了……

麦格教授吟诵完一个听起来比拉丁语还要古老得多的咒语，然后又坐下了。

“好了，”她静静地说道，“没人在听了。”她的表情很不自然。

哦，对了，她以为我要讹诈她，打听有关那个预言的事。

呃，那个哈利改天再做好了。

“是关于分院帽子的事，”哈利说，（麦格教授楞了一下）“嗯……我认为分院帽子上有一个多出来的法术，它自己并不知道，会在分院帽子喊出斯莱特林的瞬间触发。我听到一句话，我确定不是讲给拉文克劳的学生听的。它是在我摘下分院帽子，感到和帽子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的时候发生的，听起来像英语，又像嘶嘶作响，”麦格教授倒抽了一口凉气，“它说：斯莱特林向斯莱特林致意：如果你想探寻我的秘密，就去问我的蛇吧。”

麦格教授坐在那里，张着嘴巴，瞪着哈利，好像他多长了两颗头似的。

“所以……”麦格教授慢慢说道，好像不敢相信自己嘴里说出的话，“你

决定马上来找我，把这件事告诉我。”

“嗯，是啊，那当然。”哈利说。没必要承认他花了多久才想到这个方案。“而不是，比如说，自己去研究，或者告诉别的孩子。”

“我……明白了，”麦格教授说道，“假设说，也许你会发现萨拉查·斯莱特林传说中的密室入口，一个只有你才能打开的入口……”

“我会把入口关上，然后马上向你报告，等你们组织一个专业的魔法考古学家团队，”哈利立刻回答，“然后我会再次打开入口，他们会非常小心地进去，以保证里面没有危险。之后我也许会进去看看，或者如果他们需要我打开别的入口的话，去帮一下忙，但是那要在整个区域已经清理过，他们赶在人们开始蹂躏这个珍贵的历史遗迹之前把原貌拍下照片保存之后。”

麦格教授坐在那里，张着嘴巴，瞪着他，好像他刚刚变成了一只猫。

“如果你不是格兰芬多的话，这是很明显的。”哈利亲切地说。

“我想，”麦格教授用一种快要窒息的声音说道，“你远远低估了常识是多么稀有，波特先生。”

听起来确实是这样。不过……“赫奇帕奇也会这么说的。”

麦格教授停顿了一下，呆住了。“那倒是。”

“分院帽子曾经建议我去赫奇帕奇。”

她愣住了，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它真的吗？”

“真的。”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道，她压低了声音，“上次霍格沃茨有学生死亡是在五十年前。我现在可以肯定了，上次有人听到这句话也是在五十年前。”

哈利感到一阵寒意。“那么我会特别注意，在和你讨论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麦格教授。”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建议你去找几个专家，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多出来的法术从分院帽子上去掉……如果做不到的话，也许可以试试再加一个法术，在学生摘下帽子的瞬间触发一个无声无息的法术，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补丁。好了，这样就不会有学生死掉了。”哈利满意地点点头。

麦格教授看起来更加目瞪口呆了，如果她还可以更目瞪口呆的话。“如果让我奖给你学院分的话，今年的学院杯就要直接发给拉文克劳了。”

“呃，”哈利说，“呃。其实我不想要那么多学院分。”

麦格教授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为什么不想？”

哈利感到有点难以解释。“因为那样就太可悲了，不是吗？就像……就像我在麻瓜世界上学的时候，如果有几个人合作的项目，我总是自己一个人做完，因为其他人只会拖慢我的进度。我愿意拿很多学院分，甚至拿得最多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一个人的学院分就足够赢得学院杯的话，那就会像我把拉文克劳学院背在背上一样，那也太可悲了。”

“我知道了……”麦格犹豫地说。显然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那么如果我只奖给你五十分呢？”

哈利再次摇摇头。“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大人的事情我可以参加，他们却不能。泰利·布特怎么可能听到分院帽子对他说悄悄话，然后因此拿到五十个学院分呢？那样一点也不公平。”

“我知道为什么分院帽子建议你去赫奇帕奇了。”麦格教授说。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尊敬。

这让哈利感动了一下。他真心以为自己不配去赫奇帕奇的。他以为分院

帽子不过是努力想把他塞到除了拉文克劳之外的随便什么学院里去，管他有没有那个学院的美德……

麦格教授笑了。“那么如果我给你十分呢……？”

“如果别人问起的话，你怎么解释这十个学院分的来由呢？恐怕有很多斯莱特林，我说的还不是在校的学生，如果知道这个法术是因为我被去掉了的话会非常非常愤怒。所以我想还是绝对保密的好。不用谢我，女士，美德就是它本身的报偿。”

“确实是，”麦格教授说道，“不过我有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要给你。我现在知道我之前完全看错你了，波特先生。请你等一下。”

她站起身来，走向上锁的后门，挥动了一下魔杖，她的周围就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帘子。哈利看不见也听不见里面发生的事。几分钟之后，模糊的帘子消失了，麦格教授面对着他站着，身后是上了锁的后门，就像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样。

麦格教授递给他一条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中间是一个银色的圆环，环里有一个沙漏。她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本折起来的小册子。“这是给你的。”她说。

哇！他会得到一个很棒的魔法道具作为任务奖励耶！看来，反复拒绝金钱奖励直到拿到魔法道具这个策略不止可以用在电脑游戏里，在现实生活里也同样有效。

哈利笑咪咪地接受了他的新项链。“这是什么？”

麦格教授吸了一口气。“波特先生，这件东西在普通的情况下只会借给非常有责任心的孩子，帮助他们解决课程表时间冲突的问题。”麦格犹豫了一下，似乎想加上几句别的，“我必须强调，波特先生，这件东西真正的用途是个秘密，你绝不能对别的学生说，也不能在使用的时候被他们看见。如果你不

能接受这一点的话，请你现在就还给我。”

“我会保密的，”哈利说，“它的用途是什么？”

“对其他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旋转仪，用于治疗一种名叫自发复制的魔法疾病。这种病很少见，也不会传染。你戴在衣服下面，不要主动给别人看，但是也不要当作一个大不了的秘密。旋转仪没什么好稀奇的。你明白了吗，波特先生？”

哈利点点头，笑得更开心了。他能觉出这是一个能干的斯莱特林的手笔。
“那它真正的用途呢？”

“这是一个时间转换器。沙漏转一圈，就会把你送回到一小时之前。所以你只要每天倒回去两小时，就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入睡了。”

哈利对荒唐设定的忍耐系统被华丽丽地轰飞到窗外去了。

你给了我一个时光机器来解决我的睡眠问题。

你给了我一个时光机器来解决我的睡眠问题。

你给了我一个时光机器来解决我的睡眠问题。

“啊啊啊啊啊……”哈利的嘴巴说道。他把项链拿得远远的，就像拿着的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事实上，不对，不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这远远不足以形容事态的严重程度。哈利把项链拿得远远的，就像拿着的是一个时光机器。

我说，麦格教授，你知不知道在时光倒流的情况下，普通物质看起来和反物质没有区别？没错就是这样！你知不知道如果一公斤的反物质遇到了一公斤的物质，湮灭产生的爆炸当量相当于四千三百万吨的TNT炸药？你有没有意识到我有四十一公斤，爆炸的结果足以把苏格兰炸成一个冒烟的大洞？

“抱歉，”哈利终于说道，“可是这听起来非常非常非常危险！”哈利的声音没有变成尖叫，他再怎么尖叫也不可能表达出此时内心的感受，所以也没必要去试了。

麦格教授用宽容慈爱的眼神看着他。“我很高兴你能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波特先生，不过时间转换器没有你想的那么危险。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会给孩子用了。”

“是吗，”哈利说道，“啊哈哈哈哈。那当然，如果时光机器有危险的话，你们就不会拿给孩子了，我在想什么呢？所以，让我先搞清楚一下，这件装备不会因为我打了个喷嚏就让我穿回中世纪，不小心用马车碾死古登堡²，导致理性时代无法到来吧？因为，你知道，我很讨厌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麦格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她在忍笑的时候就是这副表情。她想把手里的小册子递给哈利，可是哈利正小心地双手握着项链，眼睛紧盯着沙漏，以确保它不会旋转。“别担心，”麦格停顿了一会儿，在发现哈利没有移动的打算之后说道，“那是不可能的，波特先生。时间转换器最多只能回到六小时以前。它在一天之内最多只能使用六次。”

“哦，好，这个很好。还有如果有人撞到我身上，时间转换器不会碎掉，让整个霍格沃茨城堡陷入永无止境的星期四³吧。”

“嗯，时间转换器确实很容易碎……”麦格说，“我也确实听说过，如果碎掉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不过肯定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也许，”哈利在无语良久之后说道，“你们应该给你们的时光机器装个外壳保护一下，不要把玻璃露在外面，就不会碎掉了。”

² 古登堡：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启明时代之父。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annes_Gutenberg

³ 永无止境的星期四：这里有可能在隐射

a) 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台词：“今天一定是星期四。我永远都搞不懂星期四。”：<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4555/11043005.htm>

b) HP 同人文《永无止境的星期四》：<http://tieba.baidu.com/f?kz=29245700>

麦格看起来相当吃惊。“真是个好主意，波特先生。我会把你的建议告诉魔法当局的。”

鉴定完毕，已经是官方消息了，议会已经批准了，魔法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笨蛋。

“虽然我不想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哈利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以免尖叫起来，“但是有人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回到六个小时之前，做点什么事改变过去的话，所有相关的人都会被删掉，被不同的版本取代——”

“哦，你不能改变过去！”麦格教授打断了他的话。“天啊，波特先生，如果有那种可能的话，你觉得我们会给学生用吗？万一有人想改考试成绩呢？”

哈利花了一点时间思考这句话的含义。他的双手放松了一点，只是一点点，握着沙漏链子的时候不再因为用力而发白了。就像他拿着的不是时光机器，只不过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核弹头而已。

“也就是说……”哈利慢慢说道，“虽然有时间旅行的存在，大家发现这个宇宙……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自治的。如果我和将来的自己互动的话，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看到的现实是同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在第一遍的时候，将来的我已经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即使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那些事还没发生过……”哈利的声音小下去了，英语实在难以描述这个概念。

“对。”麦格教授说。“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让过去的自己看到。比如如果你要在同样的时间上两堂课，必须经过同一个地方的话，你的第一个版本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让开，并且闭上眼睛——你有手表，太好了——好让将来的你先走过去。这些说明书上都写了。”

“啊哈哈哈哈。如果有人不听这个建议呢？”

麦格教授撅起嘴巴。“据我所知结果会相当令人不安。”

“但是不会，比如说，造成一个悖论，把宇宙毁灭掉。”

她宽容地笑了。“波特先生，如果发生过那种事我应该听说过的。”

“这根本不能让人放心！你们这帮人都没听说过人择原理⁴吗？还有这东西到底是哪个白痴发明的？”

麦格教授笑出了声音。笑声非常欢悦动听，和她严厉的脸完全不相称。“你又经历了一次‘你变成了一只猫’的时刻，对不对，波特先生？你恐怕不会喜欢我这么说，不过这样真的很可爱。”

“变成一只猫和这个**根本没法比**。你知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有一个可怕的想法，觉得这一切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是我的整个宇宙像《仿真幻影-3》⁵一样是一个电脑仿真程序，可是如今连这种可能性都排除了，因为这个小玩意儿**不可图灵计算**！图灵机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一点，重算一个不同的未来，预言机可以依靠其他的机器来解决停机问题，可是你刚才说的是，现实能以一种自洽的方式一遍算完，用的是……还没有发生过的信息……”

哈利恍然大悟。

这样的话，一切就合理了。终于合理了。

“所以这才是笑话茶的原理！原来如此！这个法术不会强迫可笑的事情发生，它只是在可笑的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让你想喝笑话茶！我太蠢了，我早该想到的，我在邓布利多的第二次讲话之前想喝笑话茶，忍住了没喝，结果还是被口水呛住了——喝笑话茶不会引发可笑的事情，是可笑的事情引发你喝笑话茶！我发现这两件事是相关的，就判定笑话茶是是因，可笑的事情是是

⁴ 人择原理大致上是指不适合智慧生物生存的宇宙不可能被观测到。哈利提起这个法则可能是想说，毁灭了的宇宙即使存在过，也不会有人知道。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ropic_principle

⁵ 仿真幻影-3：美国科幻小说，是一部在文学中描写虚拟现实的早期作品。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ulacron-3>

果，因为我以为时间的顺序决定了因果关系的方向，因果关系图必须是单向的。

但是当你把因果关系的方向逆着时间来画的时候，这一切就都合理了！”

哈利再次恍然大悟。

这一次他没说什么，只是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濒死的小猫一样，发出了一种细小的，窒息的声音。他知道今天早上床头的字条是谁放的了。

麦格教授的眼睛在闪闪发亮。“等你毕业以后，其实毕业以前也行，你真的一定要在霍格沃茨教授一些麻瓜理论，波特先生。虽然都是错的，可是听起来真有意思。”

“啊啊啊啊啊……”

麦格教授又跟他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从哈利那里要来了一些其他承诺，叮嘱他在有人在场的时候不可以对蛇说话，提醒他要读时间转换器的说明书，然后哈利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已经站在了她的办公室门外，而办公室的门已经牢牢地关上了。

“啊啊啊啊……”哈利说。

没错他是彻底崩溃了。

特别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恶作剧的话，他可能根本拿不到时间转换器。还是说，麦格教授本来其实也准备给他的，只不过会更晚一点，比如在他想起来去问她怎么解决睡眠问题，或者告诉她分院帽子的事的时候？在那时候，他会不会想对自己恶作剧一下，好早点拿到时间转换器？所以唯一自治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恶作剧在他醒来之前就开始了……？

哈利发现自己破天荒第一次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属于真正的不可知领域。因为他的大脑神经只能按照时间流逝的方向思考，加入了时间转换器以后，他的大脑就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了。

直到目前为止，哈利都坚信 E · T · 杰恩斯⁶ 的训诫，认为如果你不懂一个现象，这个事实描述的是你的头脑的状态，而不是现象本身；不确定的是你，而不是你不确定的对象；也就是说，无知只存在于头脑里，而在现实中，一张空白的地图不等于一块空白的地域。神秘的问题是存在的，但是神秘的答案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一个现象也许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是神秘的，但是任何现象本身都不神秘。膜拜一个神圣的神秘现象，其实只是膜拜自己的无知。

于是哈利直面魔法，拒绝被它吓倒。很多人对历史没有概念，他们学了化学，生物学和天文学，就以为这些一直是科学的主要内容，以为它们从来没有神秘过。星星一度是神秘的。开尔文勋爵⁷ 曾经断言，生命和生物学的原理——肌肉为什么会服从大脑的指挥，种子为什么会长成大树——是一个“无限地超出了”科学范畴的秘密。（不只超出一点点哦，注意，是无限地超出。开尔文勋爵对搞不懂一件事真是怨念颇深。）所有解开的秘密在人类历史上都曾经是个谜题，直到被人解开的一刻。

现在，破天荒第一次，他面对的谜题有了永远都无法解开的危险。如果时间不是单向无环的因果关系图，哈利就不懂因和果的意义；如果因和果失去了意义，他就不懂现实的真正原理是什么；而且很有可能，他的人类的智慧将永远无法理解，因为他的大脑是过时的线性时间神经元组成的，而现在看来这只是现实世界里一个小的可怜的子集。

这件事的积极的一面是，曾经看起来如此百战百胜和无法置信的笑话茶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简单得多的解释。他没想到这个解释只是因为真相完全超出了他的假说范围，甚至于超出了他的大脑的理解范围。但是他现在终于搞清楚了。这还有点令人鼓舞。一点点。

哈利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昨天他是凌晨一点睡的，所以今晚

⁶ E · T · 杰恩斯：20世纪物理及逻辑学家。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in_Thompson_Laynes

⁷ 开尔文勋爵：19世纪著名物理学家。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408718.htm>

他原本要到凌晨三点才能入睡。如果想在十点入睡，七点起床的话，他需要把时间倒回去五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他想趁着大家还没起床，在六点钟回到宿舍的话，他就得抓紧了……

即使现在回想起来，哈利对他的恶作剧也还是有很多搞不懂的地方。馅饼是怎么来的？

哈利开始真心害怕时间旅行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必须承认的是，这确实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的机会。你一生只能对自己恶作剧这么一次，在第一次发现时间转换器的六个小时之内。

这么一想的话，这件事就更奇怪了。时间已经把他的恶作剧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呈现给他了，而且非常明显，就是他自己的杰作。从概念到执行到字条的风格。包括每个细节，包括他还不明白的部分。

好吧，时间不容浪费，一天最多只有三十个小时。哈利确实知道他必须做的一些事，剩下的那些，比如馅饼，他也许能边做边想出来。拖延是没有用的。呆在将来于事无补。

五个小时前，哈利偷偷摸进了自己的宿舍，用袍子蒙着头作为掩饰，以防万一有人已经醒了，看到他一边从门外进来一边在床上睡觉。他可不想被迫解释自己这个自发复制的小毛病。

还好大家都睡着了。

他的床边放着一个盒子，红绿相间的包装纸，上面系着一个金色的蝴蝶结。这是一个完美的，标准的圣诞礼物的形象，但是今天并不是圣诞节。

哈利尽量轻手轻脚地溜进来，以防有人的静音器开得比较小。

盒子上粘着一个信封，封口上滴了透明的蜡，但是没有印章的痕迹。

哈利小心地打开信封，拿出里面的信。

信上说道：

这是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的隐身衣，经由他的后代传给了波特家族。和次一等的隐身衣和法术不同，这件隐身衣能令你真正隐藏起来，而不只是隐身。你爸爸在临死前不久把它借给我研究了，我必须承认，这些年来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

恐怕将来我只能满足于幻身咒了。让这件隐身衣回到其继承人手里的时刻已经到来。我本来想把它作为一个圣诞节礼物还给你的，可是它希望马上回到你那里去。它似乎认为你会需要它。请好好使用它。

毫无疑问，你已经在计划各种美妙的恶作剧，像你父亲当年一样。他的诸多劣迹如果曝光的话，格兰芬多的所有女性会联合起来砸毁他的坟墓的。我无意阻止历史重演，可是请你千万当心，不要暴露自己。如果邓布利多发现一个拥有死亡圣器的机会的话，他是至死也不会放过的。

祝你圣诞快乐。

没有签名。

“等等，”哈利说，在其他男孩要离开拉文克劳的宿舍的时候落在了后面，“不好意思，我要从箱子里拿点东西。几分钟以后我就下来吃早饭。”

泰利·布特不满地瞪着哈利。“你不会是想翻我们的东西吧。”

哈利举起一只手。“我发誓，我对你们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只想动我自己的东西，我对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恶作剧或者类似的可疑

意图，并且这些意图在我去大厅吃早饭之前都不会改变。”

泰利皱起眉。“等等，你这是——”

“别担心，”领他们去餐厅的佩内洛·克里瓦特说道，“这话无懈可击。说得好，波特，你该去当律师的。”

哈利·波特闻言呆了一下。哦，是了，这是拉文克劳的级长。“谢谢你，”他说，“我想。”

“你去大厅的时候会迷路。”佩内洛的语气像在陈述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你发现迷路的时候，马上问一幅画像怎么去一楼。如果你觉得可能又迷路了，赶快再问一幅画像。特别是如果你越走越高的话。如果你所在的高度已经超过了整个城堡的高度，停下来，等人来救你。不然我们再见你可能就是四个月之后了，而你已经老了五个月，身上披着破布，盖满了雪，我说的还是你待在城堡里面的情况。”

“我明白了，”哈利说，用力咽了口口水，“我说，这种事你们不是应该马上告诉新生吗？”

佩内洛叹了口气。“怎么说，全部都说吗？那要说好几个星期呢。你在这里呆久了就都知道了。”她转身离开，其他的学生跟在她后面。“如果我在早饭开始三十分钟之后还没看见你的话，波特，我就开始搜救。”

所有人都走了以后，哈利把字条贴到了到床上——趁大家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在箱子的地下室里把这张字条和其他的所有字条都写好了。然后他小心地进入无声无息的区域，把隐身衣从还在睡觉的哈利-1身上揭开。

为了淘气的缘故，哈利把隐身衣放进了哈利-1的莫克袋里，因为这样来说的话，它也已经在自己的莫克袋里了。

“我明白了，这个口信要带给康尼林·弗莱伯威特，”画像里散发着贵族气质的男子说道，实际上，他的鼻子完全正常⁸，“我可以问一下这个讯息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吗？”

哈利耸耸肩，狡猾地表示无能为力。“他们跟我说是一个裂缝里传出来的空洞的声音说的，一个通向燃烧的深渊的裂缝。”

“嗨！”坐在早餐桌另一边的赫敏怒道，“这是大家的甜点！你不能把一整个馅饼放到自己的袋子里去！”

“我不只拿一个，我要拿两个。对不起啊大家，我该走了！”哈利不理众人的抗议声，匆匆离开了大厅。他得早一点去草药学教室。

斯普劳特教授目光锐利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那些斯莱特林在计划什么呢？”

“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消息的来源，”哈利说，“事实上，我必须请你假装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发生过。请你假装是因为要办什么事，碰巧经过那里的。草药学一下课我就赶过去。你来之前我会尽量分散那些斯莱特林的注意力。我不是那么好吓唬或者欺负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敢真把大难不死的男孩打成重伤。不过……虽然不用跑步过来，如果你不在路上耽搁的话，我会很感激。”

斯普劳特教授看了他半晌，表情变得柔和了。“请你自己当心些，哈利·波特。还有……谢谢你。”

“千万不要迟到，”哈利说，“还有，请你记住，你经过的时候，你没想到会遇见我，这个谈话从来没有发生过。”

⁸ 韦斯诺斯勋爵的名字直译过来是“黄鼠狼鼻子勋爵”。

太可怕了，眼看着自己把纳威从斯莱特林的圈子里狠狠拉出去。纳威说得对，他太用力了，实在太用力了。

“嗨，”哈利·波特冷冷地说，“我是大难不死的男孩。”

八个一年级的男孩，几乎差不多高。其中的一个前额上有个伤疤，他的举止和别人不同。

请上天赐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礼物
让我们从别人的眼里观察自己！
多少铸成的大错可以避免，
多少愚昧的观念就会消失——⁹

麦格教授是对的。分院帽是对的。当你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一切就很清楚了。

哈利·波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⁹ 致虱子：拜恩斯的诗。全文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o_a_Louse

第十五章 责任心

在罗琳中爱。¹

今天的历史小知识：古代的希伯莱人认为一天的分界在日落，而不是日出，所以他们会说“晚上和早上”，而不是“早上和晚上”。（很多评论的读者指出，现代的犹太哈拉卡²也是这么认为的。）

“冰寒霜冻！”

哈利把一根手指伸进桌上的一杯水里。水应该变凉了才对。可是它之前就是温的，现在还是温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哈利深切地感到自己被骗了。

维瑞斯家里有好几百本玄幻小说，哈利读过其中的不少。而且他开始接受他有一个神秘的黑暗面这件事。所以在那杯水拒绝合作几次以后，哈利向魔法教室四周瞧了瞧，发现没人在注意他，就深吸了一口气，集中精神，设法让自己愤怒起来。想着那些斯莱特林是怎么欺负纳威的，想着那个反复把书撞到地上让你去捡的游戏。想着德拉科·马尔福说要怎么对付那个名叫洛夫古德的十岁女孩，还有威森加摩运作的真相……

狂怒进入了他的血液，他举起魔杖，手因为痛恨在发抖，冷冷地说道，“冰寒霜冻！” 可是什么也没发生。

哈利被忽悠了。他想给什么人写封信，为他的黑暗面要求退款，因为它

¹ 语出奇幻小说《Kushiel's legacy》，原文是“在枯萎中爱。”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Kushiel%27s_Legacy

² 哈拉卡：塔木德经中的法律条文。

显然应该具有无法抗拒的魔法力量，结果却是个残次品。

“冰寒霜冻！”坐在他旁边的赫敏再次说道。她的那杯水已经冻成了结实的冰块，玻璃杯的杯沿结着白色的霜花。她看上去完全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一点也不在意有其他的学生在愤恨地瞪着她。这说明（a）她对周围的环境极其危险地一无所知，或者（b）这是一场已臻化境的表演。

“哦，太棒了，格兰杰小姐！”菲力乌斯·弗立维用尖细的嗓音惊呼道。这个小小的男人是他们的魔咒学教授和拉文克劳的院长，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是曾经的决斗冠军。“太完美了！太惊人了！”

哈利原本的预期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自己最多比赫敏略逊一筹。哈利当然愿意由她来努力超过他，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他也勉强可以接受。

然而在星期一的时候，哈利在班上属于垫底的一群，在这个位置上，麻瓜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展开了友好激烈的竞争——除了赫敏。赫敏孤孤单单地在最高处，连个和她竞争的人都没有，可怜的孩子。

弗立维教授站在一个麻瓜家庭出身的学生旁边，正在小声地调整她握魔杖的姿势。

哈利看着赫敏。他用力咽了一口口水。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赫敏？”哈利试探着问道，“你知道我哪里没做对吗？”

赫敏的双眼迸发出可怕的乐于助人的光芒，令哈利大脑里的什么东西因为绝望和耻辱尖叫起来。

五分钟以后，哈利的水的温度果真比室温低了，赫敏夸了他几句，叫他下次念咒语的时候发音要认真一点，就去帮另一个同学了。

弗立维教授因为她帮助了他，奖励给她一个学院分。

哈利气得咬牙切齿，下巴的肌肉都酸痛了。这对他的咒语发音可没什么好处。

我才不在乎这是不公平竞争。我完全确定每天多出来的两小时要做什么了。我要坐在我的箱子里努力学习，直到赶上赫敏·格兰杰。

“变形学是你们在霍格沃茨要学的最复杂，最危险的魔法之一，”麦格教授说道，这个严厉的老女巫脸上没有一点玩笑的痕迹，“谁要是在我的课上胡闹，被赶出去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了。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

她用魔杖敲了敲她的桌子，桌子变成了一头猪。几个麻瓜家庭出身的学生小声惊叫起来。那头猪向四周看了看，喷着鼻息，似乎很迷惑，又变回了桌子。

变形学教授的目光在教室里扫视了一圈，落在了一个学生身上。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你前几天才拿到教科书。变形学的课本你开始读了吗？”

“没有，对不起，教授，”哈利说。

“不必道歉，波特先生，如果需要预习的话我会事先告诉你们的。”麦格教授的手指轻敲着桌面，“波特先生，你要不要猜一下，这是一张桌子，被我变成了一头猪，还是原本就是一头猪，被我暂时取消了变形魔法？如果你读过课本的第一章的话，你就会知道。”

哈利的眉毛微微皱起。“我猜从猪开始会容易一些，因为如果从桌子开始的话，它变成猪以后说不定就不会站了。”

麦格教授摇摇头。“不怪你，波特先生，不过正确的答案是在变形学里你不能猜测。错误的答案会被扣掉很多分，空白的答案则会得到很宽容的评分。

你必须学会承认自己不懂。不管我问的是多明显，多初级的问题，如果你回答‘我不知道’，我都不会责怪你，而谁要是笑你，我就扣谁的学院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条规则，波特先生？”

因为在变形学里犯一个错误都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不能。”

“答对了。变形学比幻影移形术还危险，而幻影移形术要到六年级才学。遗憾的是，变形学必须从小学起，才能保证长大以后的能力。这是一门危险的课程，你们一定要非常害怕犯错。还没有学生因为在我的课上出事受到永久性伤害的，你们谁敢破坏我的纪录的话，我会非常非常不爽。”

好几个学生咽了口口水。

麦格教授站起身来，走向桌子后面的墙，墙上有一块光滑的木板。“变形学危险的理由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她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支粗头的羽毛笔，写下一行红色的大字；然后用同一支笔，在这句话下画了一条蓝色的线：

变形不是永久的！

“变形不是永久的！”麦格教授说，“变形不是永久的！变形不是永久的！波特先生，假设一个学生把一块木头变成了一杯水，而你把水喝掉了。请你想象一下，在魔法消失以后，你会怎么样？”她停顿了一下，“对不起，我不该问你的，波特先生，我忘了你的想象力异乎寻常地悲观——”

“没关系，”哈利说，用力咽了口口水。“我的第一个答案是我不知道，”教授赞许地点点头，“不过我想象……我的胃里会有木头，血液里也会有，如果有的水分已经被我身体里的细胞组织吸收了的话——那些会变成木髓呢，还是固体的木头呢，还是……”哈利对魔法的理解太少，想象不下去了。首先他不懂木头是如何变成水的，所以也就不知道那些水分子因为普通的热力

学运动散开了以后，魔法消失，水变回木头以后会发生什么。

麦格教授紧绷着脸。“就象波特先生推断的那样，他会生非常严重的病，必须马上用飞路网送到圣芒戈医院就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请把课本翻到第五页。”

虽然会动的照片没有声音，你也能一眼看出来那个皮肤可怕地褪色了的女人正在尖叫。

“有个犯人把金子变成红酒，给这个女人喝掉了，据他所说是为了‘偿还债务’。他被判在阿兹卡班服刑十年。请翻到第六页。这是一只摄魂怪。它们是阿兹卡班的监狱看守。它们会吸走你的魔法，你的生命，你所有快乐的念头。第七页上的照片上是十年以后刑满出狱的犯人。你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死了——什么事，波特先生？”

“教授，”哈利说，“如果最糟糕的情况是这样，有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变形魔法呢？”

“不可能，”麦格教授断然说道，“维持一个变形魔法需要持续注入魔力，魔力的多少取决于变形以后的物体的大小。每隔几个小时，你就必须重新接触一次变形以后的物体，在这种情况下是做不到的。这样的灾难是无法挽回的！”

麦格教授倾身向前，她的面容非常严厉。“在任何情况下，你们绝对不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液体或者气体。不能变成水，不能变成空气。不能变成象水的东西，不能变成象空气的东西。即使不是用来喝的液体也不行。液体会挥发，会有一小部分逸出到空气里。不能把任何东西变形以后烧掉。燃烧的时候会冒烟，也许有人会把这些烟吸进去！不能变任何可能以某种方式进入人的身体的东西。不能变吃的。不能变貌似可以吃的东西。不能来个小小的好玩的恶作剧，骗你的朋友吃你用烂泥做的馅饼，即使你准备在他开始吃之前就告诉他真相也不行。永远不能这么做。就是这么简单。在教室里不可以，教室外不可以，任

何地方都不可以。你们每个人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哈利，赫敏，和其他几个学生说答道。其他人似乎都呆掉了。

“你们每个人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他们说道，喃喃道，或者低语道。

“如果你们违背了其中任何一条规则，就再也不许在霍格沃茨上变形课了。跟着我说。我永远不把任何东西变成液体或气体。”

“我永远不把任何东西变成液体或气体。”学生们参差不齐地说。

“再说一遍！大声点！我永远不把任何东西变成液体或气体。”

“我永远不把任何东西变成液体或气体。”

“我永远不变貌似可以吃的东西，或者任何可能进入人的身体的东西。”

“我永远不把任何东西变形以后烧掉，因为燃烧的时候会冒烟。”

“你们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变成钱，包括麻瓜的钱，”麦格教授说。“妖精们能找出是谁干的。法律承认，妖精民族和伪币制造者处于永远的战争状态。他们不会叫警察来抓你。他们会叫军队来消灭你。”

“我永远不把任何东西变成钱，”学生们重复道。

“最重要的是，”麦格教授说，“你们决不能对活的生物施展变形术，特别是你们自己。这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甚至可能死掉，严重程度取决于你是怎么变形的，以及变了多久。”麦格教授停顿了一下，“波特先生现在把手举起来了，因为他见过一次阿尼玛格斯变形——具体来说，是一个人变成了一只猫，又变回人。但是阿尼玛格斯变形不是随意变形。”

麦格教授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木头，用魔杖点了一下，木头变成了一个

玻璃球。然后她说：“**克里斯弗瑞姆！**”玻璃球变成了一只钢球。她最后点点了这个钢球，钢球又变回了木头。“**克里斯弗瑞姆**这个咒语能把玻璃材质的物体变成同样形状的钢。但是它不能把钢变成玻璃，也不能把桌子变成猪。最广泛的变形术 – 你们要学的随意变形术 – 能把任何东西变成别的任何东西，至少从物理特性上来说是如此。因为这个原因，随意变形是没有咒语的。如果使用魔咒变形，每种不同的变形都会需要不同的咒语。”

麦格教授目光犀利地看着她的学生们。“有的老师会先教变形魔咒，然后再教随意变形。确实，那样在一开始的时候会简单很多。可是这样会让你们养成坏习惯，影响你们以后的能力。在我这里你们一开始就要学习随意变形，这就要求你们在施法的时候不能使用咒语，而是要把变形对象的初始形态，结束形态和变形的过程都记在心里。”

“现在来回答波特先生的问题，”麦格教授继续说道，“你们不能对活的生物施展的是**随意变形术**。有一些魔咒和魔药可以让生物安全地，可逆地变形，不过这样的变形会有一些**限制**。比如，如果一位阿尼玛格斯少了一条腿，那么他变形以后的形体还是会少一条腿。而随意变形是**不安全的**。你的身体在变形以后会发生一些变化 – 比如，呼吸会让身体的一部分散逸到周围的空气里去。当变形结束，你的身体试图恢复**原状**的时候，它是回不去的。如果你用魔杖指住自己，把头发变成金色的话，变形之后你的头发会脱落。如果你想变掉脸上的豆豆，之后你会在圣芒戈医院呆很久。如果你把身体变成大人的样子，等变形结束以后，你会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魔法世界里还有胖乎乎的男孩，和不好看的女孩。这么说的话，还有老人也是。如果可以每天早上把自己变形一下……哈利举起手，用眼光示意麦格教授。

“什么事，波特先生？”

“能不能把活的生物变成没有生命的物体呢，比如一个硬币 —— 不是，

对不起，非常抱歉，比如一个钢球。”

麦格教授摇摇头。“波特先生，即使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在内部也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在变形结束以后，你的身体表面上会和从前一样，在第一分钟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妥。但是一个小时以后你就会生病，一天之内你就会死。”

“嗯，这么说来，如果我读过第一章我就可以猜到这张桌子原本就是一张桌子，而不是一头猪，”哈利说，“但是为了得到这个结论，我还必须再假定你不想让这头猪死掉，这个虽然看起来可能性很大，但是——”

“我可以预见到改你的卷子会非常令人愉快，波特先生。不过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能不能等到下课以后？”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教授。”

“现在请跟我说，”麦格教授说，“我永远不对活的生物施展变形术，特别是我自己，除非是在具体的指导下使用专门的魔咒或魔药。”

“如果我不清楚一个变形是否安全，我不可以去试，除非得到了麦格教授或者弗立维教授或者斯内普教授或者校长的同意。在霍格沃茨只有他们四位是变形术的权威。问其他学生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他们声称以前问过同样的问题也不行。”

“即使霍格沃茨的现任防御术教授告诉我某个变形魔法是安全的，即使我亲眼看到防御术教授本人施展了这个变形魔法，而且看上去确实没事，我也不可以去试。”

“我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施展任何令我感到不安的变形魔法。即使霍格沃茨的校长也不能强迫我，所以我肯定不用服从防御术教授的类似命令，即使防御术教授威胁我说要扣掉一百分学院分，然后把我开除也不行。”

“如果我违反了以上任何一条规则，就再也不能在霍格沃茨学习变形学

了。”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在每节课的开始都要背诵这些规则，”麦格教授说，“现在，我们要开始以火柴为对象，以针为目标变形了……请把魔杖收起来，谢谢，我说‘开始’的意思是你们可以开始记笔记了。”

下课之前的半小时，麦格教授把火柴发给了大家。

下课的时候，只有赫敏的火柴变成了银色。所有的其他学生，无论是不是出身于麻瓜家庭，他们的火柴都和之前一模一样。

麦格教授又奖给了她一分学院分。

变形学下课以后，哈利正在把书往袋子里放的时候，赫敏来到他的桌前。

“你知道吗，”赫敏带着纯真无辜的表情说道，“我今天为拉文克劳赢得了两个学院分。”

“是啊，”哈利简短地答道。

“可是还是比不上你的七分，”她说，“我想我可能没你聪明。”

哈利停下手中的动作，转向赫敏，眯起了眼睛。他都把这事忘了。

她对他眨眨眼。“不过，我们每天都要上课。不知道你找一个营救赫奇帕奇的机会要花多久？今天是星期一。所以直到星期四之前你都还有时间。”

两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对方。

哈利先说话。“你当然明白，这就是宣战了。”

“我不记得我们有过和平呀。”

现在所有其他的学生成开始津津有味地看热闹了。所有其他的学生成

不幸，还要加上麦格教授。

“对了，波特先生，”麦格教授在教室另一边愉快地扬声道，“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庞弗雷护士长批准了你关于改良旋转仪的提议，她准备下周之前就办好这件事。为此奖给你……十个拉文克劳学院分好了。”

赫敏目瞪口呆，一脸被背叛的震惊表情。哈利猜想自己脸上的表情也差不多。

“教授……”哈利切齿道。

“这十点绝对是你应得的，波特先生。我从来不随便给学院分。对你来说，也许不过是因为看到了易碎的东西就建议保护一下，但是旋转仪是贵重的医疗器材，上次打破了一只的时候，校长很不高兴。”麦格教授显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天啊，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学生在上学第一天就拿到了十七个学院分。我要去查一查，不过我猜恐怕是个新纪录。也许我们应该在吃晚饭的时候宣布一下？”

“教授！”哈利吼道。“这是我们的战争！不要掺合！”

“现在你的学院分够你用到下个星期四了，波特先生。当然，除非你在之前干了什么坏事，把拿到的学院分又丢掉了。比如对教授不敬什么的。”麦格教授把一根手指放在腮边，像在沉思，“我猜不到星期五你的学院分就会变成负的。”

哈利把嘴巴紧紧闭上了。他用他最强烈的死亡视线瞪着麦格教授，可是她似乎只觉得好玩。

“嗯，绝对要在晚饭的时候宣布一下，”麦格教授沉吟道，“不过也不能惹斯莱特林们不开心，所以还是简短一点。只说一下学院分的数目和破纪录这个事实好了……之后如果有人向你问作业，却发现你连课本都还没读的话，你总是可以请他们去问格兰杰小姐。”

“教授！”赫敏尖声抗议。

麦格教授不理她。“哎呀，不知道格兰杰小姐什么时候能做些值得在晚饭前宣布的事呢？不管是什么，我都好期待哦。”

哈利和赫敏以一种无言的默契，同时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了教室。他们后面鱼贯走出一群如醉如痴的拉文克劳。

“嗯，”哈利说，“晚饭以后的事还算吗？”

“那当然，”赫敏说。“不能让你的学习再这么落后下去了。”

“哎呦，谢谢你。你现在都这么聪明了，真想看看你在受过一点理性方式的基础训练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真的很有用吗？在魔咒学和变形学上好像都没帮到你啊。”

短暂的停顿。

“嗯，那是因为我四天前才拿到课本。所以我在赚那十七个学院分的时候才只好不用魔杖。”

“四天前？四天也许不够读八本书，不过读一本总够了吧。按照这样的速度，要多少天才能读完呢？你懂那么多少数学，能不能告诉我，八乘四除以零，结果是多少？”

“我现在要上课，你当时不用，不过周末是空闲的，所以……八乘以四除以 epsilon，当 epsilon 趋近于 0……星期天上午 10:47 分。”

“我三天就读完了。”

“那就周六下午 2:47 分吧。我总能找到时间的。”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³

³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出自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十六章 橫向思维

敌人的大门是罗琳。¹

星期三，哈利一走进防御术的教室，就知道这门课会不一样。

首先，这是他在霍格沃茨见过的最大的教室，类似于大学里的阶梯教室，一层层拾级而上的桌子围着一个白色大理石的巨大平台。这个教室处于城堡的高处——第六层——至于这么大的教室是怎么装进城堡的第六层的，哈利知道他不会得到任何解释。显然霍格沃茨根本没有几何这种概念，无论是欧几里德几何还是非欧几何都没有；它只有联结，没有方向。

和大学的阶梯教室不同，这里没有一行行折起来的椅子；桌子和椅子都是霍格沃茨常见的木桌木椅，环绕着教室的每一级阶梯。和普通的桌椅略有不同的是，这里的每张桌子上都竖着一个扁平的，白色的，长方形的神秘物体。

在巨大的平台正中，有一个小小的深色大理石的讲台，上面放着一张教师的桌子。奇洛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头向后仰着，口水都流到袍子上了。

为什么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哈利很早就到了教室，其他的学生都还没来。（英语在描述时光旅行方面是有缺陷的；尤其是，英语根本无法描述它有多么好用。）奇洛看起来……目前……还处在无法工作的状态，哈利也没有去打扰他的想法。

哈利选了一张桌子，爬上去坐好，拿出防御术的课本。他已经读了八分之七左右——他原本的计划是在上课之前读完，可是赶不上进度，尽管今天已

¹ 语出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原文是“敌人的大门在下面”。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安德的游戏>

经用了两次时间转换器。

很快，教室里嘈杂起来，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哈利充耳不闻。

“波特？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个声音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哈利抬起头来。“德拉科？你在这里干什么哦天啊你都有跟班了。”

德拉科身后站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作为十一岁的孩子来说肌肉非常发达，另一个则以一种可疑的平衡姿势沉着地站在那里。

淡金色头发的男孩得意地笑笑，向身后做了个手势。“波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克拉布先生，”他的手从肌肉男转向平衡男，“高尔先生。文森特，格雷戈里，这位是哈利·波特。”

高尔先生偏过头，看了哈利一眼，似乎想表达什么态度，但是效果却很象斜视。克拉布先生说了句“很高兴认识你”，听起来似乎在努力压低嗓音。

德拉科的脸上掠过一丝慌张的表情，不过马上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笑容取代了。

“你都有跟班了！”哈利再次惊叹道，“我从哪里能弄到跟班？”

德拉科高高在上的笑容更得意了。“很遗憾，波特，首先你必须分到斯莱特林学院——”

“什么？这太不公平了！”

“——然后你的家族要在你出生之前把这件事安排好。”

哈利看着克拉布先生和高尔先生。两个人似乎都在努力制造压迫感。也就是说，他们在向前倾身，拱着肩膀，把脖子伸长了瞪着他。

“呃…… 等等，” 哈利说， “这是多年前安排好的？”

“完全正确，波特。恐怕你没希望啦。”

高尔先生摸出一支牙签，开始剔牙，同时继续制造压迫感。

“而且，” 哈利说道， “卢修斯坚持不让你和你的保镖一起长大，你只能在上学的第一天见到他们。”

德拉科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是，波特，我们都知道你很聪明，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你就不用显摆了——”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以后会做你的跟班，有很多年都在想象当别人的跟班是什么感觉——”

德拉科畏缩了一下。

“——更糟的是，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而且还在一起练习——”

“老大让你闭嘴。” 克拉布先生粗声粗气地说道。高尔先生用牙齿咬住牙签，用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指关节掰得格格作响。

“我跟你们说过别在哈利·波特面前玩这个！”

两人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高尔先生迅速把牙签放回到袍子的口袋里。

可是德拉科刚把头转回去面对哈利，这两人就恢复了拱肩伸头的姿势。

“很抱歉，” 德拉科僵硬地说， “这两个弱智对你不敬。”

哈利意味深长地看着克拉布先生和高尔先生。 “我倒觉得你对他们太严厉了，德拉科。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和我对跟班的期望完全一样。我是说，如果我有跟班的话。”

德拉科的下巴掉下来了。

“嘿，格雷戈里，他不会是想把我们从老大那里骗走吧？”

“我确定波特先生不会那么蠢。”

“哦，才不会呢，”哈利圆滑地说，“不过如果你们的现任雇主看起来不够欣赏人才的话，你们可以想一想我的话。再说了，协商工作条件的时候，有其他的选择总是好事，对不对？”

“这家伙为什么会被分进拉文克劳？”

“我想不出来，克拉布先生。”

“你们两个通通闭嘴，”德拉科咬牙切齿地说道，“这是命令。”他努力把注意力再次转向哈利。“无论如何，你跑到斯莱特林的防御术课上来干什么？”

哈利皱起眉。“等等。”他的手伸进莫克袋里。“课程表。”他看着手里的羊皮纸。“防御术，下午2:30，而现在是……”哈利看着他的机械表，上面的时间是11:23。“2:23，除非我把时间搞错了。我搞错了吗？”搞错了也没关系，哈利知道怎么赶上他原本该上的课。天啊他太爱他的时间转换器了，等他长大了，他要和它结婚。

“没错，听起来是对的。”德拉科说，看上去很迷惑。他的眼光在教室里逡巡，发现里面除了绿色镶边的袍子以外还有……

“格兰芬多的蠢货！”德拉科骂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嗯，”哈利说，“奇洛教授确实说过……我忘记他的原话了……说他会忽略一些霍格沃茨的教学传统。说不定他把所有的课合并到一起了。”

“呃，”德拉科说道，“你是拉文克劳当中第一个来的。”

“是啊。我来早了。”

“那你为什么坐最后一排？”

哈利愣了一下。“不知道，这位置看上去不错？”

德拉科嗤鼻。“你离老师真是不能再远了。”金发男孩靠近了一点，“无论如何，你对德里克那帮人说的话是真的吗？”

“德里克是谁？”

“你砸了他一馅饼？”

“实际上，砸了两个。他说我对他说了什么？”

“说他做的事既不聪明，也不野心勃勃，说他侮辱了萨拉查·斯莱特林的名誉。”德拉科警觉地盯着哈利。

“嗯……差不多吧，”哈利说道，“我记得大意是，‘这是什么特别机灵的策略，能让你们以后得到好处吗，还是和表面上看起来的一样毫无意义，只是给萨拉查·斯莱特林丢人而已’之类的。我忘记具体的用词了。”

“你知道吗，你把大家都搞糊涂了。”金发男孩说。

“啊？”哈利这下真的莫名其妙了。

“沃林顿说，在分院帽子下面呆很久是强大的黑巫师的预兆之一。大家都在议论这个，在想要不要以防万一，现在就开始巴结你。结果你跑去保护一群赫奇帕奇了，看在梅林份上！然后你又对德里克说他丢了萨拉查·斯莱特林的脸！你让大家怎么想才好呢？”

“分院帽子把我分到了‘斯莱特林！开玩笑的啦！拉文克劳！’学院，我在按它的要求做啊。”

克拉布先生和高尔先生一起笑起来，高尔先生很快地伸手捂住嘴。

“我们要去找座位了。”德拉科说道，他犹豫了一下，站直了，语气变得正式了一些。“我想继续我们上次的谈话，我接受你的条件。”

哈利点点头。“如果需要等到星期六下午，你会很介意吗？我现在正在和人赌赛。”

“赌赛？”

“赌我能不能象赫敏·格兰杰那么快把课本读完。”

“格兰杰。”德拉科重复道，他眯起眼睛。“那个自以为是梅林的泥巴种？如果你要给她点颜色看的话，那么所有的斯莱特林都祝你好运，波特，我在星期六之前就不打扰你了。”德拉科礼貌地点了点头，走开了，他的两个跟班跟在后面。

哦，在这两方之间周旋会非常好玩，我现在都能感觉到了。

教室的人越来越多了，衣服上的镶边四种颜色都有：绿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德拉科和他的两个朋友似乎在试图弄到前排连在一起的三个座位——当然，那里已经坐了人了。克拉布先生和高尔先生在努力地制造压迫感，不过好像不太成功。

哈利继续伏案阅读他的防御术课本。

在 2:35，在所有的位置都快要坐满，没有人继续走进教室的时候，奇洛教授忽然在座位上抽搐了一下，坐直了，接着他的脸出现在所有课桌前竖着的扁平的白色长方体上。

哈利吓了一跳，一半是因为奇洛教授的脸忽然出现，一半是因为它和麻瓜电视的相似之处。这是一种令人怀念的悲伤的感觉，因为它看上去那么像家的一部分，然而又不是……

“下午好，我的年轻的学徒们。”奇洛教授说道，他的声音似乎是从桌上的屏幕发出，直接对着哈利说的。“欢迎来到战斗魔法的第一堂课，霍格沃茨的创始人是这么称呼这门课的；或者，如果沿用二十世纪后期的名字的话，黑魔法防御术。”

不少学生吃了一惊，赶快伸手去拿羊皮纸或者笔记本，开始记笔记。

“不用了，”奇洛教授说道，“不必费心去记这门课以前的名字。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考卷上。我保证。”

很多学生闻言直起身来，看上去相当吃惊。

奇洛教授淡淡一笑。“那些浪费时间去读你们没用的一年级防御术课本的人——”

有人发出一声呛住了的声音。哈利很想知道是不是赫敏。

“——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这门课的名字虽然叫做黑魔法防御术，它的内容实际上是教你如何防卫让人做恶梦的噩梦蝴蝶，或者一天能钻穿两英寸木梁的酸虫子。”

奇洛教授站起身来，把椅子推到桌子后面。哈利桌上的屏幕一直跟着他的动作。奇洛教授大步走到教室中间，吼道：

“匈牙利角尾龙比十二个人还高！它喷出的火焰又快又准，可以熔化全速飞行的金色飞贼！一个死咒就能让它倒下！”

学生当中传来倒抽一口凉气的声音。

“巨怪比匈牙利角尾龙更危险！它的利齿可以咬破钢板！它的皮肤有魔法抗性，足以令昏迷术和切割术失效！它的嗅觉极度灵敏，可以闻到猎物是成群结队还是易受伤害的独自一人！最可怕的是，巨怪是一种独特的魔法生物，它一直在持续地变形——一直在变形回到自身。如果你成功地撕下它的胳膊，它在几秒之内就会长出另外一条！火和酸可以产生疤痕组织，暂时抑制巨怪的重生能力——但也只是一两个小时而已！它们的智商足够利用木棒作为工具！”

巨怪在自然界的完美杀戮机器中排名第三！一个死咒就能让它倒下。”

学生们看起来都呆掉了。

奇洛教授的笑容相当冷酷。“你们可悲的三年级防御术课本会建议你们把巨怪引到阳光直射的地方，让它在原地凝固。我的年轻的学徒们，这种无聊的知识绝对不会在我的课上出现。你不可能在白天遇见巨怪！用阳光对付巨怪，是愚蠢的课本作者为了炫耀他们知道的那点细节而忽略可行性的后果。就因为有一种偏僻的对付巨怪的办法不意味着你们应该试图使用它！死咒无法阻挡，无法中断，对任何有大脑的生物都百试百灵。等你成为成年的巫师以后，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施展死咒，你就马上施展幻影移形术离开！同理，如果你面对的是完美杀戮机器第二名，摄魂怪，马上施展幻影移形术离开！”

“当然了，除非，”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现在放低了，更有力了，“你所处的环境被施展了不可幻影移形的法术。不，在你们长大以后，只有一种怪物能威胁到你们。世上最最危险的怪物，其危险程度令任何其他生物都望尘莫及。黑巫师。这是唯一还能威胁到你们的东西。”

奇洛教授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我会勉为其难地教你们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让你们在魔法部期末统考的时候能够及格。因为具体的分数对你们的将来不会有丝毫影响，想拿高分的学生请自行浪费时间学习你们蹩脚的课本。这门课的名字不是小害虫防御术。你们要学的是如何防卫黑魔法。也就是说，让我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你们要学的是如何防卫黑巫师。这些拥有魔杖，意图伤害你的人多半会得手，除非你先伤害他们！没有攻击就没有防卫！没有战斗就没有防卫！那些肥胖的，高薪的，被傲罗保护得严严实实的政客们觉得这个事实对十一岁的孩子太残酷了，不能写进课本。让那些蠢货见鬼去吧！你们要学的是在霍格沃茨教了八百年的科目！欢迎来到一年级的战斗魔法课！”

哈利鼓起掌来。他是不由自主的，这太鼓舞人心了。

当哈利开始鼓掌以后，格兰芬多那边也传来稀稀拉拉的掌声，斯莱特林那边掌声更多，不过大多数学生似乎都呆住了，没有反应。

奇洛教授作了一个停的手势，掌声立刻停止了。“非常感谢，”奇洛教授说，

“现在说一下具体的细节。我把一年级的战斗课全部并在一起了，这样总的上课时间就可以比双份课多一倍——”

恐怖的吸气声。

“——作为补偿，我不会布置课后作业。”

恐怖的吸气声立刻消失了。

“是的，你们没听错。我要教你们战斗，而不是教你们在星期一之前写出关于如何战斗的十二英寸的论述文。”

哈利真希望自己此刻是坐在赫敏旁边，好好看她脸上的表情，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确定自己想象得相当准确。

而且哈利坠入爱河了。这会是一场三方的婚姻：他，时间转换器，还有奇洛教授。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安排了一些课外活动，我想你们会觉得很好玩，也能学到知识。想让整个世界看到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眼看着十四个其他队员玩魁地奇吗？在军队里不止七个人可以参加战斗。”

太棒了。

“这些课外活动可以让你获得奇洛点。你要问了，什么是奇洛点呢？学院分系统对我不合用，因为学院分太稀有了。我要让我的学生更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学得怎么样。比如，在我偶尔笔试的时候，卷子会在你写下答案的一刻判定对错，如果你答错了很多互相关联的问题，卷子上会显示出答对了的学生的名字，这些学生可以通过帮助你来获得奇洛点。”

……哇。为什么其他教授不用这样的系统呢？

“奇洛点有什么用呢，你在想？首先，十个奇洛点可以换一个学院分。不过它们还可以给你其他的方便。你想换一个时间考试吗？有哪堂课你很想跳

掉吗？你会发现，对于攒够了奇洛点的学生来说，我是很灵活的。奇洛点会决定军队由谁来统领。还有圣诞节——在圣诞节放假之前——我会满足一个圣诞愿望。任何在学校范围内的事情，我会利用我的能力，我的影响，特别是我的聪明才智来办到。没错，我曾经是个斯莱特林，我会为你设计一个巧妙的计划，让你获得你渴望的东西。圣诞愿望会颁给七个年级中获得最多奇洛点的那名学生。”

那个人会是哈利。

“现在请你们把书和其他物品留在桌上——它们很安全，桌上的屏幕会替你们看着——到平台上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名叫‘谁是教室里最危险的学生’。”

哈利用右手转动魔杖，说道：“马－哈－木！”

奇洛教授分配给哈利的靶子——只漂浮的蓝色球体——再次发出“乒”的一声脆响。这个声音代表他完美地击中了目标，哈利在十次中做到了九次。

这是奇洛教授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一个咒语，超级容易发音，以及超级简单的魔杖动作，而且能打中你正在看着的不管什么东西。奇洛教授轻蔑地说，真正的战斗魔法比这要难多了。这个小法术在真正的战斗里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个法术不过是释放一团混乱无序的魔力，唯一的真正内容是瞄准，如果被打到了只会感到短暂的疼痛，强度和鼻子被痛打了一拳差不多。这个测试的唯一目的是看谁学得最快，因为奇洛教授确定没人学过这个咒语，或者类似的咒语。

而哈利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

“马－哈－木！”

从他的魔杖里射出一束红色的能量，击中了目标，蓝色的球体再次“乒”的一声，证明他确实掌握了这个法术。

哈利在来到霍格沃茨以后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巫师。他希望他的靶子会躲闪，就像本·坎诺比在训练卢克时用的那些小球那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奇洛教授把所有的学生和靶子都整齐地排成了一排，让他们不可能对其他的学生开火。

于是哈利放下魔杖，向右边闪去，同时举起魔杖转动了一下，喊道“马—哈—术！”

沉闷的“咚”的一声，意味着他差一点就打中了。

哈利把魔杖放进口袋，闪向左边，拔出魔杖，再次开火射出一束红色的能量。

那一声“乒”的脆响是他一生中听过的最令人满意的声音之一。哈利想要胜利地大声尖叫。**我会魔法！颤抖吧，物理学定律，我来侵犯你们了！**

“马—哈—术！”哈利的声音很大，不过夹杂在平台上众人类似的喊声中几乎听不见。

“够了。”奇洛教授放大了的声音说道，（声音听起来并不大。就是正常的音量，象在你左肩膀后面说话，无论你和奇洛教授真正的相对位置是怎样的。）“我看你们所有人都已经至少成功一次了。”用作靶子的球体变成了红色，徐徐向天花板上升。

奇洛教授站在平台中间突出的讲台上，用一只手斜靠在教师桌边。

“我告诉过你们，”奇洛教授说，“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叫做‘谁是教室里最危险的学生’。这个教室里有一个学生，最先学会了苏美尔简单攻击咒——”

哦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又帮助了七个其他同学。她为此获得了你们年级的头七个奇洛点。请到前面来，赫敏·格兰杰。游戏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赫敏·格兰杰大步向前走去，脸上的表情既骄傲，又紧张。拉文克劳们自豪地看着她，斯莱特林们愤怒地瞪着她，而哈利的表情则是坦率的不爽。哈利这次做得还不错。他甚至属于教室里先学会的那一半，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咒语，而哈利已经读完了阿道伯特·沃夫林著的《魔法原理》。然而赫敏还是更强。

他的内心深处在担忧赫敏真的比他聪明。

不过目前哈利仍然心存希望，基于以下事实（a）赫敏读过的书远远不止标准课本，（b）阿道伯特·沃夫林是个庸庸碌碌的家伙，写《魔法原理》只是为了迎合那群严重低估十一岁孩子的校董。

赫敏走上了讲台。

“赫敏·格兰杰在两分钟之内学会了一个她完全不熟悉的魔法，比第二名快几乎整整一分钟，”奇洛教授慢慢地原地转身，看着所有其他学生，“格兰杰小姐的智力会让她成为教室里最危险的人吗？嗯？你们怎么看？”

好像没人知道该作何感想。连哈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来看看吧，怎么样？”奇洛教授说。他转向赫敏，指了指向台下的其他学生。“随便选一名学生，施展简单攻击咒。”

赫敏僵住了。

“好啦，”奇洛教授平滑地说，“你已经完美地施展了这个咒语不下五十次。它不会留下永久的伤害，甚至都不是很疼。疼痛的程度和被用力打了一拳差不多。”

多，而且只会持续几秒。”奇洛教授的语气严厉起来，“这是你的教授对你的直接命令，格兰杰小姐。请选择一个目标，施展简单攻击咒。”

赫敏的脸因为惊恐皱起来了，魔杖在她的手里发抖。哈利的手指因为同情紧紧握住了自己的魔杖。即使他懂得奇洛教授想做的是什么。即使他懂得奇洛教授想证明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肯抬起魔杖开火的话，格兰杰小姐，你会失去一点奇洛点。”

哈利盯着赫敏，希望她朝他的方向看过来。他的右手轻轻地点着自己的胸脯。选我吧，我不怕……

赫敏的魔杖在她的手里颤动了一下；然后她的表情放松了，她的魔杖放了下来。

“不。”赫敏·格兰杰说。

她的声音很平静，虽然不大，可是在那样的静默中，每个人都听见了。

“那我只能扣你一点了，”奇洛教授说，“这是一个测试，而你没有通过。”

这句话伤到她了。哈利能看出来。但是她的肩膀还是挺直的。

奇洛教授的声音带着同情，在整个教室中回荡。“只有知识是不够的，格兰杰小姐。如果你连施加和忍受这种碰痛脚趾级别的暴力都做不到，那么你就无法保护自己，你的防御术将会不及格。请你回到你的同学们当中去。”

赫敏走回一群拉文克劳的学生中间。她表情平静，哈利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想要鼓掌。即使奇洛教授是对的。

“那么，”奇洛教授说道，“现在我们清楚了，赫敏·格兰杰不是教室里最危险的学生。你们觉得谁是这里实际上最危险的人呢？——当然，除了我以外。”

哈利不假思索地向斯莱特林那边望过去。

“德拉科，出身于高贵而古老的马尔福家族，”奇洛教授说，“很多你的同学在往你那边看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到前面来。”

德拉科服从了，带着一种骄傲的庄严地走上讲台，含笑看着奇洛教授。

“马尔福先生，”奇洛教授说，“开火。”

如果来得及的话哈利会设法阻止的，可是德拉科以一种流畅的动作迅速转向了拉文克劳的人群，抬起魔杖说道“马哈木！”就象这个咒语只有一个音节一样，然后赫敏说了声“噏！”，一切就结束了。

“打得很准，”奇洛教授说，“奖给你两点奇洛点。可是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格兰杰小姐？”

一个停顿。

德拉科最后说道，“因为她最突出。”

奇洛教授的唇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这就是为什么德拉科·马尔福是危险的。如果他选了别人，那个孩子也许会痛恨自己被挑出来，马尔福就制造了一个敌人。而且，虽然马尔福先生选择她也许有其他原因，他说出来也没有好处，还会得罪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而对其他人来说，无论他说不说，他们都会为他欢呼的。也就是说，马尔福先生的危险之处在于他懂得该攻击谁，不攻击谁，如何结交盟友和避免制造敌人。再奖给你两点奇洛点，马尔福先生，因为你展示了斯莱特林的传统美德，我想萨拉查的学院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学院分。请你回到你的朋友们中去。”

德拉科微微低头致意，回到斯莱特林的人群。有些绿色镶边的袍子开始鼓掌，可是奇洛教授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教室里又安静下来了。

“原本我们的游戏似乎已经结束了，”奇洛教授说道，“然而在这个教室里，还有一个学生比马尔福的继承人更危险。”

而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在看的是……

“哈利·波特。请到前面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哈利很不情愿地走向奇洛教授的讲台，在那里，奇洛教授站在突出的讲台上，仍然斜靠在桌子上。

被意外拉上台的紧张情绪似乎增强了哈利的思考能力，哈利一边走向讲台，一边猜测奇洛教授要怎么证明哈利的危险性。他会要他施展什么法术吗？打败一个黑魔王？

要他表演对死咒的抵抗力？奇洛教授没那么蠢吧……

哈利在离讲台很远的地方就停住了，奇洛教授也没有叫他走近一点。

“讽刺的是，”奇洛教授说道，“你们选对了人，却搞错了理由。你们想的是，”奇洛教授的唇角微微扬起，“哈利·波特打败了黑魔王，所以他一定很危险。拉倒吧。他那时才一岁。无论是怎样的命运的巧合杀死了黑魔王，它和波特先生的战斗能力都没什么关系。可是当我听说一个拉文克劳打败了五个高年级的斯莱特林以后，我找了几个学生问话，从中得出结论，哈利·波特才是我最危险的学生。”

肾上腺素疯狂地涌进了哈利的血液，他站得更直了。他不知道奇洛教授得出了什么结论，但是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啊，奇洛教授——”哈利说道。

奇洛教授似乎被逗乐了。“你在想我一定是搞错了，对不对，波特先生？”

你以后会知道不能低估我。”奇洛教授站直了身子，“波特先生，每样东西都有它们原本的用途。举出十种这个教室里的东西的不寻常的使用方法，用于战斗！”

有一会儿哈利站在那里，做声不得，因为被人所理解而完全呆掉了。

然后各种想法象潮水般涌现了。

“有的桌子很重，如果从高处砸下来可以致命。有的椅腿是金属质地的，如果足够用力的话可以贯穿敌人的身体。教室里的空气如果抽掉了也是致命的，因为人在真空中会死，空气还可以作为毒气的载体。”

在哈利停下来换气的工夫，奇洛教授说道：

“这是三种。你需要十种。其他同学认为你已经把教室里能用的东西都說完了。”

“哈！地板可以拿掉，改成充满尖刺的陷阱让人掉进去，天花板可以掉下来砸中敌人，墙可以作为变形术的原料变出各种武器，比如刀子。”

“六种了。你快黔驴技穷了吧？”

“我还没开始呢！看看这里所有的人！让一个格兰芬多去攻击敌人当然是普通的用途了——”

“这个不能算。”

“——可是他们的血可以用来淹死敌人。拉文克劳以头脑著称，可是他们的器官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用换来的钱雇佣刺客。斯莱特林不止可以作为刺客，如果你以足够快的速度把他们扔出去的话，他们可以砸死敌人。赫奇帕奇不仅仅是努力的工人，他们的骨头可以取出来磨尖，刺穿敌人。”

现在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在毛骨悚然地瞪着哈利。连斯莱特林们都惊呆了。

“这就十种了，虽然拉文克劳的用法其实有点勉强。现在是附加题，你每多说一种用法，就奖给你一点奇洛点。”奇洛教授给了哈利一个友好的笑容，“其他同学都认为你没戏了，因为除了天花板上的靶子以外，其他东西都给你说遍了，而你根本想不出那些靶子能怎么用。”

“切！我是把人说完了，可我还没说我的袍子呢。我的袍子可以紧紧缠在敌人头上，闷死敌人；赫敏·格兰杰的袍子可以撕成长条，连成绳子，吊死敌人；德拉科·马尔福的袍子可以用来点火——”

“三点，”奇洛教授说道，“不许再用衣服了。”

“我的魔杖可以刺穿敌人的眼眶，刺中他们的大脑！”有人发出恐怖的窒息的声音。

“四点，不许再用魔杖。”

“我的腕表可以噎死敌人，如果我把它塞到敌人的喉咙里——”

“五点，够了。”

“哼，”哈利说，“十个奇洛点值一个学院分，是吗？你应该一直让我再说下去，直到我赢得学院杯为止。我还没开始说我口袋里的东西呢。”还有莫克袋本身。时间转换器和隐身斗篷他不能说，可是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利用教室里的红色靶子的……

“够了，波特先生。好了，你们现在理解为什么波特先生是教室里最危险的学生了吗？”

一阵低低的同意的声音。

“请大声说出来。泰利·布特，你的舍友为什么很危险？”

“啊……嗯……他很有创造力？”

“错！”奇洛教授吼道，用拳头狠砸了一下桌子，放大的声音让大家都吃了一惊，“波特先生的这些想法根本一无是处！”

哈利惊跳了一下。

“把地板拿掉，改成充满尖刺的陷阱？可笑！在战斗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长的准备时间，即使有，也有上百种方法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时间！把墙变成其他武器？波特先生还不会变形术！波特先生只有一个想法是他现在就能用的，不需要预先准备很长时间，也不需要敌人配合，也用不到他现在还不懂的魔法。这个想法就是把魔杖捅到敌人的眼眶里去。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魔杖折断的可能性也比杀死敌人的可能性要大！总之，波特先生，恐怕你的想法全部都很差劲。”

“什么？”哈利不平道，“你要的是不寻常的想法，又不是实用的想法！我这是创造型思维！换成你怎么用教室里的东西杀人？”

奇洛教授的表情是不以为然的，可是他的眼睛却漾着笑意。“波特先生，我从来没说过要你杀人。在有些时间和场景下活捉敌人是必要的，霍格沃茨的教室里发生的战斗往往就是这一种。但是让我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用椅子的边缘打敌人的颈部。”

从斯莱特林那里传来一些笑声，不过他们是在和哈利一起笑，而不是在笑他。

所有其他人仍然一副毛骨悚然的表情。

“可是波特先生已经展示了他为什么是教室里最危险的学生。我问的是教室里的东西在战斗时的用途。波特先生原本可以建议用桌子来挡住敌人的法术，或者用椅子绊倒敌人，或者把衣服绕在胳膊上，作为临时的护甲。然而，波特先生提出的所有用途都是攻击而非防卫，全是致命或者可能致命的。”

什么？等等，这不可能……哈利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他努力回忆着自己刚才说的话，显然一定会有反例的……

“而这，”奇洛教授说道，“就是为什么波特先生的想法这么奇怪，这么没用——他的想法不得不进入到脱离现实的境地，才能达到他的消灭敌人的标准。对他来说，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想法是不值得考虑的。这反映了一种素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杀戮倾向。我有这种素质。哈利·波特也有，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一个人挑战五个高年级的斯莱特林。德拉科·马尔福没有这种素质——现在还没有。马尔福先生对于谈论普通的谋杀是不会退缩的，可是连他也被震惊了——没错，你确实是，马尔福先生，我刚才看你的脸了——就在波特先生描述如何把同学的身体当成原材料使用的时候。你的头脑会拉响警报，让你对这样的想法感到退缩。而波特先生只想着消灭敌人，他会抓住任何方式达到目的，他不会退缩，他的警报是关上的。虽然他的年幼的才华还没有受过训练，全然无用，可是他的杀人意向让哈利·波特成为教室里最危险的学生。最后奖给他一点——不，奖给拉文克劳学院一分好了——为这个真正的战斗巫师不可缺少的特质。”

哈利目瞪口呆，开始疯狂地思索该怎么反驳。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然而他可以感到其他的学生已经开始相信了。哈利在心里权衡各种否认的方法，发现没有一个足以和奇洛教授充满权威的声音抗衡。哈利能想到的最好的应对是“我不是心理变态，我只是很有创造力”，可是这给听起来有些令人胆寒。他必须说些出乎意料的话，让大家停下来重新考虑——

“现在，”奇洛教授说道，“波特先生。开火。”

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

“啊，好吧，”奇洛教授叹了口气，“我想我们都有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波特先生，请你随便选择一个学生施展简单攻击法术。你必须在我下课之前这

么做。不然我就开始扣你的学院分，一直扣到你动手为止。”

哈利小心地抬起魔杖。他必须这么做，不然奇洛教授可能会立刻开始扣分的。

慢慢地，象旋转的唱片一样，哈利转到了斯莱特林的方向。

哈利的目光和德拉科相遇了。

德拉科·马尔福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这个金发男孩没有象哈利对赫敏那样明确表示同意，可是他也不可能那么做。其他的斯莱特林会觉得奇怪的。

“你在犹豫什么呢？”奇洛教授问，“当然只有一个明显的选择啊。”

“没错，”哈利说道，“只有一个明显的选择。”

哈利转动魔杖，说道“马－哈－木！”

教室里一片沉寂。

哈利甩了甩左边的胳膊，想要甩掉残余的刺痛。

更多的沉寂。

终于，奇洛教授叹了口气。“是，很机灵，可是这里有我想上的一课，被你躲过去了。扣拉文克劳一分，为你乱耍小聪明而牺牲了真正的目标。下课。”

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哈利大声说道：

“开玩笑的啦！拉文克劳！”

短暂的沉寂，似乎大家都在思索，然后嗡嗡的谈话声又响起了，迅速演变成巨大的轰鸣。

哈利转向奇洛教授，他们需要谈一谈——

奇洛的肩膀耷拉着，正艰难地挪向座位。

不。不可接受。他们真的需要谈一谈。少来这套僵尸表演了，如果哈利捅他几下，奇洛教授说不定就醒过来了。哈利向前走去——

错了

不能

糟糕的想法

哈利摇晃了一下，站住了，感觉一阵眩晕。

这时一大群拉文克劳空降到了他身边，讨论开始了。

第十七章 寻找假说

你永远都是 J·K·罗琳。

历史小知识：在古罗马的日历中，一个月的“月中”是指三月，五月，七月和十月的十五日，以及其他月份的十三日。

星期四。

如果你希望具体一些的话，是星期四早上 7:24 分。

哈利坐在床上，拿着课本的双手一动不动。

哈利刚刚想到了一个真正绝妙的实验计划。

这意味着他要多等一个小时才能吃早饭，不过他的麦片糕就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不，这个想法绝对必须一定要马上测试一下，立刻，现在。

哈利把课本放到一边，从床上跳起来，绕到另一边，拉开箱子的地下室，奔下楼梯，开始把一箱箱的书搬开。（该把箱子里的书整理上架了，可是他正忙着和赫敏比赛读课本，而且还落在下风，所以没有时间。）

哈利找到了他想要的书，冲回楼上。

其他的男孩正准备下楼去大厅吃早饭，开始新的一天。

“劳驾帮个忙好吗？”哈利说道。他一边说一边翻看目录，找到了印着前一万个质数的那一页，翻到那一页，把书塞进安东尼·戈德斯坦的手里。“在这张表上选两个三位数。不要告诉我你选的是什么。请你把这两个数乘起

来，然后告诉我乘积是多少。哦，还有请你验算一遍好吗？请一定保证结果是对的，如果你乘错了的话，我不知道我或者这个宇宙会发生什么事。”

安东尼既没有问“你忽然发什么神经？”，也没有问“听起来好奇怪，你要这个干什么？”或者“你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这个宇宙会发生什么事？”这几天在宿舍里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安东尼默默地接过书，拿出笔和一张羊皮纸。哈利转过身，闭上眼睛，以保证他什么也看不见，急得在原地乱跳。他的手里拿着便笺本和自动铅笔，准备把结果抄下来。

“好了，”安东尼说道，“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九。”

哈利写下 181429。他重复了一遍抄下来的数字，安东尼确认无误。

哈利冲回箱子里的地下室，看了一眼手表（手表上显示出 4:28，也就是 7:28），闭上眼睛。

大约三十秒钟以后，哈利听见了脚步声，接着是地下室的门关上的声音。（哈利不用担心会窒息。如果你愿意买一个真正高级的箱子的话，空气自动流通法术是包括在内的。魔法不是很厉害吗，你根本不必操心付电费的事。）

哈利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地板上有一张折好的纸，是来自未来的自己的礼物。

把这张纸叫做“纸 - 2”。

哈利从他的便笺本上撕下一张纸。

把这张纸叫做“纸 - 1”。当然，这是同一张纸。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撕下的地方不规则的边缘形状是一样的。

哈利在心里复习了一遍他的算法。

如果哈利在打开“纸 - 2”的时候发现它是空白的，他就在“纸 - 1”上写下“ 101×101 ”，折好，学习一个小时，回到过去，放下“纸 - 1”（这时“纸 - 1”会变成“纸 - 2”），从箱子里的地下室出来，和大家一起去吃早饭。

如果哈利在打开“纸 - 2”的时候发现上面写了两个数字，他就把它们乘起来。

如果这两个数的乘积等于 $181, 429$ ，哈利就把这两个数字抄在“纸 - 1”上，把“纸 - 1”送回过去。

否则哈利就把右边的数字加 2，把新的两个数写在“纸 - 1”上。除非右边的数字在加 2 之后大于 997，这时哈利会把左边的数字加 2，把右边的数字改成 101。

如果“纸 - 2”上写的是 997×997 ，哈利就让“纸 - 1”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稳定的时间回环就是“纸 - 2”上写的是 $181, 429$ 的两个质数因子。

如果这个实验成功的话，哈利可以用同样的技巧得到任何容易验证却很难找到的答案。这不仅证明在时间转换器存在的情况下 $P = NP^1$ ，它还有更强的普遍性。哈利可以利用这个技巧打开所有的数字锁，解开任何密码。说不定还能用它找到斯莱特林的密室，只要哈利能找到系统的方法列出霍格沃茨的所有地点就行了。即使以哈利的标准，这也算非常精彩的作弊了。

哈利用发抖的手拾起“纸 - 2”，打开了。

“纸 - 2”用略微发抖的笔迹写道：

不要和时间胡闹

¹ P 和 NP 问题：P/NP 问题是在理论信息学中计算复杂度理论领域里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它也是克雷数学研究所七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简单来说，P = NP 问题问道：如果是／不是问题的正面答案可以很快验证，其答案是否也可以很快计算？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P/NP%E9%97%AE%E9%A2%98>

哈利用略微发抖的笔迹在“纸 – 1”上写下“**不要和时间胡闹**”，整齐地折好，决心在十五岁之前都不再做什么真正绝妙的实验了。

就哈利所知，这要算整个科学历史上最吓人的实验结果了。

在之后的一小时里哈利几乎无法静下心来看书。

哈利的星期四就是这样开始的。

星期四。

如果你希望具体一些的话，是星期四下午 3:32 分。

哈利和所有其他一年级的男生一起站在户外的一片草地上，由霍琦夫人带领，身边是霍格沃茨提供的扫把。女生的飞行课是分开上的。显然，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女生不想当着男生的面学习骑扫把飞行。

哈利一整天都有点手脚发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稳定的时间回环的可能性有很多，他实在忍不住不去想为什么被选中的是那个**特定的回环**。

还有，不会吧，**扫把**？他要骑在一个线段状的物体上飞？这难道不是你能找到的最不稳定的形状，除了抱住一只弹珠？是谁在所有可能的飞行器设计中选择了**这一种**？哈利原本希望这个说法只是一个比喻，然而不是，放在他们面前的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厨房里用的木扫把。是不是有人对扫把这个概念入迷了，完全没考虑其他的可能？只可能是这种情况。如果从头开始设计的话，飞行器的**最优设计**决不可能和打扫厨房的工具恰好相同。

这一天天气晴朗，明媚的蓝天，阳光灿烂，如果在天上飞的话，很容易因为阳光刺眼看不见东西。土地温暖干燥，散发着烘烤过的气息，在哈利的鞋子下面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硬很硬。

哈利一直提醒自己，如果大家认为最差的十一岁孩子都能学会这个的话，应该不会太难的。

“把右手伸到扫把上方，如果惯用左手的话就伸左手，”霍琦夫人说，“然后说，起！”

“起！”大家喊道。

扫把热切地跳到了哈利的手里。

他终于也在班上领先了一次。显然说“起！”比看起来要难，大多数扫把还在地上翻滚，或者在往后退，企图离它们未来的骑手远一点。

(当然哈利可以打赌，赫敏在今天更早的女生飞行课上至少和他一样强。世界上不会有他能一次就成功而把赫敏给难倒的事情，但如果这种事真的存在，而且还是骑扫把，不是任何智力方面的事的话，哈利还不如死了算了。)

过了好一会儿，大家终于都拿到了面前的扫把。霍琦夫人教他们如何骑上扫把，然后在操场上转了一圈，纠正大家的姿势。看起来虽然有少数几个孩子在家里玩过飞行，他们都没学过正确的方法。

霍琦夫人在检阅了一圈之后点了点头。“好，等我吹响口哨的时候，你们就用力蹬地起飞。”

哈利用力咽了一口口水，想要压抑反胃的感觉。

“稳住你们的扫把，往上飞几英尺，然后微微向前倾身，回到地面。听我的哨音——三——二——”

一只扫把飞向天空，上面的小男孩在尖叫——不是开心，而是恐惧的尖叫。这孩子在上升的时候还在飞速旋转，他们只瞥到一眼他吓得苍白的脸——

像慢动作一样，哈利扔下自己的扫把，拔出魔杖，虽然他其实不知道能

用它做什么。他才上过两节魔咒课，上一节课学的确实是飘浮咒，可是这个魔咒哈利三次中只能成功一次，而且他肯定不能让整个人飘浮起来——

如果我真有什么隐藏的力量的话，请现在就出现吧！

“快回来，孩子！”霍琦夫人喊道（关于如何处理一只失去控制的扫把，这绝对是天下最没用的指令了，何况她还是个飞行教练，哈利大脑里的某一部分自动把霍琦夫人加到了他的白痴名单上。）

这男孩被扫把甩下来了。

最初的时候，他在空气里的移动速度似乎非常慢。

“羽加迪姆，勒维奥萨！”哈利尖叫起来。

魔咒失败了。他能感觉到它失败了。

砰的一声，然后是远处传来一声破裂的声音，这个小男孩脸朝下掉在草地上，不动了。

哈利收起魔杖，全速向前冲去。他和霍琦夫人同时到了这个男孩身边，哈利把手伸进莫克袋里，开始回想上帝啊那东西叫什么来着不管了先试试“急救包！”它跳进他的手里——

“手腕骨折，”霍琦夫人说，“冷静点，孩子，他不过是手骨折了！”

哈利脱离恐慌状态的时候心还在狂跳。

加强版紧急治疗包在他面前打开着，哈利的手里有一管火焰般的液体，万一那孩子折断了脖子，可以维持他的大脑供氧一段时间。

“啊……”哈利声音不稳地说。他的心还在突突地狂跳，令他几乎听不到自己急促的吸气声。“骨头折断了的话……要用定型绷带吗？”

“那是紧急情况时用的。”霍琦夫人抢白道。“收起来吧，他没事。”她向这个男孩弯下身子，伸出一只手。“好了，孩子，没事了，起来吧！”

“你不会真让他接着骑扫把吧？”哈利恐惧地问。

霍琦夫人横了哈利一眼。“当然不会！”她拉住那个男孩没受伤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哈利吃惊地发现又是纳威·隆巴顿，他到底怎么搞的？——她转向所有在旁边看的孩子。“我要把他送到医务室去，你们在这里不要动！扫把就放在那里，不然在你说完‘魁地奇’之前，你就会被从霍格沃茨赶出去。跟我来，亲爱的。”

霍琦夫人带着纳威走了，他捧着手腕，在勉强控制自己的抽泣。

他们离开以后，一个斯莱特林开始发笑。

这引发了一阵笑声。

哈利转过身，看着他们。似乎到了记住一些面孔的时候了。

哈利看见德拉科向他走来，陪同的还有克拉布先生和高尔先生。克拉布先生没有笑。高尔先生绝对在笑。德拉科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只是偶然抽动一下嘴角，哈利由此推断出，德拉科认为这事好笑得要命，但是现在开始笑不能带来什么政治上的利益，所以不如等回到斯莱特林的地下城再说。

“哎呀，波特，”德拉科悄声说道，仍然是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和偶然抽动的嘴角，“我说一句啊，你利用紧急情况展现领导才能的时候，应该做出一切尽在掌控的姿态，而不是，比如说，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高尔先生格格笑起来，德拉科瞪了他一眼，“不过你可能还是得了一些分。要我帮忙收拾你的急救包吗？”

哈利转身面对急救包，这样就不用看着德拉科了。“我自己来就行了。”哈利说。他把针管放回原来的位置，扣好搭扣，站起身来。

哈利把急救包放回莫克袋的时候，厄尼·麦克米兰走了过来。

“谢谢你，哈利·波特，以赫奇帕奇的名义，”厄尼·麦克米兰正式地说，“很好的尝试，很好的想法。”

“的确是很好的想法，”德拉科拉长了声音说道，“赫奇帕奇怎么没有人把魔杖拿出来呢？也许如果你们都帮忙了，而不只是波特一个人，你们就能接住他了。赫奇帕奇不是号称团结的吗？”

厄尼看起来又想生气，又想羞愧至死。“我们那时没想到——”

“啊，”德拉科说，“没想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拉文克劳的朋友要胜过所有的赫奇帕奇喽。”

哦，该死，哈利怎样才能把这个应付过去呢……“别添乱了。”哈利以一种温和的语气说。希望德拉科能理解为你干扰了我的计划，请闭嘴。

“嗨，这是什么？”高尔先生说。他弯下身去，从草丛里捡起一个弹珠大小的玻璃球，里面充满旋转的白色云雾。

厄尼愣了一下。“纳威的记忆球！”

“记忆球是什么？”哈利问。

“如果你忘了什么事的话，它会变成红色，”厄尼说道，“不过它不会告诉你你忘记了什么。给我吧，我等下还给纳威。”厄尼伸手去接。

高尔先生的脸上忽然掠过一个笑容，转身跑掉了。

厄尼呆愣在了原地，然后喊道，“嗨！”跑去追高尔先生。

高尔先生拿起一把扫把，以一个流畅的动作跳上去，飞到了空中。

哈利的下巴掉下来了。霍琦夫人不是说过这样会被开除吗？

“这个白痴！”德拉科咬牙骂道。他张开嘴刚要喊——

“嗨！”厄尼喊道。“那是纳威的！还给我！”

斯莱特林们开始为高尔先生欢呼助威。

德拉科的嘴巴闭上了。哈利看见他的脸上忽然出现了摇摆不定的神色。

“德拉科，”哈利小声说道，“如果你不命令那个白痴回到地面上来的话，等下老师就回来了，然后——”

“过来拿呗，赫奇帕奇！”高尔先生喊道，斯莱特林们的欢呼声更响了。

“我不能！”德拉科悄声说道，“所有的斯莱特林都会认为我懦弱！”

“如果高尔先生被开除了的话，”哈利切齿道，“你父亲会认为你是弱智！”

德拉科的脸痛苦地扭曲起来。

正在这时——

“嗨，肮脏的斯莱特林，”厄尼喊道，“没人告诉过你们赫奇帕奇会团结一致吗？赫奇帕奇，把魔杖拿出来！”

很多魔杖指向了高尔先生。

三秒钟之后——

“斯莱特林，把魔杖拿出来！”大约五个不同的斯莱特林喊道。

很多魔杖指向了赫奇帕奇。

两秒钟之后——

“格兰芬多，把魔杖拿出来！”

“快想办法，波特！”德拉科压低声音说，“我没办法阻止这件事，只能你来！我会欠你个人情赶快想办法你不是号称很聪明吗？”

在接下来的五秒半的时间里，哈利意识到有人要施展苏美尔简单攻击咒了。等这场风波结束，老师把肇事的学生全部开除以后，一年级的男生就只剩下拉文克劳了。

“拉文克劳，把魔杖拿出来！”迈克尔·科纳喊道，显然是不甘心置身于这场灾难之外。

“格雷戈里·高尔！”哈利喊道，“我向你挑战，敢不敢以赌赛的方式决定纳威的记忆球的所有权！”

忽然的停顿。

“哦，真的吗？”德拉科拉长了声音大声说道，哈利还从没听过他这么大声，“有意思。什么赌赛，波特？”

呃……

“赌赛”是哈利目前想到的唯一的点子。至于什么赌赛，他不能说“象棋”因为德拉科如果接受的话就太可疑了，也不能说“掰手腕”因为高尔先生会碾压他——

“这样行不行？”哈利大声说，“格雷戈里·高尔和我面对面地远远站着，谁也不能走到我们旁边。我们不能用魔杖，其他人也不能。我必须站着不动，他也是。如果我的手能碰到纳威的记忆球，格雷戈里·高尔就必须放弃对纳威的记忆球的所有权利，把它给我。”

一个停顿，大家的表情从松了一口气变成了莫名其妙。

“哈，波特！”德拉科大声说道，“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才能做到！高尔

先生接受你的挑战！”

“开始吧！”哈利说。

“波特，搞什么？”德拉科不动嘴唇地悄声问道。

哈利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动嘴唇回答。

大家收起魔杖，高尔先生优雅地落到地面，看上去相当莫名其妙。有些赫奇帕奇开始向高尔先生走过去，但是哈利用恳切的目光请求他们不要，他们就退回去了。

哈利走向高尔先生，在离他几步的地方停住了，保证两人都够不着对方。

哈利慢慢地，不慌不忙地收起了魔杖。

其他人都退开了。

哈利咽了口口水。他大致上知道想做什么，但是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别人看不懂他做了什么——

“好吧。”哈利大声说。“现在……”他深吸了一口气，抬起一只手，做出打响指的手势。听说过馅饼事件的学生——也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要召唤霍格沃茨的疯狂！开心开心蹦蹦，湿地湿地湿地！”

哈利打了个响指。

很多人畏缩了一下。

什么也没有发生。

哈利让静默持续了一会儿，生长着，直到……

“呃，”有人说道，“就是这样而已吗？”

哈利看着说话的男孩。“看看你的前面。你看到地上有一小块没有草吗？”

“呃，对啊。”男孩说道，他是个格兰芬多（叫迪安什么来着？）

“在那里挖一下。”

这下有很多人莫名其妙地看着哈利。

“呃，为什么啊？”迪安什么问道。

“你就按他说的做吧，”泰利·布特用疲倦的声音说道，“不用问为什么，相信我。”

迪安什么单膝跪下来，开始挖地。

一分钟以后，迪安重新站起来。“什么也没有。”迪安说。

咦。哈利原本准备回到过去，在那里埋下一张藏宝地图，标出第二张藏宝地图的位置，而第二张藏宝地图会标出纳威的记忆球的位置，他会把从高尔先生那里拿回来的记忆球埋在那里……

这时哈利意识到还有一个简单得多的办法，而且比较不容易暴露时间转换器的秘密。

“谢谢你，迪安！”哈利大声说道，“厄尼，请你在纳威掉下来的地方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纳威的记忆球好吗？”

大家更莫名其妙了。

“你就按他说的做吧，”泰利·布特说道，“他会一直试，直到成功为止，而可怕的是——”

“梅林在上！”厄尼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的手里拿着纳威的记忆球。“就在这里！在他刚才掉下来的地方！”

“什么？”高尔先生叫道。他低头一看，看到……

……他的手里也拿着纳威的记忆球。

长长的停顿。

“呃，”叫迪安什么什么的男孩说道，“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这是一个剧情上的漏洞，”哈利说，“我让自己古怪到足以引起一会儿宇宙的注意力，这样宇宙就会忘掉高尔已经把记忆球捡起来了。”

“不，等一下，我的意思是，那绝对不可能——”

“拜托，我们是不是全都站在这里等着学习飞行？没错我们是的。所以闭嘴。无论如何，我一拿到纳威的记忆球，比试就结束了，格雷戈里·高尔必须放弃对记忆球的所有权利，把它给我。这就是所有的条件，对不对？”哈利伸手召唤厄尼，“把它滚过来就好，因为没人可以靠近我，好吗？”

“等一下！”一个斯莱特林喊道——是布雷斯·扎比尼，哈利对这个名字很难忘记，“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纳威的记忆球？你说不定只是扔了另外一个记忆球在那里——”

“你这个人的斯莱特林特性很强大²，”哈利笑道，“不过我向你保证，厄尼手上拿着的是纳威的记忆球。格雷戈里·高尔拿着的记忆球我就不敢说了。”

扎比尼转向德拉科。“马尔福！你不能这样放过他——”

“闭嘴，你，”德拉科身后的克拉布先生吼道，“马尔福先生用不着你告诉他该怎么做！”

真是个好手下。

² 你这个人的斯莱特林特性很强大：语出《星战 4: 新希望》中的著名台词“这个人的原力很强大”。详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243/8097088.htm>

“我的赌约是和高贵而最最古老的马尔福家族的德拉科的赌约。”哈利说道。“不是和你，扎比尼。我做到了马尔福先生说他想看我做到的事，至于是否满足了赌约的条件，我会请马尔福先生来决定。”哈利向德拉科低头致意，微微抬起眉毛。这样应该足够照顾德拉科的面子了。

一个停顿。

“你保证这确实是纳威的记忆球？”德拉科问道。

“是的，”哈利说，“这只记忆球会还给纳威，而且原本也是他的。格雷戈里·高尔手里的那只要给我。”

德拉科点点头，看起来下了决心。“虽然看上去是很奇怪，但是我不怀疑高贵的波特家族的保证。高贵而最最古老的马尔福家族会遵守自己的诺言。高尔先生，把记忆球还给波特先生——”

“嗨！”扎比尼说道，“他还没赢呢，他的手还没碰到——”

“接住，哈利！”厄尼说道，把记忆球扔了过来。

哈利轻松地抓住了空中的记忆球，他在这方面反应很快。“好啦，”哈利说，“我赢了……”

哈利停住了。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

记忆球在他的手中闪耀着明亮的红色，像微型的太阳一般，在白天的地面上留下了红色的影子。

星期四。

如果你希望具体一些的话，是星期四下午5:09分，在麦格教授的办公室里，飞行课结束以后（哈利在当中往回拨了一个小时）。

麦格教授坐在她的高凳上。哈利坐在她桌前的审判椅上。

“教授，”哈利勉强说道，“斯莱特林的魔杖对着赫奇帕奇，格兰芬多的魔杖对着斯莱特林，还有个白痴让拉文克劳把魔杖也拿出来，我只有五秒钟的时间考虑怎样阻止这场大乱斗！我只想到这么多！”

麦格教授铁青着脸，怒容满面。“你不可以这样使用时间转换器，波特先生！你不懂什么叫做保密吗？”

“他们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以为我打个响指就能做到奇怪的事！我还做过其他奇怪的事，连时间转换器都不能解释的事，而且我以后还会做更多，这次就不会很突出了！我也是迫于无奈，教授！”

“你不是迫于无奈！”麦格教授抢白道，“你只要把这个不知名的斯莱特林叫回地面，让大家把魔杖收起来就行了！你原本可以和他赌赛爆炸牌，可是不，你非要这么招摇，毫无必要地使用时间转换器！”

“我当时只想到这么多！我连爆炸牌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比赛象棋，而如果建议掰手腕我就会输！”

“那你就该选择掰手腕！”

哈利愣了一下。“可是那样我就输了——”

哈利停住了。

麦格教授看起来非常愤怒。

“对不起，麦格教授，”哈利小声说，“我确实没想到这一点，你是对的，我原本应该选择掰手腕的，我如果那么做就太漂亮了，可是我真的完全没想到……”

哈利停住了。这时他忽然意识到他其实有很多别的选择。他原本可以让

德拉科决定赌赛的内容。他可以问大家的意见……使用时间转换器确实太招摇，太没必要了。有那么多种可能，他为什么非要选那一种？

因为他看到了一种能赢的办法。哪怕赢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玩意，哪怕老师反正都会从高尔先生那里把记忆球拿回去。

求胜心。这就是他的问题。

“对不起，”哈利再次说道，“为我的骄傲和愚蠢。”

麦格教授用手擦了一下前额。她的怒气似乎消下去了一点。可是她的声音仍然非常严厉。“你要是再来这么一次的话，你的时间转换器就要收回了。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是的，”哈利说，“我理解，我很抱歉。”

“那么，波特先生，你暂时还可以保有你的时间转换器。考虑到你确实阻止了一场很大的麻烦，我就不扣拉文克劳的学院分了。”

而且你没法解释为什么扣我的学院分。不过哈利没有愚蠢到把这句话说出口。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记忆球会变成那样？”哈利说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被施展过一忘皆空的法术？”

“我也觉得奇怪，”麦格教授慢慢说道，“如果真有那么简单，我想法庭上就会用记忆球来测试一忘皆空的法术了，然而并非如此。我要调查一下，波特先生。”她叹了口气，“你现在可以走了。”

哈利开始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停住了。“呃，抱歉，我还有别的事想告诉你——”

你几乎注意不到她在畏缩。“什么事，波特先生？”

“是有关奇洛教授的事——”

“我确定，波特先生，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麦格教授快速说道。“你当然记得，校长告诉过所有的学生，不可以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向我们抱怨防御术教授？”

哈利莫名其妙。“但是这可能很重要，昨天我忽然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就在——”

“波特先生！我也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我的大祸临头的感觉建议说，你决不可以把那句话说完！”

哈利的嘴巴张开了。麦格教授赢了；哈利哑口无言。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道，“如果你发现了奇洛教授的什么有趣的事，请不用告诉我，也不用告诉别人。现在你占用我的宝贵时间已经够多的了——”

“这不像你！”哈利冲口而出，“我很抱歉，可是这样实在是难以置信地不负责任！我听说防御术的教职是一个被诅咒的职位，如果你已经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话，我还以为你们会很重视——”

“不对劲，波特先生？我非常希望不会。”麦格教授面无表情，“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布莱克教授³被抓住和不少于三个五年级的斯莱特林呆在一个衣橱里，而在之前的一年，撒莫司教授⁴作为教师是如此失败，以至于她的学生以为幻形怪是一种家具，如果超级能干的奇洛教授现在出了什么岔子的话，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我敢说大多数学生都会当掉他们的防御术普通巫师等级考试和终极巫师等级考试。”

³ 安妮塔·布莱克：小说《有罪的享乐》中拥有一大群男宠的吸血鬼女猎手。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ita_Blake

⁴ 巴菲·撒莫司：《吸血鬼猎人巴菲》电视剧女主角。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ffy_Summers

“我明白了，”哈利慢慢说道，理解了她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无论奇洛教授有什么问题，你都绝对不想在学年结束之前知道。因为现在才九月份，即使他在电视直播中谋杀了英国首相，你也会维护他的。”

麦格教授紧紧盯着他。“我确定我没有说过这种话，波特先生。在霍格沃茨我们会努力防止任何威胁到让学生获得教育的事。”

比如不懂闭上嘴巴的拉文克劳一年级学生。“我相信我完全明白了你的意思，麦格教授。”

“哦，我很怀疑，波特，我对此非常怀疑。”麦格教授向前弯下身子，她的脸又绷紧了，“既然你和我已经讨论过比这还要敏感得多的事情，我就直说了。是你，只有你，报告过这种神秘的大祸临头的感觉。是你，只有你，是吸引混乱的巨大磁石，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先是我们在对角巷的小小旅行，接着是分院帽，然后是今天的小插曲，我已经可以预见，我命中注定要在校长办公室听到一个有关奇洛教授的超级搞笑的故事，而其中又是你，只有你是故事的主角，而听完之后我们除了解雇他以外别无选择。这我已经认了，波特先生。但是如果这件悲伤的事在五月的月中之前发生的话，我就用你自己的肠子把你绑在霍格沃茨的大门上，然后把火甲虫往你的鼻子里灌。现在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哈利睁大了眼睛点点头。然后，在一秒钟以后，“如果我能让这件事在学年的最后一天发生的话有奖励吗？”

“滚出我的办公室！”

星期四。

霍格沃茨的星期四一定有什么问题。

星期四下午的 5:32 分，哈利站在弗立维教授的身边，面对着守护校长办公室入口的巨大的石像鬼。

他才从麦格教授的办公室里出来，刚回到拉文克劳的自习室，就有人叫他去弗立维教授的办公室，哈利在那里接到通知，邓布利多要和他谈话。

哈利觉得很担心，就问弗立维教授，校长有没有说是为了什么事。

弗立维教授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显然邓布利多说过哈利年龄太小了，还不能使用召唤法力和疯狂的咒语。

开心开心蹦蹦，湿地湿地湿地？哈利想道，不过没敢大声说出来。

“请不要太担心，波特先生。” 弗立维教授在哈利肩膀那么高的地方尖声说道。（哈利不禁感谢弗立维教授留着蓬松的大胡子，不然真的很难习惯一个不仅比他矮，声音还很尖细的教授。）“邓布利多校长看起来也许会有点奇怪，或者相当奇怪，甚至于特别特别奇怪，可是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学生哪怕一分一毫，而且我相信他永远不会这么做。” 弗立维教授给了哈利一个鼓励的微笑，“一直记着这一点，你就不会害怕了！”

这一点也没用。

“祝你好运！” 弗立维教授尖声说道，向石像鬼弯下身子，说了一句哈利完全没听见的话。（这是显然的，如果能让你听见的话，密码就没什么用了）。石像鬼以一种很自然，很普通的姿势走开了，让哈利觉得很震惊，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很像一块坚硬的无法移动的石头。

在石像鬼的身后是一架在慢慢旋转的螺旋楼梯。它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催眠的感觉，更令人不安的是，原地旋转的螺旋体不应该能带你去哪里的。

“上去吧！” 弗立维尖声说道。

哈利紧张地登上螺旋楼梯，发现自己在以一种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上升。

石像鬼在他身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螺旋楼梯旋转着，哈利的位置越来越高，在一阵眩晕之后，哈利发现自己站在了一扇橡木门面前，上面有一个黄铜的狮鹫扣环。

哈利伸手转动门把。

门打开了。

哈利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有意思的房间。

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小的金属仪器，有的在呼呼旋转，有的在嘀嗒滴答地走，有的在慢慢改变形状，有的在小朵小朵地冒烟。几十种神秘的液体装在几十个奇形怪状的瓶子里，都在冒泡，沸腾，沁透，变色，或者幻化出各种有趣的形状，在半秒钟之后又消失了。有许多指针的钟表，上面刻着数字或者看不懂的文字。有一只嵌着透镜水晶的手镯，闪耀着上千种美丽的颜色。⁵一只鸟站在金色的平台上，一只木杯子里装满了血一般的液体⁶，一只鹰的雕像上镶嵌着黑色的珐琅。⁷墙上挂满了沉睡的人的画像，分院帽随意地挂在一个衣帽架上，同一个衣帽架上还有两把伞和三只左脚的红色拖鞋。

所有混乱的当中是一张整洁的黑色橡木桌子。桌子前面有一个橡木凳子。桌子后面是一张柔软舒适的王座，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坐在王座上，他留着长长的银色胡子，帽子像一朵压扁了的巨大蘑菇，穿的衣服在麻瓜看来很像三层粉红色的睡衣。

邓布利多在笑，明亮的眼睛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⁵ 《透镜人》中的文明之镜。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A%80%E6%B2%B3%E6%88%B0%E5%A3%AB>

⁶ 印第安纳琼斯电影中的圣杯。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6%88%B0%E5%A5%87%E5%85%B5>

⁷ 《马耳他之鹰》中的珍贵雕像。详见：<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7874/>

哈利有点不安地在桌子前面坐下了。身后传来门砰地一声关上的声音。

“你好，哈利。”邓布利多说。

“你好，校长。”哈利答道。他们之间已经可以直接称呼名字了吗？邓布利多会不会让我叫他——

“别这样，哈利！”邓布利多说道。“校长听起来太正式了。叫我校校就可以了。”

“好的，校校。”哈利说。

短暂的停顿。

“你知不知道，”邓布利多说道，“你是第一个当真这么叫我的人？”

“啊……”哈利说，他压抑着内心深处不祥的感觉，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对不起，我，啊，校长，是你叫我这么做的，所以我就——”

“请叫我校校！”邓布利多高高兴兴地说道，“别担心，我不会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就把你扔到窗外去的。如果你在犯错误，我会预先给你很多警告！再说了，大家怎么和你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怎么看你。”

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学生，一直记着这一点，你就不会害怕了。

邓布利多拿出一个小金属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些黄色的小糖块。“柠檬糖？”校长说道。

“呃，不用了，谢谢，校校。”哈利说。给学生吃迷幻药算伤害他们吗，还是属于无害的玩笑的范畴？“你，嗯，说我还太小，不能使用召唤法力和疯狂的咒语？”

“绝对是这样！”邓布利多说道，“幸好召唤法力和疯狂的咒语在七个世纪前就失传了，没人知道咒语究竟是什么。我只是随口一说。”

“啊……” 哈利说道。他意识到自己张大了嘴巴。“那你为什么把我叫到来这里来呢？”

“为什么？” 邓布利多重复道，“啊，哈利，如果我一天到晚都在问自己为什么要问我做的事的话，我就没时间做任何事了！我是很忙的，你要知道。”

哈利点点头，微笑起来。“没错，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霍格沃 魔法学校的校长，维森加摩的首席巫师，国际巫师联盟的主席。抱歉我想问一下，如果使用不止一个时间转换器的话，每天能把时间倒回去不止六个小时吗？因为如果你每天只花三十个小时就能完成以上全部工作的话，那就太让人印象深刻了。”

又一个短暂的停顿。哈利继续微笑着。他是有点紧张，实际上非常紧张，可是当他发现邓布利多在故意整他的时候，他心里的某个部分坚决拒绝坐在那里像呆子一样默默忍受。

“恐怕时间不喜欢被拉长太多，” 邓布利多短暂的停顿之后说道，“但是我们自己又有点太大了，所以把我们的生活装进时间里一直是一件很费劲的事。”

“的确如此，” 哈利庄重严肃地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最好还是直奔主题。”

有一会儿哈利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

然后邓布利多呵呵笑了。“那就直奔主题好了。” 校长向前弯下身子，压扁的蘑菇帽子歪了歪，长长的胡子扫过了桌面，“哈利，你在这个星期一做的事情即使利用时间转换器都是不可能的。或者不如说，只用时间转换器是不可能的。我很想知道，那两只馅饼是从哪里来的？”

哈利的心狂跳起来。他是利用隐身衣做到的，隐身衣是有人放在一个附有字条的圣诞盒子里给他的，而字条上说：如果邓布利多发现一个拥有死亡圣

器的机会的话，他死也不会放过……

“一个自然的想法是，”邓布利多继续说道，“一年级的学生不可能使出这样的魔法，所以还有其他的人在场，只是没人看见而已。但是如果没人能看见他们，哎，扔两个馅饼就很容易了。我们可以继续推测，因为你有一个时间转换器，你就是那个隐身的人；但是幻身咒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目前的能力，所以你有一件隐身衣。”邓布利多诡秘地笑了，“我到目前为止都猜对了吗，哈利？”

哈利僵住了。他感觉到直接撒谎否认是不明智的，而且恐怕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他想不出来还能说什么。

邓布利多友好地挥挥手。“别担心，哈利，你没做错什么。隐身衣并不违反校规——我想是因为它们太稀有了，还没人想到把它们列上去。但是实际上我想知道的是另一件事。”

“哦？”哈利尽量用正常的语气说道。

邓布利多的双眼在热切地闪闪发亮。“你看，哈利，你在经过几次历险以后，多半就会找到其中的窍门。你开始看到规律，听到世界的节奏。你会在真相大白之前就猜到结局。你是‘大难不死的男孩’，不知道为什么，你在发现魔法英国的四天之内就拥有了一件隐身衣。这样的隐身衣在对角巷是买不到的，但是也许有某件隐身衣找到了命定的主人。我在想，或许因为某种奇怪的机遇，你拥有的不是一件普通的隐身衣，而是终极隐身衣，三件死亡圣器中的一件，传说可以让穿着的人躲开死神的凝视。”邓布利多的凝视既明亮，又急切，“可以让我看看吗，哈利？”

哈利咽了一口口水。他的心在狂跳，但却束手无策，他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巫师，他不可能及时逃出去，就算逃出去了，他在霍格沃茨也无处可藏，他就快要失去波特家代代相传了不知多少年的隐身衣了——

邓布利多慢慢靠回到他的高椅子上。他眼里明亮的光辉消失了，他看上去很困惑，而且有点难过。“哈利，”邓布利多说道，“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直接说不的。”

“我可以吗？”哈利哑声问道。

“是的，哈利。”邓布利多答道。他的声音现在既悲伤，又担忧。“你似乎很怕我，哈利。我可以问一下我做了什么，以致于失去了你的信任吗？”

哈利咽了口口水。“你能发一个具有魔法约束力的誓，说你不会抢走我的隐身衣吗？”

邓布利多缓缓摇头。“牢不可破的誓约不是这样轻易使用的。再说了，哈利，如果你之前不知道这个魔咒，你就只能听我保证这个魔咒具有魔法的约束力。但是你当然明白，我不需要你的许可也能看到隐身衣。我的力量足够把它拿出来，有没有莫克袋都一样。”邓布利多的脸色非常凝重，“但是我不这么认为。隐身衣是你的，哈利。我不会从你那里抢走。即使只是为了看看也不会，除非你愿意。这是一个诺言，一个誓约。如果我需要禁止你在学校使用它的话，我会要求你去古灵阁银行，把它存放到你的库房里去。”

“啊……”哈利说道。他用力咽了一口口水，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理性地思考。他把莫克袋从腰带上取下来。“如果你真的不需要我的许可的话……那就给你看吧。”哈利把莫克袋递给邓布利多，用力咬破嘴唇，这是为了防备被抹去记忆给自己发的信号。

年老的巫师把手伸进莫克袋里，一个字都没有说，就取出了隐身衣。

“啊，”邓布利多轻声说道，“我是对的……”他张开手，让闪亮的黑色丝绒像流水一样落下来，“已经好几百年了，仍然像刚制成的那一天一样完美。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很多技艺都失传了，现在的我已经做不出这样的法宝，没有人能做到。我可以感到它的力量，像在心底的一个回声，像一首永恒的歌，

一直在吟唱，即使没人听见……”巫师抬起头来，“不要卖掉它，”他说，“不要送给别人。在拿给别人看之前要三思。在告诉别人这是死亡圣器之前更要三思。请尊敬地对待它，因为它的确是强大的宝物。”

有一会儿邓布利多的脸上露出了渴望的神情……

……然后他把隐身衣还给了哈利。

哈利把它放回了莫克袋。

邓布利多的表情又变得凝重了。“我能再问一次吗，哈利，你为什么这样不信任我？”

哈利忽然觉得很羞愧。

“我在收到隐身衣的同时收到了一个字条，”哈利小声说，“字条上说如果让你知道了的话，你会把隐身衣从我手里抢走。不过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字条，真的不知道。”

“我……懂了，”邓布利多缓缓说道，“好了，哈利，我不会去质疑那个给你写字条的人的动机。谁知道呢，也许他完全是好意？毕竟是他把隐身衣给了你。”

哈利点点头，被邓布利多的宽厚感动了，并为自己刚才截然不同的态度感到脸红。

年老的巫师继续往下说。“可是我想，你和我是棋盘上同色的棋子。你是最终打败伏地魔的男孩，我是和他斗争了多年，一直坚持到你来挽救世界的老人。我不会责怪你的谨慎，哈利，我们都必须尽可能明智。我只想请你在下次有人叫你不要信任我的时候，多想一想，再想一想。”

“对不起，”哈利说道，感觉自己太恶劣了，他基本上是质疑了甘道夫一通，

而邓布利多的善良更让他愧疚，“我不该不信任你的。”

“唉，哈利，在这样的世界……”年老的巫师摇摇头，“我甚至不能说你是不明智的。你还不认识我。事实是，霍格沃茨确实有些人不值得信任。甚至也许包括你会称为朋友的人。”

哈利咽了口口水。这个听起来有相当不祥的感觉。“比如谁呢？”

邓布利多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开始摆弄一个金属仪器，一个有八根长短不同的指针的表盘。

过了一会儿，年老的巫师又开口了。“他也许看起来很迷人，”邓布利多说道，“礼貌——至少对你是这样。很会说话，也许甚至很赞赏你。总能帮助你，给你建议——”

“哦，德拉科·马尔福！”哈利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赫敏什么的。“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搞错了，不是他在背叛我，是我在背叛他。”

邓布利多摆弄表盘的身形凝固了。“你在干什么？”

“我要把德拉科·马尔福从黑暗中拉回来，”哈利说，“你知道，把他变成一个好人。”

邓布利多站直了，转身面对哈利。哈利从来没见过如此目瞪口呆的表情，更不要说这个表情还出现在一张留着银色的长胡子的脸上。“你确定吗，”年老的巫师在无语良久之后说道，“他还能挽救吗？我很担心，你在他身上看到的美德说不定都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或者更糟糕，是一个陷阱，一个诱饵——”

“呃，不太可能，”哈利说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在试图装好人的话，那他的演技简直奇烂无比。这不是德拉科来找我，各种迷人，于是我以为他的内心深处一定很善良那种事。我选择挽救他是因为他是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

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人挽救的话，显然应该选他。”

邓布利多的左眼跳了一下。“你准备在德拉科·马尔福的心里种下爱和慈悲的种子，因为你觉得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会对你有用？”

“不只是为我！”哈利义愤填膺地说道，“是为整个魔法英国，如果能成功的话！而且他自己也会更幸福，精神更健康！你看，我没有时间把每个人都从黑暗面中拉回来，我必须问自己，光明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大的进展——”

邓布利多开始放声大笑。比哈利预想的笑得厉害得多，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看上去真是有伤体面。一个强大的古代巫师应该发出深沉的呵呵的笑声，而不是像这样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哈利在看马克斯兄弟的电影《鸭汤》的时候曾经笑得从椅子上跌下来过，邓布利多现在就这样狂笑。

“没那么好笑吧。”哈利过了一会儿说道。他又开始担心邓布利多有神经病了。

邓布利多费了好大劲，终于平静下来。“啊，哈利，智慧这种病的症状之一就是你开始为没人觉得好笑的事情发笑，因为当你变明智以后，哈利，你就会开始懂得其中的笑话！”年老的巫师擦去笑出来的眼泪，“啊，我。啊，我。恶有恶报⁸，确实如此，果然如此。”

哈利过了一会儿才想到这个熟悉的句子的出处……“嗨，这是托尔金的书里的台词！是甘道夫说的！”

“不是，是希优顿⁹。”邓布利多说道。

“你出生在麻瓜家庭？”哈利吃惊地问。

⁸ 恶有恶报：语出《魔戒2：双塔奇兵》，原文是“Oft evil will shall evil mar”，中译本译为“恶有恶报”，如果直译的话是“邪恶的意志往往妨害邪恶本身”的意思。

⁹ 《魔戒》里的洛汗国王。

“恐怕不是，”邓布利多说道，又笑了，“我在那本书出版七十年前就出生了，亲爱的孩子。不过我注意到从麻瓜家庭来的学生在有些方面的想法非常相似。我已经攒了二十本《魔戒》，还有三套托尔金的作品全集，每一本我都非常珍惜。”邓布利多拔出魔杖，举起来摆了个姿势，“你不能过去！我看起来怎么样？”

“啊，”哈利在大脑完全当机的情况下说道，“我想你还缺少一只炎魔。”粉红色的睡衣和压扁的蘑菇帽子也完全没有帮助。

“我明白了。”邓布利多叹了口气，郁闷地把魔杖插回腰带里，“恐怕在我目前的生活里炎魔已经非常稀有了。如今只有各种威森加摩的会议，我必须努力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要不就是正式的晚餐，外国的政客们在互相比赛谁是最固执己见的傻瓜。对人装神秘，知道我不可能知道的事，说些谜一样的话，让大家在事后才明白其中的意义；当强大的巫师离开了造就英雄的时势之后，他们就只能做这些事情来自娱自乐了。说到这里，哈利，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是你父亲的遗物。”

“是吗？”哈利说道，“天啊，谁能想得到呢。”

“是这样，”邓布利多说，“有点老套，是不是？”他的神色变得庄重起来，“无论如何……”

邓布利多回到他的桌前坐下了，打开一只抽屉。他把两只手都伸了进去，费劲地从抽屉里拉出一个很大很重的物体，咚的一声放在橡木桌上。

“这，”邓布利多说道，“是你父亲的石头。”

哈利呆呆地望着它。石头是浅灰色的，没有光泽，形状没有规则，边缘也很锋利，怎么看都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大石头。邓布利多把它放下的时候已经让最宽的一面着地了，然而它在桌上还是摇摇晃晃地立不稳。

哈利抬起头。“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不是，”邓布利多非常严肃地摇头否认，“这是我从戈德里克山谷，詹姆和莉莉住的房子的废墟里拿来的，我在那里还发现了你；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留着这块石头，好有一天能把它交给你。”

哈利世界的模型是由各种假说组成的，而其中邓布利多是个疯子的概率正在急速飙升。不过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分配给了其他可能……“嗯，这是—块有魔法的石头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邓布利多说道，“但是我建议你随时把它带在身边，而且要严格执行。”

好吧。邓布利多也许是疯了，可是万一他没疯……嗯，如果因为无视一个神秘莫测的老巫师的建议而遇到麻烦的话，那就太丢人了。在《100种最没创意的失败模式》中肯定能排到第四名。

哈利走上前，把双手放到石头上，设法寻找一个角度，在不割伤自己的前提下把石头抱起来。“那我把它放在我的莫克袋里好了。”

邓布利多皱起眉头。“那和你恐怕还是不够贴近。而且万一你的莫克袋丢了，或者被偷了怎么办？”

“你觉得我应该不管到哪里都抱着一块大石头？”

邓布利多严肃地看着哈利。“这样也许会很明智。”

“啊……”哈利说道。它看起来好重。“我想如果其他学生看到了会发问的。”

“告诉他们是我叫你这么做的，”邓布利多说道，“那样就不会有人问了，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疯子。”他的脸仍然完全一本正经。

“呃，老实说，如果你经常命令你的学生们抱着大石头走来走去的话，我想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想了。”

“啊，哈利。”邓布利多说道。年老的巫师做了个手势，一只手挥了一下，似乎在向他示意房间里所有的神秘的仪器。“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于是我们相信，如果看不到一件事的解释，解释就不存在。当我们老了的时候，才懂得整个宇宙都是遵循一种韵律，一个理由运转的，就算我们自己不知道。让世界显得疯狂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无知。”

“现实总是有规律的，”哈利说，“即使我们不知道规律是什么。”

“完全正确，哈利，”邓布利多说道，“而理解这一点——我看到你确实理解了——正是智慧的本质。”

“那么……我为什么必须抱着这块石头呢？”

“实际上，我想不出来。”邓布利多说。

“……你想不出来。”

邓布利多点点头。“可是我想不出一个理由，并不等于没有理由。”

各种仪器在滴滴答答地走。

“好吧，”哈利说道，“我都不确定我该不该说这话，可是正确地对待我们对于宇宙的无知的方法绝对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年老的巫师说道，听起来既吃惊，又失望。

哈利预感到这个谈话不会转到对他有利的方向，可是决定还是继续说下去。“不是这样的。我都不知道这个谬论有没有正式的名字，不过如果让我命名的话，我会把它命名为‘享受特权的假说’，或者类似的名字。要怎么说呢……嗯……假设你有一百万个盒子，其中的一个盒子里面有一枚钻石。你有一

盒钻石探测器，每个探测器在钻石存在的情况下都会发出警报，如果没有钻石的话，则有一半概率会发出警报。如果你用二十个不同的探测器检查所有的盒子，那么在平均情况下，你会得到一个拥有钻石的盒子和一个没有钻石的盒子。下面只要再来一两个钻石探测器，你就可以找到有钻石的那个盒子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很多可能的备选答案，你就要把大部分的证据用在从上百万种可能性中寻找真正的假说上面——让它引起你的注意。相比之下，从两三个可能性中找到答案需要的证据就要少得多了。所以如果你跳过这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随意选择的假说上的话，你就忽略了绝大部分的工作。这就好像，你住在一个拥有一百万居民的城市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然后侦探说，哎，既然我们没有证据，要不要考虑一下凶手是莫台姆·斯诺格拉斯的可能性呢？”

“凶手是他吗？”邓布利多问。

“不是，”哈利答道，“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凶手的头发是黑色的，而莫台姆的头发也是黑色的，于是大家说，啊，果然是莫台姆干的。然而对于莫台姆来说，警方没有足够的理由就把他拉出来作为主要嫌疑对象，是不公平的。当存在很多种可能性的时候，主要的工作是寻找真正的答案——让自己注意到它。你不需要严格的证明，或是法庭或者科学要求的那种官方的证据，可是你需要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必须能够把某个具体的可能性和其他几百万种可能性分别开来。不然的话，你不可能随手就找到正确答案，甚至不可能随手找到值得考虑的答案。我除了随身带着我爸爸的石头以外，一定还有上百万种其他我可以做的事。我对于这个宇宙是无知的，但是这不代表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推理。用概率进行推理和古典的逻辑同样有力，像你刚才做的那种事是不可以的。”哈利暂停了一下，“当然了，除非你确实有些线索，只是没有说而已。”

“啊。”邓布利多说道。他若有所思地敲了敲他的脸颊。“当然，这是

很有意思的观点，可是你的类比是不成立的。在一百万个可能的凶手当中只有一个人杀了人；可是在一百万个不同的行动当中，有很多都是明智的，不是吗？我没有说带着你爸爸的石头是你所有可能的行动当中最明智的一种，我只是说，带着比不带着好。”

邓布利多又把手伸进刚才的抽屉，这次似乎是在里面翻找了一—至少他的胳膊似乎在动。“我要说，”哈利正在思索如何回应这个意外的反驳的时候，邓布利多说道，“很多人对拉文克劳有所误解，以为所有聪明的学生都会被分到那里，一个也不留给其他学院。不是这样的；被分到拉文克劳意味着驱使你的动力是对知识的渴望，这和聪明是两种不同的特质。”邓布利多在弯下身子去翻抽屉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不过，你看起来确实很聪明。不像一个普通的年轻主角，倒像个年轻神秘的古代巫师。我想我也许对你用错了策略，哈利，也许你能理解很少有人能理解的事。所以我决定勇敢一些，送给你另外一件遗物。”

“不会吧……”哈利倒抽了一口凉气，“难道说……我父亲……还有另外一块石头？”

“对不起，”邓布利多说道，“我仍然比你老，也比你神秘，如果有什么真相需要揭开的话，揭开真相是我的台词，谢谢……哎，那东西到哪儿去了！”邓布利多把手伸到抽屉的更深处。他的头，肩膀，和整个上身都消失在抽屉里了，只有屁股和腿还留在外面，看起来就像抽屉正在吃掉他。

哈利忍不住猜想里面抽屉里到底有多少东西，而全部的内容又是什么样子。

终于，邓布利多从抽屉中重新出现，手里拿着这一番搜索的成果，放在桌上的石头旁边。

这是一本皱巴巴的旧课本，书脊已经磨破了：《中级魔药制作》，利

巴图斯·波拉吉著。封面上画着一只冒烟的玻璃瓶。

“这，”邓布利多宣布，“是你母亲的五年级魔药学课本。”

“而我必须随时把它带在身边。”哈利说。

“而里面有一个可怕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揭露出来，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所以我必须请你发誓——而且我必须要求你严肃地发誓，哈利，不管你在听完以后作何感想——永远不能告诉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

哈利端详了一下他母亲的五年级魔药课本，据说里面有一个可怕的秘密。

问题在于，哈利确实对誓言这种事非常认真。对于某一种人，所有誓言都是牢不可破的誓言。

而且……

“我觉得很渴，”哈利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邓布利多对这个奇怪的说法不置一词。“你愿意发誓吗，哈利？”邓布利多问，他的眼睛认真地盯着哈利的眼睛，“不然我就没法告诉你了。”

“好，”哈利说，“我发誓。”这就是身为拉文克劳的麻烦。你无法拒绝这样的提议，不然你的好奇心会把你生吃了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那么我也发誓，”邓布利多说，“我要告诉你的都是事实。”

邓布利多随手翻开了书，哈利侧过身去看。

“你看见这些批注了吗，”邓布利多悄声说道，“写在书边的空白上的？”

哈利微微眯起眼睛。发黄的书页似乎是在描述一种名叫“鹰之光荣”¹⁰的魔药，用的很多原料哈利都不认识，名字也不像英语。在书页边的空白上有一

¹⁰ 鹰之光荣：Eagle's Splendor，NWN游戏中一种增加魅力、让人变得更迷人的魔药。

行字：我想知道，如果在这里把蓝莓换成夜骐的血会怎么样呢？下面的一行字用不同的笔迹写道：你会生病好几个星期，说不定还会死。

“我看见了，”哈利说道，“怎么啦？”

邓布利多指向第二行字。“这种笔迹的字，”他小声说道，“是你母亲写的。而这种笔迹的字，”他的手指向第一行字，“是我写的。我趁她睡着的时候隐身摸进她的宿舍偷偷写的。莉莉以为是她的一个朋友干的，两个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哈利终于意识到，霍格沃茨的校长果真疯了。

邓布利多严肃地望着他。“你明白我刚才告诉你的话意味着什么吗，哈利？”

“呃……”哈利说，声音好像塞住了，“对不起……我……不太清楚……”

“啊，好吧，”邓布利多说道，叹了口气，“看来你的才智果然还是有限度的。我们可以假装我什么也没说吗？”

哈利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当然可以，”哈利说，“你知道，现在实际上蛮晚了，我有点饿了，所以我真的该去吃晚饭了”哈利迅速走向门口——

门把根本转不动。

“你伤害了我，哈利，”邓布利多以一种安静的声音在他身后说道，“你难道没有至少想到，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就是一种信任吗？”

哈利慢慢转回身来。

他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精神非常错乱的巫师，长长的银色胡子，帽子

像一朵压扁了的巨大蘑菇，穿的衣服在麻瓜看来很像三层粉红色的睡衣。

在他身后是一扇打不开的门。

邓布利多看上去既难过，又疲倦，就像他想靠在巫师的法杖上，但他没有法杖。“真是的，”邓布利多说，“你随便试试什么新招，而不是沿用过去一百一十年的老办法，大家就全都吓跑了。”老巫师难过地摇摇头，“我对你原本抱有更高的期待，哈利·波特。我听说你的朋友也认为你是疯子。我知道他们错了。你不能相信我也是这样吗？”

“请你打开门，”哈利说，他的声音在发抖，“如果你想让我再信任你，请你打开门。”

在他身后传来门打开的声音。

“我还有其他的话想对你说，”邓布利多说道，“如果你现在就走了，你就不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了。”

有的时候哈利非常痛恨自己是拉文克劳。

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学生，哈利心中的格兰芬多说道。一直记住这一点，你就不会害怕了。你不会因为事情变得有意思了就想跑掉吧？

你不能违背校长的命令擅自跑掉！赫奇帕奇的部分说道。如果他开始扣学院分怎么办？如果他决定他不喜欢你的话，你以后的学校生活就难挨了！

哈利自己很不喜欢但又无法忽视的一部分正在考虑成为邓布利多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的好处，因为这个疯狂的老巫师碰巧还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威森加摩的首席巫师和国际巫师联盟的主席。更糟的是，他内心的斯莱特林在劝人走向黑暗方面比德拉科要强多了，它说道，可怜的家伙，他看起来很需要有人和他说说话，不是吗？你总不想让这样强大的巫师去信任别的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吧？而且如果你成了他的朋友，天知道他会告诉你多少惊人的秘密，

甚至我打赌他一定拥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书。

你们全都是一群疯子，哈利对他的这些部分想道，可是他已经对自己所有的组成部分在表决当中压倒了。

哈利转过身，走向打开的门，不慌不忙地伸手关上了。反正他也横竖都会留下来，这是一个没有代价的牺牲。邓布利多无论如何都能控制他的行动，但是这也许会让他印象深刻。

哈利转过身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强大的疯子巫师正在微笑，看起来很友善。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请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哈利说道，“我不喜欢被困住的感觉。”

“我很抱歉，哈利，”邓布利多的道歉似乎很真诚，“可是你没拿你父亲的石头就走掉了，这是很不明智的。”

“当然，”哈利说道，“在我把任务物品收好之前，门是不应该打开的。”

邓布利多微笑点头。

哈利倾身向前，把莫克袋转到皮带的前面，花了好些力气，总算用他的十一岁的胳膊把那块石头推进了袋子里。

他可以感到袋口自动扩张魔法把石头吃掉的时候，石头的重量在慢慢消失，之后传出一声很大的打嗝声，带着明显的抱怨的调子。

他母亲的五年级魔药课本（里面确实隐藏着一个相当可怕的秘密）也接着进了莫克袋。

这时哈利心中的斯莱特林提出了一个狡猾的建议，想要讨好一下校长，更糟的是，这个建议的角度非常巧妙，以至于获得了多数党拉文克劳的支持。

“我说，”哈利说道，“嗯。趁我在这里，你愿意让我参观一下你的办

公室吗？我有点好奇这些是什么东西。”这要算整个九月里他说过的最有所保留的一句话了。

邓布利多凝视着他，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对你的兴趣表示荣幸，”邓布利多说，“不过我很遗憾，恐怕没什么好说的。”邓布利多向墙边走了一步，指向一个正在睡觉的人的画像，“这些是霍格沃茨从前的校长的画像。”他转身指向他的桌子。“这是我的桌子。”他指向他的椅子，“这是我的椅子——”

“抱歉，”哈利说，“其实我是很想知道这些是什么。”哈利指着一个小小的立方体，它正在发出轻柔的“卟噜……卟噜……卟噜”的声音。

“哦，这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吗？”邓布利多说道。“这些是校长办公室本来就有的，其中的绝大多数我都完全不懂有什么用。不过，这只有八根指针的表盘是用来计数的，计算的是法国境内惯用左手的女巫打的，怎么说呢，喷嚏¹¹的总量，你简直不会相信我花了多少工夫才把这件事搞清楚。还有这只有金色钟摆的小仪器是我的发明，米勒娃永远，永远都不会知道它在做什么。”

就在哈利思索这些话的涵义的时候，邓布利多走向了衣帽架。“当然，这是分院帽，我相信你们已经见过了。它告诉我说，它永远都不要再被你戴在头上了。你是史上第十四个得到这个评价的学生，雅加婆婆是另外一个，其他十二个是谁，等你长大了我再告诉你。这是一把伞。这是另外一把伞。”邓布利多向前走了几步，笑容满面地转过身来，“当然，大多数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人都想见见福克斯。”

邓布利多站到了金色平台上的那只鸟旁边。

哈利走过来，感到莫名其妙。“这是福克斯？”

“福克斯是一只凤凰。”邓布利多说，“非常稀有，非常强大的魔法生物。”

¹¹ 这里的喷嚏暗指性高潮。有江湖传言称，每打七个喷嚏，就等于经历一次性高潮。详见：<http://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sneezegasm>

“啊……” 哈利说道。他低下头，瞪着那对小小的，黑豆般的眼珠，那里面根本没有智慧和力量的任何迹象。

“啊……” 哈利再次说道。

他非常确定他认识这种鸟。这是很难搞错的。

“嗯……”

说点机灵的话！哈利的头脑对自己吼道。不要像个支支吾吾的弱智一样站在那里！

真是，你要我说什么呢？哈利的头脑回敬道。

随便什么都好！

你的意思是说，随便什么都好，除了“福克斯是一只鸡”——

对！随便什么都好，除了那个！

“对了，啊，凤凰有什么魔力呢？”

“它们的眼泪有治愈的力量，” 邓布利多说道，“凤凰是火的生物，可以随意到达任何地方，就像火可以在一个地方熄灭，又在另一个地方燃起。天赋魔法的巨大张力会让它们的身体很快老化，可是凤凰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不死的生物，因为它们会在身体崩溃之前化为火焰，留下一只小凤凰，或者一只蛋。” 邓布利多走近平台，看了看那只鸡，皱起眉头。“咦……我看有点憔悴啊。”

当哈利想到这句话的含义的时候，那只鸡已经烧起来了。

鸡的嘴巴张开了，可是连叫出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化成了灰烬。火焰非常短暂，非常猛烈，完全没有波及到周围的环境；没有一点烧焦的味道。

几秒种以后，火焰消失了，金色的平台上只留下一小堆可怜巴巴的灰烬。

“不要这么一副毛骨悚然的样子嘛，哈利！”邓布利多说道，“福克斯没有受伤。”邓布利多的一只手伸进了口袋，然后同一只手又在灰烬里摸了摸，拿出一只黄色的小蛋，“看，一只蛋！”

“哦……哇……好厉害……”

“不过我们还是赶紧说正事比较好。”邓布利多说道。他把那只蛋留在了灰烬里，回到了他的宝座上。“毕竟，马上就到晚饭时间了，我们总不想被迫使用时间转换器吧。”

哈利的头脑里正打得不可开交。斯莱特林和赫奇帕奇在亲眼目睹霍格沃茨的校长烧死了一只鸡以后倒戈了。

“是的，正事，”哈利的嘴唇说，“然后吃晚饭。”

你还是像个支支吾吾的弱智，哈利内心的批评家评论道。

“嗯，”邓布利多说道，“恐怕我必须向你忏悔，哈利。忏悔，还有道歉。”

“道歉挺好的”这根本没有意义！我在说什么啊？

老巫师深深地叹了口气。“等你理解了我要说的话以后，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哈利，我一直都在操纵你的生活。是我把你送给了你邪恶的继父继母——”

“我的继父继母一点也不邪恶！”哈利冲口而出，“我是说，我的父母！”

“他们不邪恶吗？”邓布利多说道，看起来既惊讶，又失望，“一点点都不邪恶吗？这不符合规律……”

哈利心里的斯莱特林在放声尖叫，闭嘴你个白痴他会把你从他们那里夺走的！

“不是，不是，”哈利说道，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只是不想让你难过，其实他们非常邪恶……”

“真的吗？”邓布利多向前倾身，认真地看着他，“他们做了什么？”

说快点“他们，啊，我必须写碗和洗作业，他们还不让我看书，而且——”

“啊，很好，太好了。”邓布利多往后一靠，说道。他的笑容里有淡淡的哀伤。“那么我为这些向你道歉。我说到哪儿了？啊，对了。我很抱歉，哈利，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坏事几乎都是我的错。我知道这也许会让你非常生气。”

“是的，我非常生气！”哈利说，“呃啊！”

哈利内心的批评家马上给他颁发了全宇宙史上最差表演奖。

“我只想让你知道，”邓布利多说道，“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为所有已经发生的事，和所有将来会发生的事。我想尽早把这句话告诉你，以免我们当中有谁出了什么意外。”

年老的巫师的眼里泛出了泪光。

“我气死了！”哈利说道，“太生气了，我要被气走了，除非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

快走，难道还等他把你烧死吗！斯莱特林，赫奇帕奇和格兰芬多一齐尖叫起来。

“我理解，”邓布利多说道，“那就最后说一件事吧，哈利。你不可以偷偷去开四楼走廊里禁止进入的门。你是不可能避开所有陷阱的，我可不希望听到你在尝试的时候不小心受了伤。实际上，我怀疑你连第一道门都过不去，因为它上了锁，而你又不知道开锁的咒语是阿拉霍洞开——”

哈利转过身，全速跑向出口，门把在他的手里顺从地转动，他飞快地奔下正在旋转的楼梯，几乎把自己绊倒，一会儿就到了底层，石像鬼让开了，哈利像一发炮弹一样冲了出来。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一定有什么问题。

无论如何，所有的人都要过星期四，可是他遇到的事并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

星期四下午的 6:21 分，哈利·波特像一发炮弹一样全速冲下楼梯，直接撞到了米勒娃·麦格教授身上，她刚好转弯出来，正在走向校长办公室。

还好两人都没有受伤。今天更早一点的时候有人向哈利解释过——当他拒绝再骑扫把的时候——魁地奇里的游走球必须使用大铁球，才有机会伤到球员，因为巫师对冲撞的承受力比麻瓜要强很多。

不过哈利和麦格教授还是都被撞倒了，她手里的羊皮纸在过道上散落了一地。

非常，非常可怕的停顿。

“哈利·波特。”在哈利身边，麦格教授倒在地上说道。她的声音高得几乎像在尖叫。“你去校长办公室干什么？”

“没什么！”哈利尖声说道。

“你是去告防御术教授的状吗？”

“才没有！邓布利多叫我过去，给了我一块大石头，说那是我父亲的石头，

让我一直随身带着！”

又一个可怕的停顿。

“我明白了。”麦格教授说，她的声音平静了一些。她站起身来，掸掸身上的灰，瞪了一眼地上散落的羊皮纸，羊皮纸聚成了整齐的一叠，向过道的墙边爬去，像要躲开她的凝视。“我很同情，波特先生，很抱歉我刚才怀疑了你。”

“麦格教授。”哈利说道，他的声音在发抖。他撑了一下地，站起身来，抬头看着她可靠的，理性的脸。“麦格教授……”

“什么事，波特先生？”

“你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吗？”哈利小声问道，“我应该随身带着我父亲的石头吗？”

麦格教授叹了口气。“恐怕这是你和校长之间的事。”她犹豫了一下，“我会说，完全不理校长的建议几乎从来都是不明智的。我对你的两难处境表示遗憾，波特先生，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话——”

“嗯，”哈利说，“实际上我在想，等我学会变形术以后，我可以把这块石头变成一枚戒指戴在手上。如果你教我如何维持一个变形法术——”

“幸亏你先问过我，”麦格教授说道，她的脸严肃起来，“如果你的变形术失去了控制，变回原形的石头会切断你的手指，说不定会把你手劈成两半的。在你这个年纪，维持一枚戒指的变形术都会严重消耗你的法力。但是我可以给你订做一枚戒指，上面做一个戒托，用来安放一块宝石——一块很小的宝石，贴住你的皮肤。你可以先用一个安全的物体练习维持变形术，比如一块棉花糖。当你能够一直维持这个变形术一整个月，连睡觉都没问题的时候，我就允许你变形，嗯，你父亲的石头……”麦格教授的声音变小了，“校长真

的——”

“是的。啊……嗯……”

麦格教授叹了口气。“即使按他的标准，这都要算奇怪的了。”她弯腰捡起地上的羊皮纸，“对不起，波特先生。我为之前对你不信任你再次道歉。现在轮到我去见校长了。”

“啊……祝你好运，我想。呃……”

“谢谢你，波特先生。”

“嗯……”

麦格教授走到石像鬼的身边，无声地说出密码，登上了旋转的螺旋楼梯。她越升越高，就快看不见了，石像鬼开始往回走——

“麦格教授校长烧死了一只鸡！”

“他什么——”

第十八章 优势序位¹

任何足够先进的 J·K·罗琳都和魔法无异。²

星期五的早饭时间，哈利又咬下一大口吐司，在心里提醒自己，哪怕用早饭把自己噎死了，他也不能早点去地下城。无论如何，早饭和魔药课中间还有整整一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呢。

但是这是地下城耶！是霍格沃茨的地下城³！哈利的想象已经在勾勒无底的深渊，狭窄的小桥，点着火把的烛台，和一块块发亮的苔藓。会有老鼠吗？会有龙吗？

“哈利·波特。”有一个声音在身后轻声叫他。

哈利转过头来，发现是厄尼·麦克米兰，穿着整洁的黄色镶边的袍子，看上去有点担心。

“纳威认为我应该提醒你一下。”厄尼小声说。“我认为他是对的。你今天上课的时候要小心魔药学老师。赫奇帕奇的学长跟我们说，斯内普教授对他看不顺眼的人非常恶毒，而他对大多数不是斯莱特林的学生都看不顺眼。从我们听到的来看，如果你跟他顶嘴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你最好低调一些，不要给他注意到你的理由。”

¹ 优势序位：依据个体在社群中的优势程度由高到低所排列的顺序。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848978.htm>

² 克拉克第三定律：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在外行看来）都与魔法无异。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克拉克基本定律>

³ 地下城：斯莱特林所在的地方英文为dungeons，有“地窖”和“地下城”两种解释，原著中译本里的翻译是“地窖”。哈利在此处误会为“地下城”，所以产生了很多想象。

哈利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抬起了眉毛。（哈利很希望能像史波克⁴一样只抬一条眉毛，可是一直学不会。）“谢谢你。”哈利说。“你可能给我省了很多麻烦。”

厄尼点点头，转身回到赫奇帕奇那一桌。

哈利继续吃他的吐司。

吃了大概四口以后，有人说道“打扰一下——”哈利转过身，发现是一个拉文克劳的学长，看上去有点担心——

过了些时候，哈利正在吃第三盘火腿片。（他已经学会了在早饭的时候尽量多吃。如果没用上时间转换器的话，他总是可以在中饭的时候少吃一点。）这时又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说道：“哈利？”

“我知道了，”哈利无奈地说，“我会努力不引起斯内普教授的注意——”

“哦，那是不可能的。”弗雷德说道。

“根本没戏。”乔治说道。

“所以我们让家养小精灵为你烤了个蛋糕。”弗雷德说道。

“你让拉文克劳丢掉多少学院分，我们就在蛋糕上点多少根蜡烛。”乔治说道。

“午饭的时候我们会在格兰芬多那一桌为你开个派对。”弗雷德说道。

“我们希望你在事后能开心一点。”乔治说完了最后一句话。

哈利咽下最后一口火腿，转过身来。“好吧。”哈利说道。“在宾斯教

⁴ 史波克：《星际迷航》科幻电视剧的主角之一。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6%B3%A2%E5%85%8B>

授以后，我本来都决心不问了，真的不想再问了，可是如果斯内普教授有那么糟的话，为什么他还没被解雇呢？”

“解雇？” 弗雷德说道。

“你是说，让他走？” 乔治说道。

“是啊。” 哈利说道。 “这就是处理糟糕的老师的办法。你解雇他们。然后雇一个好一些的老师。你们这里没有工会或者终身教职吧？”

弗雷德和乔治皱起眉，表情就像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里的长老在听人讲解微积分一样。

“不知道。” 弗雷德过了一会儿以后说道。 “我从没想到过这个。”

“我也没有。” 乔治说。

“我知道，” 哈利说， “这话我听得多了。午饭见，伙计们，如果蛋糕上没有蜡烛的话可别怪我哦。”

弗雷德和乔治同时大笑起来，就像哈利在说笑话一样。他们对他鞠了个躬，回到格兰芬多那一桌去了。

哈利转向早饭桌，又拿了一个纸杯蛋糕。他的胃已经饱了，可是他预感这个上午恐怕会需要很多卡路里。

哈利一边吃纸杯蛋糕，一边回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老师，教历史的宾斯教授。宾斯教授是一个鬼魂。从赫敏对鬼魂的介绍来看，他们不完全具有自我意识。鬼魂从来没有做出过重大的发现，甚至任何独创性的作品，无论它们生前是什么人。鬼魂似乎很难记住这个世纪的事。赫敏说过，它们就像意外形成的画像，是巫师在突然死亡的情况下爆发出的一阵精神能量刻印在周围物质上的结果。

哈利在早年接受标准麻瓜教育的失败经历中遇到过一些愚蠢的老师——当然，他爸爸在选择研究生作为他的私人教师时就要挑剔多了——可是历史课还是他头一次遇到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没有自我意识的老师。

而且这也表现出来了。哈利在五分钟之后就放弃了听课，开始自己看课本。当哈利发现“宾斯教授”没有抗议的打算时，他干脆从莫克袋里拿出了耳塞。

鬼魂是不是不用工资？是这个原因吗？还是霍格沃茨真的无法解雇任何人，哪怕他们已经死了？

现在看来斯内普教授对任何不是斯莱特林的学生都糟糕透了，却没有一个人想到中止他的合约。

而且校长烧死了一只鸡。

“打扰一下。”身后传来一个担心的声音。

“我发誓，”哈利没有转过身去就说道，“这里几乎有爸爸口里的牛津大学的百分之八点五那么差劲了。”

哈利愤愤地走在石头的走廊上，看上去像被冒犯了，又是气恼，又是震怒。

“地下城！”哈利怒道。“地下城！这算什么地下城！这是地下室！地下室！”

一些拉文克劳的女生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男生如今对他已经习惯了。

看起来魔药学教室所在的楼层之所以被称为“地下城”，只不过是因为它在地面以下，比城堡的主体要稍冷一些。

这是霍格沃茨！这可是霍格沃茨耶！哈利这辈子都在盼望能看够到真正的地下城，而他现在仍然没有看到，如果地球的表面还有像样的地下城存在的

话，它就应该在霍格沃茨！难道哈利一定得自己建造一个城堡，才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无底深渊吗？

不久他们来到了魔药学的教室，哈利觉得心情好多了。

在魔药学的教室里，壁橱之间的每一厘米的空间都安装着架子，上面放着巨大的瓶子，里面漂浮着各种奇怪的生物标本。哈利读过的书让他已经能够认出其中的一些生物了，比如那只赞布里斯肯封丹玛。虽然这只五十厘米长的蜘蛛看起来很像一只八眼巨蛛，可是形体太小了，所以应该不是。他本来想问赫敏，可是她很不愿意去看他手指的方向。

哈利正在观看一只长了眼睛和脚丫的大灰尘球的时候，刺客昂首进了房间。

这就是哈利对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的第一印象。这个昂首阔步在孩子们的课桌之间的男人有一种安静和致命的气质。他的袍子皱巴巴的，头发油油地粘着头皮屑。他身上的某些特质会让人想起卢修斯，虽然两人的外表完全不同。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如果卢修斯会以无懈可击的优雅姿态把你杀掉的话，那么这个男人只会简单地杀掉你。

“都坐下。”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说道。“马上。”

哈利和几个正在站着说话的孩子闻言赶快跑向座位。哈利原本计划坐在赫敏旁边，结果坐到离他所在的地方最近的一张空课桌上，旁边是贾斯廷·芬列里（这是连堂课，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被分在一起上课），在赫敏左边，隔了两张桌子。

西弗勒斯在教师桌后坐下来，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任何介绍，就突兀地说道，“汉娜·艾博。”

“在。”汉娜用有点发抖的声音说。

“苏珊·博恩斯。”

“到。”

于是点名在继续，大家都不敢插嘴，直到：

“啊，对了。哈利·波特。我们新来的……名人。”

“名人到，先生。”

一半的学生畏缩了，几个聪明一点的好像很想趁教室还在的时候跑到门外去。

西弗勒斯露出期待的微笑，继续点名。

哈利在心里叹了口气。刚才太突然了，他没反应过来。哎算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人显然早已看他不顺眼了。再一想的话，魔药学教授来找他的麻烦，总比去找其他学生的麻烦，比如纳威或者赫敏好得多。哈利保护自己的能力比他们强很多。没错，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点完名以后，西弗勒斯的视线扫过了整个课堂。他的眼睛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一样空洞。

“你们要在这里，”西弗勒斯轻柔地说道，后排的学生要竖起耳朵才能听见，“学习魔药配制的精密科学和严格工艺。由于这里不需要傻乎乎地挥动魔杖，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不会相信这是魔法。我不期待你们会真正理解缓慢沸腾的药锅和升起的雾气的美，在人类的血管里悄悄蔓延的药水的力量，”他的语气带着爱抚和心满意足的调子，“蛊惑大脑，引诱感官。”这越来越让人毛骨悚然了。“我可以教你们如何提高名望，酿造荣耀，甚至停止死亡——如果你们和我通常遇到的学生不同，不是一群蠢货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西弗勒斯似乎注意到了哈利脸上怀疑的神色，或者至少

他的视线忽然转向了哈利坐的地方。

“波特！”魔药学教授说道。“如果我把水仙根的粉末加到艾草浸液当中去，会得到什么？”

哈利呆了一下。“《魔法药剂和药水》里有这个吗？”他说。“我刚刚读完，可是不记得有哪种魔药的配制用到了艾草——”

赫敏的手举了起来，哈利瞪了她一眼，结果她把手举得更高了。

“啧，啧。”西弗勒斯平滑地说道。“名气显然不是一切。”

“是吗？”哈利说。“可是你刚才说要教我们提高名望。我想问，这究竟是什么原理呢？你把药水喝掉，就能变成名人？”

四分之三的学生畏缩了。

赫敏的手慢慢放下来了。其实，这不奇怪。她也许是他的竞争对手，可是教授显然在故意羞辱他，她不会在这种时候还继续配合，她不是那种女孩。

哈利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怒气。他想到的第一个回击原本是“阿布达卡达布拉”。

“再给你一次机会。”西弗勒斯说道。“波特，如果我叫你去找一块粪石来，你该去哪里找？”

“这个在课本上也没有，”哈利说，“不过我在一本麻瓜的书里读到过淬球粪石⁵，它是存在于人类胃里的毛发结块，麻瓜曾经相信它是所有毒药的解药——”

“错。”西弗勒斯说。“粪石存在于山羊的胃里，成分不是毛发，它能解大部分毒药，但是不是全部。”

⁵ 淬球粪石：<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chobezoar>

“我没说它能，我是说我一本麻瓜的书里读到——”

“这里没人关心你那些可悲的麻瓜书。最后一次机会。波特，附子和狼毒有什么区别？”

他受够了。

“你知道，”哈利冷冷地说道，“在我的相当有趣的麻瓜书里，有一本描述了一个研究，证实人们可以通过考别人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无关紧要的事实，来让自己显得很聪明。显然旁观者只注意到提问的人知道答案，而回答的人不知道，而忽视了这个游戏本身是不公平的。那么，教授，你能告诉我碳原子的最外层有几个电子吗？”

西弗勒斯笑得更开心了。“四个。”他说。“但是这个事实根本没用，谁也不必费心写下来。我来告诉你，波特，水仙和艾草可以制成一种效果极强的安眠药水，名叫生死水。而狼毒和附子是同一种植物，又名乌头，如果你读过《千种神奇草药和蕈类》就会知道。你以为不用看书就能来上课吗，波特？你们其他人应该把这些抄下来，免得像他一样无知。”西弗勒斯顿了一下，看上去相当洋洋自得。“这要扣……五分吗？不，还是凑个整数，为你顶嘴扣拉文克劳十个学院分好了。”

赫敏倒吸了一口凉气，很多其他的学生也是。

“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哈利咬牙说。“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引起了你的反感。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而我还不知道的话，我建议我们——”

“闭嘴，波特。再扣拉文克劳十点。其他人把书翻到第三页。”

哈利的喉咙后边只有一点点烧灼的感觉，他的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如果哭不是毁掉这位魔药学教授的有效方法的话，哭就没有意义。

慢慢地，哈利坐得笔直。他的血似乎流光了，取而代之的是液氮。他知道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怒气，可是他想不起来为什么了。

“哈利，”赫敏隔着两张桌子焦急地悄声说道，“不要，求求你，没关系的，这个我们不算——”

“上课讲话，格兰杰？三——”

“那么，”一个比绝对零度还要寒冷的声音说道，“应该怎样正式投诉一个具有虐待倾向的教授？是和副校长谈话，还是给校董写信……请你解释一下具体的程序好吗？”

整个教室的气氛凝固了。

“劳动服务一个月，波特。”西弗勒斯说道，笑得越发开心了。

“我拒绝承认你作为教师的权威，也不接受你的任何劳动服务的处罚。”

大家吓得不敢出气。

西弗勒斯的笑容消失了。“那么你会被——”他忽然停住了。

“开除，你是想说这个吗？”哈利这时却淡淡地笑了起来。“但是你似乎对自己执行这个威胁的能力有所怀疑，要不就是害怕执行这个威胁的后果。但是我却既不害怕，也不怀疑我能找到一个教授没有那么强的虐待倾向的学校。或者我也可以请私人教师，像我以前一样，按照我全部的学习速度接受教育。我的库房里有足够的钱。貌似是我打败一个黑魔王的奖金。但是霍格沃茨也有我很喜欢的教授，所以我想还是设法除掉你比较好。”

“除掉我？”西弗勒斯说道，现在也淡淡地笑起来了。“多有意思的自以为是。你要怎么除掉我呢，波特？”

“我知道很多学生和家长对你不满，”这是猜的，但是应该八九不离十，

“所以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还没有被开掉。难道霍格沃茨的经济这么紧张，连一个像样的魔药学教授都雇不起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出面赞助。我敢肯定，如果他们肯付双倍于你的薪资的话，一定能找到好得多的老师。”

两根冰柱在教室里放射着严冬的寒冷气息。

“你会发现，”西弗勒斯轻柔地说道，“校董对你的提议毫无兴趣。”

“卢修斯……”哈利说道。“这就是你还在这里的原因。也许我应该和卢修斯谈谈这件事。我相信他渴望认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他想要的东西呢？”

赫敏在对他拼命摇头。哈利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可是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西弗勒斯身上。

“你是个非常愚蠢的男孩。”西弗勒斯说道。他的脸上现在一点笑容也没有了。“你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的友情更令卢修斯重视。即使你有，我也有别的盟友。”他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我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你怎么会没给分到斯莱特林。你是怎么躲开我的学院的？啊，对了，因为分院帽说它在开玩笑。有史以来第一次。你和分院帽都聊了些什么，波特？你是不是有它想要的东西？”

哈利迎向西弗勒斯冰冷的凝视，想起分院帽警告过他，在想到它的时候不要看别人的眼睛——哈利把视线转移到西弗勒斯的桌子上。

“你很奇怪，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波特！”

他恍然大悟——“原来分院帽向我警告的是你！”

“什么？”西弗勒斯的声音说道，听起来真的吃惊了，不过当然哈利没去看他的脸。

哈利站起身，离开了他的桌子。

“坐下，波特。”从他没在看的方向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哈利不理他，向教室四周看了看。“我无意让一个不称职的教授毁掉我在霍格沃茨的生活。”哈利以致命的冷静说道。“我准备放弃这堂课，雇一个私人教师来教我魔药学，或者如果校董事真有那么糟的话，在暑假的时候学习。如果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决定不想被这个人欺负，那么我的课程也向你开放。”

“坐下，波特！”

哈利大步走过房间，握住了门把。

门把转不动。

哈利慢慢转回身，在他想起要移开目光之前，看到了一眼西弗勒斯脸上的恶意的笑容。

“开门。”

“不。”西弗勒斯说道。

“你让我感觉受到了威胁。”一个冰冷的，听起来根本不像哈利的声音说道。“这是一个错误。”

西弗勒斯的声音大笑起来。“那你要怎么办呢，小朋友？”

哈利往回大步走了六步，一直走到课桌的最后一排。

然后哈利站直身体，以一种可怕的动作抬起右手，做出打响指的姿势。

纳威尖叫起来，藏到桌子下面去了。其他的孩子有的在往后躲，有的下意识地举起胳膊护住自己。

“哈利不要！”赫敏尖叫起来。“不管你想对他干什么，不要！”

“你们都疯了吗？” 西弗勒斯的声音怒道。

哈利慢慢地放下右手。“我没准备伤害他，赫敏。” 哈利说，声音放低了一点。“我刚才只是想把门炸开而已。”

但是哈利现在想起来了，你不能把任何东西变形以后烧掉，这就意味着，在事后回到过去，请弗雷德或者乔治帮他变出精确份量的炸药其实不是一个好办法……

“无声无息。” 西弗勒斯的声音说。

哈利想说“什么？”可是发现他发不出声音。

“简直荒唐透顶。我想你在一天之内已经惹了够多麻烦了，波特。你是我见过的最会制造混乱，最无法无天的学生。我不记得拉文克劳现在有多少分了，但是我确定可以把它们全部扣掉。扣拉文克劳十分。扣拉文克劳十分。扣拉文克劳十分！扣拉文克劳五十分！现在坐下来，看着其他学生上课！”

哈利把手伸进莫克袋，想说“标记笔”，可是当然没有声音出来。有一瞬间他被难住了；然后哈利想到可以用手指拼出**标 - 记 - 笔**这个单词，他成功了。**便 - 筷 - 本**然后他就拿到了他的便笺本。哈利大步走向一张空着的桌子，不是他之前坐的那一张，在那里写下了一条简短的讯息。他撕下这张纸，把标记笔和便笺本放在袍子的口袋里，方便以后再拿，然后举起他的讯息，不是向着西弗勒斯，而是向着其他的学生。

我要走了

还有其他人

需要离开吗？

“你疯了，波特。” 西弗勒斯用冷冷的蔑视的声音说道。

除此以外，没有人说话。

哈利讽刺地向教师桌鞠了一个躬，走向墙壁，一把拉开一个壁橱的门，走进去把门关上了。

壁橱里传来闷闷的有人打响指的声音，然后就又无声无息了。

在教室里，学生们面面相觑，既困惑，又害怕。

魔药学教授的脸上露出勃然大怒的表情。他用可怕的大步走过房间，拉开了壁橱的门。

壁橱是空的。

时间拨回了一个小时，哈利在关着的壁橱里竖着耳朵倾听。外面没有声音，但是不必冒险。

斗 – 蓬，他的手指拼写出这个单词。

隐身完毕以后，他很小心，很缓慢地把壁橱的门打开了一点，瞥了一眼。教室里好像没人。

门没锁。

当哈利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站在走廊里，处于安全的隐形状态的时候，部分的愤怒消失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

他刚才做了什么。

哈利的隐形的脸因为绝对的恐怖凝固了。

他和一个老师对抗，激烈的程度比之前最糟糕的情况都要高出三个数量级。他威胁从霍格沃茨退学，也许必须说话算话。他丢掉了拉文克劳的所有学院分，还用了时间转换器……

他的想象显示出爸爸妈妈在他被开除以后的怒吼，麦格教授对他的失望，实在太痛苦了，他无法忍受，而他想不出任何办法能救自己——

令哈利终于可以重新思考的是，如果愤怒能让他惹出这么多麻烦的话，那么他也许可以在愤怒的状态下想到解决的办法。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愤怒的时候看问题似乎非常清楚。

哈利没让自己去想的是，如果他不愤怒的话，他都无法面对自己的未来。

于是他开始回想那些令人怒火中烧的羞辱。

啧，啧。名气显然不是一切。

为你顶嘴扣拉文克劳十个学院分。

令人镇静的寒冷回来了，流过他的血管，像被礁石挡住的海浪，反涌回来，哈利松了一口气。

好了。又回到了理性的状态。

实际上，他对不发怒的自己有些失望，居然崩溃成那样，只想着怎么摆脱眼前的麻烦。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是所有人的问题。正常的哈利忘记了这一点，只想设法保护自己。把其他的受害者放着不管，让他们去死吗？这不是怎样护自己的问题，而是怎样毁掉这个魔药学教授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的黑暗面了，是吗？这个说法不太公正啊，我的光明面看起来更自私，更懦弱，更不用说还又糊涂，又胆小。

当他能够冷静思考以后，下面该做什么就同样清楚了。他已经给了自己一个小时准备的时间，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再倒回去五个小时……

米勒娃·麦格在校长办公室里等着。

邓布利多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柔软的王座上，穿着四层紫色的正式礼袍。

米勒娃坐在他前面的一张椅子上，西弗勒斯坐在对面的另一张椅子上。面对他们三人的是一张空着的木凳子。

他们在等哈利·波特。

哈利，米勒娃绝望地想，你保证过不咬任何老师的！

在她的心里，她可以清楚地想象出哈利的反应，他的愤怒的脸和义愤填膺的回答：我说的是只要别人不咬我，我就不咬别人！

传来一声敲门的声音。

“进来！”邓布利多说道。

门打开了，哈利·波特走进来。米勒娃差点大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孩子看上去冷静，镇定，牢牢地控制着自己。

“早安——”哈利忽然住了口。他的下巴掉下来了。

米勒娃顺着哈利的视线望去，看见哈利正瞪着金色平台上的凤凰福克斯。福克斯扇动着明亮的金红色的翅膀，像是摇曳的火焰，对哈利慎重地点点头表示致意。

哈利转过身来瞪着邓布利多。

邓布利多对他眨了眨眼。

米勒娃觉得她好像错过了什么。

哈利的脸上忽然露出不确定的神色。他的冷静动摇了。他的眼里先是流露出害怕，然后是愤怒，然后这个男孩又镇静下来了。

米勒娃感到脊背上一阵发凉。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请坐。”邓布利多说道。他的表情再次严肃起来。

哈利坐下了。

“那么，哈利。”邓布利多说道。“我已经从斯内普教授那里听说了今天发生的事。你愿意用自己的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哈利不屑地瞟了西弗勒斯一眼。“很简单。”男孩淡淡地笑道。“他企图欺负我，自从卢修斯把他强加给你以后，他就一直这样欺负学校里每一个不是斯莱特林的学生。至于其他的细节，我要求和你单独谈话。毕竟，你总不能指望一个报告教授的虐待行为的学生在这个教授本人面前畅所欲言。”

这次米勒娃没忍住，她大声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西弗勒斯只是笑。

校长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波特先生，”校长说道，“你不能这样议论一个霍格沃茨的教授。恐怕你有很深的误会。西弗勒斯·斯内普拥有我全部的信任，他是在我本人的要求下为霍格沃茨工作，不是卢修斯·马尔福。”

片刻的寂静。

这个男孩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像寒冰一样冷。“我搞错了什么吗？”

“很多事你都搞错了，波特先生。”校长说道。“首先，你应该明白，这次会议是要讨论怎样为今天早上的事处置你。”

“这个男人恐怖统治了你的学校很多年。我和其他学生谈过话，收集了很多材料，足够在报纸上发起运动让家长联合起来反对他了。有些年纪小的学生是哭着告诉我的。我听了都快哭了！你居然让这个虐待狂逍遥法外？你对你的学生做这种事？为什么？”

米勒娃咽下了喉头哽着的硬块。她——也想过，有的时候想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

“波特先生，”校长说道，声音很严厉，“这次会议不是用来讨论斯内普教授的。是讨论你，还有你无视学校纪律的行为。斯内普教授建议，而我也同意，应该处以整整三个月的劳动服务——”

“我拒绝。”哈利冰冷地说。

米勒娃目瞪口呆。

“这不是要求，波特先生。”校长说道，目光中的凛凛威压全部集中在这个男孩身上。“这是对你的惩——”

“你必须向我解释你为什么允许这个男人伤害你负责照顾的孩子们，如果你的解释不能让人满意的话，我在报纸上发起的运动就会把你作为目标。”

米勒娃如遭重击，身体摇晃了一下，为这种全然的大逆不道。

连西弗勒斯看起来都惊呆了。

“哈利，那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邓布利多慢慢说道。“我是棋盘上反对卢修斯的主要棋子。如果你做这种事，会极大地增强他的力量，而我不认为他是你选中的那一方。”

男孩沉默了很久。

“我们私下谈。”哈利说。他用手指了一下西弗勒斯。“让他走开。”

邓布利多摇摇头。“哈利，我不是告诉过你，西弗勒斯·斯内普拥有我全部的信任吗？”

男孩的脸上满是震惊。“这个男人的虐待行为会成为你的软肋的！我不是唯一可以在报纸上发起运动反对你的人！这简直是发疯！你为什么要这么

做？”

邓布利多叹了口气。“我很抱歉，哈利。这件事的原因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男孩瞪着邓布利多。然后他转头去看西弗勒斯。然后又转向邓布利多。

“这果然是发疯。”男孩慢慢说道。“你放纵他，因为你认为他是规律的一部分。霍格沃茨需要一个邪恶的魔药学教授才能算一个经典的魔法学校，就像它需要一个鬼魂来教历史一样。”

“确实很像我会做的事，不是吗？”邓布利多笑道。

“我不接受。”哈利断然说道。他的目光现在既寒冷，又阴沉。“我决不容忍虐待和欺凌弱小。我考虑过很多处理这个问题的可能的办法，不过我会简单一点。要不让这个男人走，要不我走。”

米勒娃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西弗勒斯的眼睛里闪烁着奇怪的光芒。

这时邓布利多的目光也变得寒冷了。“开除，波特先生，是可以对学生使用的最后的威胁。它通常不是学生拿来威胁校长的。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魔法学校，在这里受教育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难道你以为霍格沃茨没有你就不行了吗？”

哈利只是坐在那里，淡淡地微笑。

米勒娃忽然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哈利该不会——

“你忘了，”哈利说道，“你不是唯一能看到规律的人。**我们私下谈。现在让他——**”哈利又用手去指西弗勒斯，然后在半中间停顿了。

米勒娃可以在哈利的脸上看到他想起来的那一刻。

毕竟，是她告诉他的。

“波特先生，”校长说道，“我再说一次，西弗勒斯·斯内普拥有我全部的信任。”

“你跟他说了。”男孩悄声说道。“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邓布利多对这个侮辱不为所动。“跟他说什么？”

“说黑魔王还活着。”

“以梅林的名义，你在胡说些什么啊，波特？”西弗勒斯以一种目瞪口呆的语气喊道。

哈利冷笑着瞟了他一眼。“呦，我们确实是斯莱特林嘛。”哈利说道。“我本来都要怀疑了。”

一阵沉默。

终于邓布利多说话了。他的声音很温和。“哈利，你在说什么？”

“抱歉，阿不思。”米勒娃悄声说道。

西弗勒斯和邓布利多转过去看她。

“不是麦格教授告诉我的。”哈利的声音很快地说道，语气不如刚才镇静了。“是我猜的。我跟你说过，我也能看到规律。我猜到了，她和西弗勒斯一样控制了自己的反应。可是她的控制不算完美，我能看出来那是装的，不是真实的反应。”

“我告诉过他，”米勒娃用有点发抖的声音说道，“这件事只有你，我和西弗勒斯知道。”

“她做出这个让步是怕我自己去打听。我威胁过她，如果她不说的话，我就自己去问。”哈利说道，笑起来了。“我真应该分别找你们单独谈话，说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看看你们会不会走漏什么口风。虽然不一定有用，

但是值得一试。”男孩又笑了。“这个威胁并没有撤回，我仍然要求在将来被告知全部真相。”

西弗勒斯充满蔑视地看了她一眼。米勒娃抬起下巴勇敢地忍受了。她知道这是她应得的。

邓布利多背靠着他的柔软的王座。他的目光非常寒冷，自从他的兄弟死去以后，米勒娃还没有见过更冷的表情。“所以你威胁，如果我们不如你的愿的话，你就把我们丢给伏地魔。”

哈利的声音像刀片一样锋利。“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不是宇宙的中心。我没有威胁要抛弃魔法英国。我是在威胁抛弃你。我可不是温顺的小佛罗多。这是我的历险，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你就要服从我的游戏规则。”

邓布利多的脸色仍然寒冷。“我开始怀疑让你做主角是否合适了，波特先生。”

哈利回望过去的眼神同样冰冷。“我开始怀疑让你做我的甘道夫是否合适了，邓布利多先生。博罗米尔至少是个可以理解的错误。这个戒灵在我的队伍里干什么？”

米勒娃完全糊涂了。她看看西弗勒斯，想看他有没有听懂，发现西弗勒斯转过脸去，让哈利看不见他的脸，正在偷偷发笑。

“我想，”邓布利多慢慢说道，“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合理的。那么，波特先生，如果斯内普教授从此不惹你，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吗，还是我会发现你每个星期都有新的要求？”

“不惹我？”哈利的声音义愤填膺。“我不是他唯一的受害者，更不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你已经忘了孩子们是多么无助吗？他们在受伤的时候多么痛苦？今后西弗勒斯必须对霍格沃茨的所有学生都给予应有的尊重，不然你就

重新找一个魔药学教授，不然你就重新找一个主角！”

邓布利多开始大笑。是那种温暖的，幽默的，洪亮的笑声，就好像哈利刚刚在他面前表演了一个滑稽舞蹈。

米勒娃动都不敢动。她瞥了一眼西弗勒斯，看见他也同样动弹不得。

哈利的脸色更加冰冷了。“校长，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笑话，你就搞错了。这不是要求。这是对你的惩罚。”

“波特先生——”米勒娃说道。她其实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是不能就这样把这句话放过去了。

哈利对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继续对邓布利多说话。“如果你觉得这样对你不礼貌的话，”哈利说道，语气缓和了一点，“你对我这么说的时候也是同样没有礼貌。你对任何人都不会说这种话，只要你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孩子。我对你的礼貌会和你对我的礼貌相等——”

“哦，当然，确实如此，这是对我的惩罚，如果还能有什么惩罚的话！你在这里讹诈我们当然是为了拯救你的同学，而不是为了救你自己！我简直不能想象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邓布利多现在笑得更厉害了。他用拳头捶了三次桌子。

哈利的眼光变得不确定了。他的脸转向她，第一次向她说话。“抱歉。”哈利说。他的声音有点不稳。“他是不是该吃药了？”

“啊……”米勒娃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了。”邓布利多说道，擦去了眼角笑出来的眼泪。“请原谅我。抱歉打断了你。请继续讹诈我们。”

哈利张开嘴巴，又合上了。他现在似乎有点动摇了。“啊……他还必须

停止对学生施展摄神取念术。”

“米勒娃，” 西弗勒斯说道，声音带着杀气，“你——”

“是分院帽警告我的。” 哈利说。

“什么？”

“其它的我不能说。无论如何，我想就是这么多了。我说完了。”

沉默。

“现在怎么办？” 米勒娃在发现没人准备说话的时候问道。

“现在怎么办？” 邓布利多重复道。“咳，现在当然是主角胜利了啊。”

“什么？” 西弗勒斯，米勒娃和哈利同时说道。

“对啊，他确实是把我们逼到墙角了。” 邓布利多高高兴兴地笑道。“但是霍格沃茨的确需要一个邪恶的魔药学教授，不然就不算一个经典的魔法学校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斯内普教授只对五年级和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凶恶呢？”

“什么？” 三人再次同时说道。

“如果你担心的是最容易受伤害的孩子的话。也许你是对的，哈利。也许这些年来我确实已经忘了身为孩子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妥协吧。西弗勒斯要继续偏心地给斯莱特林多发学院分，对他学院里的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五年级和五年级以上不是斯莱特林学院的学生非常凶恶。对其他的学生，他会很吓人，但是不会虐待他们。他会承诺只在涉及到学生安全的必要情况下才使用摄神取念术。霍格沃茨会有一个邪恶的魔药学教授，而你所谓最容易受伤的受害者也安全了。”

米勒娃·麦格这辈子都没这么震惊过。她不确定地看了一眼西弗勒斯，发现他的表情一片空白，就像他拿不准应该放上什么表情一样。

“我想这是可以接受的。”哈利说。他的声音有点怪怪的。

“开什么玩笑。”西弗勒斯说道，他的声音和他的脸一样毫无表情。

“我很赞同这个。”米勒娃慢慢说道。她是如此赞同，以至于她的心都在袍子下面突突狂跳。“可是我们怎么和学生说呢？他们在西弗勒斯……对所有学生都很凶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可是——”

“哈利可以告诉其他的学生，他发现了西弗勒斯的一个可怕的秘密，然后小小地讹诈了一下，”邓布利多说道，“毕竟，这都是真的；他确实发现了西弗勒斯在使用摄神取念术，而且他也确实讹诈了我们。”

“这根本是发疯！”西弗勒斯发作道。

“噗哈哈哈！”邓布利多说。

“啊……”哈利不确定地说道。“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五年级和五年级以上的学生没有得到这个待遇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发怒了，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部分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跟他们说，”邓布利多说道，“这个妥协的方案不是你提出来的，你只能做到这么多。然后拒绝多说。这也是真相。这是一门艺术，你多练练就掌握了。”

哈利慢慢点头。“那他扣拉文克劳的学院分呢？”

“那个一定不能发还。”

是米勒娃说的。

哈利看着她。

“很抱歉，波特先生。”她说道。她确实很抱歉，可是必须如此。“你必须为你违反校规的行为承担后果，不然这个学校就要分崩离析了。”

哈利耸耸肩。“可以。”他淡淡地说。“但是今后西弗勒斯不能通过扣我的学院分来攻击我所在的学院，也不能用劳动服务来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如果他感到我的行为需要更正的话，他可以向麦格教授转达他的担忧。”

“哈利，”米勒娃说道，“你以后还会遵守学校的纪律吗，还是从此以后就像西弗勒斯那样凌驾于校规之上？”

哈利看着她。他的眼光温暖了一些，又迅速回复了原样。“对于任何没有发疯也不邪恶的教职员来说，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只要他们不是在疯狂或邪恶的教职员的压力下行事。”哈利瞥了一眼西弗勒斯，又转头去看邓布利多。“不要干涉米勒娃，那么在她面前，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霍格沃茨的学生。我不用特别的优待或豁免。”

“漂亮。”邓布利多真诚地说。“像一个真正的英雄说的话。”

“还有，”她说道，“波特先生必须为他今天的行为公开道歉。”

哈利又看了她一眼。这次他的眼神有些怀疑。

“你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学校的纪律，波特先生。”米勒娃说道。“必须恢复秩序。”

“我想，麦格教授，和请活的老师教历史课或是不折磨学生的重要性相比，你大大高估了你所谓的学校纪律的重要性。当你处于权力阶层的顶端，身为秩序的维护者的时候，保持当前的等级状况和维护纪律会显得很明智，很道德，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身在底层就不会这么看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引用对这个现象的各种研究。关于这个我可以一直说好几个小时，但是我还是到此为止好了。”

米勒娃摇摇头。“波特先生，你低估了纪律的重要性，因为你自己不需要——”她停住了。这听起来怪怪的，西弗勒斯，邓布利多，甚至连哈利都

在奇怪地看着她。“我是说，在学习的方面。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学习。如果他们把你当作榜样的话，波特先生，受害的会是这些孩子。”

哈利的嘴边泛起一个扭曲的微笑。“真相是最初也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真相是，我本不该生气，不该扰乱课堂秩序，不该做了我做的事，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坏榜样。真相同时也是，西弗勒斯·斯内普作为霍格沃茨的教授，他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今后他会小心不去伤害四年级和四年级以下的学生的感情。我们两人可以同时站出来说出真相。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接受。”

“你做梦，波特！”西弗勒斯怒道。

“毕竟，”哈利说道，冷冷地笑了，“如果学生们看到纪律是约束每个人的……也包括教授，而不只是可怜的，无助的，在这个系统里除了痛苦以外什么也得不到的学生的话……那么，这对学校纪律应该会有巨大的正面作用。”

停顿了一会儿以后，邓布利多呵呵笑了。“米勒娃认为你完全没有资格如此正确。”

哈利的眼光从邓布利多脸上迅速移开了，看向了地板。“你在对她使用摄神取念术？”

“常识往往被误认为是摄神取念术。”邓布利多说道。“我会和西弗勒斯谈谈这件事，我不会要求你道歉，除非他也道歉。现在我宣布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至少午饭时间之前是这样。”他停顿了一下。“不过，哈利，恐怕米勒娃要和你谈谈另外一件事。而且不是因为我的压力。米勒娃，如果你愿意的话？”

米勒娃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几乎摔倒。她的血液里有太多的肾上腺素，她的心跳得太快了。

“福克斯，”邓布利多说道，“请陪着她。”

“我不用——” 她开始说。

邓布利多看了她一眼，她不说话了。

凤凰展翅飞过房间，像跳动的火舌，落在她的肩膀上。她透过袍子感到
了它的温暖，传遍了全身。

“请跟我来，波特先生。” 她说道，声音变得坚定了。他们从门口离开了。

他们站在旋转的楼梯上，默默下降。

米勒娃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觉得不认识站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这时福克斯低声鸣叫起来。

鸣声温柔，轻软，像是会唱歌的壁炉的歌声，它流过了米勒娃的心，放松着，
安慰着，所及之处一片温柔……

“那是什么？” 哈利在她身边低语。他的声音很不稳定，摇摇晃晃地改
变着声调。

“凤凰之歌。” 米勒娃说道，没怎么注意到自己说了什么，她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那奇怪的安静的音乐上面了。“它，也能，治愈。”

哈利把脸转过去背对着她，可是她仍然看到了一眼他脸上的痛苦。

楼梯下降了很长时间，或者也许只是音乐似乎持续了很久很久。当他们
从石像鬼原本站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她的手紧紧握着哈利的手。

当石像鬼回到原位的时候，福克斯飞下她的肩膀，扇着翅膀停在了哈利
面前。

哈利盯着福克斯，像一个被催眠的人盯着流转不定的火焰的光芒。

“我该怎么办呢，福克斯？”哈利轻声说道。“如果我不动怒的话，我就保护不了他们了。”

凤凰继续扇动着翅膀，停在空中。除了翅膀扇动的声音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是一个耀目的闪光，像火焰在迸发之后瞬间熄灭一样，福克斯消失了。

两人都眨了眨眼睛，像从梦中醒来，或者不如说像重新睡着了。

米勒娃低头看。

哈利波特年轻明亮的脸正仰望着她。

“凤凰是人吗？”哈利说。“我的意思是，它们是不是足够聪明，可以把它们当成人看待？如果我知道方法的话，我可以和福克斯说话吗？”

米勒娃努力眨了眨眼。然后她又眨了一下。“不。”米勒娃说道，声音有点发抖。“凤凰是强大的魔法生物。这种魔法让它们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普通的动物不能企及的。它们是火，是光，是治愈，是重生。但是归根到底，它们不是人类。”

“我在哪里能弄到一只呢？”

米勒娃弯下身子，拥抱了他。她本来没想要这么做的，可是她似乎别无选择。

当她站起身来的时候，她发现说话很困难。可是她必须要问清楚。“今天发生了什么，哈利？”

“我也不知道任何重要的问题的答案。至于其他的，我现在暂时还不愿意去想。”

米勒娃再次拉住他的手，他们一起默默走完了剩下的路。

路很短，因为很自然的，副校长办公室离校长办公室很近。

米勒娃坐在她的桌子后面。

哈利坐在她的桌子前面。

“所以，”米勒娃悄声说道。她愿意放弃几乎所有的一切，只要她不用这么做，或者不当这么做的人，或者哪怕换个别的时间也好，而不是现在，“这是一个学校纪律的问题。你也不能例外。”

“是什么？”哈利问。

他不知道。他还没想到。她感到自己的喉咙又发紧了。可这是她的工作，她不能退缩。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请把你的时间转换器给我。”

凤凰带来的所有安宁的神色都在他脸上瞬间消失了，米勒娃感觉自己刺了他一刀。

“不行！”哈利说道。他的声音慌了。“我需要它，没它我就没办法在霍格沃茨上学了，我就没法睡觉了！”

“你的睡眠不会有问题的。”她说。“魔法部把时间转换器的防护外壳送来了。我会在上面加持一个法术，让它在晚上九点到午夜之间才能打开。”

哈利的脸扭曲了。“可是——可是我——”

“波特先生，星期一以来你用过几次时间转换器？多少小时？”

“我……”哈利说。“等一等，让我加一下——”他低头去看手表。

米勒娃感到一阵难过。她猜到会是这样。“这么说，一天不止两小时了。

我猜如果我去问你的舍友的话，我会发现你没到睡觉的时间就开始犯困，而且每天醒得越来越早。我说对了吗？”

哈利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波特先生，”她温和地说道，“有些学生不能给他们时间转换器，因为他们会上瘾。我们给他们服用魔法药剂，必要地延长了他们的睡眠周期，他们却用时间转换器去做上课以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只好拿回来。波特先生，你已经开始把时间转换器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而且做的往往都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你用它去赢一个记忆球。你在其他学生的众目睽睽之下在一个壁橱里要消失，而不是在回到过去以后找我或者其他来给你开门，然后在壁橱里面等着。”

从哈利的表情来看，他没想到这个办法。

“更重要的是，”她说，“你本该留在斯内普教授的课堂上的。看着其他学生上课。下课以后再离开。就像你没有时间转换器一样。有些学生不能把时间转换器交托给他们，波特先生。你是其中的一个。我很遗憾。”

“可是我需要它！”哈利冲口而出。“万一有斯莱特林威胁我，我需要逃走怎么办？有它我才安全——”

“这个城堡里的所有其他学生都有同样的风险。我向你保证，他们都能活下来。这个城堡已经有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学生成亡的事件了。波特先生，你必须把时间转换器给我，现在就拿来。”

哈利的脸因为极度的痛苦扭曲了，可是他从袍子里拿出时间转换器，递给了她。

从她的桌子里，米勒娃拿出一只送到霍格沃茨来的保护外壳。她用外壳把时间转换器的沙漏罩住，用魔杖指住外壳，开始吟诵咒语。

“这不公平！”哈利尖叫道。“我今天从斯内普教授那里救出了霍格沃茨一半的学生，让我为这个受罚合适吗？我看到你的表情了，你痛恨他做的事！”

米勒娃没有说话。她正在吟诵咒语。

当她吟诵完毕，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她知道她的表情是严厉的。也许这么做是错的。但是，也许这么做是对的。她的面前有一个倔强的孩子，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宇宙已经崩坏了。

“公平，波特先生？”她抢白道。“我在两天之内向魔法部上交了两份公开使用时间转换器的报告！你还能保有这个受限的时间转换器就该感恩不尽了！校长通过飞路网专门去了魔法部一趟替你求情，如果你不是大难不死的男孩的话，那样恐怕都没用！”

哈利瞪着她。

她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愤怒的麦格教授。

哈利的眼里满是眼泪。

“我，很抱歉。”他悄声说道，声音哽咽了。“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也很遗憾⁶，波特先生。”她严厉地说，把加上了限制的时间转换器递给他。“你可以走了。”

哈利转过身，抽泣着从她的办公室跑掉了。她听见他的脚步在过道里渐渐跑远，然后门关上了，隔断了所有声音。

“我也很抱歉，哈利。”她对着安静的房间悄声说道。“我也很抱歉。”

⁶ 在英文中，遗憾和抱歉是同一个词。从麦格教授的语气来看，这里应当作遗憾解。

午饭时间开始之后十五分钟。

没人和哈利说话。有些拉文克劳看着他的目光是愤怒的，有些是同情的，几个最小的学生甚至露出景仰的表情，可是没人和他说话。连赫敏都没有过来。

弗雷德和乔治小心地走到他的附近。他们什么也没说。邀请的意味是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他不必一定要答应。哈利对他们说，他在吃甜点的时候会过来，但是之前不会。他们点点头，很快走掉了。

这也许是哈利毫无表情的样子引起的。

其他人也许以为他在控制怒气或者沮丧的情绪。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看到弗立维过来把他带走了，知道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了。

哈利正在努力不笑。因为如果他笑了，就会开始放声大笑，如果他开始放声大笑，就会一直停不下来，直到穿着白外套的工作人员出现，把他拖出去为止。

发生太多事了。实在是发生太多事了。哈利差点倒向了黑暗的一边，他的黑暗面做的事回想起来简直是发疯，他的黑暗面赢得了一场不可能的胜利，也许是真实的胜利，也许是疯子校长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的黑暗面保护了他的朋友们。他实在受不了了。他需要福克斯再对他唱歌。他需要用时间转换器离开，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恢复一下，可是他已经失去了这个选择，这个损失像是他的存在里的一个空洞，可是他不能想，因为也许会开始大笑。

二十分钟。所有来吃午饭的学生都已经到场了，还没有人开始离开。

大厅里响起敲勺子的声音。

“请大家注意一下。”邓布利多说道。“哈利·波特有话要对大家说。”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站起身来。他在众目睽睽下走向教师桌。

哈利转过身，望向面前的四张学院桌子。

想要不笑越来越难了，可是哈利面无表情地背完了他的简短的预先拟好的讲话。

“真相是神圣的。” 哈利用单调的声音说道。“我最珍爱的所有物之一是一枚胸章，上面写着‘说出真相，即使它让你的声音颤抖’。那么，真相是这样的。请记住，我不是因为被迫才这么说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说的是真相。我今天在斯内普教授课堂上的所作所为是可笑的，愚蠢的，幼稚的，违反了霍格沃茨的校规，是不可原谅的行为。我扰乱了课堂的秩序，无可挽回地浪费了其他同学的学习时间。这都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希望你们都不要学我。我自己也决不想重犯了。”

很多看着哈利的学生脸上露出严肃和难过的表情，像在参加一个牺牲的英雄的悼念仪式。在格兰芬多的那一桌，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

直到哈利抬起手的那一刻。

他没有把手抬得很高。那样也许会显得是在挑衅。他绝对没有把手对准西弗勒斯的方向。哈利只是把他的手举到胸前，轻轻地打了个响指，一个更多地是被看见而不是听见的手势。很可能教师桌上的大部分人都没看到。

这个似乎在挑战的手势让年纪小些的学生和格兰芬多们忽然微笑起来。斯莱特林们在冷冷地蔑视和嘲笑，其他人则露出皱眉担忧的神色。

哈利仍然面无表情。“谢谢。”他说。“我说完了。”

“谢谢你，波特先生。”校长说道。“现在，斯内普教授也有话要对大家说。”

西弗勒斯自如地从教师桌上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被告知，”他说，“我的行为诱发了波特先生自认的不可原谅的愤怒，在之后的讨论中，我意识到我已经忘了年幼和不成熟的孩子的感情多么容易受到伤害——”

很多人同时发出被呛住了的声音。

西弗勒斯恍若未闻，继续说下去。“魔药学教室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仍然认为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但是以后我会注意照顾……四年级和四年级以下学生的……脆弱感情。我对拉文克劳扣的分仍然有效，但是我收回对波特先生的劳动服务决定。谢谢。”

格兰芬多那边传出一个鼓掌的声音，西弗勒斯的魔杖像闪电一样出现在他的手里，一声“无声无息！”把那个胆敢造反的家伙压下去了。

“我仍然会要求所有的学生对我的尊重和服从，”西弗勒斯冷冷地说，“不把我放在眼里的人会后悔的。”

他坐下了。

“也谢谢你！”邓布利多校长高高兴兴地说。“大家请继续！”

哈利仍然面无表情，开始走回拉文克劳的座位。

谈话声爆炸了。刚一开始的时候能清楚地听见两个词。第一个是以“什么——”开头的各种句子，比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搞什么鬼——”第二个词是“清理一新”，那是学生们在清理不小心喷到身上和桌布上的食物和饮料。

有的学生当场流下了眼泪。斯普劳特教授也是。

格兰芬多的桌子上有一只插了五十根蜡烛的蛋糕，弗雷德悄声说道，“我觉得我们给比下去了，乔治。”

从那天起，无论赫敏怎么和人解释，霍格沃茨都多了一个公认的传奇，哈利·波特打个响指就可以让任何事发生。

第十九章 延迟满足¹

血祭血神！颅献 J·K·罗琳！²

德拉科面色严峻。不知为何，与站在他身后两个男孩身上同款的袍子相比，他绿色镶边的袍子看起来更加正式，庄重，整洁而潇洒。

“说。”德拉科说。

“对！说！”

“你听见老大的话了！说！”

“而你们俩，给我闭嘴。”

周五的最后一节课就快开始了，四个学院齐聚在他们之前学习了黑魔法防御……呃，战斗魔法的那间大礼堂中。

周五最后一节课。

哈利希望这节课不会给人太大压力，聪明的奇洛教授会发现这可能不是把哈利叫起来的好时候。哈利恢复了一点，但是……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可能最好还是先放松一下。

哈利靠回椅子，非常郑重地看了德拉科和他的跟班们一眼。

¹ 延迟满足：延迟满足是指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期中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详见：<http://www.baike.com/wiki/%E5%BB%B6%E8%BF%9F%E6%BB%A1%E8%B6%B3>

² 原句“Blood for the Blood God! Skulls for the Skull Throne!”出自战锤：<http://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blood+for+the+blood+god>

“你想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哈利申明道。“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你。是胜利。无论需要多少代价——无论有多少恐惧——无论道路有多漫长多艰辛，都要去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³

“说斯内普的事。”德拉科嘶声说道。“你做了什么？”

哈利洗掉装出来的庄严肃穆，更加严肃地看了德拉科一眼。

“你看见了。”哈利说。“所有人都看见了。我打了个响指。”

“哈利！别吊我胃口了！”

所以他现在升级成哈利了。有意思。而且实际上哈利很肯定自己应该注意到这点，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回应，自己还应该感到难过……

哈利点点自己的耳朵，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两个跟班。

“他们不会说出去的。”德拉科说。

“德拉科，”哈利说，“说句老实话，昨天高尔先生的机智可不怎么让我印象深刻。”

高尔先生的脸抽了一下。

“我也是。”德拉科说。“我跟他解释了，他昨天搞得我欠了你一个人情。”（高尔先生的脸又抽了一下。）“但这种错误和轻率有很大区别。而那真的是那种他们从小就开始训练并理解的东西。”

“那好吧。”哈利说。尽管背景声在德拉科出现时就已经变得模糊，他还是放低了声音。“我推测出了一个西弗勒斯的秘密，然后要挟了他一下。”

德拉科表情坚定。“很好，现在告诉我点别的，不要你用来糊弄那群格

³ 丘吉尔名言：“你想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你。是胜利。无论需要多少代价——无论有多少恐惧——无论道路有多漫长多艰辛，都要去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原文：<http://www.goodreads.com/quotes/31842-you-ask-what-is-our-aim-i-can-answer-in>

兰芬多蠢货的‘绝对机密’，我知道你告诉他们就是想传遍学校。”

哈利不由自主地咧嘴一笑，他知道德拉科捕捉到了这个笑容。

“西弗勒斯说什么？”哈利说。

“他没发现小孩的心灵有多么敏感。”德拉科说。“对斯莱特林都这么说！对我都这么说！”

“你确定，”哈利说，“你想知道你家院长不想让你知道的事？”

“确定。”德拉科毫不犹豫地说。

有意思。“那你真的得先把你的跟班送走，因为我不确定我能相信你所相信的关于他们的一切。”

德拉科点点头。“没问题。”

克拉克先生和高尔先生看起来非常不高兴。“老大——”克拉克说。

“波特先生没理由相信你们。”德拉科说。“滚！”

他们离开了。

“尤其是，”哈利说，声音放得更低了，“我不能完全肯定他们不会就这么把我说的话报告给卢修斯。”

“父亲不会这么做的！”德拉科说，脸上写满惊恐。“他们是我的人！”

“抱歉，德拉科。”哈利说。“我只是不确定我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关于你父亲的一切。想象一下这是你的秘密，然后我跟你说我父亲不会这么做。”

德拉科缓缓点头。“你是对的。我很抱歉，哈利。要求你的信任是我的错。”

我是怎么升级到这种地步的？他现在不是该恨我吗？哈利有一种感觉，

他现在所看到的是某种可利用的东西……他只希望自己的大脑没那么疲倦。要是平时他会很乐意再试着编些复杂的阴谋出来。

“总而言之，”哈利说，“交易。我告诉你一个真相，这个真相没有别人会知道，而且也不会外传，尤其不会传到你父亲耳边，作为交换，你告诉我你和斯莱特林对这整件事是怎么看的。”

“成交！”

现在尽可能说得模糊一点……说些就算传出去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的东西……“我说的是真的。我确实发现了西弗勒斯的一个秘密，我也确实要挟他了。但西弗勒斯不是唯一一个被卷进来的人。”

“我就知道！”德拉科眉飞色舞地说。

哈利心一沉。他透漏的东西显然十分重要，而且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好兆头。

“好吧，”德拉科说，他笑得更开心了，“现在告诉你斯莱特林的反应。首先，所有的白痴都叫嚣着‘我们恨哈利·波特！让我们去揍扁他！’”

哈利被呛到了。“分院帽出了什么毛病？这不是斯莱特林，这是格兰芬多——”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德拉科说，虽然他的微笑有点不怀好意，就好像在暗示他私底下也赞成哈利的观点。“然后有人花了十五秒和这群人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对斯内普可能没有好处，所以你不会有事。总之，接下来是第二波白痴，这些人说，‘看来哈利·波特只是又一个喜欢多管闲事的老好人而已。’”

“然后呢？”哈利说，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观点很蠢，但他还是微笑了下。

“然后那些真正的聪明人开始说话。很明显，你找到了某种方法给斯内普施以重压。而且你的手里不止一个筹码……很明显，接下来自然能想到这和斯内普对邓布利多神秘的挟制有关。我说得对吗？”

“无可奉告。”哈利说。至少他的大脑把这一部分推测正确了。斯莱特林学院确实好奇过为什么西弗勒斯没被炒。然后他们的结论是斯内普在要挟邓布利多。这有可能是真的吗……？但邓布利多的表现看起来又不像……

德拉科接着说。“那些聪明人指出的下一件事就是，要是你对斯内普的施压足以让他放过半个霍格沃茨，你可能也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把他开除，如果你想的话。你是在羞辱他，就像他试着羞辱你一样——但是你放过了我们的院长。”

哈利让自己笑得灿烂了一点。

“然后，那些真正的聪明人，”德拉科说，表情开始变得严肃，“到一边自己内部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有人指出，就这么放着敌人在附近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如果你可以打破他对邓布利多的挟制，那很明显，你就该这么做。邓布利多会把斯内普踢出霍格沃茨，甚至可能直接干掉他，他会非常感激你，而你也用不着再担心斯内普会三更半夜带点有趣的魔药溜进你的寝室。”

哈利面色平静。他还没想过这一点，而他真的，真的应该好好想想。“然后你们的结论是……？”

“斯内普手上捏着邓布利多的秘密，而你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德拉科一脸狂喜。“不会强到足以完全毁掉邓布利多，否则斯内普早就用了。斯内普除了让自己呆在霍格沃茨斯莱特林学院的王座上之外，一直都拒绝使用这个秘密；就是这样他也不是总能随心所欲，所以肯定有些限制。但那绝对是个很厉害的秘密！父亲从斯内普那儿套话套了好多年了！”

“然后，”哈利说，“现在卢修斯觉得也许我可以告诉他。你是不是已

经收到了猫头鹰——”

“我今晚会收到。”德拉科说，然后哈哈大笑。“上面会写道，”他的声音换成了一种更正式的腔调，“我亲爱的儿子：我早已叮嘱过你哈利·波特的潜在重要性。正如你所知，他的重要性现在变得更强，更急迫。若你发现任何可能的友情途径或施压手段，一定要追查下去，如果需要的话，整个马尔福家族的资源都可以为你所用。”

天哪。“好吧，”哈利说，“先不评价你们那一整套复杂理论是不是对的，我就是澄清一下，我俩现在还不是那么好的朋友。”

“我知道。”德拉科说。随后他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即使在屏蔽掉杂音后，他的声音也显得很小。“哈利，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知道了邓布利多不想让人知道的事，邓布利多也许会直接杀了你？还可以顺便把大难不死的男孩从潜在竞争领袖变成有用的烈士。”

“无可奉告。”哈利又说了一遍。他也没想过最后那部分。**似乎**不像是邓布利多的风格……但是……

“哈利，”德拉科说，“你确实有着惊人的天赋，但你未经训练，没有导师指导，你有时会做出些蠢事，**你真的需要一个懂行的顾问，否则你会受伤的！**”德拉科神色激动。

“啊，”哈利说，“比如卢修斯一样的顾问？”

“比如我！”德拉科说。“我发誓我会向父亲、向**所有人都保守你的秘密，只是单纯地帮你弄清楚你想做的任何事！**”

哇哦。

哈利看见僵尸形态的奇洛教授跌跌撞撞地走进了门。

“要开始上课了。”哈利说。“我会考虑你说的话，很多时候我确实希望自己接受过你的那些训练，我只是不知道我怎么能那么快就信任你——”

“你不该信任我，”德拉科说，“还太早了。看见了吧？我会给你有用的建议，哪怕对我不利。但我们也许应该抓紧时间，赶快变成更亲密的朋友。”

“这个我没意见。”哈利说，他已经开始思考怎么样利用这件事了。

“还有个小建议，”德拉科加快语速，奇洛教授正无精打采地走向他的桌子，“现在斯莱特林里的所有人都对你很好奇，所以如果你像我想的一样想要我们的支持，你应该做点什么，以此昭显你和斯莱特林的友谊。**尽快**，比如今天或明天。”

“让西弗勒斯接着给斯莱特林加学院分还不够吗？”哈利没理由不把这个算进来。

德拉科的眼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后他快速地说，“这不一样，相信我，必须得是很明显的事。把你那个泥巴种对手格兰杰往墙上使劲一推，或者类似的，斯莱特林的所有人都会知道这意味着——”

“**这不是**拉文克劳的做法，德拉科！如果你必须把谁往墙上推的话，那说明你的脑子太弱，没法正面对抗他，拉文克劳的所有人都知道——”

哈利桌上的屏幕闪烁了一下，亮了起来，让人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对电脑电视的怀念。

“嗯哼。”奇洛教授的声音就像直接正对着屏幕外的哈利讲话一样。“请坐下。”

于是孩子们全都坐下，盯着他们桌子上的显示屏，或者直接看向站在白

色大理石台阶上的奇洛教授，他正倚着放置于深色大理石讲台上的桌子。

“今天，”奇洛教授说，“我本计划教你们第一个防御咒，一个小小的盾牌，这个咒语是今天盔甲护身的前身。但转念一想，基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我修改了一下课程计划。”

奇洛教授向一排排座位投去搜寻的目光。哈利坐在后排座位上，表情抽搐了一下。他预感到了谁会被叫起来。

“德拉科，古老而高贵的马尔福家族的一员。”奇洛教授说。

◦

“是的，教授？”德拉科说。显示屏在德拉科说话时切成了他的脸，他的声音被放大，好像是从哈利桌上的显示屏中传出来的。随后屏幕切回奇洛教授，奇洛教授说：

“你的志向是成为下一个黑魔王吗？”

“这个问题很奇怪，教授。”德拉科说。“我的意思是，谁会傻到承认呢？”

有几个学生笑了出来，但是不多。

“确实。”奇洛教授说。“所以问你们也没有意义，但如果我的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学生偷偷怀有成为下一个黑魔王的野心，我一点都不会惊讶。毕竟，我还是个年轻的斯莱特林时，我就想当下一个黑魔王。”

这次的笑声要多得多。

“好吧，斯莱特林毕竟是野心的学院。”奇洛教授笑道。“我之后才发现我真正享受的是战斗魔法，而我真正的志向是变成一个强大的战斗法师，并在某一天到霍格沃茨教书。无论如何，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把霍格沃茨图书馆历史区的书都看了一遍，仔细检阅了过去黑魔王们的人生与命运，然后我写

了一份清单，列出了所有我当上黑魔王后我绝对不会犯的错——”⁴

哈利不由自主地咯咯笑了出来。

“是啊，波特先生，真有趣。所以，波特先生，你能猜猜看清单的头条是什么吗？”

太棒了。“呃……当你能直接阿巴拉卡达巴拉（Abracadabra）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其它复杂的方式来料理敌人？”

“正确的发音，波特先生，是阿瓦达索命，”不知为何，奇洛教授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尖锐，“然后不对，这条不在我十三岁时列的那份清单里。介意再猜一次吗？”

“啊……千万不要向任何人炫耀你邪恶的伟大计划？”

奇洛教授大笑。“啊，这是第二条。哎呀呀，波特先生，我们看的书是不是一样的？”

笑声更多了，还夹杂着些紧张。哈利咬紧牙关，什么都没说。否认不会有任何效果。

“但也不是这个。清单的头条是，‘我不会四处招惹些强大、恶毒的敌人。’如果莫奴利希·福尔肯斯巴恩⁵和希特勒理解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世界的历史会完全不一样。现在，如果，波特先生——只是如果，万一你也偷偷怀着和我还是个年轻斯莱特林时相似的野心——即使如此，我希望你的志向也不是变成一个愚蠢的黑魔王。”

“奇洛教授，”哈利咬牙切齿地说，“我是拉文克劳，我的志向也不是变蠢，话就到此为止。我知道我今天做的事很蠢。但这不邪恶！这场斗争又不是我先

⁴ 影射《我当上反派 boss 后绝对不会做的 100 件事》，文中大肆讽刺了流行文化作品当中导致反派失败的老梗：<http://tvtropes.org/pmwiki/pmwiki.php/Main/EvilOverlordList>

⁵ 莫奴利希·福尔肯斯巴恩 (Mornelithe Falconsbane)：幻想小说《Winds of Fury》里的反派黑巫师：http://valdemar.wikia.com/wiki/Mornelithe_Falconsbane

挑起的！”

“你，波特先生，是个傻小子。但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这样。因此我已经预料到了你的回答，并据此修改了今天的课程计划。格拉格雷·高尔先生，可以请你到前面来一下吗？”

教室里一阵惊讶的停顿。哈利没料到这个。

从高尔先生的表情来看，他也没预料到。他踏上大理石台阶和讲台，表情变得更加犹豫和焦虑。

奇洛教授离开他刚刚倚着的桌子，站直。他的样子突然强壮了起来，双手握拳，摆出了一个很明显的武术站姿。

哈利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景象，他知道为什么高尔先生被叫起来了。

“大部分巫师，”奇洛教授说，“不怎么关心麻瓜所谓的武术。魔杖难道不比拳头更强吗？这种态度是愚蠢的。魔杖得由拳头来拿。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斗法师，你必须练武练到连麻瓜都会对你刮目相看的地步。我现在会展示一个性命攸关的技巧，这是我在道场，一所麻瓜的武术学校，所学到的。我一会儿再讲道场的事。现在……”奇洛教授向前走了几步，保持着武术站姿站到了高尔先生面前。“高尔先生，我要求你来攻击我。”

“奇洛教授，”高尔说，他的声音现在和教授的声音一样被放大了，“我可以问你已经到了哪一段——”

“六段。你不会受伤，我也不不会。如果你看见任何空隙，请尽情攻击。”

高尔先生点点头，看起来放松多了。

“注意，”奇洛教授说，“高尔先生害怕攻击那些对武术没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他害怕我，或他自己，会因此受伤。高尔先生的态度非常正确，给

他加三分奇洛点。现在，开战！”

年轻的男孩闪电般向前冲刺，双拳飞舞，而奇洛教授挡下了每一次拳击，向后走位，奇洛踢向高尓，高尓接住，转身，企图用扫堂腿把奇洛绊倒在地，奇洛跳起来躲过了高尓的攻击；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哈利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随后高尓躺在地上一蹬腿，奇洛教授切切实实地飞到了空中，接着他的肩膀先撞在了地板上，整个人在地板上滚了几下。

“停下！”奇洛教授在地板上喊道，声音有点慌。“你赢了！”

高尓先生急急起身，踉踉跄跄，几乎自摔一跤；突然遏制住冲向奇洛教授方向的动能让他差点摔倒。他一脸震惊。

奇洛教授弓着背，用了一个奇异的跳跃动作弹了起来，完全没有用手。

教室里一片沉默，因惶惑而产生的沉默。

“高尓先生，”奇洛教授说，“我展示的性命攸关的重要技巧是什么？”

“别人把你扔出去时如何正确地跌倒。”高尓先生说。“这是你在最开始学到的基础课之——”

“这个也算吧。”奇洛教授说。

停顿。

“我所展示的性命攸关的重要技巧，”奇洛教授说，“是如何认输。你可以走了，高尓先生，谢谢。”

高尓先生走下台，表情更迷惑了。哈利也一样。

奇洛教授走回桌子后面，继续倚在桌子上。“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最基本的事，因为自我们学习到这些事之后已经过了太久。我发现我在做课程计划时也犯了同样错误。在教学生抛摔前，应该先教他们如何跌倒。我绝不能在你们

没有理解如何认输前教你们如何战斗。”

奇洛教授的表情变得坚定，哈利觉得自己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一丝痛楚和哀愁。“我在亚洲的一所道场里学会了如何认输；任何麻瓜都知道，优秀的武术家都在亚洲道场。这个道场所传授的武术在战斗法师中享有盛名，因为它非常适合用于魔法决斗。道场的大师——从麻瓜角度看算是一名老人了——是这种武术尚在人世的最优秀的老师。当然，他不知道魔法的存在。我申请在那里学习，从那一年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少数几个被接受的学生。整个过程中可能掺杂了一丁点特殊影响。”

教室里响起一些笑声。哈利没笑。这可不是什么正确的事。

“总而言之。我的第一次搏斗，在我被以一种羞辱性的方式击倒后，我失控了；我攻向陪我练拳的对手——”

哎哟。

“——幸好是用拳头，不是魔法。令人惊奇的是，大师并没有当场开除我。但他告诉我，我的性情中有一个缺点。他向我解释了这个缺点，而我知道他是对的。随后他说他会教我学会如何认输。”

奇洛教授面无表情。

“在他的严格命令下，道场里所有的学生都排成一排。他们一个一个地到我面前来。我不可以自卫。我只能求饶。他们一个一个地掌掴我，或者挥拳打我，然后把我推到地上。其中有一些人向我吐唾沫。他们用他们的语言中最难听的脏话辱骂我。而对每一个人，我都必须说，‘我输了！’或者类似的话，比如‘求求你停下！’或者‘我承认你比我厉害！’”

哈利试着想象，但是想象失败了。这种事没可能会发生在如此充满威严的奇洛教授身上。

“即使在那时，我也是战斗魔法的奇才。就算只用无杖魔法，我也能杀掉道场里的所有人。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学会了认输。我会将那一天作为我人生中最不愉快的几个小时铭记。而在八个月后，我准备离开道场时——我呆的时间完全不够，但我也只耗得起那么久了——那位大师告诉我，他希望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经历是必要的。然后我告诉他这是我所学到的最宝贵的课程之一。这句话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事实。”

奇洛教授的表情变得苦涩起来。“你们在好奇这所武术道馆在哪，你们能不能去那里学习。你们去不了。之后不久，另一个求学的人来到了这一位于偏僻山头的隐蔽秘所。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起的人。”

教室里不约而同地响起一阵抽气声。哈利的胃一紧。他知道接下来会发什么了。

“黑魔王没有做任何伪装，满是红光的双眼和其它的一切他都不加掩饰，就这样公然闯入了学校。学生们企图拦住他，而他只是简单地幻影移形过去。他引起了一些恐慌，但大家都很克制，然后大师走上前。然后黑魔王要求——不是请求，是要求——大师向他传授武功。”

奇洛教授的表情非常强硬。“也许大师读过太多虚构的故事，说真正的武者连恶魔都可以击败。无论如何，大师拒绝了。黑魔王问为什么他不能做学生。大师说他太缺乏耐心，于是黑魔王割掉了他的舌头。”

台下传来整齐的抽气声。

“你们可以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了。学生们企图突袭黑魔王，然而他们通通摔倒，被击昏在地。然后……”

奇洛教授的声音颤抖了一下，随后恢复。

“有一种不可饶恕咒，叫钻心咒，可以制造无法忍受的痛苦。如果钻心

咒持续几分钟以上，会造成永久性精神错乱。黑魔王一个接一个地对大师的学生施予钻心咒，将他们逼疯，然后用死咒了结他们，而大师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当所有学生都死光后，大师也跟着去了。我是从唯一一个生还的学生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黑魔王将他留下，来讲述这个故事，他同时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奇洛教授背过身，过了一会儿，他转回来，似乎再次恢复了冷静与沉着。

“黑巫师控制不住他们的脾气。”奇洛教授静静地说。“这几乎是这一类人的共同缺点，任何习惯于和他们战斗的人很快就能学着利用这一点。要知道，黑魔王那一天没有赢。他的目的是学武功，但什么都没学到就离开了。黑魔王太愚蠢了，他竟然还希望这个故事传开。这个故事没有展现出他的力量，反而暴露了一个可利用的弱点。”

奇洛教授的视线落到教室里的一个孩子身上。

“哈利·波特。”奇洛教授说。

“是。”哈利说，他的声音沙哑。

“准确地说，今天你做错了什么，波特先生？”

哈利一阵反胃。“我发了脾气。”

“这不准确。”奇洛教授说。“我会更精确地形容一遍。许多动物中存在着一种叫支配权竞争的行为。它们用角互相推搡——试图把对方击倒，而不是戳伤。它们用爪掌互斗——没有亮出爪子。但为什么他们不亮爪？要是他们亮出爪子，他们不会有更大的赢面吗？但随后他们的敌人也可能会亮爪，事情不会以在支配权竞争中分出胜负而告终，他们双方都有可能会受重伤。”

奇洛教授的视线似乎穿透了屏幕，直直看向哈利。“波特先生，你今天所表现的——不像那些收起爪子并接受斗争结果的动物——你不明白如何输掉

支配权竞争。当一个霍格沃茨的教授挑战你时，你没有退让。当你看起来要输了时，你亮出了爪子，丝毫没有注意到危险。你让整个战火扩大，随后又再次扩大。斯内普教授先给了你一耳光，和你相比，他明显处于支配地位。你没有认输，反而扇了回去，然后拉文克劳丢了十分。很快你开始说要离开霍格沃茨。你甚至不惜将战火扩大延伸到某个未知的方向，然后以某种方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你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你在犯蠢的事实。”

“我明白了。”哈利说。他的喉咙一阵干涩。他的形容太精确。精确得令人害怕。现在奇洛教授的话摆在面前，哈利可以用事后的眼光来看，这确实就是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当某人把你看得那么透彻时，你不由得会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其它事上也是正确的，比如说，你的杀戮倾向。

“下次，波特先生，当你选择扩大战火而不是认输时，你也许会输掉所有筹码。我不知道你这次押上的筹码是什么，我能猜到的是，你付出的代价会比区区十分学院分要高昂得多。”

比如英国魔法界的命运。这就是他干出来的。

“你会申辩，你是在试着帮助整个霍格沃茨，一个重要得多的目标，值得巨大的风险。这是谎言。如果你——”

“我应该就这么挨了这一耳光，耐心等待，然后挑一个最好的时机行动，”哈利说，他的声音沙哑。“但这样就意味着我输了。我得臣服于他。这也是黑魔王无法让那位大师对他所做的事。”

奇洛教授点点头。“看来你完全理解了。因此，波特先生，今天你会学习如何认输。”

“我——”

“我不会听任何拒绝的话，波特先生。很显然，你需要这个教训，你也

强大到能接受这个教训。我向你保证，你的经历不会像我所经历的那么严酷，虽然你也许同样会将此铭记为你资历尚浅的人生里最糟糕的十五分钟。”

哈利咽了口唾沫。“奇洛教授，”他小声说，“我们能下次再做吗？”

“不。”奇洛教授干脆地说。“你在霍格沃茨才呆了五天，就已经发生这种事了。今天是周五。我们下次防御术课程是在周三。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周三……不，我们没有时间可等。”

有笑声传来，但极少。

“将其考虑为来自教授的命令，波特先生。我会说否则我不会再教你任何防御咒，因为我随后就会听说你重伤、甚至杀了某个人。不幸的是，我听说你的手指已经是某种强力武器。请不要在课堂的任何时间打响指。”

更多的笑声，听起来颇为紧张。

哈利觉得自己要哭了。“奇洛教授，如果你做出你说的那种事，会让我生气的，我今天真的不想再生气——”

“重点不是避免愤怒。”奇洛教授说，他的表情看起来很严肃。“愤怒是正常的。你需要学习的是，即使愤怒，你也要认输。或者至少假装认输，这样你就可以好好计划报复。就像我对高尔先生所做的，当然，除非你们中有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比我——”

“我不是！”高尔先生在座位上大叫，声音有些慌乱。“我知道你没有真的输掉！请不要计划报复我！”

哈利的胃一阵难受。奇洛教授不知道他神秘的黑暗面。“教授，我们下课后真的得谈谈——”

“我们会的。”奇洛教授用一种承诺的语气说。“在你学会如何认输后。”

他一脸严肃。“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会排除任何可以伤害到你、甚至给你造成极大痛苦的东西。痛苦将来自于认输本身的难度，而不是反击、扩大战火，直到胜利为止。”

哈利的呼吸变成了短促、恐慌的喘息。他比离开魔药课教室那个时候还要害怕。“奇洛教授，”他试着说，“我不想让你因此被开除——”

“我不会的，”奇洛教授说，“只要你事后告诉他们这是必要的。我相信你会这么做。”有一瞬间，奇洛教授的声音变得十分冷漠。“相信我，他们已经容忍了发生在走廊中的更糟糕的行为。这个案例只会特殊在它发生在教室里。”

“奇洛教授，”哈利喃喃道，但他认为他的声音依然在各处回响，“你真的相信，如果我不过这关，我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吗？”

“是的。”奇洛教授简单地说。

“那么，”哈利感到一阵恶心，“我做。”

奇洛教授转向斯莱特林。“那么……在你们教授的许可，以及斯内普不会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被谴责的情况下……你们中有人愿意向大难不死的男孩展示你们的力量吗？推搡他，把他推倒在地，听他向你求饶？”

五只手举了起来。

“那些举手的人，你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白痴。你们没听懂假装认输这几个字吗？如果哈利·波特变成下一任黑魔王，他会在毕业后追杀到你死为止。”

五只手立刻收回各自桌面上。

“我不会的。”哈利说，他的声音变得更加虚弱。“我发誓我绝不会向那些帮助我学习认输的人们复仇。奇洛教授……能请你……停下吗？”

奇洛教授叹了口气。“我很抱歉，波特先生。我发现无论你是否想当黑魔王，刚才我对他们所说的话在你听来都一样恼人。但那些孩子也有重要的生存教训需要学习。你接受我给你加一分奇洛点以表示我的歉意吗？”

“加两分。”哈利说。

教室里响起一阵惊讶的笑声，稍稍缓和了紧张的气氛。

“成交。”奇洛教授说。

“然后等我毕业了，我要一路追捕你，然后挠你痒痒。”

出现了更多笑声，虽然奇洛教授没有笑。

哈利觉得他正在和蟒蛇摔跤，试着强行将对话修正到人们发现他完全不是黑魔王的方向……为什么奇洛教授这么怀疑他？

“教授，”德拉科未被放大的声音说，“我的志愿也不是变成一个愚蠢的黑魔王。”

教室一片震惊，所有人鸦雀无声。

你用不着这么做！哈利差点吼了出来，但适时克制住了；德拉科也许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加深他和哈利的友谊……或者是想要示好……

把这叫做想要示好让哈利觉得自己又小气又刻薄。如果德拉科是想让他印象深刻，那他非常成功。

奇洛教授严肃地转向马尔福。“你害怕自己无法假装认输吗，马尔福先生？我所形容的波特先生的缺点也同样适用于你？你父亲肯定把你教育得更好。”

“只是说说的话，也许吧。”德拉科说，他的声音和脸现在都显示在了显示屏上。“但不是在被到处推搡和推倒在地的时候。我也想像你一样强大，奇洛教授。”

奇洛教授抬起眉毛。“我恐怕，马尔福先生，”过了一会儿后，他说，“我为波特先生所做的布置会包括一些年长的斯莱特林，他们之后会被告知他们有多么愚蠢，而你不在我今天的安排范围内。但以我专业的观点来看，你已经很强了。如果我听说了你的失败，就像波特先生今天的失败一样，我会做适当的安排，并向你和你所伤害到的任何人所道歉。然而我不觉得有必要让你也参与进来。”

“我明白了，教授。”德拉科说。

奇洛教授环视教室。“还有其他人希望变强吗？”

一些学生焦虑地四处张望。哈利从后排看到，有些人看起来就像他们张了张嘴，但什么都没说。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说话。

“德拉科·马尔福会成为你们这一年级里其中一支军队的将军。”奇洛教授说。“如果他肯屈尊参加课外活动的话。现在，波特先生，请站到前面来。”

没错，奇洛教授说过了，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在你的朋友面前，因为斯内普为难你时，也是在他们面前，在这里，你必须学会认输。

所以现在所有的一年级生都在旁观。他们在魔法的影响下保持沉默；同时，在哈利和教授的要求下，他们也不能干涉。赫敏已经背过了脸，但她什么都没说，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也许是因为魔药课时她也在场的缘故。

哈利站在柔软的蓝垫上，软垫就和麻瓜道场里的一样；考虑到哈利会被推倒，奇洛教授给地板铺上了软垫。

哈利很害怕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如果奇洛教授对他的杀戮倾向的看法是对的……

哈利的魔杖放在奇洛教授的桌上，并不是因为哈利知道什么能够保护自己的咒语，而是因为（哈利觉得）否则他也许会试着把魔杖插到某个人的眼睛里。他的口袋也放在那里，里面现在装着他套上了保护套、但也许还是很脆弱的时间转换器。

哈利向奇洛教授请求过给他变个拳击手套出来，然后把手套锁到他手上。奇洛教授看他的眼神里带着无声的理解，然后拒绝了。

我不会插他们眼睛，我不会插他们眼睛，我不会插他们眼睛，这会终结我在霍格沃茨的生涯，我会被逮捕的，哈利对自己说，试着把这个念头钉在脑子里，希望如果自己的脑子被杀意所占据，它还能留在那里。

奇洛教授回来了，领着十三个来自不同年级的高年级斯莱特林。哈利认出其中一个是拿馅饼砸过的。那场对峙中的另外两个人也出现了。那个叫停的，说他们真的不该这么做的人倒是没来。

“我再重复一遍，”奇洛教授说，声音非常严厉，“波特先生不会真的受伤。任何以及所有的意外都会被视为蓄意为之。你们明白了吗？”

年长的斯莱特林们点点头，龇牙一笑。

“那么请随意蹂躏大难不死的男孩吧。”奇洛教授说，脸上带着只有一年级生能理解的扭曲笑容。

在某种形式的协商后，被砸了两个馅饼的人走到了前面。

“波特，”奇洛教授说，“请会见佩利格里·德里克。他比你厉害，现在他就要证明这一点。”

德里克大步走向前，哈利的大脑开始不配合地尖叫，他不能逃，不能反击——

德里克停在离哈利还有一臂之距的地方。

哈利还没有发火，只是害怕。这意味着他正注视着面前比他整整高半米的青年：满是肌肉，脸上长毛，还笑得十分不怀好意。

“请求他不要伤害你。”奇洛教授说。“也许他看见你已经够可怜兮兮之后，会觉得你很无聊，然后走开。”

围观的年长斯莱特林们发出一阵大笑。

“求求你，”哈利说，他的声音在颤抖，“不要，伤害我……”

“听起来可不太真诚。”奇洛教授说。

德里克笑得更开心了。这个笨拙的低能儿看起来充满优越感，然后……

……哈利的血开始变冷……

“请不要伤害我。”哈利又试了一次。

奇洛教授摇摇头。“看在梅林的份上，你是怎么把这句话说得和骂人似的，波特？你能期待的德里克先生的回应只可能有一个。”

德里克故意向前迈了一步，然后撞向哈利。

哈利倒退了好几步，然后，在他能控制住自己之前，他冰冷地站直了身子。

“错，”奇洛教授说，“错，错，错。”

“你撞到我了，波特，”德里克说，“给我道歉。”

“我很抱歉！”

“听起来一点都不抱歉。”德里克说。

哈利愤怒地张大眼睛，他已经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哀求——

德里克狠狠推了他一把，哈利整个人都趴倒在了垫子上。

不远处蓝色的垫子在哈利的视线中晃动。

他开始怀疑奇洛教授教他这些所谓课程的真实动机。

一只脚踏在哈利的屁股上，过了一会儿，哈利被狠狠推到了另一边，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

德里克大笑。“真有趣。”他说。

他需要做的只是说他受够了。然后把这整件事报到校长办公室。这样防御术教授和他在霍格沃茨的不幸生涯都会玩完，然后……麦格教授会生气的，但是……

(麦格教授的脸从他的眼前一闪而过，她看起来并不生气，只是悲伤——)

“现在告诉他，他比你厉害，波特。”奇洛教授的声音说。

“你，比我，厉害。”

哈利试着站起身，德里克一脚踢到他胸口，然后把他推回到垫子上。

整个世界开始变得如水晶般透明。行动与后果的脉络在他面前清晰地呈现了出来。那些蠢货不会想到他会扑回去，给他裆部来一下会让他僵直足够久，这样他就能——

“再试一次，”奇洛教授说，然后哈利动作敏捷地打了个滚，跳起来，面向他真正的敌人，防御术教授——

奇洛教授说，“你太没耐心了。”

哈利迟疑了。他的脑子，在悲观思维上久经训练，描绘出一个干瘪的老人，

血正从他的嘴里往外冒，在哈利切掉他的舌头之后——

过了一会儿，德里克再次把哈利推到垫子上，然后坐在了他身上，哈利一口气喷了出来。

“停下！”哈利尖叫。“请停下！”

“好点了。”奇洛教授说。“听起来居然还挺真诚。”

当然是。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令人作呕的地方：他确实是真诚的。哈利急促地喘息着，恐惧与冰冷的愤怒同时流淌在——

“认输。”奇洛教授说。

“我，输了。”哈利挣扎道。

“这句话我喜欢。”德里克坐在他身上说。“再多输一点。”

几只手在推搡哈利，他被在年长斯莱特林所围成的圈子里推来推去，从一只手推向另一只手。哈利早就已经过了试着不要哭出来的临界点，现在只是试着不要跌倒。

“你是什么，波特？”德里克说。

“一个，输——输家，我输了，我放弃，你赢了，你比我——比我厉害，请停下——”

哈利 倒在地，手已经无法支撑住身体。他晕眩了一会儿，然后再次挣扎着想要站起身——

“够了！”奇洛教授的声音听起来锐利得可以切钢断铁。“从波特先生身边离开！”

哈利看见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在他血液里流淌起伏的冰冷感觉，露出了满意的冷笑。

随后哈利倒在了垫子上。

奇洛教授说了些什么。然后是年长斯莱特林的抽气声。

“然后我相信马尔福的后裔也有些事想解释给你们听。”奇洛教授总结道。

德拉科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尖锐得几乎如同奇洛教授，腔调和德拉科模仿他父亲说话时一模一样，大概说了些诸如可能会把斯莱特林学院推到危险的境地，谁知道会得罪多少学校里的同伴，完全缺乏自觉，脑筋一点都不灵敏，无脑的暴徒，除了当听差一点用都没有之类的话，而在哈利的后脑，完全不顾他已知的一切，直接将德拉科注明成了盟友。

哈利全身都在痛，可能有青肿，他的身体很冷，大脑也已经到了极限。他试着想想凤凰的歌声，但凤凰不在，他记不起旋律，而当他试着想象的时候，除了叽叽喳喳的鸟鸣外，他什么都想不出来。

随后德拉科没有再讲话，奇洛教授告诉那几个年长的斯莱特林他们可以走了，哈利睁开眼睛，挣扎地坐起身，“等等，”哈利说，强迫自己把话说出来，“我，有些事，想，和，他们说——”

“等等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冷冰冰地对着离开的斯莱特林们说。

哈利踉跄起身。他小心地不要看向同学的方向。他不想看见他们现在是怎么看他的。他不想看见他们的怜悯。

所以，相对的，哈利看向年长的斯莱特林们，他们看起来似乎还在震惊状态。他们瞪了回来，一脸恐惧。

他的黑暗面，在还没失控时，曾经想象过这一刻，然后决定假装认输。

哈利说，“不准有人——”

“停。”奇洛教授说。“如果是我想的那句话，请等他们离开后再说。他们之后会听到的。我们都需要学到各自的教训，波特先生。”

“好吧。”哈利说。

“你们。出去。”

年长的斯莱特林们纷纷逃走，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不准有人对他们进行报复。”哈利哑着嗓子说。“这是对任何觉得自己还是我朋友的人的要求。我有需要吸取的教训，他们帮我学到了，他们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这事已经完了。如果你们要讲述这个故事，也请把这一部分加上。”

哈利转头看向奇洛教授。

“你输了。”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第一次变得柔和。这样的声音出自这个教授之口，听上去很奇怪，就像他的声音甚至不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哈利确实输了。有那么几个瞬间，冰冷的愤怒已经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恐惧，而那些时候，他是真的在乞求那些年长的斯莱特林……

“而你却还活着？”奇洛教授说，语气依然奇异的柔和。

哈利设法点了点头。

“不是所有认输都像这样。”奇洛教授说。“会有让步和谈判。也有其他办法安抚暴徒。以臣服于他们的姿态操控他们是一整套艺术。但首先，必须能够考虑认输。你会记得你是如何认输的吗？”

“是的。”

“你可以认输了吗？”

“我……觉得可以……”

“我也这么觉得。”奇洛教授深深地鞠躬，稀薄的头发几乎要触到地面。
“恭喜你，哈利波特，你赢了。”

没有源头，没有带头人，掌声一齐如同雷鸣般降临。

哈利无法控制脸上的震惊。他小心地看了一眼他的同学，然后发现他们的脸上不是同情，而是敬畏。掌声来自于拉文克劳，格兰芬多，赫奇帕奇甚至斯莱特林，可能是因为德拉科·马尔福也鼓掌了。一些学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而一半的格兰芬多都站到了桌子上。

于是哈利摇摇晃晃地站在原地，沐浴在他们对他的尊敬里，感到自己变强了，甚至还可能被治愈了一点。

奇洛教授等着掌声消失。掌声持续了好一会儿。

“觉得吃惊吗，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好笑。“你刚刚发现现实世界并不总是像你最糟糕的噩梦一样。没错，如果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被虐待了的可怜男孩，他们之后也许不会那么尊敬你，甚至会高高在上地可怜你。我恐怕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你，他们已经知道你是力量的象征。而他们看见你与自己的恐惧对峙，并持续对峙，即使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一走了事。你在听见我说我故意忍受被啐时，看不起我过吗？”

哈利喉头一热，他拼命地把这种感情压下去。他对这奇迹般的尊重没那么大信心，还不敢当场哭出来。

“你在我课堂上的非凡成就值得非凡的奖励，哈利波特。请接收这份奖励，这代表我的学院对你的赞许，然后，从今天开始记住，并不是所有的斯莱特林都是像这样的。有这样的斯莱特林，也有那样的斯莱特林。”奇洛教授带着灿

烂的笑容说。“拉文克劳加五十分。”

教室里一阵震惊的停顿，随后拉文克劳的学生们爆发出一片喧哗，所有人都在尖叫，吹口哨和欢呼。

(而同时，哈利觉得这不太对劲，麦格教授是对的，应该存留一些后果，自己本应该付出代价，你不能就这样让一切恢复原状——)

但哈利看见了拉文克劳们兴高采烈的脸，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不。

他的大脑给出一个建议。建议不错。哈利无法相信自己的大脑竟然还能支撑他站直，更不用说创造不错的建议。

“奇洛教授，”哈利尽可能从他发热的喉头吐出清晰的话，“你完全是你所属学院的典范，而我认为，你一定就是萨拉查·斯莱特林帮助建立霍格沃茨时，脑子里想的那种人。我感谢你与你的学院，”德拉科非常轻微地点了一下头，微妙地挥了挥手指，说下去，“为此应该给斯莱特林三声欢呼。都跟着我了吗，大家？”哈利顿了顿。“万岁！”第一次呼喊只有几个人加入。“万岁！”这次大部分的拉文克劳都跟着喊了。“万岁！”这次是大部分拉文克劳，少数赫奇帕奇和大概四分之一的格兰芬多。

德拉科轻微，快速地竖了个大拇指。

大部分斯莱特林都是一脸震惊。有一些人惊奇地盯着奇洛教授。布雷斯·赞比尼带着饶有兴趣的算计表情看着哈利。

奇洛教授鞠躬。“谢谢你，哈利·波特。”他说，脸上还挂着灿烂的微笑。他转向全班。“现在，无论你们相信与否，我们这节课还剩下半小时，而时间已经足够我介绍简易盾牌咒了。当然，波特先生会离开，好生休息，这是他应得的。”

“我可以——”

“傻小子。”奇洛教授怜爱地说。班上的人已经笑了起来。“你的同学可以在之后教你，或者我会私下教你，如果需要的话。但现在，你会去台阶后面从左数的第三扇门，你会发现那里有一张床，各种超乎你想象的美味小零食，和一些来自霍格沃茨图书馆的轻快小说。你不能带任何东西过去，尤其是你的课本。现在去吧。”

哈利去了。

第二十章 贝叶斯法则¹

那些能够被罗琳摧毁的事物就应该被摧毁。²

哈利躺在柔软的便携床上，盯着这个小房间的天花板。他吃了一堆奇洛教授的零食——做工超级复杂的甜点，由巧克力和其它物质制成，上面洒满闪闪发光的小亮点，点缀着糖做的宝石，看上去昂贵极了，而且也确实很好吃。哈利一点都不觉得愧疚，这是他挣来的。

他没有试着睡觉。哈利有一种预感，他不会喜欢自己闭眼后发生的事。

他没有试着读书。他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好笑的是，哈利的大脑似乎还在不停地运转，无论他有多累都不停机。他的大脑会变蠢一点，但拒绝关机。

但是确实，他真真切切地有一种胜利的感觉。

反黑魔王哈利计划，+1 完全不足以概括这种感觉。哈利好奇地想，如果这时把分院帽戴到他头上，分院帽会说些什么。

怪不得奇洛教授觉得哈利走在成为黑魔王的大道上。哈利反应太慢了，他本来应该立刻就能看出来——

要知道，黑魔王那一天并没有赢。他的目的是学武功，但什么都没学到

¹ 贝叶斯法则：又被称为贝叶斯定理、贝叶斯规则。是概率统计中的应用所观察到的现象对有关概率分布的主观判断（即先验概率）进行修正的标准方法。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210986.htm?fr=aladdin>

² 开头原句“那些能够被真相摧毁的东西就应该被摧毁”（That which can be destroyed by the truth should be）详见：<http://www.goodreads.com/quotes/541138-that-which-can-be-destroyed-by-the-truth-should-be>

就离开了。

哈利上魔药课的目的是学魔药。他什么都没学到就离开了。

奇洛教授听说此事后，以一种可怕的精准理解了这一切，然后伸出手，把哈利拽离了这条会让他成为神秘人翻版的道路。

有人敲了敲门。“下课了。”奇洛教授轻声说。

哈利向门口走去，他发现自己突然变得焦虑起来。随后，在他听见奇洛教授的脚步声逐渐离门远去时，紧张感消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最后会让他被解雇的东西吗？

哈利打开门，看见奇洛教授正在几个身距远的地方等他。

奇洛教授也感觉到了吗？

他们穿过无人的台阶，走向奇洛教授的桌子，奇洛教授靠回桌子；而哈利，就像刚才一样，停在了讲台不远处。

“所以。”奇洛教授说。不知为何，他给人一种友好的感觉，即使他的表情依然和往常一样严肃，“你想和我谈什么呢，波特先生？”

我有一个神秘的黑暗面。但哈利不能就这么直接说出来。

“奇洛教授，”哈利说，“我现在离开成为黑魔王的道路了吗？”

奇洛教授看向哈利。“波特先生，”他郑重地说，只带着一点微笑，“给你一个建议。有一种破绽叫表现得过于完美。真实的人们在被殴打和羞辱十五分钟后，不会就这么站起来，然后大度地原谅他们的敌人。你是在试着说服所有人你不邪恶，而不是——”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不能让所有可能的观测结果都证实你的理论！”

“而你稍微有点儿慷慨过头了。”

“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说服你？”

“说服我你并没有想变成黑魔王？”奇洛教授说，他现在似乎开始毫不掩饰地发笑了。“你把右手举起来就行了。”

“什么？”哈利茫然地说。“但我无论想不想当黑魔王都可以举起——”哈利闭上嘴，觉得自己更蠢了。

“没错，”奇洛教授说，“反正你随随便便就能做到。你做什么都没法说服我，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你想干什么。如果我们要再精确一点，就算我没见过，但假设说那种几乎不可能有的完美无缺的好人真的存在，即使如此，他也不太可能在被围殴十五分钟然后即刻起身，无比慈悲地宽恕攻击他的人。另一方面，一个小孩想象他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以此说服他的老师和同学他不是黑魔王，这种可能性要不那么小一点。行为所传达的东西并非体现在表面看起来如何，波特先生，而是在意识层面上，哪种意识会更可能或更不可能让你这么行动。”

哈利眨了眨眼。一个巫师刚刚给他解释了代表性启发和贝叶斯所定义的证据的区别。

“但另一方面，”奇洛教授说，“任何人都可以想要打动他们的朋友们。这不一定是邪恶的。所以，在我不会以你的回答作为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波特先生，老实告诉我。在你禁止复仇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你是真心原谅了他们吗？还是说，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同学们会如何看待你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会来一段属于自己的凤凰的歌声。

但是哈利不能大声说出来。奇洛教授肯定不会相信他，说不定还会因为这拙劣的谎言而有些看不起他。

一阵沉默后，奇洛教授满意地笑了。“置信与否，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你不用害怕我发现你的秘密。我不会让你放弃当下一个黑魔王。如果我能回到过去，以某种方式将这一野心从我童年的自己心中移走，现在的我也不会因此而受益。在我以黑魔王为目标的这段日子里，这是我学习、精炼自己，让自己变强的动力。我们是靠追随自己的欲望成为我们注定成为之人的，无论这欲望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这是萨拉查的观点。如果你问我我十三岁时浏览的那些书在图书馆的那个分栏，我会非常乐意带路。”

“尽在胡说八道。”哈利说，他一屁股坐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然后干脆躺了下去，直直地瞪着天花板上拱起的部分。他已经尽力以最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方式绝望地崩溃了。

“你还是愤慨过头了。”奇洛教授旁观道。哈利没看他，但是能听见声音中被按捺的笑意。

随后哈利反应过来了。

“实际上，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让你误解了。”哈利说。“这也是我想和你谈的事。奇洛教授，我认为你看见的是我神秘的黑暗面。”

停顿。

“你的……黑暗面……”

哈利坐了起来。奇洛教授盯着他，脸上的表情是哈利见过的所有人的表情里最奇怪的，更不用说露出这个表情的是像奇洛教授这样充满威严的人。

“在我生气的时候，”哈利解释道，“我的血会变冷，所有东西都会变冷，一切都会变得无比清晰……回想起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在麻瓜学校的第一年，有人在课间的时候想抢我的球，我把球藏在背后，然后对着他的腹腔神经丛踹了一脚，我在书上读到过腹腔神经丛是人体弱点，之后其他孩子就没

惹过我了。我的数学老师不肯接受我的支配，我还咬过她。但只有最近，我承受的压力终于大到让我发现这其实是，你知道，神秘的黑暗面，而不是学校心理医生说的，只是控制脾气的问题。而这一切发生时，我也没获得什么超级魔力，我第一个检查的就是这个。”

奇洛教授揉了揉鼻梁。“让我想想。”他说。

哈利安静地等了整整一分钟。他利用这个时间来站起身，这个动作比他预想的要困难。

“好吧。”过了一会儿，奇洛教授说。“看来确实还是有一些说法可以说服我。”

“我已经猜过，我的黑暗面其实只是另一部分的我，解决方法不是绝不要生气，而是学会通过接受它来控制自己，我又不是笨蛋或其他什么，我已经看过很多这种故事，我知道会怎么发展，但这很困难，而你看上去是能帮助我的人。”

“好吧……没错……非常敏锐，波特先生，我必须说……就像你猜想过的一样，你的那一面就是你的杀戮倾向，你也说了这是你自身的一部分……”

“然后这种倾向需要训练。”哈利说，完成了整个说明模式。

“然后这种倾向需要训练，没错。”奇洛教授的表情还是很奇怪。“波特先生，如果你真的不希望变成下一个黑魔王，那么，分院帽企图说服你放弃的野心，同时也是让你被选进斯莱特林的那个野心，是什么呢？”

“我被分进了拉文克劳！”

“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脸上终于挂回了和平时差不多的冷淡笑容，“我知道你习惯了身边所有人都是傻瓜，但请不要把我和他们混为一谈。分院帽决定在你的脑袋上玩它这八百年来的第一个恶作剧，这种情况的概率实在太

低，完全不值得考虑。我认为，你打了个响指，发明了一个简单聪明的方法抵御帽子上的反干涉咒，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很低，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虽然我自己也想不出什么法子。但目前为止，可能性最高的解释是，邓布利多不喜欢帽子为大难不死的男孩做的选择。这对任何有哪怕是一丁点儿常识的人都是很明显的事，所以你的秘密在霍格沃茨是安全的。”

哈利张张嘴，然后十分无助地闭上了。奇洛教授错了，但错得太有说服力，以至于哈利都开始觉得这就是在奇洛教授知道的条件下能得出的合理判断。有些时候，你没法预测是哪些时候，但确实有那么些时候，你会遇到不太现实的情况，而最易知的猜想反而是错的。如果你在做一个一千次里只会错一次的医疗测试，有时无论如何它还是会出错。

“我可以请你不要对任何人重复我一会儿将要说的话吗？”哈利说。

“当然，”奇洛教授说，“就当我知道了吧。”

哈利也没被糊弄到。“我可以当成是你答应了吗？”

“很好，波特先生。你当然可以这么想。”

“奇洛教授——”

“我不会对任何人重复你一会儿要说的话。”奇洛教授微笑道。

他们俩都哈哈大笑，随后哈利正色。“分院帽好像觉得我要是不去赫奇帕奇，就会变成黑魔王。”哈利说。“但我不想变成黑魔王。”

“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请不要误会。我承诺我不会用你的答案来评判你。我只是想知道你自己真实的回答。为什么不呢？”

哈利身上又涌起那种无助感。汝不得变为黑魔王在他的道德系统中是一条如此明显的定理，以至于很难真的一步步阐述证明过程。“唔，其他人会受

伤？”

“你当然想过伤害他人。”奇洛教授说。“你今天就想伤害那些暴徒。成为黑魔王意味着伤害你想要伤害的那些人。”

哈利犹豫了一下该怎么说，随后决定直接从最明显的说起。“首先，就因为我想伤害某个人，并不代表这是对的——”

“如果不是你想要这样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事情算是对的呢？”

“啊，”哈利说，“偏好功利主义³。”

“对不起？”奇洛教授说。

“这是一种道德理论，说正确即为满足多数人的偏好——”

“不。”奇洛教授说。他揉了揉鼻梁。“我不认为这是我想说的话。波特先生，到了最后，人们总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有时人们会用‘正确’这样的字眼来冠名他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怎么可能会按照除了我们自身欲望之外的东西行动呢？”

“好吧，很明显，”哈利说，“如果道德上的考量不能打动我的话，我不会按照道德标准行动。但这不代表我想伤害斯莱特林的欲望比道德上的考量更能打动我！”

奇洛教授愣了一下。

“更不用提，”哈利说，“成为黑魔王意味着会有很多不相关的无辜者受伤！”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奇洛教授说，“他们又为你做了什么？”

³ 偏好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一个分支。不同于传统的功利主义，偏好功利主义追求的并非整个群体的最大利益，而是参与事件群体的最大利益。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reference_utilitarianism

哈利大笑。“哦，现在这就和《阿特拉斯耸耸肩》⁴一样狡诈了。”

“对不起？”奇洛教授再次问道。

“我父母不让我读这本书，他们觉得这本书会腐化我，所以我当然还是读了，然后我很不高兴，他们居然会觉得我会掉到那么明显的一个陷阱里去。巴拉巴拉巴拉，会吸引我的优越感，其他人在企图压制我，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你是说我要把我的陷阱藏隐蔽一点？”奇洛教授说。他把一根手指贴在脸颊上，看上去若有所思。“我可以试试。”

他们俩都笑了起来。

“但回到刚才的问题，”奇洛教授说，“其他人到底都为你做过些什么？”

“其他人为我做过一大堆事！”哈利说。“我父母在我自己的父母死掉后收养我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变成黑魔王是在背叛这一切！”

奇洛教授沉默了一会儿。

“我坦白，”奇洛教授轻声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抱歉。”哈利说。

“用不着抱歉。”奇洛教授说。“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也已经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父母的问题。所以你踌躇的原因是因为你父母会失望？这不是意味着如果他们死于什么意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你——”

“不是。”哈利说。“真的不是。是他们这种向善的动力塑造了我。而也是这种动力会被背叛。”

⁴ 阿特拉斯耸耸肩：一本由美国哲学家和小说家艾茵·兰德撰写的小说。详见：<http://zh.wikipedia.org/zh-cn/%E9%98%BF%E7%89%B9%E6%8B%89%E6%96%AF%E8%81%B3%E8%81%B3%E8%82%A9>

“无论如何，波特先生，你还没回答我原来的问题。”奇洛教授说。“你的野心到底是什么？”

“哦，”哈利说，“唔……”他组织了一下思绪，“理解所有对了解宇宙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应用这个知识让自己变得全能，然后使用这个力量来改写一下现实，因为我对现实世界目前的运作方式有些异议。”

两人的对话停顿了一下。

“如果这是个蠢问题的话，请原谅我，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但你确定你刚刚不是在承认自己想变成黑魔王？”

“只有你用这种力量做坏事的时候才会这样。”哈利解释道。“如果你用这种力量做好事，你就是光明王。”

“我懂了。”奇洛教授说。他用手点了点自己另外半边脸。“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波特先生，在你的志向范围已经能配得上萨拉查本人的同时，你的具体打算是什么呢？你的第一步是成为强大的战斗法师，或是成为首席缄默人，或是成为魔法部部长，或是——”

“第一步是成为科学家。”

奇洛教授看着哈利，就好像哈利刚刚变成了一只猫。

“科学家。”过了一会儿，奇洛教授说。

哈利点点头。

“科学家？”奇洛教授重复道。

“是的，”哈利说，“我会达成我的目标……用科学的力量！”

“科学家！”奇洛教授说。他一脸愤慨，声音变得又大声，又尖锐。“你可以成为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五十年来霍格沃茨最强的战斗法师！我

没法想象你穿着白大褂，把整天整天的时间浪费在对老鼠做无意义的事上！”

“嘿！”哈利说。“科学可不止是这个！当然，对老鼠做实验也完全没什么不对。但是科学就是你理解和控制宇宙的方法——”

“太傻了。”奇洛教授说，声音里充满了沉静、苦涩的感情。“你太傻了，哈利·波特。”他把手盖在脸上，等手挪开时，他的表情冷静了一点。“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你还没找到你真正的愿望。我可以强烈推荐你回去当黑魔王吗？我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你，这是公共服务。”

“你不喜欢科学。”哈利缓缓地说。“为什么？”

“那些白痴麻瓜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全都杀光！”奇洛教授提高声音说。“他们会终结一切！终结所有的一切！”

哈利有点跟不上了。“我们在说什么，核武器吗？”

“没错，核武器！”奇洛教授现在几乎是在咆哮了。“就连那个不能提起名字的人都未曾使用过，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君临在一堆尘埃之上！核武器就不应该被造出来！而且随着时间流逝情况会变得更糟！”奇洛教授松开了桌子，直起身体。“有些门你不能打开，有些封印你不能破坏！那些无法抗拒诱惑，瞎搞一气的白痴一早就被不那么严重的危险给弄死了，而剩下的幸存者都知道，有些秘密你不能与那些没有聪明和自律到能够自己发现这个秘密的人分享！所有强大的巫师都明白这个道理！即使是最恶劣的黑巫师都明白！而那些白痴麻瓜似乎还不知道！那些热切的小傻瓜们发现核武器秘密的后没有保守秘密，他们把秘密透漏给了那群白痴政治家，害得我们如今不得不一直生活在被灭绝的威胁下！”

这个视角的观点和伴随哈利长大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从没想过核物理学家本来应该建立一个保持缄默的密约，保证不向那些没能聪明到成为核物理学家的人透漏核武器的秘密。如果不谈其它，这个想法本身倒是很吸引人。他们

会有密码吗？他们会带面具吗？

（这样说来，据哈利所知，物理学家们可能真的有一大堆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颇具毁灭性的秘密没说出来，核武器是唯一一个不小心溜出来的。无论这个假说是否为真，世界对他来说还是一样的。）

“我得想想。”哈利对奇洛教授说。“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想法。而科学所隐含的其中一个秘密——少数一些老师会把这个秘密传授给他们的研究生——就是如何避免你在听到自己不喜欢的新想法时，立刻把这个新想法冲到厕所里去。”

奇洛教授再次愣了一下。

“有哪门科学是你赞同的吗？”哈利说，“比如医学？”

“太空旅行。”奇洛教授说。“但是麻瓜似乎一直在拖延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让巫师在他们把这个星球炸掉之前逃离。”

哈利点点头。“我也是空间计划的粉丝。至少我们还是有这么些共同点。”

奇洛教授看向哈利。某些东西在教授的眼中一闪而过。“我要你保证、承诺、发誓，你绝不会把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说出去。”

“没问题。”哈利即答。

“注意，你要遵守誓言，你不会喜欢违背誓言的后果的。”奇洛教授说。“我现在要施展一个稀有而强大的咒语，不是对你，是对这间教室。站在原地别动，这样在施展咒语后你不会碰到咒语的边界。你决不能和我维持的这个魔法互动。看着就好。否则我就结束掉这个咒语。”奇洛教授停顿了一下。“也尽量别摔倒。”

哈利点点头，又疑惑，又期待。

奇洛教授举起魔杖，然后说了些哈利的耳朵和大脑都完全抓不住的东西，词句绕开了他的认知，直接消失在了记忆里。

以哈利脚为圆心的短短一圈大理石还留着。其它所有的大理石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消失了。

哈利站在一小圈白色大理石上，矗立在无尽星空的中央，星星如燃烧般闪亮，星光毫不摇曳。哈利没有辨认出地球，或是月亮，或是太阳。奇洛教授站在和刚才相同的地方，整个人漂浮在星空之中。银河一片光辉，在哈利的视野适应黑暗后变得更加明亮。

眼前的景象牢牢攥住了哈利的心，攥得比哈利以前所见过的一切都要紧。

“我们……在太空中……？”

“不。”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忧伤而又虔诚。“但这是真实图像。”

眼泪从哈利眼中涌了出来。他疯狂地抹掉眼泪，他不会让一小片愚蠢的水珠把他的视野模糊掉，害他错过这一切。

星星不再像放在巨大天鹅绒穹顶上的小珠宝，不再像它们在地球夜空时那样。这里没有天空，没有大气层。有的只是完美的光点反衬着完美的黑暗，一个无穷无尽、什么都没有的空间，上面是数不尽的小洞，透出源自某个无法想象的王国中的闪耀光辉。

在太空里，星星看起来是如此，如此，如此的遥远。

哈利一直在抹眼睛，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奇洛教授的声音轻得几乎就像不存在一样，“当这满是缺陷的世界看起来无比可憎的时候，我会想，也许有另外一个地方，一个遥远的地方，我本应该生在那里的。我几乎不能想象那可能是怎样的地方，而要是我

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话，那我怎么能相信它的存在呢？但宇宙又是那么，那么的宽广，也许无论如何它还是存在的？但星星又是那么，那么的遥远。就算我知道怎么去，也得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而我想知道，如果我睡上很久，很久，我会做怎样的梦……”

即使感觉像是在亵渎，哈利还是设法挤出了一句低语。“请让我在这里呆一会儿。”

奇洛教授点点头，他没有任何支撑地浮在星星上。

你很容易忘记你站在上面的那一小圈大理石板，以及你自己的身体，然后变成一个小小的意识点，可能在原地，也可能在移动。距离已经无法测量，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移动。

时间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随后星星消失了，教室恢复原状。

“抱歉，”奇洛教授说，“但是看来我们有客人了。”

“没关系。”哈利轻声道。“已经足够了。”他绝不会忘记这一天，不是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他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如何施展刚才那个咒语。

随后教室厚重的橡木门被炸离门框，飞快地从大理石地板上掠过，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奎里纳斯！你怎么敢！”

如同一片雷云一般，一名古老而强大的巫师闯进了教室，脸上满是燃炽的愤怒，相较之下，他之前面对哈利的严厉表情什么都不是。

哈利的大脑一片错乱，他脑子里想尖叫着逃离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东西

的那一部分逃跑了，给经得起这冲击的那一部分腾出了地方。

观星被打断了，哈利的所有人格面都非常不高兴。“校长阿不思·帕西瓦尔——”哈利冷冰冰地开口道。

砰。奇洛教授一巴掌拍在桌上。“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呵斥道。“这是霍格沃茨的校长，而你只是个学生！你得放尊重点！”

哈利看向奇洛教授。

奇洛教授严厉地看了哈利一眼。

他们俩都没笑。

邓布利多的步伐停在了站在讲台前的哈利和靠着桌子的奇洛教授面前。校长震惊地盯着他们俩。

“抱歉。”哈利用一种温顺有礼的语气说。“校长，谢谢你愿意保护我，但奇洛教授做的事是对的。”

缓缓地，邓布利多的表情从某种可以让钢铁直接汽化的东西变成了仅仅只是愤怒而已。“我听学生说这个人让高年级斯莱特林虐待你！他还禁止你抵抗！”

哈利点点头。“他知道我身上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教了我如何改正。”

“哈利，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教他如何认输。”奇洛教授不冷不热地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生存技能。”

很明显，邓布利多还是没理解，但他的音量已经降下来了。“哈利……”他缓缓地说。“如果是防御术教授威胁你，不让你诉说——”

你这个疯子，在今天之后你还真的以为我——

“校长，”哈利说，试着表现出被教训了的样子，“我身上的问题可不是对虐待我的教授保持沉默。”

奇洛教授笑了出来。“不算完美，波特先生，但这才是第一天，对你而言已经算不错了。校长，你是听过了拉文克劳加五十一分的那部分呢，还是说你在听完第一句话后就飞快地冲过来了？”

邓布利多的脸上闪过一丝混乱，随后是惊讶。“拉文克劳加五十一分？”

奇洛教授点点头。“他没有预料到，但这五十一分看起来还是挺合适的。告诉麦格教授，我认为波特先生挣回他失去分数的故事同样可以表达她的意思。不，校长，波特先生什么都没对我说。看出今天事件的哪一部分有她的份是件很容易的事，就像我知道最后妥协的那部分肯定是你个人的建议。虽然我很好奇，波特先生到底如何才能同时占到斯内普和你的上风，而麦格教授又是如何占回波特先生的上风的。”

哈利设法控制住了他的表情。对一个真正的斯莱特林来说这事有那么明显吗？

邓布利多靠近哈利，上下打量。“你脸色不太好，哈利。”老巫师说。他凑近仔细打量哈利的脸。“你今天午饭吃的是什么？”

“什么？”哈利说，他的意识因为突如其来的困惑晃了一下。为什么邓布利多会问起炸羊肉和花椰菜切片，这是最不可能导致——

老巫师站直了回去。“别介意。我觉得你没问题。”

奇洛教授故意大声咳嗽了几下。哈利看向教授，奇洛教授正锐利地瞪向邓布利多。

“嗯哼！”奇洛教授又说了一遍。

邓布利多和奇洛教授双目交接，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们俩之间传递着。

“如果你不告诉他，”过了一会儿，奇洛教授说，“我会告诉他，就算你因此炒了我。”

邓布利多叹了口气，转向哈利。“我很抱歉侵入你的精神隐私，波特先生。”校长说得很正式。“除了检测奇洛教授是不是做过同样的事之外，我没有任何其它意图。”

什么？

哈利的困惑在他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之后一下子消失了。

“你——！”

“冷静，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但他还是一脸严厉地盯着邓布利多。

“有时，人们会误把摄神取念当作常识，”校长说，“但对另一个娴熟的摄神取念术使用者来说，摄神取念会留下痕迹，可以被探测出来。这就是我找的东西，波特先生，所以我问了你一个无关的问题，保证你在我读心的时候不会想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应该先问我一声的！”

奇洛教授摇摇头。“不，波特先生，校长有他自己的考量，他要是先征求你的许可，那你一定会想到你最不想让他看见的事。”奇洛教授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更关心的是，校长，你认为连在事后告诉他都没必要！”

“你现在让在未来保证他的精神隐私这件事变得更加困难了。”邓布利多说。他冷冷地看了奇洛教授一眼。“我很好奇，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奇洛教授的表情很坚决。“这个学校里会摄神取念的人太多了。我坚持

波特先生至少得接受大脑封闭术的入门训练。你会答应我做他的导师吗？”

“当然不可能。”邓布利多即答。

“我也觉得你不会答应。那么，由于你禁止了我为他提供的免费服务，你会雇一个有执照的大脑封闭术讲师来教波特先生。”

“这种服务可不便宜，”邓布利多说，看向奇洛教授的眼神有点惊讶，“虽然我确实有些关系——”

奇洛教授坚定地摇了摇头。“不。波特先生会请他古灵阁的账户经理推荐一个中立的讲师。尊敬地说，邓布利多校长，在今天早上的事件之后，我必须反对你或你的朋友连接进波特先生的意识。我同时也坚持讲师必须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发誓他什么都不会说出去，并同意在每次课程结束后立刻被一忘皆空。”

邓布利多皱起了眉。“你也知道这种服务非常昂贵，我不得不好奇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如果是钱的问题，”哈利开口道，“我有几个可以快速赚上一大笔钱的主意——”

“谢谢你，奎里纳斯，你已经完全证明了你的智慧，我为我的怀疑表示歉意。你对哈利的关心也是值得赞赏的。”

“不客气。”奇洛教授说。“我希望你不会反对我接着特别关照他。”
奇洛教授现在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和凝定。

邓布利多看向哈利。

“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哈利说。

“那就这样吧……”老巫师缓缓地说。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表情。“哈

利……你必须知道，如果你选择这个人作你的老师与朋友，你的第一个导师，那么你总会以某种方式失去他，而根据失去他的方式，你可能可以把他找回来，也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哈利从没想过这件事。但防御术教授的职位确实被诅咒了……一个在几十年来都完美运作的诅咒……

“也许吧，”奇洛教授轻声道，“但在我还能坚持住之前，他会充分利用我的指导的。”

邓布利多叹了口气。“我觉得至少还算实惠，反正作为防御术教授，你已经被某种未知的方式给诅咒了。”

哈利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在他发现邓布利多原来是在暗示什么之后。

“我会通知平斯夫人允许波特先生借关于大脑封闭术的书。”邓布利多说。

“有些预备训练你得先自己做，”奇洛教授对哈利说，“我建议你尽快。”

哈利点点头。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邓布利多说。他向哈利和奇洛教授点头致意，然后缓步离开。

“你可以再用一次那个咒语吗？”邓布利多一走，哈利就开口道。

“今天不行，”奇洛教授轻声道，“我恐怕明天也不行。施上这么一个咒语很耗精力，但维持的话要容易一些，所以一般而言我喜欢维持得越久越好。今天我是即兴施展的。如果我认真考虑了，意识到我们可能会被打断的话——”

邓布利多现在变成了哈利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喜欢的人。

他们俩都叹了口气。

“就算我只能看一次，”哈利说，“我也会永远感激你的。”

奇洛教授点点头。

“你听说过先驱者计划⁵吗？”哈利说，“有一些探测器会飞到不同的星球上，给这些星球拍照。其中两个探测器的运行轨道会最终使得它们离开太阳系，进入星际空间。所以他们放了块镀金铝板⁶在探测器上，上面画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太阳在银河系的位置。”

奇洛教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告诉我，波特先生，你能猜猜我在列完三十七条我当黑魔王后绝不会做的事之后，我想到了什么吗？设身处地一下——想象如果你是我——然后猜猜看。”

哈利想象自己正审阅着清单上这三十七条自己当上黑魔王后绝不会做的事。

“你会觉得，如果你一直遵守整个清单，那一开始当黑魔王就没什么意思了。”哈利说。

“没错。”奇洛教授说。他咧嘴一笑。“所以我现在要违反第二条——很简单，就是‘不要炫耀’——然后告诉一些我干过的事。我不觉得告诉你这件事会有什么损失。而且一旦我们熟悉彼此后，我强烈怀疑你无论如何都会发现这件事。尽管如此……我需要你发誓不能和任何人透漏我马上要告诉你的事。”

“没问题！”哈利有种预感，这会是非常棒的事。

⁵ 先驱者计划是美国的一系列无人行星探测任务。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9%8B%92%E8%A8%89%E5%8A%83>

⁶ 先驱者镀金铝板是指安装在两艘无人驾驶太空探测器—先驱者 10 号及先驱者 11 号上，一块载有由人类发出的讯息的镀金铝板。板上刻有一男一女的画像，及一些符号用以表示这艘探测器的来源。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9%A9%85%E8%80%85%E9%8D%8D%E9%87%91%E9%8B%81%E6%9D%BF>

“我订了一份麻瓜的简报，这样我就可以持续跟进太空旅行的进展。我在他们报道先驱者 10 号发射之前都没听说过先驱者。但当我发现先驱者 11 号也要永远地离开银河系后，”奇洛教授说，脸上露出了哈利认识他以来所见过的最灿烂的微笑，“我溜进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没错，我干了，然后我对那块可爱的镀金铝板施展了一个可爱的小咒语，这样它能保存的时间就会比原本的时间长得多。”

.....

.....

.....

“没错，”奇洛教授说，他现在看起来高了整整五十英尺，“我猜你就是这个反应。”

.....

.....

.....

“波特先生？”

“.....我想不出该说什么。”

“‘你赢了’听起来挺合适。”奇洛教授说。

“你赢了。”哈利立刻说。

“看见了吗？”奇洛教授说。“如果说不出这句话，我们俩都没法想象出你会惹出多大的麻烦。”

他们俩都笑了。

哈利又想到一件事。“你没在镀金铝板上加其他额外信息吧？”

“额外信息？”奇洛教授说，听起来就像他从没想过这件事，而现在他对此非常感兴趣。

哈利更疑心了，考虑到哈利不到一分钟就想到了这事。

“也许你可以加一个《星球大战》的全息信息？”哈利说，“或者……唔。一个存储了人类大脑中所有有价值的信息的肖像……你不能在板子上添加额外的质量，但也许你本可以把其中已经存在的一部分变成你自己的肖像？或者你发现一个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志愿者，带着他们偷偷潜进航天局，然后施展一个咒语，把他们的灵魂刻在板子上——”

“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需要人类死亡的咒语都肯定会被魔法部定义为黑魔法。学生不应该被听说谈起过这种事。”

奇洛教授的说话方式最迷人的一点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可以随时脱身的说法。他的语气听起来完全就像是某个根本不想讨论、也觉得学生避开这种事的人。老实说，哈利不知道奇洛教授是不是只是想等到哈利学会保护他的大脑之后再来谈这件事。

“明白啦。”哈利说。“我不会和其他人说这些想法的。”

“请对整件事都保密，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我比较喜欢让自己的生活远离公众关注。你会发现，在我决定去霍格沃茨教防御术之前，报纸上都没有出现过关于奎里纳斯·奇洛的报道。”

听起来有点悲哀，但哈利能理解。随后哈利发现了他在暗示什么。“所以你到底干过多少不为人所知但是了不起的事——”

“哦，有那么一些。”奇洛教授说。“但我觉得今天已经足够了，波特先生，

我承认我有点累了——”

“我明白了。还有，谢谢。为这所有的一切。”

奇洛教授点点头，但他倚桌子倚得更用力了。

哈利迅速离开了。

第二十一章 合理化

行罗琳事者即罗琳。¹

赫敏·格兰杰担心自己变坏~~了~~。

好和坏的分别通常是很容易界定的，她一直不懂别人怎么会搞不清楚。在霍格沃茨，弗立维教授和麦格教授和斯普劳特教授是好的。斯内普教授和奇洛教授和德拉科·马尔福是坏的。而哈利·波特……是属于特殊情况，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她还在琢磨他到底是哪一边的。

可是说到她自己……

赫敏太喜欢碾压哈利·波特的感觉了。

她的每一门功课都比他强。（除了类似于体育课的扫把飞行课，那个不算的。）她在第一个星期几乎天天都拿到了真正的学院分，不是因为古怪的英雄事迹，而是因为聪明的事，比如迅速学会魔咒和帮助其他同学。她知道这一类的学院分是更好的，而且最棒的部分是，哈利·波特也知道。每次她又赢得一个真正的学院分的时候，都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

如果你是好的，你就不该这么享受胜利的感觉。

这是从他们在火车上相遇的那一天开始的，不过那种旋风般的感觉在稍后才沉淀下来。一直到那天晚上，赫敏才开始意识到她在这个男孩面前吃了多大的亏。

¹ 语出《蝶形世界》，原文是“行死神之事者即死神”。

在遇见哈利·波特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要碾压谁。如果谁在学习的方面不如她，她的任务是帮助他们，而不是故意触动他们的痛处。“好”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

……现在她在赢，每当她拿到又一个学院分的时候，哈利·波特都会露出被刺痛的表情，实在太好玩了，她的父母曾经提醒她警惕毒品，她疑心这比毒品还要好玩。

她一直喜欢做对了一件事以后，老师们给她的笑容。她一直喜欢看到满分的试卷上那长长的一串对勾。然而现在，每当她在课堂上表现优异的时候，她都会随意地看看周围，瞥一眼哈利·波特咬牙切齿的表情，那总是让她开心得想要唱起歌来，像在迪士尼电影里面一样。

这是**坏的**，不是吗？

赫敏担心自己变**坏了**。

然后她想到一件事，令她的恐惧烟消云散了。

她和哈利要恋爱了！当然是这样！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开始老是斗嘴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互相吸引对方的注意！那一点也没什么**坏的**。

这不可能是因为她只是很享受在学业方面把这个学校里最有名的学生灭得找不着北，这个人被写在书里面，说话的口气也像一本书；这个小男孩以某种方式消灭了黑魔王，碾压斯内普教授就像碾压一只可怜的小虫子；如果按奇洛教授的说法，这个男孩压倒了其他所有一年级的拉文克劳，只有赫敏·格兰杰除外，而她在除了扫把飞行课以外的所有课程中都全面碾压了大难不死的男孩。

因为那样就是**坏了**。

不。是爱情。是因为这个。这才是他们斗嘴的原因。

赫敏很高兴在今天及时想通了这一点，因为哈利会在今天输掉他们的读书赌赛，整个学校都知道这件事，而她一想到这个就心花怒放得想要开始跳舞。

星期六下午的两点四十五分，哈利·波特还有半本芭蒂达·巴沙特的《魔法史》没有读完。她盯着自己的手表，它正以慢得可怕的速度走向两点四十七分。

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里的人都在围观。

不只是一年级的学生，消息像泼翻的牛奶一样传开了，拉文克劳足有一半的学生都涌进了公共休息室，有的挤在沙发里面，有的靠着书架，有的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六个级长全部到场，包括霍格沃茨的学生会女主席。必须施展空气自动流通法术，不然房间里的氧气都不够大家呼吸的。喧嚣的谈话声慢慢变成了窃窃私语，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一片静默。

下午两点四十六分。

紧张的空气让人难以忍受。如果换成其他人，任何人，他的失败都已经

是板上钉钉了。

然而这是哈利·波特，所以你不能排除他在接下来的几秒钟之内抬起手打个响指的可能性。

她忽然惊恐地意识到，这正是哈利·波特可能会做的事。之前就已经读完了下半本书，完全是他的风格……

赫敏的视线开始摇晃。她强迫自己呼吸，可是就是做不到。

只剩十秒了，他仍然没有把手抬起来。

还剩五秒。

下午两点四十七分。

哈利·波特小心地把一根书签放进书里，合上书，放在了一边。

“为了使后世的人不至于误解，我要解释一下，”大难不死的男孩用清晰的声音说，“我只剩半本书还没读完，而且我因为各种意外，耽搁了一些时间——”

“你输了！”赫敏尖叫起来，“你输了！你输掉了我们的赌赛！”

大家齐齐出了口气，又开始正常地呼吸了。

哈利·波特以燃烧的火焰之眼向她怒视，可是她正在纯白的幸福光环中漂浮，没有什么能沾得着她。

“你知道我这个星期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哈利·波特说，“稍差一点的人读八本苏斯博士²的书都会觉得勉强！”

“期限是你定的。”

哈利的火焰之眼温度更高了。“我不可能以任何逻辑的方式预知我必须把整个学校从斯内普教授手里救出来，或者在防御术的课上挨打，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失去星期四下午五点到晚饭之间的时间的话，你会以为我疯了——”

“噢，听起来有人成了计划谬误的牺牲品了。”

哈利·波特的脸上显出震惊的神色。

“哎呀，这倒提醒我了，我把你借给我的第一批书都读完了。”赫敏以她最无辜的表情说道。其中有一两本还是很难的书呢。她很想知道他是花了多久才读完的。

“总有一天，”大难不死的男孩说道，“智人的子孙在回望银河系的历史，

² 苏斯博士：儿童文学家，写过很多识字启蒙书：<http://baike.baidu.com/view/444551.htm>

思考这一切是怎样错得如此离谱的时候，他们会得出结论，最初错误是有人教会了赫敏·格兰杰读书。”

“但是你还是输了。”赫敏说。她把一只手托在腮上，看起来像在沉思。“让我想想，现在让你输掉什么呢？”

“什么？”

“你输掉了赌赛，”赫敏解释道，“所以必须付出代价。”

“我不记得同意过这个！”

“真的吗？”赫敏·格兰杰说道。她的脸上若有所思。然后，就像她刚刚想到这个主意一样，“那么我们投票好了。所有认为哈利·波特应该付出代价的拉文克劳，请举手！”

“什么？”哈利·波特再次尖叫起来。

他转过身，发现自己被举起的手的海洋包围了。

如果哈利·波特看得更仔细一点的话，他就会注意到前来围观的人里有很多很多女孩子，而几乎所有的女孩都举起了手。

“停！”哈利·波特哀叫道，“你们根本不知道她会要求什么！你们难道没看出她在做什么吗？她让你们现在就预先表态，这样在保持前后一致的压力之下，你们就会同意她之后说的任何话！”

“别担心。”级长佩内洛·克里瓦特说道。“如果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再改变主意就是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所有事先从佩内洛那里得知了赫敏的计划的女孩都在急切地点头。

一个沉默的身影安静地穿行在霍格沃茨的地窖的寒冷的走廊之间。他需要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在某个房间和某人会面，如果可能的话，他最好早到一点，表示尊重。

可是当他的手转动门把，打开门，走进这个黑暗，寂静，废弃不用的教室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剪影站在一行行布满灰尘的旧桌子中间。这个剪影拿着一根发着绿光的小棒子，微弱的光线几乎无法照亮拿着它的人，更不要说周围的房间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隔断了走廊里的光源，德拉科的眼睛开始逐渐适应教室里微弱的光线。

剪影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对他，露出一张阴影下的脸，只被阴森森的绿光照亮了一部分。

德拉科已经开始喜欢这次会面了。如果保留这寒冷的绿光，让他俩长高一点，穿上斗篷和面具，把教室换成墓地的话，爸爸的朋友讲给他听的食死徒的故事有一半都是这么开始的。

“我想让你知道，德拉科·马尔福，”剪影以一种死一般的平静语调说道，“我不会把我最近的失败归咎于你。”

德拉科不假思索地张开嘴想要抗议，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应该怪到他头上

“这件事主要是归咎于我自己的愚蠢，”阴影里的人继续说道，“我在当时所走的任何一步，原本都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你并没有具体地要求我去做我做了的事。你只是请我帮忙。是我自己愚蠢地选择了那种方法。然而事实仍然是，我以半本书的差距输掉了赌赛。你那个白痴宠物的行为，你请我帮忙这件事，还有，是的，我自己在行事的时候的愚蠢，让我失去了时间。比你知道的还要多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最终证明是成败的关键。事实仍然是，德拉

科·马尔福，如果你没有请我帮忙的话，我原本会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输了。”

德拉科已经听说了哈利的失败，以及格兰杰向他索取的代价。消息传得比猫头鹰还快。

“我理解，”德拉科说道，“我很遗憾。”他不可能说任何别的话，除非他不想当哈利·波特的朋友了。

“我不需要理解或者同情，”暗处的剪影说道，语调仍然像死一般平静，“但是我刚刚和赫敏·格兰杰一起度过了整整两小时，穿着她们让我穿的那些衣服，参观霍格沃茨里那些迷人的地点，比如一个汨汨流水的迷你瀑布，在我看来就像在流鼻涕，旁边还有一大群其他的女孩陪着，坚持要帮忙做些有用的事，比如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撒满变形的玫瑰花瓣。我被约会了，马尔福的继承人。我的第一次约会。当我要求你我还我这个人情的时候，你必须还。”

德拉科严肃地点点头。在来之前他很明智地做好了准备，把有关哈利的约会的所有能打听到的细节都听了一遍，在他们约好的见面时间之前歇斯底里地笑了个痛快，好让他现在不至于失礼地一直笑到背过气去。

“你想不想，”德拉科说，“让这个名叫格兰杰的女孩发生一些不幸——”

“在斯莱特林传我的话，格兰杰这个女孩是我的，谁要敢来插手我的事，我就把他们的尸骸散布到包括十二种不同的语言那么宽广的地域里去。而且我不是格兰芬多，我使用的手段是谋略，而不是立刻从正面进攻，因此即使有人看到我对她笑了，他们也不必紧张。”

“或者即使有人看到你第二次约会？”德拉科说道，让声音只流露出一丝怀疑。

“不会有第二次约会了。”绿光里的剪影的声音是如此可怕，简直都不止像食死徒了，而是像阿米库斯·卡罗有一次那样。后来爸爸叫他不要那样说话了，他又不是黑魔王。

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小男孩还没有变声的尖细的嗓音，而且当你把真正说出来的内容考虑进去的时候，哎，这就完全失去了效果。如果哈利·波特有一天真的变成了下一个黑魔王，德拉科要去找个冥想盆，把这份记忆备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能让哈利·波特一辈子都不敢背叛他。

“但是让我们谈些开心的话题吧，”绿色的阴影里的人说道，“我们来谈论知识和力量。德拉科·马尔福，我们来谈科学。”

“是的，”德拉科说，“我们谈吧。”

德拉科很想知道，在这阴森的绿光中，他自己的脸有多少能看见，有多少藏在阴影里。

德拉科的脸是严肃的，可是他的心里却在微笑。

他终于有了一次真正的成年人的谈话。

“我能给予你力量，”阴影里的人说道，“我会告诉你那是什么力量，以及它的代价。这种力量源自于对现实形状的理解，从而支配现实。你能懂得的东西，你就能指挥，这样的力量足够让人类在月球上行走。这个力量的代价是，你必须学会向大自然问问题，而比这还要困难得多的是，接受大自然的答案。你要做实验，进行测试，观察发生的事。当实验的结果证明你错了的时候，你必须接受。你必须学习如何认输，不是向我认输，而是向大自然认输。当你发现自己在和事实争论的时候，你必须让事实胜利。你会发现这是很痛苦的事，德拉科·马尔福，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是不是很坚强。现在你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了，你还希望学习这种人类的力量吗？”

德拉科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考虑过了。他看不出自己还能给出什么别的答案。他已经收到指示，要想方设法赢得哈利·波特的友谊。况且这只是学习而已，他并没有承诺采取什么行动。他随时都可以停止上课……

当然，眼下的情况有各种因素让它看起来像一个陷阱。但是坦率地说，德拉科看不出来这能出什么岔子。

再说了，德拉科确实有点想统治世界。

“是的。”德拉科说道。

“很好，”阴影里的人说道，“我这个星期有点忙，而为你备课需要时间——”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好在斯莱特林巩固我的力量，”德拉科说道，“而且还有作业。不然我们从十月份开始？”

“很合理，”阴影里的人说，“不过我想说的是，为了计划你的课程，我必须先知道我要教你什么。我想到三种可能。第一种选择，我可以教你人类的思想和头脑。第二种选择，我可以教你这个宇宙的物理规则，我们之所以可以访问月球，就是这一类的技术在铺设道路。这里牵涉到很多数字，但是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数字的美是任何其他科学都不能企及的。你喜欢数字吗，德拉科？”

德拉科摇摇头。

“那就算了。你最终还是需要学习数学，不过用不着马上开始，我想。第三种选择，我可以教你基因学，进化和遗传，也就是你们所说的血统——”

“就学这个。”德拉科说道。

那人点点头。“我猜到你会这么说。但是我认为对你来说这会是最痛苦

的道路，德拉科。如果你的家庭和朋友，血统论的支持者，说的是一回事，而你发现实验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怎么办呢？”

“那我就想办法让实验的结果说出正确的答案！”

一个停顿，阴影里的人站在那里，张开嘴巴愣了一会儿。

“呃，”阴影里的人说，“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想警告你的事，德拉科。你不能想要什么答案就拿到什么答案。”

“你永远可以得到想要的答案。”德拉科说道。这几乎是他的家庭教师教他的第一件事。“只要选取合适的论据就行了。”

“不是的，”阴影里的人说道，他的声调因为挫败提高了，“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那样你就会得到错误的答案，用这样的方式你是去不了月球的！大自然不是人，你没办法骗它改变观点，如果你想证明月亮是奶酪做的，你可以争论很多天，但是那也不能改变月亮！你说的那个叫做合理化，就像拿出一张纸，一直跳到最后一行，用墨水写下‘由此可证，月亮是奶酪做的’，然后再回到开头，在前面写下各种机灵的论证。但是月亮要么是奶酪做的，要么不是。在你写下最后一行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了。这整页纸最后得出的结论到底对不对，在你写下最后一行的那一刻就确定了。如果你想在两只昂贵的箱子当中选一只，而你喜欢发亮的那只，那么你为了买它举出的各种机灵的理由都是无所谓的，你在选择为买哪个箱子找理由的真正规则是‘选择发亮的那只’，按这个规则能不能选到优质的箱子是无所谓的，你最终买的箱子肯定是这一种。理性不能用来为固定的一方说话，它只能用来决定为哪一方说话。科学不能用来说服任何人血统论是对的。那是政治！科学的力量来自于找到大自然真正的规律，不能通过争论改变的规律！科学能告诉我们的是血统的真正原理，巫师们在事实上是怎样从父母那里遗传到魔力的，麻瓜出身的巫师到底是更弱还是更强——”

“更强！”德拉科说道。他一直困惑地皱着眉，试图跟上这种思路，他能理解为什么它还有点道理，可是他以前肯定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然后哈利·波特说了一句德拉科绝不可能放过的话。“你认为泥巴种更强？”

“我什么也不认为，”阴影里的人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确信。我的最后一行还没有写下来。我会想办法测试麻瓜出身的巫师的魔力，以及纯正血统的巫师的魔力。如果我的实验结果告诉我，麻瓜出身的巫师比较弱，我就会相信他们比较弱。如果我的实验结果告诉我，麻瓜出身的巫师比较强，我就会相信他们比较强。通过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以及其他们的真相，我可以获得一种力量——”

“你以为你随便说什么我都会相信吗？”德拉科愤怒地质问道。

“我以为你会自己去做这些实验，”阴影里的人安静地说，“你害怕你会发现的东西吗？”

德拉科瞪了阴影里的人一会儿，他的眼睛眯起来了。“很厉害的陷阱，哈利，”他说，“我得把它记下来，这是个新招。”

阴影里的人摇摇头。“这不是陷阱，德拉科。请记住——我不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可是如果你要想理解这个宇宙，跟它争论是没有用的，叫它下次换个不同的答案也没用。当你穿上了科学家的袍子，你就必须忘记所有的政治，理念，派系，站队，让你想要不顾一切地抓住的各种信念安静下来，只希望聆听大自然的答案。”阴影里的人停顿了一下，“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困难的。你确定你不想学习大脑的科学？”

“如果说我想学习大脑的科学，”德拉科说道，声音变得刺耳了，“你就会到处跟人说，我害怕我会发现的东西。”

“不，”阴影里的人说道，“我不会做这种事。”

“但是你也许会自己去做这些实验，如果你得到了错误的结果的话，你告诉别人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在场解释。”德拉科的声音仍然很刺耳。

“我还是会先问过你，德拉科。”阴影里的人安静地说。

德拉科顿了一下。这是他没料到的，他还以为看清了陷阱在哪里，可是……“你会先问我？”

“那当然。我怎么知道该去讹诈谁，或者我们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什么好处呢？德拉科，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给你设下的一个陷阱。至少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如果你的政治是另外一种的话，我就会说，如果实验的结果表明纯正血统的巫师比较强怎么办。”

“真的吗。”

“是的！无论是谁，如果想做一个科学家，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德拉科举起一只手。他必须考虑一下。

绿光下的阴影里的人默默等待着。

不过，其实用不着想很久。如果你把令人费解的部分都去掉的话……那么哈利·波特正在计划一些事情，很有可能会引起巨大的政治爆炸，就这样走开任由他自己胡搞是疯子才会做的事。“我们学习血统。”德拉科说道。

“很好，”那人说道，笑了，“祝贺你愿意开始问问题。”

“多谢。”德拉科说道，没能按捺住声音里的讽刺意味。

“嗨，你以为去月球很容易吗？你该高兴才对，不过是让你有的时候改变一下想法而已，而不需要活人作为祭品！”

“用活人作为祭品要容易多了！”

略微的停顿，然后那人点了点头。“那倒也是。”

“哈利，你看，”德拉科没抱多大希望地说道，“我还以为你的想法是把所有麻瓜知道的事实和巫师知道的事实组合起来，从而变成两个世界的主宰。如果我们只是学习麻瓜已经发现了的那些事实，比如怎么去月亮之类的，然后利用那种力量，不是容易得多——”

“不行。”那人猛地摇了摇头，绿色的阴影在他的鼻子和眼睛之间晃动起来。他的声音变得非常凝重。“如果你没有学会科学家接受现实的技艺的话，那么我决不能告诉你这种接受的态度发现了什么。这就像一个强大的巫师会对你说，有些门决不能打开，有些封印决不能破坏，除非你曾经安然度过小一些的危险，由此证明你具有足够的智慧和纪律。”

德拉科感到脊背发凉，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他知道即使在微弱的光线下也能看见。“好吧，”德拉科说，“我理解。”爸爸告诉过他很多次。如果一个比你强大的巫师对你说，你还没有准备好知道什么事的话，你如果还想活命就不要再打听了。

那人低头致意。“的确如此。但是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理解。最初的科学家，作为麻瓜，缺少你们的传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理解危险的知识这种概念，以为他们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应该被自由地说出来。他们在进行危险的研究的时候，把原本应该保密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的政客——不要这么看着我，德拉科，这并不是单纯的愚蠢。他们确实很聪明，不然也发现不了这个秘密了。但是他们是麻瓜，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现真正危险的事情，而且他们在一开始没有建立保密的传统。而且当时正在打仗，有一边的科学家担心如果他们不说的话，敌国的科学家会先告诉他们的政客……”那声音意味深长地低下去了。“他们没有毁灭世界。但是也只差一点了。我们不会重复这个错误。”

“没错，”德拉科说道，他的声音现在非常坚定，“我们不会的。我们是巫师，学习科学不会让我们变成麻瓜。”

“如你所言，”绿光下的剪影说道，“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魔法科学，这门科学在一开始就会有更明智的传统。”他的声音变得刺耳了。“我在教给你知识的同时会教给你接受真相的原则，你学到的知识的层次要根据你在奉行这些原则方面的进展而定，并且你学到的知识不能告诉任何没有学过这些原则的人。你接受吗？”

“我接受。”德拉科说道。他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接受？

“很好。你对自己的发现要保密，除非你认为其他的科学家已经准备好，可以知道了。关于我们的成员之间分享的秘密，我们不能告诉这个世界，除非我们全体同意告诉世界是安全的。还有无论我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效忠的是哪一边，我们都要惩罚把危险的魔法泄露出去，或者把危险的武器拿给外人的任何成员，无论当时正在发生什么战争。从今天起，这就是巫师科学的传统和法则。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吗？”

“同意。”德拉科说道。这个现在听起来真的相当吸引人了。食死徒们试图通过比其他人都可怕来获得权力，他们没有成功。也许该试试用秘密来统治了。“而且我们的组织要尽量隐藏得久一点，还有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同意我们的规则。”

“当然。那必须的。”

短暂的停顿。

“我们需要好一点的袍子，”阴影里的人说，“要有兜帽之类的——”

“我正在想这个呢，”德拉科说道，“不过，我们不需要新的袍子，只要在外面罩一件带头巾的斗篷就可以了。我在斯莱特林有个朋友，她会替你量尺寸——”

“不过，不要告诉她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又不傻！”

“目前还用不着面具，至少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是这样——”阴影里的人说。

“没错！不过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印记来标识我们所有的仆人，一个科学的印记，比如在他们的右臂上纹上一条吃月亮的蛇——”

“这叫博士学位，而且这样不会让我们的人太容易辨认了吗？”

“啊？”

“我的意思是，万一有人说‘好，现在大家都把右臂的袍袖捋起来’，然后我们的人就会说‘哎呀，对不起，看起来我是个间谍’——”

“**当我什么都没说。**”德拉科说道，忽然间汗流浃背。他得赶快转移话题——“我们叫什么名字呢？食科学徒？”

“不，”阴影里的人缓缓说道，“这个听起来感觉不对……”

德拉科用袍袖擦了一下额头，擦去了上面的汗珠。**黑魔王在想什么？**爸爸还说黑魔王很**聪明**呢！

“我想到了！”阴影里的人忽然说道，“你现在还不会明白，可是请相信我，这个名字很合适。”

现在德拉科一心只想转移话题，哪怕是这名字是‘嚼马尔福徒’他也会接受的。“是什么？”

在霍格沃茨的地窖的一个废弃的教室里，在布满灰尘的桌子中间，哈利·波特的绿色的剪影戏剧性地张开双臂，说道，“今天标志着……贝叶斯阴谋会³的诞生。”

³ 贝叶斯阴谋：贝叶斯定理的结论有时候会非常违反直觉，因此又名“贝叶斯阴谋”。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488573.htm>，具体论述见<http://yudkowsky.net/rational/bayes>。

一个沉默的身影疲惫地在霍格沃茨的走廊里穿行，向拉文克劳的方向走去。

哈利在和德拉科会面完毕之后直接去吃晚饭，在晚饭的时候勉强迅速地咽下了几口食物，就回去睡觉了。

现在还不到晚上七点，但是对哈利来说，已经早过了睡觉的时间。他在昨天晚上意识到，在星期六他要等到读书比赛结束以后才能使用时间回转器了。但是他还是可以在星期五晚上使用时间回转器，以此获得时间。于是哈利在星期五勉强熬夜到晚上九点，一直等到保护外壳打开，用时间回转器剩下的四个小时转回到下午五点，然后倒在床上睡着了。和他计划的一样，他在星期六的凌晨两点醒了过来，在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里一直在看书……可是仍然不够。现在哈利在接下来的几天必须很早睡觉，一直到他的睡眠周期再次赶上来为止。

门上的画像问了哈利一个为十一岁孩子准备的愚蠢的谜语，他在没经过大脑的情况下，下意识地说出了答案，然后哈利跌跌撞撞地走上楼梯，到了宿舍，换上睡衣，倒在了床上。

枕头感觉硬硬的。

哈利呻吟了一声。他很不情愿地坐起来，在床上转了个身，把枕头掀起来。

枕头下面有一张字条，两个金加隆，和一本书，书名是《大脑封闭术：隐藏的艺术》⁴。

哈利拿起字条，念道：

⁴ 此书在哈利·波特原作中并没有出现过，但曾在另一本 HP 同人小说《哈利波特与未来之过往的梦想》(https://www.fanfiction.net/s/2636963/1/Harry_Potter_and_the_Nightmares_of_Futures_Past) 中露面。

天啊，你可真会惹麻烦，而且速度够快的。你父亲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你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斯内普拥有斯莱特林学院里所有学生的忠诚，崇敬和畏惧。你再不能信任这个学院里的任何人了，无论他们在表面上是披着友好的外衣还是露出了可怕的嘴脸。

从今以后你绝对不能直视斯内普的眼睛。他懂得摄神取念的法术，可以在你直视他的眼睛的时候阅读你的思想。我附上了一本书，也许可以帮你学会保护自己，但是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你能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不过你也许有希望至少能察觉侵入。

为了帮你多找些时间学习大脑封闭术，我附上了两个金加隆，这是一年级魔法历史的所有作业和考试答案的价格（宾斯教授自从死去以后，每年都布置一模一样的作业和考试题）。你的新朋友韦斯莱双胞胎应该可以卖给你一份。不用说，这事千万不能让人抓住。

对于奇洛教授我知道得很少。他是个斯莱特林，又是防御术教授，这就是两处可疑的地方了。他给你的任何建议你都要多加考虑，不要告诉他任何你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

邓布利多只是在装疯。他非常聪明，如果你继续走到壁橱里要消失的话，他一定会推断出你拥有一件隐身衣，说不定已经推断出来了。尽量躲开他，在无法躲开的时候，要把隐身衣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放在你的莫克袋里），在他的面前举止一定要特别当心。

请你将来更小心一点，哈利·波特。

——圣诞老人

哈利瞪着字条。

这看起来确实像是很好的建议。当然，哈利绝不会在历史课上作弊，哪怕他们让一只死猴子来当教授也不会。但是西弗勒斯的摄神取念法术……给哈利这张字条的人知道很多重要的秘密，而且愿意把它们告诉哈利。这个字条还在警告他要当心邓布利多偷走他的隐身衣，不过如今哈利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坏的征兆，也许这只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误会。

看起来霍格沃茨里面正在暗流汹涌。也许如果哈利把邓布利多和送字条的人的说词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综合的比较准确的情况？比如如果他们都同意一件事，那么……

……无所谓啦……

哈利把所有的东西塞进莫克袋，调大了隔音器，用被子蒙住头，睡死过去了。

星期天的早上，哈利在大厅里吃煎饼。他吃得很快，每隔几秒钟就紧张地看一眼手表。

现在是八点零二分，所以精确地说，在两个小时又一分钟以后，离他看见韦斯莱一家，走上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就整整一星期了。

这时他想到了一件事……哈利不知道这样推想宇宙有没有合理的根据，他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但是似乎有可能……

的是……

他这一个星期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还不够多。

等他吃完早饭以后，哈利准备直接上楼回宿舍，躲进箱子的地下室，和谁都不说话，直到上午 10:03 分为止。

这时哈利看见韦斯莱家的双胞胎向他走过来。其中一个拿着什么东西，藏在背后。

他应该尖叫着跑开的。

他应该尖叫着跑开的。

不管这是什么……这都很有可能是……

……大结局……

他真的应该尖叫着跑开的。

他有一种认命的感觉，反正这个宇宙也不会放过他的。哈利继续用刀叉切着他的煎饼。他已经精疲力竭。这就是可悲的真相。哈利现在明白了，人们在实在跑不动了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再也无力摆脱命运，就这样倒在地上，任凭长着可怕的獠牙和触手的最黑暗的深渊里的妖魔把他们拖到不可名状的命运中去。

韦斯莱家的双胞胎走近了。

更近了。

哈利又咬了一口煎饼。

韦斯莱家的双胞胎走到他面前，灿烂地微笑。

“你好，弗雷德。”哈利麻木地说。双胞胎中的一个点点头。“你好，乔治。”另一个双胞胎点点头。

“你的声音很疲倦。”乔治说。

“你应该开心一点。”弗雷德说。

“看看我们给你带来了什么！”

然后乔治从弗雷德的背后拿出——

一只点了十二支蜡烛的蛋糕。

一个停顿，整张拉文克劳的桌子都瞪着他们。

“这不对啊，”有人说道，“哈利·波特的生日是七月三十一——”

“他要来了，”一个巨大的空虚的声音像寒冰制成的利剑，切断了所有的谈话，“那个会撕裂这——”

邓布利多从他的王座上跳起来，冲过教师桌，一把抓住正在说出这些可怕的字眼的女人，福克斯随着一个耀目的闪光出现，然后他们三个一起在火焰中消失了。

一个震惊的停顿……

然后所有的头都转向了哈利·波特的方向。

“不是我干的。”哈利用疲惫的声音说道。

“那是个预言！”桌上有人小声说道，“我敢打赌说的是你！”

哈利叹了口气。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提高了声音，盖过了正在开始的议论，“这不是说我！显然的啦！我不是要来了，我已经在这里了！”

哈利又坐下了。

之前盯着他看的人把头转回去了。

桌上的另一个人说，“那么说的是谁呢？”

带着一种沉重，麻木的感觉，哈利想起了谁还不在霍格沃茨。

也许只是瞎猜，可是哈利有种感觉，那个永生不死的黑魔王说不定哪天就要出现了。

谈话在他的身边继续。

“更不用说，撕裂这什么呢？”

“我觉得我听见特里劳妮在校长抓住她的时候正开始说一个以‘S’开头的单词。”

“比如……灵魂？太阳？”

“如果有人把太阳撕裂了，那我们就真麻烦了！”

哈利觉得这个很不靠谱，除非这个世界存在一些吓人的东西，听说过戴维·克里斯威尔关于汲取恒星的理论⁵。

“我说，”哈利疲惫地说，“这种事情在每个星期天吃早饭的时候都会发生，是吗？”

“不，”一个看起来像是七年级的学生说道，凝重地皱起眉头，“不是的。”

哈利耸了耸肩。“无所谓啦。有人想吃生日蛋糕吗？”

“可是今天不是你的生日！”之前抗议的那个学生再次说道。

当然了，弗雷德和乔治就在这时大笑起来。

连哈利都努力露出了一个疲惫的笑容。

当蛋糕的第一块递给哈利的时候，哈利说道，“我的这个星期好漫长啊。”

⁵ 戴维·克里斯威尔关于汲取恒星的理论：理论上可以从恒星内部提取能源，耕种星田等。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r_lifting

哈利坐在箱子的地下室里，关着门，上了锁，好不让人进来，用毯子蒙着头，等着这个星期的结束。

10:01.

10:02.

10:03，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10:04，第一个星期结束了。

哈利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小心地把毯子从头上拉下来。

片刻之后，他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宿舍里。

不一会儿，他来到了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有几个人看了他一眼，可是没人说什么，也没有人过来和他谈话。

哈利找到一张宽大的写字桌，拉开一把舒服的椅子，坐了下来。他从莫克袋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妈妈和爸爸明确地告诉过哈利，虽然他们理解他离开家，离开父母的兴奋心情，但是他还是必须每个星期不可间断地给他们写信，好让他们知道他还活着，没有受伤，也没给关进监狱。

哈利瞪着空白的纸。我们来看一下……

自从在火车站离开了他的父母，他……

……结识了一名由黑武士达斯·维达养大的男孩，和霍格沃茨里的三个最臭名昭著的捣蛋鬼成了朋友，遇见了赫敏，然后是和分院帽的事件……星期一他拿到了一个时光机器来解决他的睡眠问题，从一个不知名的赠予者那里得到了一件传奇的隐身衣，吓退了五个可怕的威胁要折断他的手指的高年级男生，从而营救了七个赫奇帕奇，意识到他拥有一个神秘的黑暗面，在魔咒课学会了

冰寒霜冻法术，开始和赫敏成为对手……星期二他上了奥罗拉·辛尼斯塔教授的天文学课，她还不错，然后是魔法历史课，教书的是一个鬼魂，应该用驱邪咒把它赶走，换一个留声机来代替他上课……星期三，被称为教室里最危险的学生……星期四，星期四还是别去想了吧……星期五，魔药学课堂上的事件，然后他讹诈了校长，然后防御术教授让他在课上挨打，然后发现防御术教授原来是还活在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人……星期六他输掉了一个赌赛，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约会，开始挽救德拉科……然后是今天早上，特里劳妮教授的没听完的预言，也许是指一个永生不死的黑魔王要来攻击霍格沃茨了，也许不是。

哈利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这些材料，开始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霍格沃茨很好玩。我在魔咒课上学会了如何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还认识了一个叫赫敏·格兰杰的女孩，她读书比我快。

我还是就说这么多吧。

爱你们的儿子，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

题外话

说明

这是一个未完成版块，放置了所有放在正文可能会影响阅读体验的过长注释，原著梗，前后伏笔，相关彩蛋以及八卦。所有内容均为译撰，与正文剧情无关。在未来版本的电子书中这个版块可能会有更多更新。

请浏览 hpmor.lofter.com 获得最新信息。

第四章：有效市场假说

关于铸币税，更详细的解释：

在麻瓜世界的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并不会傻傻地用等值的贵金属铸造钱币，而是会掺杂了贱金属的合金铸造，并通过政府的强制力使其在市场上流通。这其中的差额就是铸币税。虽然明面上并没有向人民征收钱，但从政府通过强制力获得收入的角度看也可以称为一种税。

关于套利消除无效率市场，更详细的解释：

在有效市场上，因价格完全反应出市场供需，同一价值的商品价格之间不存在价格差，因此是没有套利机会的，但有效市场的前提是众多以套利为目的的人在分析市场的价格走向。

关于“令外人无法探测的扩张魔咒”，翻译问题：

这里“令外人无法探测的扩张魔咒”（Undetectable Extension Charm）指的是“创造出一个外人无法探测内部内容的扩张空间”，并不是指空间或咒语本身无法被探测到。考虑到文字通顺，正文的译法可能没有完全消除歧义，

请见谅。

第六章：计划谬误理论

关于莱特兄弟，题外话：

读者们应该都知道最终发明了飞机的人就是莱特兄弟。所以这里并不打算对他们再多做解释，而是提一提风洞的事。莱特兄弟所用的风洞是一个小型的圆柱，从一端通过风扇给风。在风洞隧道中放入飞机模型，然后连接合适的仪器，即可测量飞机模型所受的升力。由于整个系统可以视为实际飞机飞行情况的等比例放大，使用量纲分析的手段即可反推出实际飞机所受到的升力。现代的一些大型飞机公司则拥有可以放入真飞机大小的风洞进行试验。

关于汤姆·勒尔，更详细的介绍：

汤姆·勒尔 (Tom Lehrer) 是活跃于 1960 年代的美国数学家和歌手。他的大多数歌曲都是自弹钢琴伴奏同时演唱的。他的歌曲包括一些科普歌曲 (如《元素周期表歌》，《这就是数学》)，政治讽刺歌曲 (《谁是下一个？》，《再会了，母亲》) 以及一些颇具有黑色幽默的歌曲。这里引述的是《做好准备！》一首歌的前两句和最后两句，中间的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关于宠物石头，更详细的介绍：

宠物石头是 1975 年一个美国企业家发明的商品，包含一个纸箱，一颗来自墨西哥海滩的石头，以及一本 32 页的说明书。当年曾经流行了半年，以 4 美元一份的价格卖出去了 150 万份。现在可以在网上花 20 美元买到。

关于贝叶斯定理，更详细的解释：

贝叶斯定理是概率论中计算两个事件间条件概率的定理，能够告知我们如何利用新证据修改已有的看法。应用在文中的例子上，事件 A = 某合理假说成立，事件 B = 哈利和黑魔王的魔杖是兄弟。贝叶斯定理的形式是

$P(A|B) = P(A) \times P(B|A) / P(B)$ 。其中 $P(B)$ 是 B 的先验概率，即千分之一，而 $P(B|A)$ 是某假说成立的前提下魔杖是兄弟的发生概率。当 $P(B|A)$ 超过千分之一的时候， $P(B|A) > P(B)$ ，则 $P(A|B) > P(A)$ ，即在已知魔杖是兄弟的情况下假说本身的可能性提高了。因此，如果某个合理的假说下，他的魔杖是黑魔王魔杖兄弟的概率超过千分之一，这个假说的可能性就可以提高了。

第七章：回赠

关于原力，更详细的介绍：

看过《星球大战》的梗的读者应该对此不会陌生。后面那句则是模仿 Jedi 武士进行原力暗示时使用的语气，恐怕还会把手放在面前缓缓移动一下。顺便一提，《星战》三部曲是 1977–1983 年的电影，而前传三部曲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

关于斯布，更详细的介绍：

科幻电视剧《巴比伦五号》中全宇宙最美味的一种食物，由同名的虫子制成。实际上剧作者 Straczynski 在 1985 年动画片《希瑞》中就曾经让斯布出场过一幕。注意《巴比伦五号》的首映是 1993 年，所以在剧内的这个时间点还不存在呢。

关于会动的照片，题外话：

这里使用的原文 moving pictures 是早期人们对电影的称呼之一。当然正文中指的是电影还是电视还是别的什么倒是没什么太大影响。

第八章：确认偏差

关于脱敏治疗，更详细的解释：

脱敏治疗分三个步骤。第一是识别引发恐惧或焦虑的对象并按严重程度排序。第二是学习应对或是缓解焦虑的方法。第三是由浅到深逐步让患者接触引发焦虑的对象，并让患者应用第二步中学到的方法。不，请不要认为把怕狗的人扔到狗堆里就是脱敏治疗了。

关于英寸，题外话：

对不熟悉英制的读者：一英尺大概是 30 厘米，六英寸是 15 厘米。所以赫敏看起来哈利和纳威的身高差大概接近他们身高的一半了。